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莫高窟

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敖特根 ◎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敦煌学博士文库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　编

主编　郑炳林　樊锦诗

编委　方广锠　邓文宽
　　　张涌泉　罗世平
　　　郑阿财　郑炳林
　　　赵和平　郝春文
　　　荣新江　樊锦诗

编务　冯培红　魏迎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主编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

敖特根◎著

民族出版社

《敦煌学博士文库》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因此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在学术界一直独领风骚。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其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敦煌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人才培养问题，只有培养出一流的研究人才，才能出产一流的研究成果。

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初就引起老一代敦煌学家的关注。在季羡林、姜亮夫等先生的倡导下，1983 年在兰州大学、杭州大学连续举办了两届敦煌学讲习班，而后国家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他高校利用其他专业设置敦煌学研究方向培养敦煌学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98 年，国家考虑到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样敦煌学研究有了专业的人才培养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授权点是由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国内唯一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双方很早就有良好的合作基础，1980 年，兰州大学聘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敦煌学课程，1982 年起联合招收培养敦煌学硕士学位研究生。1998

年联合申报的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得到批准。又于 1999 年联合建成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99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入校开始学习。为了培养高质量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并考虑到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各自特点，因此在博士生导师的遴选上、博士生研究生的管理培养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套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本专业行之有效的最好的模式。敦煌研究院集中了一批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兰州大学在敦煌文献和敦煌区域史的研究上有很大优势，联合共建之后，珠联璧合优势互补。为了将这一优势体现在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上，使研究生在文献史地研究和佛教艺术研究上得到全面培养，敦煌学专业采取交互式的双导师制，这样既方便在校管理，同时也方便在敦煌石窟学习考察期间的指导，更便于博士生在以后的研究中充分利用敦煌石窟艺术资料。特别是在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上，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敦煌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优势。在敦煌学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体现联合共建这一地缘优势。第一是博士生的培养上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并重，教学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注意复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将部分博士生的课程安排到敦煌石窟中去教授，教学效果非常好；第二是博士生的研究及学位论文同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项目结合起来，这样既便于博士生了解学术界研究动态并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也利于提高他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培养水平如何，主要依靠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来体现。为了使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成果尽早与学术界见面，同时也使学术界对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培养的博士水平有一个全面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协商，各自拿出一部分经费，与民族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敦煌学博士文丛，挑选学术水准达到要求的敦煌学博士学位论文出版。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就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

《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 年成为首批教育部敦煌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 年建成 985 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着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际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住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同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机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拟筹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这有利于同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不断丰富起来，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图书及近年或者以前国内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了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使图书资料购置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

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辅导留学生，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促进很大，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专业博士授权点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所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上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自 1945 年成立至今，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的研究成果及时体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今后，我们还要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的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中心。

目　录

导论……………………………………………………………………（1）
一、敦煌莫高窟北区蒙古文文献出土情况及前人的研究（1）
二、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基本内容及其分类（3）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8）
四、转写符号说明 …………………………………………（9）
附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情况登记表……（11）

世俗文献

壹　回鹘蒙古文驿站管理法律文书残片………………（17）
一、关于文书性质 …………………………………（17）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24）
贰　回鹘蒙古文卖身契约残片……………………………（40）
一、关于"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40）
二、关于"卖身者赤达儿"……………………………（47）
三、关于文书性质………………………………………（48）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50）
叁　回鹘蒙古文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残片………………（59）
一、关于"客都门拔阿秃儿"…………………………（60）
二、关于"孛剌"………………………………………（63）
三、关于"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
……………………………………………………………（67）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70）

肆　回鹘蒙古文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92）
一、“令旨”发文人与发文时间…………………………（94）
二、“令旨”颁发的对象…………………………………（96）
三、“令旨”正文内容……………………………………（97）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100）
伍　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残叶………………（115）
一、回鹘蒙古文《萨迦格言》…………………………（115）
二、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120）
三、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残片……（124）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125）
附录：布达佩斯本相应的蒙古文部分、相应的藏文部分
和鲍森的英译文…………………………………（130）
陆　其他残文献（一）……………………………………（140）
一、官方文书……………………………………………（140）
二、习字…………………………………………………（156）
三、书信…………………………………………………（164）
四、不详社会文书………………………………………（176）
柒　其他残文献（二）……………………………………（195）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465：12 ………………………（195）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47：42 ……………………（197）
三、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21 ……………………（198）
四、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52 ……………………（202）
五、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464：162 ……………………（204）
六、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464：176 ……………………（205）
七、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1：12 ……………………（206）
八、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76 ……………………（210）

宗教文献

捌　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219）
一、关于《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本……………………（220）
二、关于莫高窟北区出土《入菩萨行论》残叶………（226）
三、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228）
附录：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跋文……………………（231）
玖　回鹘蒙古文《般若心经》抄本残片……………………（255）
一、关于《般若心经》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
抄本残片………………………………………………（256）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262）
附录（玖）：蒙古文《甘珠尔》中的《般若心经》
录文及其拉丁字母转写…………………（265）
拾　回鹘蒙古文《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叶………………（274）
一、关于《因明入正理论》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印
本残叶…………………………………………………（274）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278）
附录(拾-1)：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因明入正理论》
录文及其拉丁字母转写…………………（283）
附录(拾-2)：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入正理论》
录文 ……………………………………（301）
拾壹　回鹘蒙古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印本残叶………（305）
一、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蒙
古文印本残叶…………………………………………（305）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309）
附录拾壹-1：蒙古文《甘珠尔》中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录文及其拉丁字母转写…………………………（310）

附录拾壹-2：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录文（326）
拾贰　其他残文献（三）……………………………………（335）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53……………………（335）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8：37……………………（336）
三、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9……………………（337）
四、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11……………………（342）
五、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3：77…………………（344）
六、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8：5……………………（345）
结论…………………………………………………………（350）
一、总结……………………………………………………（350）
二、本书研究的主要创新点………………………………（351）
三、本书研究的局限和不足………………………………（353）
主要参考文献………………………………………………（354）
后记…………………………………………………………（375）

导 论

本文旨在研究考证敦煌莫高窟北区新近出土的蒙古文文献。在各章节展开之前，有必要就文献出土情况、基本内容、研究史以及此次研究的目的、方法等问题作些说明，且是为导论。

一、敦煌莫高窟北区蒙古文文献出土情况及前人的研究

依据石窟在崖面的分布情况，人们通常把敦煌莫高窟石窟群划分为南、北两区。以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的第 1 窟为界，此窟及其以南为南区，第 1 窟以北为北区。北区石窟因多无壁画或塑像，长期以来受人冷落。虽然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张大千等人曾涉足北区，“得到过一些以蒙元时期的回鹘文写本、木活字为主的资料”，[1]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1944）之后，也曾对莫高窟进行了科学的管理、保护和有计划的研究，但人们对北区石窟的认识一直很模糊，“北区洞窟数量多少、形制如何、性质怎样、时代早晚、与南区的关系以及在整个窟群中地位等问题，一直并不清楚”。[2]有鉴于此，从 1988 年至 1995 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 248 个洞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发掘，基本弄清了这些洞窟的性质与功能，同时也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遗物。北区出土遗物数量可观，种类繁多，[3]文书类遗物又是这些遗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种。[4]出土的纸质文献中除了汉文文书外，还有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梵文、蒙古文、

八思巴文、叙利亚文和婆罗迷文等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叙利亚文文献、蒙古文文献和八思巴文文献，均为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所未见，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至于蒙古文文献，据介绍，“在莫高窟北区的十三个石窟出土了回鹘蒙古文文书 52 件，另外还出土回鹘蒙文文书碎片 17 片。在三个石窟发现八思巴文文书 6 件，另外还出土八思巴文文书碎片 4 片”。[5]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嘎日迪先生受敦煌研究院的委托，率先对这些文书进行释文与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两篇专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以下简称《释读一》）和《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以下简称《释读二》），分别收于 2004 年 8 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第 375~386 页）、第三卷“附录二”（第 397~419 页）。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亦散见于上述两卷有关章节。

在《释读一》中作者对五个石窟（B119、B121、B127、第 465 和 B147）出土的 20 件残文书，在《释读二》中对七个石窟（B157、第 464、B161、B162、B163、B168 和 B172）出土的 38 件[6]残文书进行了辨识与研究。[7]他把这些文书按所出石窟进行归类，每件文书又按“名称、出土石窟、尺寸、简要说明、标音及直译、汉译等次序”进行具体的介绍。除了“扎里牙（阿）哇答儿”（《入菩萨行论》）和“尼牙八剌呵沙”（《因明入正理论》）两件印本残叶之外，各件文书原本没有名称，由作者根据文书内容自拟名称。不易定名时，采取了石窟编号附加说明的方式。如“B157 窟不详社会文书”、“B172 窟不详佛教文书”等；文章中简要说明了文书的外观特征、性质等问题；原文转写用的是“蒙古学家比较通用的蒙古文拉丁音标转写，没有使用严格的文字音标”。这种转写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 *q* 与 *γ* 不分，一律用 *q* 来记。如 *qučin qurban*“三十三”、*qaqučin*“旧的、老的”等；遇到不易辨识的文字时差不多都注了出来。

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全部为残页碎片。有的幅面太小，

有的漫漶过甚，与吐鲁番、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相比，其残损程度更为严重。这些残文书中的绝大部分又是写本，字迹工草不等，加之文书中不少汉语、突厥语等其他语言词汇的出现以及蒙古文本身同形字母的存在，使一些文书颇难释读。在这种情况下，嘎日迪教授基本上正确地释读和辨识了大部分蒙古文文书，包括《忽必烈汗圣旨》残片、《赤达儿卖身契约》残片、《般若心经》残片和《萨迦格言》残片等。若没有他辛勤研究的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不知要困难多少倍。然而，经研究我们发现嘎日迪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欠缺和错讹之处也颇多。

敦煌学名家郝春文教授曾说过："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相当数量残缺不全，释录者不仅需要辨识手写文字，还要确定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等。辨识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阅大量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更需要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而对文书性质、名称、年代的考证，不但是正确使用文书的前提，也常常是正确释录文书文字的必要条件。所以，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作性劳动"。[8]此言不仅道出了敦煌文献研究工作的艰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谈到了敦煌文献研究所必需的两个层面的工作，即文字辨识与对文书性质、名称、年代的考证。从这个角度来看，嘎日迪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辨识文字为主，对文书的定名、定性、定年不够严谨。在辨识文字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误读、误释词语颇多，甚至把一些回鹘文文书误作蒙古文文书。除此之外，尚存未读、未辨识文书若干。总之，在目前情况下，学术界还无法正确使用这些文献。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新一轮的研究。

二、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基本内容及其分类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分三卷，题为《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其中，第一卷于 2000 年 7 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

B1 窟至 B94 窟。因为这些石窟中未曾出土蒙古文文书，所以第一卷中也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第二、三卷于 2004 年 8 月出版。第二卷内容包括 B95 窟至 B156 窟，第三卷内容包括 B157 窟至 B243 窟。此二卷共刊布了 55 件“蒙古文残文书”和 5 件“八思巴文残文书”图版。然而，经笔者研究后发现，55 件所谓的蒙古文文书中 8 件（B119：8、B119：13、B127：10、第 465：8[正]、第 465：13、第 464：72-1、第 464：72-2、B163：43）为回鹘文文书，非蒙文文书；5 件八思巴文残文书中 1 件（B168：3）为八思巴字汉文文书，非蒙古文文书。这样一来，现已公布的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为 51 件。其中回鹘蒙古文 47 件，八思巴蒙古文 4 件。这些文书出于 B119（2 件）、B121（1 件）、B127（1 件）、第 465（1 件）、B147（10 件）、B157（5 件）、第 464（7 件）、B161（9 件）、B162（1 件）、B163（8 件）、B168（4 件）、B172（2 件）十二个洞窟。本课题将要讨论的正是这 51 件蒙古文文书。

已刊布的莫高窟北区 51 件蒙古文文书中，22 件为世俗文书，4 件为佛教文书，其余 25 件性质不明。

（一）世俗文书。包括官方文书（皇帝圣旨、诸王令旨、达鲁花赤台旨、军事文书、法律文书等）、契约文书、格言诗、书信、习字以及一些无头无尾的其他残文书。现选其要者略作介绍：

（1）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8：4 为忽必烈汗圣旨。正如嘎日迪先生所说的那样，其内容应与畏兀儿亦都护有关。元朝皇帝圣旨，除了护寺石刻之外，现存纸质文献不多，于是这件文书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2）元代由皇太子、太子、诸王等所颁发的旨书，称为“令旨”。这是元代所特有的一种公文形式。莫高窟北区出土一件 1324 年出镇沙州的诸王阿剌忒纳失里颁发给吐蕃地区某个招讨司的令旨。这件文书是严格按照元代令旨的固定格式所书，看上去层次分明，一目了然。

（3）编号 B163：42 文书为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客都门拔

阿秃儿”为东察合台汗国也里牙思火者汗（Ilyās Khwājah Khan，1363~1369年在位）统治时期的一名高级官员，很可能是一名达鲁花赤。该文书书于甘肃北部瓜、沙等州及哈密一带。这是下达给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等地军民的官方文件。基本内容是晓谕上述地区军政官员、平民百姓等，当“和林国师”即“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一起前往哈喇火州等地时在往返路途中不得使其中途耽搁，不得强夺其所属一切物品。关于14世纪末吐蕃僧人在蒙古人中的活动还找不到什么可供参考的蒙文史料的情况下，该文书的发现有着很高的历史学、宗教学价值。

（4）编号B168：38文书，依据所存文字推测，应该是一件军事方面的法律法规。

（5）元朝是我国古代驿站最发达的时期。《元史·地理志》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这段话说明了元朝时期交通发达的盛况。元代驿站，叫做站赤。据《元史·兵志》记载，全国共有站赤1400多处。不难想象，管理好如此庞大的交通网络，以便使之正常运行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元史》中保留了一些元朝皇帝就驿站管理而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令。可见，驿站问题乃是当时朝廷时刻关心的重大问题。我们也发现蒙元时代有严格的驿站管理制度，并出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19：7文书，根据其内容，很可能是一件有关惩治商人违反驿站管理行为的法律文书。从文书第一行所记“三十六”这个数字来判断，原文篇幅一定不短。

（6）元代契约，存世不多。其中买卖人口文书更是少见。据我们所知，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有几件为元代买卖人口文书，如“斌通卖身契”、“海锁都统卖子契”等。除此之外，敦煌研究院藏有一件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据专家考证，这是所谓的“红契”，即“税契”。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27：11蒙古文残文书为一件卖身契约末尾处的证明部分。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蒙古

文买卖人口文书，故尤应重视。其书写年代很可能为 14 世纪中后期，至于其性质，应为“私契”，即“白契”。

（7）编号 B163：3（正）文书为一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版《萨迦格言》残片。这是继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之后的第四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版式与前三件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8）在世俗文书中，还值得一提的是编号 B163：3（背）文书，即所谓的“致斡朵失里大王书”。这是在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中篇幅最长的一件。由于文书中多用方言俗语，且汉语、突厥语等其他语言词汇甚多，因此，反不易辨识，不易通读理解。但从内容上看，很可能属于巴结官吏营私舞弊的信函。

（9）编号第 464：63 文书，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为“德勒格儿不花平章习字”，背面为“总制官（？）、国公、平章习字”。经比较我们发现这两处文字出于一人之手。根据习字内容推测，“德勒格儿不花”有可能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但是《元史》所记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中没有名叫“德勒格儿不花”的人，甚至《元史》人物中亦不见此人。如此一来，要么习字文内容不真实，要么它可以补《元史》之缺。

（二）佛教文书。有《入菩萨行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

（1）编号 B121：40 文书为一件回鹘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残叶。《入菩萨行论》是 7 世纪印度论师衔地爹瓦撰写的一部佛教论典。1305 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将其译为蒙古文。现存蒙古译文文献主要有：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敖伦素木写本残片（16 世纪）；新德里手抄本（16 世纪末、17 世纪初）；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同上）；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丹珠尔》本（1748）以及 19 世纪布里亚特重译本等。我们将敦煌残叶与上述诸本进行对照后发现该残叶所存文字为《入菩萨行论》第八章第 107 偈第 3 行至第 108 偈第 1 行的内容，年代可能早于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莫高窟残叶的发现意义重大，它在蒙古族文献、文

化史上将会占有重要的地位。

（2）编号第464：58文书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序分”中的“共同背景”部分以及译经人译经前的顶礼。笔迹精美工整，可能为十三至十四世纪正规佛经的写经体。另外，根据文书中“我向[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顶礼”一句推测，该蒙古文《心经》一定译自藏文，而且年代可能为元代。这是继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出土汉文、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西夏文以及蒙古文《般若心经》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心经》在西北地区的流传情况以及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3）编号B163：40-1文书，正背面各存印刷体蒙文两行。正面右边框、背面左边框内可见“尼牙八剌呵沙”一行汉字是经文的音译名，实为《因明入正理论》(《入论》)，时代可能为元代。目前，《入论》有梵、藏、汉三种本子，又有《因明大疏》等注疏。然而，《入论》蒙译本的情况，除了《丹珠尔》所收本以外，对它的传承源流一概不知。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40-1文书给我们证实了《入论》蒙译本其实早在元朝时候已经出现，而且还是雕版印刷，说明此论在蒙古信徒中流传广泛。

（4）编号B163：40-2文书，正、背面各存回鹘蒙古文印刷体文字1行。正面文字模糊不清，不好辨认。背面文字为*yučin yurban*“三十三”。据此，笔者认为该文书很可能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印本残叶。

（三）无头无尾的其他残文献。此类文书共25件，均为碎片，所存文字无几。其中5件为印本残叶，除此之外，并无明显特征以推定其性质与年代。

总之，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全部为残页碎片，世俗文书居多，时间跨度从13世纪末（忽必烈执政时期）至14世纪中后期（北元初期）的近一百年。这些文书反映了元代敦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一些情况，从而为研究蒙元时期的敦煌历史提供了新资料。虽然佛教文献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文书中，有

不少属于前所未见的发现，如《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在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中所未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蒙古人南下，占据河西的时间最长。仅就敦煌而言，自 1227 年“破其城以隶拔都大王”至 1528 年为吐鲁番占领为止，在这长达 300 年的时间里敦煌一直由蒙古人及其后裔占据。然而，翻开任何一部敦煌学方面的论著，其中有关元代敦煌方面的文字却一般不会超过一页。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史料不够充分。敦煌地区元代遗物甚少，除了几个年代不明的洞子、几处游人题记、两方残碑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东西供我们参考、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莫高窟北区蒙古文文献的发现，意义重大。这些文献虽然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些残页碎片，但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本课题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已公布的莫高窟北区出土 51 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通过此次研究，一来为学术界提供准确的、值得信赖的敦煌蒙古文文献释文；二来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的文献的定名、定性、定年等问题，为人们研究蒙元时期的敦煌社会与文化、蒙元时期敦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史提供全新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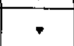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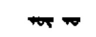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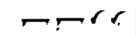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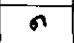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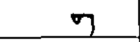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将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分为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两大类，并重点讨论其中的特征比较明显的 9 件文书（世俗文书 5 件，佛教文书 4 件），其余部分放到“其他残文献”（一、二、三）里进行探讨。在具体研究当中较多地使用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微观考证的方法以及统计学方法等。在体例方面，首先，尽可能地对每件文书的性质、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释，当然，文书不同，所述内容亦不同；其次，分原文（回鹘体蒙文或八思巴字蒙文）、原文转写（我国现行的回

鹘式蒙文及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词汇表和注释五项内容，对文书进行具体的介绍。每件文书都附有图片，这些图片均翻拍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三卷）中的图版。佛经则另附蒙、汉文原经文以及蒙文本拉丁字母转写，以供读者查对或比较。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敦煌蒙古文文献五花八门，无具系统，不易分章节来介绍，所以文章的实际章节只是用汉语大、小写数字进行编号；文书基本按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三卷）中出现的顺序进行编排；不明性质的 25 件碎片，就按嘎日迪先生原释读文中的意思，分为“其他残文献（二）”（19 片）和“其他残文献（三）”（6 片）两部分，分别放到“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里进行讨论。

四、转写符号说明

本文所用拉丁字转写符号是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蒙古文译写符号。[9]

（一）转写回鹘蒙古文文书时所用文字及读音符号如下表：

序号	回鹘蒙古文			本文文字符号	本文读音符号
	首	中	尾		
1				’’ ’	*a*
2				’ ’’	*e*, *ḁ*
3				’Y Y	*i*
4				’W W	*o*, *u*
5				’WY ’W WY W	*ö*, *ü*, *o̤*, *ṳ̈*
6				N <u>N</u>	*n*, <u>*n*</u>
7				B	*b*
8				Q	*q*, $\bar{q}$

续表

序号	回鹘蒙古文			本文文字符号	本文读音符号
	首	中	尾		
9	[illegible]	[illegible]		K	*k*
10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Q	γ, $\overline{\gamma}$
1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K	*g*
12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M	*m*
13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L	*l*
14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S	*s*
15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S	*š*, *š̱*
16	[illegible]	[illegible]		T D	*t*, *ṯ*
17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T D	*d*, *ḏ*
18	[illegible]	[illegible]		Č	*č*
19	[illegible]	[illegible]		J	*ǰ*
20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Y	*y*
21		[illegible]	[illegible]	R	*r*
22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V	*v*
23		[illegible]	[illegible]	NK	*ng*

（二）转写八思巴蒙古文文书时所用文字及读音符号如下表：

辅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b	*m*	*t*	*d*	*n*	*r*	*l*	*s*	*č*	*ǰ*	*š*	*y*	*k*	*g*	*q*	*ŋ*	*h*	·

元音：

	1	2	3	4	5	6	7	8
词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词中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	*o*	*u*	*e*	*ė*	*ö*	*ü*	*i*

转写八思巴文文书时采用了以词为单位、只标字音、不标字型的办法，也就是说只用了读音符号（transcription），未用移写符号（transliteration）。

（三）本文所用其他符号有：

[ ]内为原文残损或漫漶，研读时拟补的字；
[///]表示未能辨认的字；
[…]表示原文残缺。

附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情况登记表

序号	文书编号	性质	时代	其他
1	B119：7	驿站管理法律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	B119：9	官方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3	B121：40	《入菩萨行论》	1305~1312	回鹘蒙古文；印本
4	B127：11	卖身契约	14世纪中后期	回鹘蒙古文；写本
5	465：12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6~14	B147：12-1~9	不详社会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15	B147：42（正、背）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16~18	B157：21-1~3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19	B157：52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续表

序号	文书编号	性质	时代	其他
20	B157：53	不明（佛教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印本
21	464：58（背）	《般若心经》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2	464：63（正、背）	习字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3	464：71	官方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4~25	464：162-1~2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6	464：163	不详社会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7	464：176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28~36	B161：12-1~9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37	B162：8	官方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38	B163：3（背）	信函	元代（1269年后）	回鹘蒙古文：写本
39	B163：40-1（正、背）	《因明入正理论》	元代	回鹘蒙古文：印本
40	B163：40-2（正、背）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元代	回鹘蒙古文：印本
41	B163：42	达鲁花赤台旨	北元初	回鹘蒙古文：写本
42	B163：46	诸王令旨	元代（1324年后）	回鹘蒙古文：写本
43	B163：76	不明（社会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续表

序号	文书编号	性质	时代	其他
44	B168：37	不明（佛教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印本
45	B168：38	官方文书	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46	B172：9（正、背）	不明（佛教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写本
47	B172：11	不明（佛教文书？）	不明（元代？）	回鹘蒙古文；印本
48	B163：3（正）	《萨迦格言》	元代（1269年后）	八思巴蒙古文；印本
49	B163：77	不明（佛教文书？）	不明（元代？）	八思巴蒙古文；印本
50	B168：4	皇帝圣旨	1269~1294	八思巴蒙古文；写本
51	B168：5	不明（佛教文书？）	不明（元代？）	八思巴蒙古文；印本

注释：

[1] 荣新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载《敦煌研究》，2000（4）。

[2] 陈悦新：《书评——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见上海龙华古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编：《华林》，第一卷，373~375页，2001。

[3] 北区出土遗物总计1451件，文书碎片2857片。如果将B199窟、B200窟、B220窟三个石窟堆积的脱塔（18764件）和脱佛（53597件）统计在内，则北区石窟的遗物总数多达7万多件。这些遗物按照其不同质地或用途“可分为文书类、钱币类、回鹘文木活字类、金属类（钱币类除外）、陶瓷器类、

漆木器类（回鹘文木活字、木俑木牌除外）、织物类、木俑木牌类、影塑脱塔脱佛类、骨角器类、剪纸类、艺术品类、草垫类、石器类、砖瓦类及其他等”（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结语(中)”，335~36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4] 据《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记，北区出土文书总计524件，此外文书碎片2857片。

[5]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345页。

[6] 实际为37件。B163：3号文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因其正面为八思巴蒙古文文书，背面为回鹘蒙古文文书，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其当作两件文书对待，下同。

[7] 对B163：43(实为回鹘文文书)和B168：37号两件文书未进行释读。

[8]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前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9] Ligeti, Lajos, ed. *Mongol Nyelvemléktár* [*Collection of Mongolian Language Manuments*]. Vol. I. Budapest：ELTE Belső-ázsiai Tanszék, 1963[L. 李盖提:《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一卷,布达佩斯,1963年]; Ligeti, Lajos.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1 : XIIIᵉ el XIVᵉ siècles*.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 1972 [L. 李盖提:《前古典文献（一）：13—14世纪》,《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二卷，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72年]; Poppe, Nicholas. *The Manga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irpt*. Trans. and ed. John R. Krueger. 2nd ed.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57.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威斯巴登,1957年。]另参考 György Kara. *Ba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More than Eight Centuries of Writing Mongolian*. Trans. John R. Krueger. Bloomington, IN：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79-95. [G. 卡拉:《蒙古游牧人的书籍：八个多世纪以来的蒙古书面语》，79~95页，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内亚研究所，2005。]

世俗文献

壹　回鹘蒙古文驿站管理法律文书残片

编号B119∶7文书（图1，见第38页）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19窟。[1]此窟共出土两件蒙古文残文书，[2]B119∶7号文书为其中损失相对较少的一件。文书残宽15.5厘米，残高13.5厘米，是一件文书上半截中间部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B119∶7，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横帘纹，有透光，纸薄质软。上单框，残存墨书文字8行。这是一个有关丧事活动的律书。此残页是这套文书的第三十六页上半截。时代应为元代。"[3]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介绍说："标本B119∶7，15.5×13.4厘米，墨迹手书文书残页9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套文书的第36面，只存该面前8行的上半截和其页的页次。可能是一个丧事活动的律书。时代为元代，具体年代待考。"[4]

一、关于文书性质

此文书字迹与黑城出土G110背面文书（图2，见第39页），即所谓的"入官"文书背面的"成吉思汗对孛斡儿出宣谕之训言"文书有很多的相似之处，[5]如词尾*K*收笔时往前拉得较长；环状*D*；词中轴线右侧稍往下倾斜且拉得较长的词尾*A*和*N*；词尾*W*和*R*

近似于今日之形状以及 *M* 只带有一个“牙”，“不连笔且垂直书写的旧轮廓”[6]已消失等等，但字体比 G110 背面文书工整匀称，且 *γ* 和 *n* 间或带有音点。总之，此文书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上均表现出中世纪蒙古语的特点。至于文书的性质现颇难确定。嘎日迪先生认为，“可能是一个丧事活动的律书”，盖因文书第二行之 *modud absaγulǰu* 一语，他将其译作“木（复）装殓着”，然对于此语所定之义似乎与文书的整体内容不大相符，本人不敢苟同。事实上，*modud absaγulǰu* 一语在此应训为“用木板夹住物体”。*Absaγulǰu* 一词之词根为 *absa*，义为“夹板”、“棺材、灵柩”，现代蒙语中只保存下来了后一种意思。由此词根派生而来的动词有以下几种：*absalaqu*（入殓），*absalaγulqu*（*absalaqu* 的使动态）和 *absalaγdaqu*（*absalaqu* 的被动态）。[7]我们文书中出现的 *absaγul ǰu* 或为 *absalaγul ǰu*（词干 *absalaγul* 加副动词并列式附加成分-*ǰu* 构成）一词的原形，或为误写，或为一种方言形式。匈牙利学者罗纳·塔斯（A. Róna-Tas）在其《蒙古文献学术语例释》一文[8]中对 *absa* 这个词作了颇为详细的考释。今将其有关文字转录于下：

> The usual Mongolian book is preserved between two wooden boards or is wrapped in a piece of cloth. The wooden board is called *absa-yin modun*, or *qabtasun*. *Absa* denoted originally “coffin casket”, “something of wooden boards in which a thing is put”. This word seems to be of Manchu origin and is a relatively late comer in the terminology of Mongolian writing.

［蒙古文书籍通常被保存于两块木板之间或用一块布将其裹起来存放。这种木板称为 *absa-yin modun*（夹板），或者叫做 *qabtasun*（木板）。*absa* 原意是指“棺材”、“用木板制成的一种容器”。这个词似乎源自满语，而且较晚些时候才作为蒙古文献学术语而出现。］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蒙古语 *absa* 一词一开始并非专指“棺材”，

其原始意义较现在宽泛得多。古时候，凡“箱子”、“夹板”之类的东西很可能通称为 *absa*。所以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很有商榷之处。笔者认为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 B119∶7 很可能是一件针对商人违反驿站管理行为的法律文书。

文书第三行记 *ǰing-un nišan-tu bičig-iyer*，意为“用商队所持之印押书信”。嘎日迪先生误作 *ǰing-un eyesen-tü bičig ǰinu*…，并译作“？〈属〉商量的文书……”。他未言及此头一字 *ǰing* 作何解。笔者亦将其读作 *ǰing*，[9]而译为“商队、（运输的）货物”[10]。此字在 13~14 世纪蒙古文古文献中未曾出现，[11]然现代蒙古语中所常见者，如 *temegen ǰing*（“驼队”），*ayan ǰing*（“商队、运输行列、远途”），*ǰingčin*（“跑运销者”），*ǰing tegegebüri*（“货物运输”）等等。17 世纪蒙古语《二十八卷本辞典》将 *ǰing tegegemüi* 一语训作“*aralǰiγ-a qudalduγ-a-yin baraγ-a γayum-a-yi aluslaγsan γaǰar-un kemǰi-ye-ber ačuγ kölüsü abču ǰögegen kürgeküi-yi ǰing tegegemüi kememüi*”（“雇用小厮远程运送货物称为 *ǰing tegegemüi*”）。[12]有人认为 *ǰing* 字源于蒙古语 *ǰim*（“小径、小路、轨迹”），或 *ǰam*（“站”，蒙语称驿为 *ǰam*，*ǰam*<突厥语 *yam*[13]）。“外国旅行者所持的政府证明文件、旅行许可证”，蒙语作 *ǰam-un bičig*；[14]今日蒙古语中有一动词 *ǰinggineküi*，其义《蒙汉词典》训作“丁当响（铜器声）”，[15]与（驼）铃声相类者，或许与 *ǰing* 字同源，诚如西北民族大学僧格博士所言，*nišan-tu bičig* 是指 *tamγa-tu bičig*（“加盖印章的书、信”）。*nišan*，波斯语，义为“印章、图章”。蒙古文古文献中，所见 *nišan* 一词较多，并以 *nišan*，*nišan-tu*, *niša-tu*, *ništu* 等多种形式出现，如吐鲁番出土文献：[16]

nišan-tu: Nr. 71r13 (原编号 TII D224; 海涅什编号 B2), 75r8 (T II D306<M869>; B3);

niša-tu: Nr.84r12 (TM72<M868>; B9), 70r17 (TM 93<M865>; B6,7),

78r6 (Ch/U 7397; -), 69r10 (TM92<M653>; B5), 79r13 (U5981; -), 74r12 (T II D203; B1), 86r14 (T I <U5361>; -);

ništu: Nr. 68r17 (TM79<M866>; B4), 73r14 (TM214; B14), 76r7 (T II D197; B13), 72r10 (TM94 D135<M867>; B8).

黑城出土编号 G106 文书第 16、17 和 19 行：*ene nišan bi Sing Quli* ×（"这个手印是我 *Sing Quli* 的"）；*ene nišan Sing Isinambu* ×（"这个手印是 *Sing Isinambu* 的"）；*ene nišan Samdau Üker Temür* ×（"这个手印是 *Samdau Üker Temür* 的"）。[17]而且还有 *al nišan-tu*（TII D224：13，"加盖红印的"）、*qar-a ništu*（TII D197：7，"加盖黑印的"）、*altan nišan*（TI<U5361>，"金印"）[18]和 *qas nišan*（"玉印"）[19]之分。日本人山田信夫（Nobuo Yamada, 1920 ~ 1987）在其《大谷探险队携归回鹘买卖借贷文书》（1961 年）一文中说，"……这使得缪勒（F. W. K. Müller, 1863~1930）把 *tamya* 和 *nišan* 分别译作汉语'印'和'花押'。从总体上讲，缪勒是对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发现 *nišan* 甚至可以代表印章，而非花押，或者可以代表印章与花押并用的情况，而 *tamya* 却仅用于印章"。[20]由此观之，*nišan* 一词既可以指"印"，又可以指"花押"。那么，我们文书中出现的*ǰing-un nišan-tu bičig* 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书呢？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有数量可观的世俗文书，其中亦见有商人所持之证明文件，如编号 TII D203 文书就是一例：[21]

拉丁字母转写

[1] Yisüntemür-ün ǰrlγ-iyar
[2] Temür Satilmiš ạkiten
[3] toγačin šügüsüčin üge
[4] manu ǰaγur-a bükün ǰamudun
[5] ö(t)ögüs-e ạde Kög-Buq-a
[6] ekiten borčin Qočo-ṯur oḏba-asu oḏqui

[7] irekü̈i-ṯür ulγčidača ögör-e dörben

[8] ulγad ögčü yorčiγultuγai ǰamača

[9] baγuǰu morilatala yerüyin künesün bolγan

[10] qoyar köl miqan qoyar saba umdan qoyar

[11] baḏman künesün ögčü yorčiγultuγai kemen

[12] niša-ḏu bičig ög-bei bars ǰil namurun

[13] ečüs sar-a-yin qoyar qaučin-a Türgen-e

[14] büküi-ṯür bičibei

汉译文

[1] 遵依也先帖木儿圣旨[22]

[2] 以帖木儿·萨提迷失为首的

[3-5] [管理]祗应及其核算之人向沿途各站赤头儿们的言语

[5-6] 若以库克不花为首的经营葡萄[生意]的一行人[23]前往和州

[6-8] 在往返路途中除了马夫之外还要提供四匹驿马

[8-9] 居留驿馆时作为旅途中用的一般食物

[10-11] 支给两只腿肉，[24]两桶饮料[25]和两把蛮（重量单位）食物

[12-14] 特颁发此印(押)书(信),虎儿年秋季末月二旧日(133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于吐日根（忒勒哈纳？）。

从内容来看,这件文书是由官府颁发给商队的加盖官印的证明文件。其中记录了前往哈喇火州的库克不花一行人的身份，以及随路各站赤应付铺马饮食物品的数量等。我们文书中提到的 *ǰing-un nišan-tu bičig* 很可能指的就是此类证明书信。[26]

文书第四行中出现 *wuus γ̄arγ̄aǰu* 一语,嘎日迪先生认为 *wuus*[27] 系汉语“赙子”之蒙古文音写。把 *wuus* 一词解释为“赙子”，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他所解读的 *absaγulǰu* 一语。实际上其中有很大的

不确定因素。笔者认为此乃“符子”，而非“赙子”。如若 *ǰing* 字释读无误，文中之 *ǰing* （“商队、货物”）、*nišan-tu bičig* （“印押书信”）、*wuus* （“符子”）、*künesün*（“供旅途中用的食物”）、*kölüsü(n)* （“工钱、报酬、租金”）、*ǰogegülǰü*（“使运送”）、*nuɣun* （“小厮”）、*kündü eregütü*（“有重罪者”）以及 *eregülǰü*（“施刑”）等语相互间似乎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看似都与站赤有关。

《元史》中保留一些元朝皇帝就驿站管理而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诏令，这些诏令涉及驿站的设立、设施、管理机构等方面。使臣必须持有专门的证明文件才能在站上吃住，并使用交通工具。这些证明文件大概包括以下数种：(1)圣旨牌、铺马圣旨：宣喻圣旨须凭圣旨牌，“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2)金银字圆牌：“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28]“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若滥给者，从台宪官纠察之。”[29] (3)海青牌：又称海东青牌符、海青符。“牌系圆形，牌上铸有‘海东青’的头部形象，象征驰驿紧迫，万分火急，是通过海青驿路的凭证。”“海东青牌则朝廷掌管，同时颁发一部分给‘皇亲国戚’，如诸王、公主、驸马。但也并不仅限于蒙古诸王，当时阿术之帅府，也掌有海东青牌。海东青牌还发给都城之外任职或执行任务的蒙古高官，以供他们向朝廷上报紧急情况遣用。”[30] (4)铺马劄子：由中书省发，上印有马图及写上用驿马数目。使臣乘骑铺马，须凭铺马劄子。[31]除此之外还有“差劄”、“前路关文”等。[32]可见，蒙元时代有严格的牌符制度，并出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33]太宗四年（1232）下谕，“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34]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使臣官员乘骑铺马仍使用信牌，如《马可波罗游记》记道，“大汗畀以使命以后，又赐彼等以金牌。……所过之地皆受人

敬礼。凡有所需，悉见供应，皆金牌之力也”。[35]元代八思巴字圆牌文字称：“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若不钦奉呵，要罪过者。”[36] 1845年俄罗斯第聂伯（Dnieper）河附近出土的元代回鹘蒙古文银制牌子亦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俺都剌令旨：如若不钦奉呵，要罪过者，死者。”[37]按元朝法律，不能伪造牌符及印信文字，不能假传圣旨，非朝廷命官或官府信使者不能滥给牌面文字、“御宝圣旨”，“若滥给者”，“罪之”，甚至“处死”，滥给金银字圆符更是罪加一等，[38]由于“惟牌符之种类，以金牌为最高”，[39]银牌次之。延祐元年中书省下令，“盖圆牌遣使，初为军情大事而设，不宜滥给，自今求给牌面，不经中书省、枢密院者，宜勿与”。[40]然而，元之刑法，其实并非如此严明，行之有效。对此明史臣留下的一段评论文字说：[41]

> 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识者病之。然则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

《续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载，元武宗至大元年（戊申，1308年），

> 中书言：“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各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虎符，国之信器，驿马，使臣所需，今以畀诸商人，诚非所宜，请一概追之。”制可。

《续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又载，泰定帝泰定二年（乙丑，1325年），

> 乙酉，帝复受佛戒于帝师。旋以帝师之弟将至，诏中书持羊酒效劳。而其兄遂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给圆符；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

后相望。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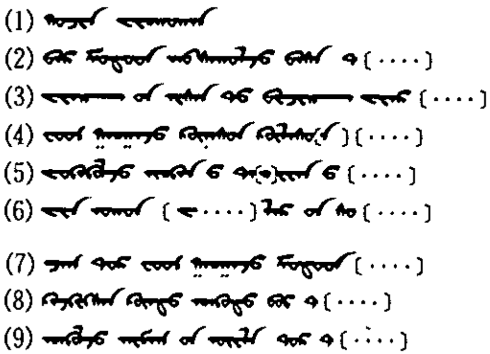
监察御史李昌言："臣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路，驰驱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馀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敢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请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当时以为切论。

由是观之，到了元代中后期，政局变得混乱，有些自西进出的不法僧人及商人，与官方勾结，非法持玺书，佩戴金字圆符，乘骑驿马驼只，营私舞弊，甚至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在无奈之下，朝廷很可能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了严惩。总之，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19∶7 文书，根据其内容，很可能是一件有关惩治商人违反驿站管理行为的法律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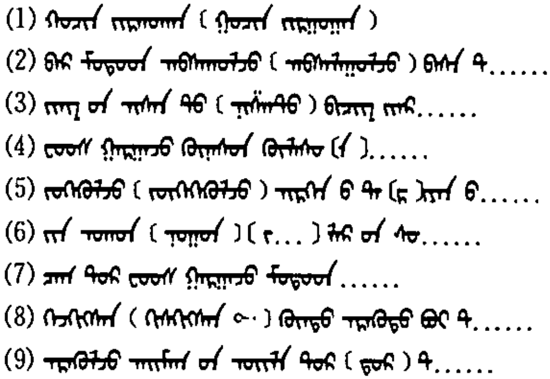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以下为蒙古文残文书 B119∶7 的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由于文书严重残缺，只凭残存文字无法确定其具体内容，译文亦是其大概而已，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γučin ǰirγuγan

[2] –bar/-ber modud absaγulǰu basa t[……]

[3] ǰing-un nišan-tu bičig-iyer[……]

[4] wuus γ̄arγ̄aǰu küṉesün kölüsü(n) [……]

[5] ǰo̤gegülǰü irgen-ü ta[…]YYN(tariyan?)-u [……]

[6] –yin nuγun Y[…]L'R-un so/su[……]
[7] čaγ-tur wuus γ̄arγ̄aǰu modud [……]
[8] geǰgigsen(?) kündü eregütü bui t[……]
[9] eregülǰü aimaγ-un üile-ṯür t[……]

译文

[1] 三十六
[2] 用木板夹住，再[……]
[3] 用商队所持之印押书信[……]
[4] 符子出着，钱粮[……]
[5] 使运送，百姓农作物的[……]
[6] 的小厮[……]的[……]
[7] 时候符子出着，木（复）[……]
[8] 踩踏了的有重罪者[……]
[9] 施刑，于部落之役[……]

词汇表

ᠠᠶᠢᠮᠠᠭ *aimaγ*（9）"部落、投下"：*aimaγ-un üile-ṯür*

ᠠᠪᠰᠠᠭᠤᠯᠵᠤ（ᠠᠪᠰᠠᠭᠤᠯᠵᠤ）*absaγulǰu*（2）"用木板等夹住物体"（*absalaqu* 的使动态）

ᠡᠷᠡᠭᠦᠯᠵᠦ *eregülǰü*（9）"施刑"

ᠡᠷᠡᠭᠦᠲᠦ *eregütü*（8）"有重罪者"

ᠢᠷᠭᠡᠨ *irgen*（5）"民户、百姓"：*irgen-ü*

ᠦᠢᠯᠡ *üile*（9）"活动、事务"：*üile-ṯür*

ᠨᠢᠱᠠᠨ ᠲᠤ（ᠨᠢᠱᠠᠨᠲᠤ）*nišan-tu*（3）"加盖印押的"（波斯语）：*nišan-tu bičig*

ᠨᠤᠭᠤᠨ（ᠨᠤᠭᠤᠨ）*nuγun*（6）"小厮、孩儿"

ᠪᠠᠰᠠ *basa*（2）"又，再"

-bar/ber（2）（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或作表强调的助词）

bičig（3）“书、信”

bui（8）“有”

（ ）*geǰgigsen(?)*（8）“踩踏了的（？）”

[ ] *kölüsü[n]*（4）“工钱、租金”

künesün（4）“（供旅途中用的）食物、粮食”

kündü（8）“重的、严重的”：*kündü eregütü*

γarγaǰu（4、7）“出着”：*wuus γarγaǰu*

（ ）*yučin*（1）“三十”：*yučin ǰirγuγan*

modud（2、7）“木头”（*modu* <木头>的复数形式）

ta[...]YYN (tariyan?)（5）“农作物、农田”

čaγ（7）“时间、时候、时分”：*čaγ-tur*

ǰing（3）“商队，（运输的）货物”：*ǰing-un*

（ ）*ǰirγuγan*（1）“六”

（ ）*ǰogegülǰü*（5）“使运送”

wuus（4、7）“符子？”：*wuus γarγaǰu*

注解

第 1 行：***yučin ǰirγuγan***：（“三十六”），嘎日迪先生认为“这是一套文书的第 36 面”，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则称，“此残页是这套文书的第三十六页上半截”，均系根据文书第一行这个数字所作的推测。此处字母 *γ* 没有音点。

第 2 行：***-bar/-ber*（*bar?*）**：*-bar/-ber* 是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或作表强调的助词。如果第一行 *yučin ǰirγuγan*（“三十六”）为页次或有关文书内容的一种编号，而且这一行正如残片所示的那样其后再没有文字的话，第二行头一字*-bar/-ber* 应读作 *bar*（版、印版），它与其后的名词 *modud* 构成短语 *bar modud*，意指印版所用

之木头。然据 G·卡拉教授言，这种考订具有某些错误，原因有二：首先，在蒙古文古文献中或许是出于节约纸张的目的从标题一行的收尾处直接开始书正文的情况常见；其次，*bar* 一词在元代蒙语中未曾存在过。这个词引自藏语 *par*（或作 *dpar*、*spar*），[42]可能是16 世纪以后引入蒙语的。元代蒙古语中“木版”或“印版”作 *tamγa*，如 1312 年搠思吉斡节儿（Č‘os-kyi’od-zir）撰《入菩萨行论疏》（*Bodistw-a Čari-a Awatar-un Tayilbur*）记 *tamγa čoγulγaγulǰu mingγan tegüs tamγalaγulǰu*（“刻制木版并印刷了完整的一千套”）。[43]另参考 1362 年《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中的 *bii taš čoγolγaγulqu*，即“刻成碑”。[44] ***modud***：名词 *modu*（木头）加名词复数附加成分-*d* 构成。-*d* 为中古蒙古语常见的名词复数附加成分，白话汉语以“每”来对译，如 *noγad*（官人每）、*toγid*（和尚每）等。***basa***：蒙古语表示强调意义的情态副词，犹“又”、“也”、“再”，元代白话汉译常作“更”、“又”,如 *ede basa toγid* 一语译作“更这和尚每”。[45]

第 3 行：***-un***：是蒙古语名词的领格附加成分，犹汉语的“的”。***-iyer***：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主要表示动作行为借以实现的工具、手段、方式及处所、原因等”。[46]

第 4、7 行：***wuus***：据道布称，汉语 *f*、*w* 二音，古蒙语均用 *w* 来记。如 1338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君神道碑铭》中 *f* 和 *w* 二音蒙汉语对应情况如下：房-*wang*、副-*wu*、夫-*wu*、文-*wun*、奉-*wung*、府-*wuu*、福-*wuu*、戊-*wuu* 。[47] 1335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中出现的上述二音蒙汉语对应情况为：万-*wan*、夫-*wu, wuu*、文-*wun*、封-*wung*、奉-*wung*、武-*wuu*、府-*wuu*、傅-*wuu*、福-*wuu*。[48] ***γ̄arγ̄aǰu***：（“出着”），词干 *γ̄arγ̄a*-加副动词并列式附加成分-*ǰu* 构成。此处 *γ* 有音点（= $\bar{\gamma}$）。***küṉesün***：（“〈供旅途中用的〉食物”、“〈士兵随身携带的〉口粮”），这个词

在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也出现，如 Nr. 74r9,11（原编号 TII D203）、Nr. 79r7（U 5981）: *künesün*； Nr. 72r9（TM 94 D 135<M 867>）: *kün̲esün*；Nr. 78r5（Ch/U 7397）: *ku̇nesün*。[49]此处词中位 *n* 有音点（= n̲）。

第 5 行：***ǰo̤gegülǰü***：（“使运送”），*o* ~ *ö*、*u* ~ *ü* 不分的情况在中古蒙古语中常见。如吐鲁番出土文献：Nr.72r12（TM94 D 135<M867>）：*bṳküi-t̲ür* ，义为“在（某地）时”，元代白话译文作“有时分”，或作“住时分”：Nr. 84r14（TM72<M868>）：*do̤rben*（“四”）；Nr.72r7, 8: *γürben*（“三”）；Nr. 42r4（TM 4D130）: *ǰo̤gegsed*（“运送者”）；Nr. 4r7, 6v11（TID 155a-h）: *ǰṳg*（“方向”）；Nr. 2r9, 5r2, 9（TID 155a-h）: *mo̤ngke*（“永恒的”）等等。***irgen-ü***：蒙译《孝经》（1307 年）：*olan irgen-i ügülekǚiyuγaduγar bülüg*，意为“庶人章第六”，[50]此处把“庶人”译作 *olan irgen*；“三才章第七”中把“民”译作 *irgen*。[51]《华夷译语》(《涵芬楼秘籍》第四集）把 *irgen* 译作“百姓”；《蒙古译语》(陈元靓编，《事林广记》卷之八〈续集〉）译作“民户”。[52]《蒙古秘史》译作“百姓”，如 *tangγud irgen*（“唐兀惕百姓”）、*sartaγul irgen*（“回回百姓”）等。*-ü*，是蒙古语名词的领格附加成分，犹汉语的“的”。

第 6 行：***nuγun***：嘎日迪先生将其释读为 *noγad*, 即 *noγan*（“官人”）的复数形式。但是第二音节中的 *γod* 不够明显，其长短与词中位字牙并无区别。本文将其释读为 *nuγun*, 义为“男性仆人、小厮”，或“孩儿”。可参考《华夷译语》“讷温”(*nu'un*)：“孩儿”；王鸣鹤辑《登坛必究》卷二十二《译语》“奴文”(*nu'un*)：“小厮”；《卢龙塞略》卷之十九、二十《译语》“讷温”(*nu'un*)：“孩儿”，“奴文”(*nu'un*)：“小厮”；茅元仪辑《武备志》卷二百二十七《北虏考》：“奴文”(*nu'un*)：“小厮”。[53]

第 7 行：***-tur***：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蒙古秘史》中用“行”或“里”对译，元代白话碑文中一般用方位词“里”对

译，如 *möngke tngri-yin küčün-dür* 一语，白话译文均作“长胜天气力里”。[64] *čaγ-tur*，义犹“时候、时分”。《蒙古秘史》旁译作“……的时里”（第 27 节）。

第 8 行：*geǰgigsen*：请参考《华夷译语》：*gečigi'ür*（“梯”）；[55] 1307 年蒙译《孝经》：*maoši bičig-tür šilgüdüged ayuyad, gün čegel-ün dergete yabuqu metü, nimgen mülsün deger-e geǰgikü šitü emigegdeküi kemeǰükü*（“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处出现的 *geǰgikü*（“踩、履”），其词根为 *geǰgi*，与我们文书中出现的 *geǰgigsen* 同根。

第 9 行：*eregülǰü*：“施刑”。参考《孝经》：“五刑章第十一”一语译作 *tabun ǰüyil eregülkü ǰasaγ-i ügülekü arban nigedüger bülüg*；1335 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中也出现 *tede arad-i eregülegülǰü*（“加刑于那些俗人”）；1362 年《蒙汉文合璧纪念忻都王碑》：*eregü*（“刑”）；[56]《佛陀十二业》（*Arban qoyar jokiyangγui*）：*küličegči bolun törögsen-dür eregü ügei*，N. 鲍培将其译作“When you were born forgiving, you were free of sin”（“如若你天生宽厚仁慈，你不会招致罪过”）。[57]也就是说 *eregü* 此处意指宗教道德上的“罪过”。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ėre·uten boltuqayi*，元代白话译文作“要罪过者”。[58]***aimaγ***：“部落”，元代白话碑文作“投下”。***-tür***：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在中古蒙古语中有时把 *-tur/-tür* 用于以元音以及 *n*、*m*、*l*、*ŋ* 等辅音结尾的词。[59]

注释：

[1]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23~133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B119：8、B119：13 号文书原释读文有误，这两件文书为回鹘文残文书，非蒙古文文书。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 B119：13 文书系回鹘文书》，载《敦煌学辑刊》，16~21 页，2005（1）。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29 页，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4。

[4]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375~386 页。

[5] 关于黑城出土 G110 背面文书，见 N.TS. Munkuyev. “Two Mongolian Printed Fragments From Khara-Khoto.” In：*Mongolian Studies*. Ed. L. Ligeti. Amsterdam：B. R. Grüner, 1970. 341-357 [N. TS. 孟库耶夫：《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载李盖提主编《蒙古研究》，阿姆斯特丹，1970 年，第 341~357 页]；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2 （St. Petersburg：Thesa Publishers, 2003）：3–40 [G·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于《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 9 卷，第 2 辑，2003 年，第 3~40 页]；参见[匈牙利] G·卡拉著、敖特根译：《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 N. TS. 孟库耶夫著，敖特根译：《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载《西北民族研究》，56~67 页，2007（3）。P. K. 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377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我们注意到有时断时续竖线的字母‘M’的旧轮廓。”此处译文与原文有出入，字母“M”不可能“时断时续。”

[7] [蒙古] Я. 策布勒编：《简明蒙古语词典》，11 页，呼和浩特：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8] A. Róna–Tas. “Some Notes on the Terminology of Mongolian Writing.” *AOH* XVIII （1965）：119–147.[罗纳·塔斯：《蒙古文献学术语例释》，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8 卷，119~147 页，1965。]

[9] 嘎日迪先生在其《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375~386 页）中说：“第 2 行 *jing* 这一词是名词，可能也有 *ying* 的读法，大概是汉语借词，由于残缺实际读法经研究后才能确定。”

[10] 见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编：《蒙汉词典》，852 页，呼和浩特：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另见 Ferdinand D. Lessing, ed.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3rd re–printing. Bloomington, 1995. 1057 [辛主编：《蒙英词典》，布卢明顿，1057

页，1995年重印]："Load（'重担、装载量'），freight（'船货、运费、货运'）；transport（'运输'），conveyance（'运输'）；caravan（'旅行队'）"。

[11] 此处指的是下列资料：《蒙古秘史》；《华夷译语》；13–14世纪碑铭资料；敦煌、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献等。

[12] 那木吉拉玛整理：《二十八卷本辞典》，1905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13] "蒙语称驿为 *jam*，在突厥语中则称为 *yam*，蒙语的 *j* 和突厥语的 *y* 有对应关系。"见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14] 罗纳·塔斯：《蒙古文献学术语例释》，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18卷，119~147页，1965。

[15]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编：《蒙汉词典》，853页，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

[16]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a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E.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on-Sammlung II：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 ADAW. 1959. Nr. 1. Berlin：Akademie Verlag, 1959.［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I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9年，第1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9。］

[17] G·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于《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9卷，第2辑，2003年，第3~40页。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献中也多处出现 *nišan* 一词。请参考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18] Louis Ligeti. "Fragments Mongols de Berlin." *AOH* XXIV. 2 （1971）：139-164.［L. 李盖提：《柏林藏蒙古文残片》，载L. 李盖提主编《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24卷，第2辑，139~164页，1971。］

[19] F.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JAS* 12 （1949）：1-133.［F. W. 柯立夫：《1362年蒙汉双语纪念忻都王碑》，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2卷，1~133页，1949。］另见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399页，北京：民族

出版社，1983。

[20] 转引自 L. 李盖提《柏林藏蒙古文残片》一文。

[21]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74 号文书及其图版。

[22] 元代管领站赤的制度有多次变更。站赤设置之初，由中书省兵部管领。至元十一年（1274）各路站赤直隶于当地总管府，至元十三年（1276）诸路站赤改属通政院管领。泰定元年（1324）又规定“今次站赤止合从各路达鲁花赤提调，毋令州县官领之”(《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除此之外，根据碑铭及出土文献资料，元代各级首领指示命令的称谓，有严格的等级界限。皇帝的称为“圣旨”，蒙古语称为*ǰarliγ*；皇太后、皇后、妃子的称为“懿旨”，蒙语作*iǰi*；皇太子、太子、诸王的称为“令旨”，蒙语有*bičig*、*üge*、*lingǰi* 三种说法（请参考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6、30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1 页，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博士论文，5~1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Yisüntemür* 很可能就是察合台汗王也先帖木儿。据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一书记，“惠宗至元四年（1338），敞失被谋杀，其弟也孙帖木儿袭取汗位，由于在位期间实施暴政，下属纷纷起兵叛乱，六年，已臣服于察合台汗国的窝阔台后裔阿里算端率兵推翻了也孙帖木儿，自称汗王，成为首位担任察合台汗国的窝阔台汗后代。”（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27~28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而 *Türgen-e* 有可能是后来的东察合台汗国马哈麻汗王廷所在地忒勒哈纳（今新疆新源县以东）(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70~71 页）。

[23] *borčin* 一词，松井太（Dai Matsui）释义作“persons in charge of wine（‘负责葡萄酒的人’）”（Dai Matsui. “ Unific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the Mongol Empire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In：*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Eds. 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Jens Wilkens, Marianne Yaldiz, and Peter Zieme. Berlin：Dietrich Reimer Verlad, 2004. 197-202. [松井太:《回鹘及蒙古文文献中所见蒙古帝国时期度量衡的统一》，载德斯曼杜·杜尔肯·迈斯特尔恩斯特等编:《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柏林，197~202 页，2004。］）

[24] 关于 *köl* "脚，腿"，松井太在《回鹘及蒙古文文献中所见蒙古帝国时期度量衡的统一》一文中进行了讨论。他写道："Mo. *köl* 'leg, shank' used as a unit for meat could be a certain unit of weight, which was approximate to Chin. *jin*. In 饮膳正要 *Yinshan zhengyao*, the collection of recipes for the Yuan imperial court edited by 忽思慧 *Hu-si-hui* in 1330, a term 脚子 *jiao-zi* 'shank, leg' is frequently used in measuring mutton or bear meat. Also we know that Uig. *saq*, a loan word from Persian *sāq* 'shank', is used as a unit of meat in a Turfan Uigur document." ["用作量肉单位的蒙古语 *köl* '腿，胫' 可能是个重量单位，约等于汉语的 '斤'。1330 年忽思慧编元代宫廷食谱《饮膳正要》中出现一种术语叫 '脚子'，经常用来量羊肉或熊肉。另外，我们知道回鹘文中的 *saq* 为借词，源于波斯语 *sāq* '胫'，在一件吐鲁番回鹘文文书中用作量肉单位。"]（注 9）

[25] 据松井太考证，*saba* "容器，器皿" 为液体单位，相当于汉语中的 "升"（见上引松井太文）。

[26] 值得一提的是莱辛编《蒙英词典》'*zing*[*jing*]' 字条下有一例，说：*zingyn bicig* [*jing-un bičig*]，并译作 "invoice ['发票，发货单，货物']，bill of lading ['提货单']"（第 1057 页）。如此一来，我们文书中出现的 *jing-un nišan-tu bičig* 也有可能为加盖印章的提货单或发货单。

[27] 此词嘎日迪先生直接转写成 *fuus*，因为汉语 *f* 和 *w* 二音，古蒙语均用 *w* 来记（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300 页）。

[28] 以上见《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

[29] 《元史》卷一〇三《刑法志·职制》。日本元史学家箭内亘（Yanai Watari, 1875~1926）在《元朝制度考》一书中谈道："金符银符，一名金银牌，其形状与大小，略与金虎符相似。但牌面只雕刻文字，而无何等图样，为其异点。" 他又说："元代所谓金虎符，名虽为符，实不似前代所谓虎符，有剖半而可勘合之性质；而为单独使用之物。故《元史》中终始一贯所谓金虎符或虎符，实可称为金虎牌也。" [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制度考》，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二年（1963），131~198 页 "元朝牌符考" 一章。] 可见元代 "牌" 和 "符" 实为一物。

[30] 刘蔚：《元朝的海青驿路》，载《集邮博览》，2005（3）。据箭内亘说："海青牌，盖海东青牌之略称。海东青为东满州地方所产之名鹰，全名曰海东青鹘。性鸷悍而飞行最速。《辞源》海青辗条，引《农政全书》曰：'海青辗农具，以石为辊轴，轧轹谷粒者。筑平圆形之台，辊轴压于台面，绕中心

之柱旋转，或用人力，或用牲畜之力，因其盘旋疾速，故曰海青，谓如鸷鸟之海东青也。'海青牌，限有军国急事时，交乘驿者佩之，故有此名。"（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制度考》，171~172 页。）

[31]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载："[至元]八年正月，中书省议：'铺马劄子，初用蒙古字，各处站赤未能尽识，宜绘画马匹数目，复以省印覆之，庶无疑惑。'因命今后各处取给铺马标附文籍，其马匹数付译史房书写毕，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给马数目，省印印讫，别行附籍发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32] Weiers, Michael. "Mongolische Reisebegleitschreiben aus Čayatai." *ZAS* 1（1967）: 7-54.［威尔斯·米卡伊勒：《察合台汗国蒙古文旅行许可证》，载《中亚研究》，7~54 页，1967（1）。］

[33] 关于元代牌符制度，见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制度考》，第131-198 页"元朝牌符考"一章；Baohai, Dang. "The Paizi of the Mongol Empire." *ZAS* 31（2001）: 31-62; 32 （2003）: 7-10.［党宝海：《蒙古帝国之牌子》，载《中亚研究》，31~62 页，2001（31）；7~10 页，2003（32）。］

[34]《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

[35] 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44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另参考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7~8 页，1981："大汗又按照自己创立的惯例，命令铸造一枚御书的金牌，赐给波罗兄弟。凡持有这种金牌的人和他的所有随行人员，在帝国的境内，一切地方官吏都应该保证他们的安全，按站护送；他们行程所经之地，无论大小城镇、寨堡村庄，都必须供应他们的一切必需品。……由于波罗兄弟带着皇帝赐给的金牌，沿途的地方官吏给了他们极大的便利。沿途的一切开支概由地方负责，护送队的妥为保护，免除了旅途的许多麻烦"；亨利·玉尔（H. Yule）等译注《马可波罗游记》："When the Prince had charged them with all his commission, he caused to be given them a Tablet of Gold, on which was inscribed that the three Ambassadors should be supplied with everything needful in all the countries through which they should pass – with horses, with escorts, and, in short, with whatever they should require."（Henry Yule, Henri Cordier, and Amy Frances Yule, trans. and eds.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orvels of the East*. Vol. 1. Amsterdam: Philo Press, 1975. 15.）

[36] Nicholas Poppe.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Ed. and

trans. John R. Krueger. 2nd Edition.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57. text IX., the Bogotol *p'ai-tzu* and Plate IX.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威斯巴登，1957 年，第九号文书及图版。] 另参考[美]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130~131 页，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

[37]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414~418 页。

[38]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诈伪》。

[39] 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44 页。

[40]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

[41] 《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

[42] L. 李盖提：《柏林藏蒙古文残片》，载 L.李盖提主编《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24 卷，第 2 辑，139~164 页，1971。

[43] E.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Ⅰ: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 I：1312 年的佛教作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 年，第 3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 年，24 幅图版]; F. W. Cleaves.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 *HJAS* 17 （1954）: 1-129 [F. W. 柯立夫：《1312 年搠思吉斡节儿著入菩萨行论疏》，《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206 页。

[44] F. W. 柯立夫：《1362 年蒙汉双语纪念忻都王碑》，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2 卷，1~133 页，1949；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400 页。

[45]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40~42 页；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26~27 页。

[46]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37 页。

[47]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i." *HJAS* 14 （1951）: 1-104. [F. W. 柯立夫：《1338 年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纪念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4 卷，1~104 页，1951。]

[48]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JAS* 13 （1950）：1-131.［F. W. 柯立夫：《1335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3 卷，1~131 页，1950。］

[49]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74、79、72、78 号文书及其图版 XXXVI、XL、XXXIV、XXXIX。

[50]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88 页。

[51]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89 页。

[52] 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译语词典》，219、86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53] 以上见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译语词典》，221~222、316、448、453、635 页。

[54]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20 页；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

[55] 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译语词典》，205 页。

[56] 以上见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84、101、251、396 页。

[57] Nicholas Poppe. *The Twelve Deeds of Buddha—A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Lalitavistara: Mongolian Text, Note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 22, 112.［N. 鲍培：《佛陀十二业——普曜经蒙古文本：蒙古文原文、注释及英文翻译》，威斯巴登，22、112 页，1967。］

[58]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76 页。

[59] 巴雅尔复原、标音：《蒙古秘史》（上、中、下），上册，154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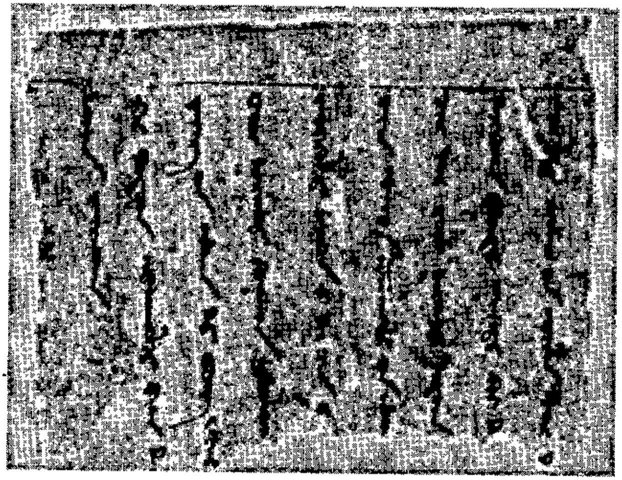


图 1　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 B1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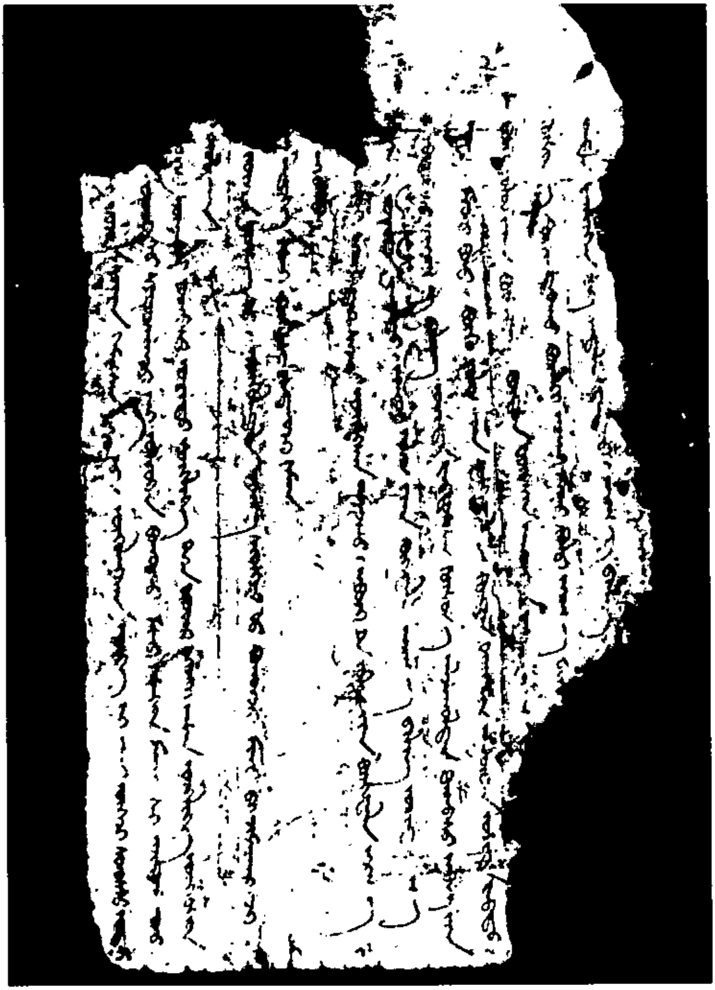


图 2 黑城出土编号 G110（背面）文书

贰　回鹘蒙古文卖身契约残片

编号 B127：11 文书出自莫高窟北区第 127 窟。此窟“属于北区崖面第三层石窟，亦属于 E 段崖面第三层石窟。”[1]此窟出土仅此一件蒙古文文书。[2]文书残宽 12.1 厘米，残高 14.0 厘米，残存墨书草体文字 8 行，内容为一件卖身契约末尾处的证明部分（见 58 页图 3）。残存文字明显具有前古典文献字形特征，如环状 *d*；词首 *q* 与 *s* 相似；*y* 和 *i* 不分；*γ* 和 *n* 不带音点等。另外，据文书中出现的 *daruγači*（“达鲁花赤”）、*nišan*（“画押”）等语推测，文书书于元代无疑。《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 B127：11，卖身契约残片。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横帘纹，有透光。纸质柔软。文字为墨书，残存 8 行，残留买身者赤达尔，不存卖身者。元代文书。”[3]此处“残留买身者赤达尔，不存卖身者”一语误。依据图版，“赤达儿”应为“卖身者”，而非“买身者”。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作了纠正。[4]

这件文书为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蒙古文买卖人口文书，故尤应重视。[5]此件虽严重残缺，但通过对残存文字进行具体的考证，我们也能够探寻出文书年代、性质等方面的一些线索。

一、关于“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

文书第 5 行[……] [*ǰ*/*q*]*aγurmači daruγači Ked*[…]。第一字，因

首字母残缺，词义不易确定。嘎日迪读作 *ǰayurmači*，并训义作“中证官”。印第安纳大学 G·卡拉（György Kara）教授读作 *qayurmači*（“虚假的、虚伪的”）。由于对该字的读法不同，出现该词的整个句子就有两种不同的译法。按前一读法应译作“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按后一读法应译作“假达鲁花赤客德[…]”。虽然这两种读法都有些问题，[6]但前者可能更符合其文意。

“中证官”或许指的就是契约中的见证人，就是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见证人，在敦煌契约文书中通常作旁人、时人、见人、知见人、证人或人证等。[7]敦煌契约中见证人的身份虽较为宽泛，“上至节度幕府职官，下至村、里、乡官，乃至广大百姓村邻亲属等”，但一般情况下对见证人的社会地位、威望的要求较高。“那些有地位、身份、威信、可信托的人才有可能做见证人。”因此，与契约中的保人相比，见证人更注重身份、地位、威望和可信度，而保人则多注重与契约债务人的亲疏关系。[8]从这个角度来看，“达鲁花赤客德[…]”充当卖身契约见证人一事不难理解。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蒙古文契约文书中把“证人”一般称作 *gereči*。[9]如柯兹洛夫（P. K. Kozlov, 1863~1935）黑城收集品中的编号 G112 蒙古文残文书：[6] *gereči bi ČWNSWṈW*，[7] *gereči bi S'Ṣ-'*，[8] *gereči bi Luu Buyan-taš*（[6]我证人 *ČWNSWṈW*，[7]我证人 *S'Ṣ-'*，[8]我证人 *Luu Buyan-taš*）；编号 G106 文书：[20] *gereči Suu Sarmbau* (?), [21] *gereči Čang Quang* (?), [22] *gereči Sod/Suun* (?) *Ši bayši*（[20]证人 *Suu Sarmbau* (?)，[21]证人 *Čang Quang* (?)，[22]证人 *Sod/Suun* (?) *Ši bayši*）。[10]而且，按惯例我们文书第 7、8 行中出现的[...]*-yin nišan*（“[…]的手印”）和[...]*či-yin nišan*（“[…]的手印”）才是契约证人的署名内容。如此一来，所谓的“中证官”是否与普通的证人有区别呢？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库特鲁克·铁木耳等卖子弟契”中写道：[11]

1. ……[yï]l üčünč ay tört yangï
2. [-qa manga] qut[luγ] tämür är toγïš
3. toγtamïš olar-qa yonglaq-lïγ yarmaq
4. kümüš kärgäk bolup sängä ktaz aq-a-tïn
5. altmïš altun alïp mụbäräk qoč atlïγ
6. oγlum-nï män atasï qutluγ tämür aq-a
7. -sï är toγmïš aq-a-sï toγtamïš üčägü birlä
8. bo[lup to]γuru tomlï-tu sattïm män bu
9. oγul-qa mïng yïl tümän kün-kä-tägi
10. säng äktaz aq-a ärklig bolzun
11. taplasar özi tut zun taplamasar
12. adïn kiši-kä ötkürü sat zun biz
13. -n[ing o]n-luγumuz yụz-lügümüz alïmčimiz
14. birim-čimiz aqamïz inimiz kim kim
15. m-a bolup čam čarïm qïlmazun-lar
16. abam birök čamlasar-lar bu kiši
17. tänginčä iki kišini birip söz-läri
18. yo[rï maz]un-lar tanuq som-a tanuq
19. qaraqunaz tanuq qïpčaq bu nišan biz-ning
20. ol män asïq bulmïš olar
21. -qa inčkä ayïtïp bititim bu bitig
22. a……nïng bägi adar-nïng tigräsin
23. -tä bititim
24. bu nišan män tanuq som-a-nïng ol
25. bu nišan män tanuq qaraqunaz-nïng ol
26. bu nišan män tanuq qïpčaq-nïng ol

汉译文

1. ……年三月初四
2. 我库特鲁克·铁木耳（和）艾尔·托合迷失
3. （以及）托合塔迷失等人，因需要通用的钱
4. 银，从桑格塔孜·阿喀那儿
5. 拿了六十（个）金（币），我的名叫姆百热克·柯奇的
6. 儿子，由他的父亲我库特鲁克·铁木耳、他的哥哥
7. 艾尔托合迷失（和）他的哥哥托合塔迷失三人一起
8. （把他）合情合理地卖了。我这个
9. 儿子将千年万日（即：永远）地
10. 归桑格塔孜·阿喀所有。
11. 如果合意，他就自己使用；如不合意，
12. 任其转卖给他人。我们的
13. 十个人、我们的百人、我们的债权人、
14. 我们的债务人，我们的哥哥（和）弟弟，无论谁
15. 都不得制造纠纷，
16. 如果闹事，就得交出跟这个人
17. 相等的两个人，他们（说别的什么）话
18. 皆无用。证人：索玛，证人：
19. 喀刺昆纳斯，证人：克普恰克。这（些）手印儿是我们
20. 的。我阿斯克·布里迷失
21. 根据他们的详细陈述书写的。该文书
22. 是我当着……的长官阿达尔的面儿
23. 写的。
24. 这个手印儿是我证人索玛的
25. 这个手印儿是我证人喀刺昆纳斯的
26. 这个手印儿是我证人克普恰克的

古往今来，买卖人口非同寻常，一不小心则便会惹出很多纠纷或麻烦。上引文中为了提高契约的有效性，除了证人索玛、喀剌昆纳斯、克普恰克之外，还请了一位“长官”到场作证。但他只是作为旁证的身份参与此事，并没有在契约书上署名、画押。

吐鲁番出土另外一件“昆尼·库孜解放男孩遗言”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一个名叫昆尼·库孜的人临死前立遗言解放一个名叫不花·库里的男孩儿时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男孩儿的哥哥卜克桑道人在场作证。[12]说明在敦煌、吐鲁番契约中为了保证契约的有效性，除了一般证人之外还请地方权贵人物或契约当事人亲属中有地位、可以信托的人到场作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人只是作旁证，一般不会在契约书上署名或画押。估计我们文书中的“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很可能也是以这种旁证的身份参与此次“赤达尔卖身契约”签订一事的。

daruyači，蒙元时期的官职，意为“镇压者”、“镇守者”，汉译作达鲁花赤、答鲁合臣等。《蒙古秘史》第 263 节载：“成吉思汗占领回回国后，降旨在各城设置答鲁合臣。”[13]答鲁合臣，即指达鲁花赤。成吉思汗出征回回国，即花剌子模（Khwārazm）为 1219 年至 1223 年间的事，也许 *daruya*（达鲁花）或 *daruyači* 制度始于此时。他们是“帝国的特派员”，[14]监临官，“掌握最后裁定的权力”。[15]这也正是余大钧说的“蒙古在被征服的各国，各族的主要地区，城市，投降的非蒙古军队中皆置答鲁合臣监治，掌实权”[16]的情况。至于他们的具体职责很可能是像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说的一样：“以负责编制人口统计册，招募军队的附属人员，成立帝国通讯驿站，征收各种应向汗廷缴纳的税款和贡物。”[17]另外，诸王、太子、公主、驸马、勋臣等在他们的投下食邑，“也分别派出陪臣充任达鲁花赤”。[18]分地达鲁花赤基本上由领主自辟。如《元史》所记，分地“达鲁花赤听其自辟”（卷 26，《仁宗本纪》）、“郡邑长吏听其自用”（卷 138，《马扎儿台传》）等说的正是这个情况。至元二年（1265），朝廷明确规定，各路达

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任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在蒙古人出缺时，允许由门第高贵的色目人充任。[19]

元朝建立以后，“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品秩与路总管、府州尹和县令相同，但实权大于同级官员”。[20]蒙思明在其《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一书中引《元文类》说：“国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又引《东维子文集》说：“国朝监官，郡邑咸设达鲁赤，于官属于最长；其次有令，有丞，有薄尉，又有案牍官，以领乎六曹之吏，凡事会之来，令与丞得相可否议论，然后白之达鲁赤。”[21]上引文中之“达鲁赤”显然指的是达鲁花赤，而且有几点说得很明确：第一，元代达鲁花赤是地方最高长官；第二，仅督察监临而不直接参与民间事宜；第三，民间事宜可能由“六曹之吏”具体负责。另外，“元朝规定，各路达鲁花赤由蒙古人充任，总管由汉人、同知由回回人充任，府、州、县也要按此原则办理。诸王、勋贵的五户丝分邑，达鲁花赤则由他们委派自己的陪臣充任，不入流官迁转”。[22]总之，在蒙元时期，达鲁花赤官职多种，而且，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例如，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他们是地方首长；仅督察而不直接参与民事等等。可见，我们文书中出现的“达鲁花赤客德[…]”很可能为蒙古人。他以旁证人的身份参与卖身契签订一事，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份、地位等有直接关系。至于他“达鲁花赤”官衔的品级，目前却无法确定。

Ked[...]，亦可释读为 *Ket*[...]。该词后半部分缺，似是人名。[23]嘎日迪读作 *Ked...*（“客德…”）。见于史料中的以 *Ked/t* 开头的蒙古人名并不多见，兹列举其要者，以资参考。

1.《蒙古秘史》所载术赤之辅佐大臣，千户长名叫“客帖”。柯立夫（F. W. Cleaves）、巴雅尔、亦邻真等学者复原为 *Kete*，[24]其意应该是“火镰”。关于此人《蒙古秘史》有两处记载：1206 年的大忽里勒台上成吉思汗宣告蒙古帝国成立之后，授共同建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长。这九十五个功臣里面的第五十位就是“客帖”

(《蒙古秘史》第 202 节)。日本人村上正二(Murakami Masatsugu)认为“客帖”即《史集》所载术赤的千户长许慎氏人“旭失台”的本名。[25]这显然是把《秘史》与《史集》进行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载:“撒勒只兀惕部人蒙古儿千户。……轻吉惕部人轻吉台·忽丹那颜千户。……孛斡儿出那颜的族人、许慎部异密旭失台千户。……许慎部人拜忽千户。……成吉思汗将上述四名异密及四千军队分给了术赤汗。”[26]而《蒙古秘史》第 243 节则记:“把忽难、蒙客兀儿、客帖三人委派给了拙赤。”[27]拙赤即术赤。根据上述情况来看,《蒙古秘史》所记“客帖”,是孛斡儿出那颜的族人,蒙古建国(1206)后,受封为功臣千户长,其后被委派给术赤为辅佐大臣。[28]

2. 成吉思汗所封九十五位功臣千户长里面的第五十七位为“客台”(《蒙古秘史》第 202 节),学者们复原为 *Ketei*。此人,《元史》有记载。[29]据余大钧先生说:[30]

客台,又译怯台、可忒、迄忒、纥忒。尼伦蒙古兀鲁兀惕氏人。第六位功臣主儿扯歹之子。袭父位为千户长。1213 年秋,与弟薄察同奉旨率军攻打居庸北口,后又奉旨与哈台驸马围中都。元太宗时,封德清郡王,受封德州民二万户。

3. *Ket Buqa Noyan*“乞忒不花那颜”。[31]此人为“拥有宝儿赤职衔的乃蛮部人”,于 1252 年 8 月率领旭烈兀汗的先头部队出征伊朗地区。他是旭烈兀汗手下的一员猛将。1259 年,因蒙哥合汗去世,旭烈兀汗从叙利亚撤军时,“将乞忒不花留下守卫叙利亚”。后来乞忒不花那颜远征密昔儿(埃及),战败后被密昔儿人俘获,旋即被杀。[32]

4. 吐鲁番出土 TM79 号蒙文文书中出现一位 *Kedmen/Kedme-Bayatur*(“客都门拔阿秃儿”)的人,此人亦见于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63:42 蒙古文文书。他是东察合台汗国也里牙思火者汗(Ilyās Khwājah Khan)统治时期(1363~1369?)的一名

高级官员。[33]

上述四人中的第四位 *Kedmen/Kedme-Bayatur*（“客都门拔阿秃儿”）有可能是我们文书（B127：11）中出现的[ʃ]*ayurmači daruyači Ked*[...]（“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如前文所述，此人下达给哈喇火州、八儿思阔（今新疆巴里坤）和别失八里等地军民有关“和林国师”出访西域一事的公文出土于莫高窟北区第163窟。[34]此窟就在B127窟上面，两个窟均属于北区E段崖面，相距只有几米。因此，两窟所获蒙古文文书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莫高窟北区出土B127：11号文书，即“赤达儿卖身契约”文书的年代应该是14世纪中后期。

二、关于“卖身者赤达儿”

文书第6行记[......]*beyeben qudalduydači ČYD'R-ta*，意为“[…]向卖身者赤达儿”。

beyeben qudalduydači，可直译为“被卖其身者”。指的应该是卖身者，即被卖者。*ČYD'R* 可读作 *Čidar*、*Čider*、*Čitar* 或 *Čiter*，但词义与来源均不明，是蒙古人，还是畏兀儿人，或是唐兀人，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证据。[35]我们暂且音译作“赤达儿”。[36]此人很可能是个奴婢。陶宗仪《辍耕录》“奴婢”条中提到：“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原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37]说明元代奴婢来源主要是战俘及其子孙。除此之外，元代虽说“买良为驱者有禁”，但贫苦的下层民众迫于生计，“鬻其妻妾子女为奴者”也不乏其例。《心史》载：“入北愈深……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深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数主，今贫乏人甘绝售与其子女……所虏所买江南赤子转徙深入鞑靼回回极北，实莫数计。”[38]不管什么来源，奴婢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主

人手中。如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买卖人口文书中所常见的类似于“该奴隶将永远归薛赛大师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留用；如不合意，任其转卖与他人”（如至元十七年（1280）“斌通卖身契之二”）、“我这个儿子将千年万日地归桑格塔孜·阿喀所有。如果合意，他就自己使用；如不合意，任其转卖给他人”等语，便是证明。

由于文书严重残缺，卖主及买主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从考释了。但文书所书文字为回鹘蒙古文，从这一点来看买主很可能是蒙古贵族。

三、关于文书性质

买卖田宅奴婢需要中间人的规定，不知起始于何时，然而，官方的参与却始于东晋南朝。当时，“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39]这种制度，经过近千年的演变过程，到了元代已趋于完备，然而，手续却变得更加复杂了。如“红契”、“白契”、“赴官投税”等。关于元代出卖田宅人口的这种复杂手续，前人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40]现将其大致情况略做介绍：

元代“典卖田宅人口头匹”，必须预先向官府状告。典卖人口，“陈告来历根因”；[41]出卖田宅，向官方证明“不是盗卖房亲兄弟叔伯及他人之业并不诸般违碍亦无重张典挂外人财务”。根据卖主自述，官府还要派专人，即“官牙人”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核实此事。如果情况属实，官给公据，方可成交。[42]

卖主得到官给公据之后，或“立账目一纸前去为用者”，或托人打听买主。元至元二年泉州路麻合抹卖地契约第一件及至正二十六年泉州路蒲阿友卖地契约第一件均有类此“愿者酬价不愿者批退今恐无凭立此账目一纸为照者”字样；至元二年地契第三件记，“今得蔡八郎引到在城东隅住人阿老丁前来就买”；至正二十六年第三件地契则有“庙东住人徐三叔作中引至在城南隅潘五官前来承买”

的记载，是其明证。通过“官牙议定时价”，说合成交后，就书立文契。这种文契叫做“私契”或“白契”，未经政府正式承认，不具法律效力。此种文契的格式，正如施萍亭先生所说“最后都有‘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凭’之类的话，还得有当事人，知见人（或保人）等的姓名及画押”。例如元至元二年泉州路麻合抹卖地契约第三件文契：

[前略]

……今恐□□难信立卖契一纸付买主印税收为用者

元至元二年十月　　日文契

情愿卖花园屋基人　麻合抹

同卖花园母亲　时　邻

引进人　蔡八郎

知见卖花园屋基姑夫　何暗都剌

代　书　人　林东卿

从上录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当事人双方立契时，只有卖主署名，买主却没有署名，[43]而且文契由买主留存，为日后“赴务投税”时所用。

立契成交之后，应即“赴务投税”。按“三十分取一”的比例缴纳税钱，官府则“给以印凭，谓之税契”，即“红契”。关于这最后一道手续，杨际平先生在其文章中说，“若是赴务投税，务司核实官给卖主公据与买卖双方所订立的文契后，便出给税契公据——契本，并将契本与文契粘连在一起，加盖官印（既盖于契本，又盖于契本与文契的粘连骑缝），交买主收执”。这也是买主日后转卖这些田宅奴婢，或领此奴婢过关进渡口为用。

现在将B127窟所出卖身契约与上述账目、官给公据、私契和税契进行比较，它显然不是账目或官给公据，文书中出现的“卖身者赤达尔”和两个证人的签押记号能证明之。也不是税契，因为税契必须有官司的红印以及有关官吏的署名。然而，此文书不管怎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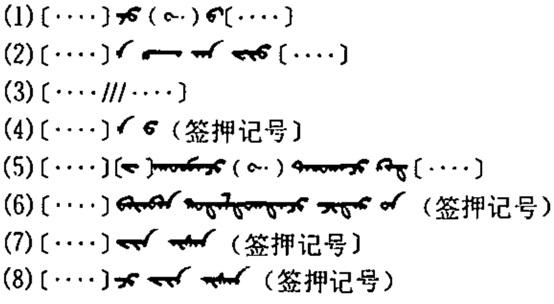
说没有这些东西。又据《元典章》记，四川、甘肃、中兴行省以及陕西宣慰司所辖地域所用契本始终由户部印发，[44]说明元代契本应该是印本。因此，我们认为 B127 窟所出卖身契很可能为私契。杨际平先生说，“在民间，这种‘私契’实际上比‘红契’更通行。由于驱口价高，按三十分之一的比例交契税，为数甚巨，故只要不是申请过所等等，就极力避免税契。东晋南朝以来，全都如此”。

总之，莫高窟北区第 127 窟出土卖身契约残片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蒙古文买卖人口文书。其书写年代有可能为 14 世纪中后期，至于其性质，应为“私契”，即“白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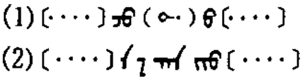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以下为编号 B127：11 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3)［····///····］

(4)［····］[illegible]（签押记号）

(5)［····］[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6)［····］[illegible]（签押记号）

(7)［····］[illegible]（[illegible]）（签押记号）

(8)［····］[illegible]（签押记号）

拉丁字母转写

[1][……] [...] ǰu/r b[...] [……]

[2][……] [...]n-a en-e YYB[...] [……]

[3][.../// ...]

[4][……] [...]n-u（签押记号）

[5][……] [ǰ]aγurmači (?) daruγači Ked[...] [……]

[6][……] beyeben qudalduγdači ČYD'R-ta（签押记号）

[7][……] [...]-yin nišan（签押记号）

[8][……] [...]či-yin nišan（签押记号）

译文

[1]［……］

[2]［……］给［…］这［……］

[3]［……］

[4]［……］［…］的（签押记号）

[5]［……］中证官（?）达鲁花赤客德［…］［……］

[6]［……］向卖身人赤达儿（签押记号）

[7]［……］［…］的手印（签押记号）

[8]［……］［…］的手印（签押记号）

词汇表

en-e（2）“这”

nišan（7、8）“花押、手印”

beyeben（6）“把身体、把自己”

Ked[...]（5）“客德[…]”

qudalduydači（6）“被卖者”

ta（6）“向、给”

daruyači（5）“达鲁花赤”

ČYD'R（6）“赤达儿”

[J]*ayurmači* (?)（5）“中证官？”

注解

第3行：这一行字无法辨识。嘎日迪认为其中有一字“J̌unghai（人名）被涂掉”。

第4行：根据契约文书惯例推测，这一行行末出现的签押记号可能是卖主的。

第5行：*ČYD'R*：该词嘎日迪读作 *Čidar*，并认为“这一人名可能还有 Čider, Čitar, Čiter 的读法。”

第7、8行：*nišan*：“花押、手印”。嘎日迪误作 *nigen*（“一个”）。其后面部分应为签押记号。嘎日迪读作人名，似不妥。

注释：

[1] B127 窟为一前室双后室，是属于僧房窟附设的禅窟。南室为禅窟，东西向狭长形平顶窟，面积大约为 5 平方米。北室为僧房窟，南北向脊的人字披顶方形窟，面积大约 9 平方米左右。“北室壁面装饰不同于其他僧房窟”，南北两壁面绘有云气纹、花草和动物图案，西壁壁面上部周围绘红色边框，有三条红色界栏把西壁上部分为四栏。这些东西仅仅是些好看的图案还是有什么特殊之含义，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能感觉到草原民族所特有的审美情

趣，或许绘于蒙元时期。关于此窟更多的情况，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71~179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B127：10 号文书原释读文有误，此文书为回鹘文残文书，非蒙古文文书。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77 页。

[4]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375~386 页"附录三"。

[5] 元代契约，存世不多。其中买卖人口文书更是少见。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敦煌研究院藏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一件。除此之外，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中有一部分可能为元代文书，如"斌通卖身契"就是元代文书。参见杨福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农奴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创刊号，94~106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6] *ǰayurmači* 似是来自副词 *ǰayur-a*（"中间、中途"）或 *ǰayurm-a*（"半途而废、未成年地"），然把 *ǰayurmači* 一词训作"中证官"，不免有些费解。*ǰayurmači*，在现代蒙语中的意思是"(皮袄下摆)里子"，如 *örgen ǰayurmači -tai tegel*（"下摆里子宽的皮袄"）(见《蒙汉词典》，840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qayurmači daruγači*（"假达鲁花赤"）具体含义不明，是否指的"代理达鲁花赤"呢？

[7] 参见敏春芳：《敦煌契约文书中的"证人""保人"流变考释》，载《敦煌学辑刊》，2004（2）；杨惠玲：《敦煌契约文书中的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载《敦煌研究》，2002（6）。

[8] 杨惠玲：《敦煌契约文书中的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载《敦煌研究》，2002（6）。

[9] 回鹘文作 *tanuq*（"证人"）。如"台特迷里克等买卖妇女契"：[24] *tanuq türädü tanuq*，[25] *turur mungsuz tanuq torčï tanuq toyin*（[24]证人：吐热杜；证人：[25]吐鲁尔·蒙苏斯；证人：托尔奇；证人：道人）；元代"斌通卖身契之一"：[3] *tanuq bačaq toγrïl*，[4] [*tanu*]*q ilabu*（[3]证人：巴恰克·托合里利；[4]证人：亦剌卜）；"斌通卖身契之二"：[11] *tanuq yapïγ tanuq bačaq*，[12] *toγrïl·tanuq bayačuγ·tanuq quduq-čï asan qïtay*（[11]证人：雅皮克；证人：巴恰克[12]托合里利；证人：巴雅楚克；证人：淘井匠阿三·契丹）；"斌通卖身契之三"：[17] *tanuq tört mayarač t(ä)ngri-lär yiti äkä baltïz tarïm-lar...im...*[*tan*]*uq*，

[18] *qušdīn tanuq īlabu tanuq quduqčī asan tanuq tarīnč baqšīngtu*（[17]证人：四大天王神和七姐妹迭林；证人：[18]库西丁；证人：亦剌卜；证人：掘井匠阿三；证人：塔林奇·博克星图）等（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4、32、34~35、38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10] 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2（St. Petersburg: Thesa Publishers, 2003）: 3-40. [G. 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9卷，第2辑，3~40页，2003。]关于G106号文书，另见F. W. Cleaves. "An Early Mongolian Loan Contract from Qara Qoto." *HJAS* 18（1955）: 1~53. [柯立夫：《黑城出土一件早期蒙古文借贷文契》，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8卷，1~53页，1955。]

[11]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21~23页。

[12]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54~56页。

[13]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45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4] [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钺译：《蒙古帝国史》，2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5] 周清澍：《元代职官——蒙古官制》，见《元蒙史札》，726~732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16]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454页注1。

[17] [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钺译：《蒙古帝国史》，199页。

[18] 周清澍：《元代职官——蒙古官制》，载《元蒙史札》，726~732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19] 同上注。

[20] 同上注。

[21]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77~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 周清澍：《元代职官——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地方官制》，见《元蒙史札》，743~750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23] 吐鲁番出土元代回鹘文《斌通卖身契之二》第六行第二字为*kädäki*。冯家昇等释为"*kädöki*是*käd*-加-*ä*，再加-*ki*。*käd*-是栗特文*käd*，意为'很'，'好'，'有效的'。"（冯家昇："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

人书》"，见《冯家昇论著辑粹》，458~46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回鹘文中的 *käd-*用蒙语写的话应该是 *ked-*。中古蒙语中的 *ked[...]*这类人名或许来自回鹘文，只是需要详细考证。李经纬先生认为冯家昇等的转写和释义有误。*kün kädäki* 应改为 *kün-kä tagi*（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35 页）。然而，依据图版，冯家昇等的原转写文正确。

[24]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r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2, 176；巴雅尔复原、标音：《蒙古秘史》，中册 938 页、下册 1163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亦邻真复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190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

[25]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338 页，注 52。

[26]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375~37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撒勒只兀惕部人蒙古儿千户。拔都在位时他管辖[拔都的]左手[军]。如今由他的儿子、脱脱[汗]的异密彻儿客思袭职。轻吉惕部人轻吉台·忽丹那颜千户。其子忽兰在宽撤大王处，是这个国家的大异密之一。孛斡儿出那颜的族人、许慎部异密旭失台千户。许慎部人拜忽千户。他管辖有巴剌温合儿，即右手军。成吉思汗将上述四名异密及四千军队分给了术赤汗。"参照 W. M. Thackston, trans., *Rashiduddin Fazlullah's Jami'u'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A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Two,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 279："Münggü'ür's *hazara*. He was of the Tayichi'ut clan. During Batu's reign he commanded the left wing. At present the [Toqtalma Khan] Charkas who is of great rank with Toqta is one of his sons, and he has taken over his father's command. Kinggutai Qutan Noyan's *hazara*. He was a Kinggut. His son Huran, who is with Prince Qonchi, is among the great commanders of that *ulus*. Hushidai's hazara. He was of the Hushin clan, a Kinsman and relative of Bo'orchi Noyan's. He said [to] Batu, "I have grown old," so he appointed as his successor [Yäldäkä] of the Jä'üriyät tribe, whose mother he had married. There are descendants of his there. Bai Sinqor's *hazara*. He was of the [Hushin] clan and commanded the *bara'un qar*, i.e. the right wing. Genghis Khan gave these four commanders with their four thousand men to Jochi Khan."

[27]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 402 页。巴雅尔复原、标音《蒙古秘

史》: *ʧoʧ'ita qunan, mttŋk'e'ttr, k'et'e qurpani tuʃipe*（下册，1163~1164 页）。F. W. 柯立夫译作："[I] have appointed for Joči Γunan, Mŏngke'ür, and Kete—— [all] three."（F. W. 柯立夫译：《蒙古秘史》，176 页。）

[28] 术赤大约死于 1227 年 2 月，先于成吉思汗六个月去世。1227 年，术赤系的代表人是他的儿子拔都。所以，按理说，术赤的臣僚应该由其儿子拔都接管。又据《元史》卷六十《地理志》载："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沙州城）以隶八都大王。"说明 1227 年，"蒙古占领敦煌（沙州）之后，将其划入八都大王的封地"。（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3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八都大王"，即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这样一来，拔都委派其父亲的辅佐大臣客帖管理其新受封地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还需要有力的证据。

[29] 《元史》卷 120《术赤台传》："[术赤台]子怯台，材武过人，自太宗及世祖，历事四朝，以劳封德清郡王，赐金印。丙申，赐德州户二万为食邑。至元十八年，增食邑二万一千户，築庆路、连州、德州洎属邑俱隶焉。怯台薨，子端真拔都儿袭爵为郡王。"

[30]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339 页，注 59。

[31] 关于此名，见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Mongolian Names and 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 *HJAS* 12（1949）: 400-443[F. W. 柯立夫：《格里高利·阿堪茨著引弓民族史中的蒙古人名与术语》，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2 卷，400~443 页，1949]: "*K'it'buya = Käd Buqa*. The name *K'it'buya* appears twice in Grigor's *History*, once in Chap. XIII, p. 33, l. 2, as *zk'it'buyayn* and once in Chap. XIII, p. 33, l. 17, as *K'it'buyayn*. The name of this famous general is, in reality, Turkish, not Mongolian. On page 2 of his article 'Türkischen Namen ...'（see *Aradamur* above）, A. von Le Coq remarked: 'Bei den ägyptischen Mameluken treten ähnliche Namen auf, so ...; Kätbuya der zuverlässige Stier; ...' For the word *Käδ*, *Käδ* in Turkish meaning 'gut, tüchtig' cf. C. Brockelmann, op. cit., p. 101. For *buqa* 'Stier' cf. also C. B. —, op. cit., p. 43"。可见 *Ket Buqa* 为突厥名。

[32] [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三卷，30~82 页。

[33] 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残片》（待刊）。

[34] 这件文书（B163：42）书于 14 世纪后期甘肃行省北部瓜、沙等州及

哈密一带。这是下达给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等地军民的官方文件。基本内容是晓谕上述地区军政官员、平民百姓等当"和林国师"，即"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一起前往哈喇火州等地时，在往返路途中不得使其中途耽搁，不得强夺其所属一切物品。

[35] 据G·卡拉教授言，在突厥人名列表中见有 *Čidär* 这个名字，如若读音正确，其蒙古语对音应该是 *Čider*。前引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库特鲁克·铁木耳等卖子弟契"中出现的"长官"的名字叫 *Adar*（"阿达尔"）。其实，词缀 *-dar* 在唐兀、畏兀儿以及蒙古诸部人名中均出现。《元史》卷一九五所记"明安达尔"，为唐兀氏；卷一三二所记"桑忽答儿"为彻兀台氏；"忽都答儿"为答答里带人；卷六七所记"匣答儿密立"为匣剌鲁人；"阿蓝答儿"为札剌儿台氏。另外，察合台的儿子 *Baidar*（《新元史》作"贝达尔"）；忙忽惕氏人 *Huildar*（《元史》作忽余勒答儿）等。据《清史稿》载，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达延汗的后裔中有一个名叫"齐达尔巴拉"（*Čidarbal*）的人（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齐达尔"即"赤达儿"，是属同名异译。

[36] 在此我们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译文。如果译作"齐达儿"、"齐答儿"等可能更为确切。

[37]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2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38] 转引自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9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39] 施萍亭：《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载《敦煌研究》，1989（2）；杨际平：《元代买卖奴婢手续——从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谈起》，载《敦煌研究》，1990（4）。

[40] 参见施一揆：《元代地契》，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255~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另见施萍亭：《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载《敦煌研究》，1989（2）；杨际平：《元代买卖奴婢手续——从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谈起》，载《敦煌研究》，1990（4）。

[4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禁诱略·应卖人口官为给据》。

[42] 在蒙古帝国时期，征收课税事宜由诸路税使所负责。《元史》卷二《太宗本纪》载，"[太宗]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是其证也。到了元代，具体由各路税使司或录事司负责。如"延祐三年永昌

税使司文书"，"至大元年徽州路总管府祁门县在城税使司契尾" 以及至元二年和至正二十六年泉州路地契足以证明之。至于 "官牙人" 的身份条件，在蒙元时期有无具体规定，不得而知。但宋代已出现了专门管理牙人的法律条文："须召壮保三两名及递相结保，籍定姓名，各给木牌子随身别之，年七十以上者不得充。" 居间买卖时，"只可令系籍有牌子牙人交易"（陶广峰主编：《文明的脚步——丝绸之路繁荣与法律文化研究》，160 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说明牙人由 "专职人员" 充当。估计元代的情况不可能与此有太大出入。

[43] "在汉文买卖文书中，当事人署名画押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6 世纪以前的汉文买卖文书中不见当事人署名画押，9 世纪以前的文书中既有买方署名画押的情况，也有卖方署名画押的情况，只有 13~14 世纪宋元两代汉文买卖文书中是背一色的卖方署名画押，这种流行情况与回鹘文同类文书相同。" 参见刘戈：《回鹘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套语与断代问题》，载《西北史地》，1999（1）。估计蒙古文文书的情况理应如此。

[44]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 · 契本 · 就印契本》。

图 3 回鹘蒙古文卖身契约残片

叁　回鹘蒙古文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残片[1]

编号 B163：42 文书，[2]即所谓的“客都门拔阿秃儿令旨”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此窟“属于北区崖面第四层石窟，亦属于 E 段崖面第四层石窟。石窟位于 B162 窟南侧室西部，故从外立面看不到此窟。南壁南距 B164 窟后室北壁 0.45 米，其上崖面未开凿石窟，北壁北距 B162 窟后室甬道南壁 1.60 米。石窟中心线方向 116°。”[3]此窟共出土 6 件回鹘蒙古文、2 件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编号 B163：42 文书为其中损失相对较少的一件。文书残宽 16.8 厘米，残高 18.6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13 行（图 4）。第 6 行至第 11 行文字基本无损，其余各行残。文书中出现像“孛剌”、“客都门拔阿秃儿”、“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等人名及“哈喇火州”（高昌）、“八儿思阔”（巴里坤）和“别失八里”（北庭）等西域地名。这些人名、地名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内容推定文书之大概年代、来源及其他。笔者认为 B163：42 号文书书于 14 世纪后期甘肃行省北部，河西走廊西端瓜、沙等州及哈密一带。这是下达给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等地军民的官方文件。基本内容是晓谕上述地区军政官员、平民百姓等当“和林国师”，即文书中提到的“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一起前往哈喇火州等地时在往返路途中不得使其中途耽搁，不得扣留其驮马、骆驼，不

得抢夺其所属一切物品。它涉及北元初期吐蕃僧人在蒙古人中的活动。关于这一时期吐蕃僧人的佛教活动还找不到什么可供参考的蒙文史料的情况下，该文书的发现有着很高的历史学、宗教学价值。本文的目的是首先从历史学、文献学和蒙古语言学的角度考订文书中出现的部分人物、文书的大概年代及来源等；其次，以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为基础，增补、订正其疏漏与错误，并重新对 B163：42 号文书进行释读、转写、翻译与注录。

一、关于“客都门拔阿秃儿”

文书第 2 行记 *Ke[d]men-Bayatur üg[e][manu]*，意为“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话”。*Kedmen/Kedme-Bayatur*（“客都门拔阿秃儿”）一名亦见于吐鲁番出土 TM79（梅因斯编号 866；海涅什编号 B4；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书中的编号 Nr. 68）号蒙文文书（图 5）。[4]兹将此文书转录于后，以资比较：

拉丁字母转写：

[1] Ilasqoǰa-yin ǰrlγ-iyar
[2] Kedme-Bayatur üge manu
[3] Merkid Senggüm ạkiten
[4] Singging-ün tụšü[m][ed-te(?)]
[5] [ạn]-e Tegür-ün S(?)[…]-TWR nigen köl γaǰar
[6] usun aǰiγu uǰaγur Yụs- ạče qudalduǰu
[7] abču[.(?)] taral[γa̲n(?)] aǰiγu edüge ạne Tegür
[8] Biš-Balγasun-[tur] n̲egüǰü irebesü ten̲deki
[9] ter-e köl-ün γaǰar usun-t̲ur alban ǰasaγ̄
[10] [kere]g[5] taγar amasar qismad saliγ buu
[11] abtuγai küču auγ-a buu kürgetügei
[12] ạyin kemegülün bürün ta qoyar Merkid

[13] Senggüm ạkiten tụšümed küčü auγ-a kürgebesü

[14] [k]ereg taγar qismad saliγ amasar yambar

[15] ber ǰọgọlten alban ǰasaγ ạribesü abubasu

[16] [yek]e(?) törö-yin yosuγar ülegü ayiqun

[17] ta kemen ništu bičig ögbei

[18] taqiy-a ǰil namur-un eki sar-a-yin

[19] arban qaučin-a Basar-a büküi-ṯür

[20] bičibei

汉译文：

[1]遵依也里牙思火者圣旨

[2]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话

[3]向蔑儿乞惕桑昆等

[4]新兴[6]（所属）诸官吏

[5]这帖古尔于[…]有一块带池塘的土地

[6]原从也速那里买下来

[7]自己耕种。如今这帖古尔

[8]若搬到别失八里来向那边的

[9]那块带池塘的土地官府

[10]不得征收客列、塔哈尔、阿木萨尔、克西马、萨里合等税

[11]不能强迫征之

[12]听我此言之后你们两个蔑儿乞惕

[13]桑昆等官员还强迫他缴纳

[14]客列、塔哈尔、阿木萨尔、克西马、萨里合等税

[15]若官府派人索取

[16]难道你们不怕帝国之法律乎

[17]为此发此印文

[18]鸡年秋季第一个月

[19-20]十旧日写于巴扎尔

上引吐鲁番文书与我们所讨论的莫高窟 B163：42 号文书皆称 *Kedme/kedmen-Bayatur üge manu* （“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话”）云云。经比较我们发现两件文书出于一人之手。其拼写法与笔法完全相同，而且有不少共同的、但却有别于其他写本文献的特征：（1）两件文书字体均为行书；（2）有一些词语同时出现于两件文书，这些词语的外形特征极其相似，如*ǰrlγ-iyar*、*Kedmen-Bayatur*、*Biš-Balγasun-[tur] ~ Biš Balγ-a*、*buu abtuγai*、*ayin kemegülün*、*kemen* 等；（3）两件文书中的部分 *N* 和 *Q* 不管词首、词中、词末均带有音点（= n̲，γ̄），如，TM79：*taralγan̲*、*n̲egüǰü*、*ten̲deki*、*ǰasaγ̄*；B163：42：*gon̲g̲ tin̲g̲*、*luγ̄-a*、*odun̲*、*ačaγ̄an̲*、*ulγ̄-a*、*luγ̄an̲* 等等。这也是前古典文献区别于古典文献的一个特征。[7]除此之外，词尾 *A*、*N*、*K* 拉得较长也是两件文书的一个共同之处。总之，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吐鲁番出土 TM79 号文书中出现的 *Kedme-Bayatur* 与莫高窟 B163：42 号文书中出现的 *Kedmen-Bayatur* 为同一个人，两件文书为同期之物。据上引吐鲁番文书推知，“客都门拔阿秃儿”为东察合台汗国[8]也里牙思火者汗（Ilyās Khwājah Khan）统治时期（1363~1369？）[9]的一名高级官员，很可能为一名达鲁花赤。[10] TM79 号文书乃由此人奉也里牙思火者汗之命鸡年秋季写于巴札尔。据专家考，此年当为公元 1369 年。[11]由此可见，莫高窟 B163：42 文书书写年代也不会与之相差太远，我们姑且定其为 14 世纪后期（北元初）。

Basar（“巴札尔”），似地名。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 Ligeti, 1902~1987）认为，此名源自波斯语，义为“市场”。[12]今维吾尔语中也有此术语。[13]黑城出土 G115 号蒙文文书及圣彼得堡所藏前古典蒙古文《维摩诘经》（Vimalakīrtti-sūtra）中也出现 *Basar* 这个地名。[14]除此之外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Č‘os-kyi ’od-zir）用藏文撰写，由当时的蒙古族高僧席日布僧格（Šes-rab Seṅ-ge）用蒙古文翻译的《佛陀十二业》（*Arban qoyar jokiyangγui*）中也出现 *Basar balγasun*（“巴札尔城”）、*Basar-tur*（“在巴札儿”）等语。[15]

那么，1369 年之际客都门拔阿秃儿所逗留的那个“巴札儿”究竟在何处？莫高窟 B163：42 号文书是否也在这个地方所书？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无可稽考，而且我们试图从任何历史地理书中查找此地名似乎也是徒劳的。然依文书中 *Biš-Balyasun-[tur] negüǰü irebesü*（“若搬到别失八里来”）、*tendeki ter-e köl-ün yaǰar usun*（“那边的那块土地”）等语推之，此地应该在别失八里（今新疆维吉尔萨尔护堡子）一带。

二、关于“孛剌”

莫高窟 B163：42 号文书第一行称[...]–*a/e/g Boladun ǰrly-iyar*，按常规应理解为“遵依[…]孛剌圣旨”，“[…]孛剌”似为皇帝。

元代各级首领指示命令有“圣旨”、“懿旨”、“令旨”、“钧旨”、“台旨”、“法旨”之分。皇帝的称为圣旨；皇太后、皇后的称为懿旨；太子及诸王的称为令旨；行中书省丞相等首领的称为钧旨；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总管等官员的称为台旨；帝师等宗教首领颁发的旨书称为法旨。[16]“圣旨”，蒙古语称为*ǰarliy*，意为“（皇帝的）命令”，“是元代皇帝颁发的最具权威性的旨书，也是元代最早出现的旨书形式”。据说，“现存最早的元代石刻圣旨，是陕西盩厔重阳万寿宫（今属户县）所存《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上所刻 1219 年 5 月成吉思汗遣使征召全真教丘处机文言诏敕。而最早的碑刻白话圣旨，则为同碑 1223 年 3 月成吉思汗蠲免丘处机门人差发赋税圣旨”。[17]据北京的照那斯图先生言，元代旨书均有固定程式。他在《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一书中写道：“这四种（系指圣旨、懿旨、令旨和法旨——作者按）文件的起首语有固定内容和格式，彼此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各用自己名称，其汉语白话译文如下：圣旨——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圣旨’原文为ǰarliy）；懿旨——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皇（太）后懿旨（‘懿旨’原文为˙idži,系汉语借词）；令旨——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某某（封号和名

字）令旨（‘令旨’原文为˙üge/bič’ig）；法旨——皇帝圣旨里，帝师某某（名字）法旨（‘法旨’原文为 huadzi，系汉语借词）”。[18]然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纸质文献情况则与寺观石刻有所不同。

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有 17 件有关察合台和东察合台汗国时期的西域世俗文书，其中绝大部分为察合台汗王或其西域代表所颁发的指令性文件。[19]达·策仁苏德纳木与曼弗雷德·陶贝二人合著《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一书收录了其中之 8 件。[20]兹将此 8 件文书起首语转录于下：

Nr.68：

[1] Ilasqoǰa-yin ǰrlγ-iyar （“依也里牙思火者命令”）

[2] Kedme-Baγatur üge manu（“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话”）

Nr. 70：

[1]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我秃黑鲁帖木儿的话”）

Nr. 71：

[1]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我][秃黑]鲁帖木儿的话”）

Nr. 72：

[1]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我秃黑鲁帖木儿的话”）

Nr. 73：

[1] qan-u ǰarliγ-[i][ya]r（“依皇帝圣旨”）

[2] Bigtemür üge manu（“我别克帖木儿的话”）

Nr.74：

[1] Yisüntemür-ün ǰrlγ-iyar（“依也先帖木儿命令”）

[2] Temür Satilmiš ạkiten（“帖木儿·萨提迷失为首的”）

[3] toγačin šügüsüčin üge（“核算之人祗应人的话”）

[4] manu（“俺的”）

Nr.76：

[1] Kebeġ üge manu（“我怯别的话”）

Nr.84：

[1] [...][γ]-yiyar（“依[…命令]”）

如前文所述，关于*jarliγ*和*üge*二语，人们一般的理解是*jarliγ*指皇帝圣旨，*üge*则指令旨，即皇帝以外，如太子、诸王等所颁发的旨书。[21]但从上引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情况来看，这种定义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似乎有些自以为是的察合台汗王以*jarliγ*命名下达文件，如*Yisüntemür-ün jrlγ-iyar*、*Ilasqoja-yin jrlγ-iyar*等。与此相反，虽然同样是察合台或东察合台汗王，但有的却谨慎行事，以*üge*称其旨书，如*Kebeg üge manu*，*Tuγluγtemür üge manu*等。关于此一点，柯拉克博士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

> There is some troubling evidence in the Mongol civil documents that this definition may not be correct. At least four of these documents, which are clearly emanating from imperial rulers, begin: MT Doc 2, 7, 11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 10 *Kebeg üge manu*. We should expect these to be *jarliγ* as is: MT Doc 1 *Yisüntemürün jrlγiyr*, 5 *Ilasqojayin jrlγiyar*. ... The solution to these contradictions is once more to be found on the comparative plane among contemporary documents of Mongol Xanates in the west. The Il-xanid letters of Abaγa (1267/1279), Arγun (1289), Γasan (1302) and Ölјeitü (1305) all begin with the name of the ruler plus the formula *üge manu*. The following Turkic language decrees of this period contain the same formula: Toqtamiš (1393), Temür Qutluγ (1397), Šahrux (1422), Abū Sa'id (1468), 'Omar Šayx (1469), Mehmet II (1466), Hajjī Giräy Xan (1453). It is evident that in the west, *üge manu/süzüm(üz)* was used much as *jarlig/yarlïγ* in the East, and that the Kotwicz/ Poppe definition applies only, or largely to documents coming out of the chanceries in Yüan China.[22]

> [在蒙古世俗文献中有一些不同的证据证明此定义或许不正确。起码有四件明显由帝国统治者所颁发的文件是这样开始的：MT Doc 2、7、11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 10 , *Kebeg üge manu*。我们应该视其为*jarliγ*，正如 MT Doc 1 *Yisüntemürün jrlγiyr*, 5 *Ilasqojayin*

ǰrlyiyar 一样。比较而言我们从同时代的西方蒙古汗国的文献中再一次发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答案。伊尔汗国阿八哈汗（1267/1279）、阿鲁浑汗（1289）、合赞汗（1302）和完者都汗的信件均以统治者的名字加公式化的 *üge manu* 为起始句。在下面的同时期突厥语旨书中也包含同样的公式：*Toqtamiš* (1393), *Temür Qutluγ* (1397), *Šahrux* (1422), *Abū Sa'id* (1468), *'Omar Šayx* (1469), *Mehmet II* (1466), *Ḥaǰǰī Girāy Xan* (1453)。很明显，*üge manu/süzüm(üz)*在西部用的多，而 *ǰarlig/yarlïγ* 在东部用的多。科特维奇和鲍培的定义只能或主要适用于来自中国元朝的文书。]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吐鲁番出土的这些指令性文件不管其颁发者为何人，是君还是臣，均以“*üge*”的形式发布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发文人为一名官员，按当时之公文惯例，首先称“遵依皇帝圣旨”，以示公文的权威性。有时候还提到现任“皇帝”，即察合台汗王的名字，如 *Ilasqoǰa-yin ǰrly-iyar*（“依也里牙思火者命令”）、*Yisüntemür-ün ǰrly-iyar*（“依也先帖木儿命令”）等。说明在元朝皇帝、察合台汗王以及他们的官员三方关系中，*ǰarliγ* 和 *üge* 两个术语的使用，一般是根据等级原则的：大汗（*ǰarliγ*）——察合台汗（*ǰarliγ* 或 *üge*）——官员（*üge*）。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到了 14 世纪中后期蒙古诸汗国的独立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情况也随着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因人、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文书中出现的“孛剌”为何许人？最理想的回答应该是也里牙思火者汗的前一任或后一任东察合台汗王。然其前任为秃黑鲁帖木儿汗（Tughluk Temur, 1347/48~1363）；其后任为都格拉特部（Dughlát）异密怯马鲁丁（Amir Kamaruddin），他自僭汗号，统治东察合台汗国二十余年（1369~1388/89）；再后为黑的儿火者汗（Khizr Khwajah, 1386/87~1402/04）。其实所有察合台汗王中无一人名唤孛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文书中的孛剌这个人一个准

确的定位实为困难。兹仅列举同名孛刺者几人，以资参考：一者为金帐汗国 Pulad Khan（“孛剌汗”）。根据亨利·海尔·豪沃思（Henry H. Howorth）《蒙古史：9—19 世纪》的记载，孛剌汗于 1407~1410 年在位；在位期间他将他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他具体的统治地区很可能在金帐汗国北部地区。[23]因而此人不大可能给远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客都门拔阿秃儿下命令，而且当时伊斯兰化程度较深的金帐汗国汗王[24]也不大可能给哈喇和林的一个番僧（见下文）开什么通行证。二者为察合台汗国都哇汗的孙子 Pulád。他与秃黑鲁帖木儿汗同辈。关于此人，罗斯英译《拉失德史》第二十三章后附“察合台家族世系表”中有提到。这个世系表的前半部分又是引自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Stanley Lane-Poole，1854~1931 年）的《穆哈默德朝代》。然而，这两处均未给出关于此孛剌的更多的信息。[25]三者为“明代哈密王家”[26]后裔奄克孛剌（Engke Bolad，1489~1517 年间有记载）、其子把的孛剌（Pa-ti Bolad, 1521~1523）、其子白吉孛剌（Begi Bolad, 1523~1545）。[27]然而，他们生活的年代与我们文书的年代相差一百多年，因而他们不可能是我们文书中的孛剌。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也里牙思火者汗死后东察合台汗国进入近二十年的混乱状态。此孛剌既然不是察合台汗，那么他会不会是这个混乱时期的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呢？

三、关于“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

关于“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明史书凡三处有记载。《明史·西域传》洪武七年载：

> 又有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亦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献铜佛、舍利、白哈丹布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四、铜印五、金字牌三，命宴赉遣还。明年，国师入朝，又献佛像、舍利、马二匹，赐文绮、禅衣。和林，即元太祖故都，在极北，非西

番，其国师则番僧。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八十七，洪武七年二月戊戌条载：

故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进表，献铜佛一，舍利一，白哈丹布一，及元所授玉印一、玉图书一、银印四、铜印五、金字牌三。

又同书，卷八十九，洪武七年五月庚辰条载：

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及甘肃平章汪文殊奴等至京师。国师献佛像、舍利及马匹。

说明到元亡后的第七年，在和林仍有吐蕃国师。这一个故元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rDo-rje bkra-shis dpal-bzang-po）于洪武七、八年（1374~1375）之际南来归附明廷。关于此一事件，扎奇斯钦教授曾谈到，国师之南来“是否影响了蒙古贵族对于佛教的信仰，我们找不出任何凭证，可供参考。但从想象中，可以推测的此一行动，必然会使蒙古可汗对于吐蕃佛僧的敬重，大为冷却”。[28]但无论史实如何，这位喇嘛的出现，足以证明我们文书的年代的确为 14 世纪后期（北元初）。

公元 1368 年元廷北徙之后，为了恢复元在中原的统治，北元政权历惠宗（Toghon Timur，1333~1370）、昭宗（Ayuširidara, 1370~1378）、脱古思帖木儿汗（Tukus Timur, 1379~1388）三朝与明廷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最后脱古思帖木儿在土拉河一带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儿（Yesüder）袭杀，北元与明的战争才告一段落。和林国师归附明廷之年正是北元昭宗皇帝统治时期。那么，当时北元与明廷刀兵相见的紧张局势下，国师是如何从和林脱身南来朝见朱元璋，并把前朝所赐之物全部交给他的呢？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谜。依笔者认为，敦煌出土 B163：42 号文书或许可对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提供一些启发：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

思·巴藏卜会不会以巡游西域为由离开和林，然后经甘肃行省至明首都的呢？据上引文，洪武七年他“遣其讲主汝奴汪叔来朝”，试探清楚明皇帝对他及故元佛教人士的态度之后，第二年才敢亲自入朝，而且是与甘肃平章汪文殊奴等一起进京，说明“国师入朝”非鲁莽之举，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而且他并非从哈喇和林直奔明京师，可能在甘肃北部及西域东部一带停留了一段时间，观察了形势的变化。[29]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一，自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之役后，形势对北元极为不利。至正三十年，即洪武三年（1370）四月元惠宗病逝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北逃岭北行省。经过几番较量，北元先后丧师几十万，再也无力南下与明廷相争，而且在明廷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元诸王、军民纷纷遣使降明。[30]第二，明初年，明朝皇帝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领袖和人士，只要他们前来归附，就加给他们国师等各种封号，争取他们效力朝廷，从而达到明廷治理藏族地区的目的。如《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七月己卯，“朵甘乌思藏僧答力麻八剌及故元帝师八思巴之后公哥坚赞（巴藏）卜遣使来朝，请师（封）号。诏以答力麻八剌为灌顶国师，赐玉印海兽纽，俾居答多桑古鲁寺，给护持十五道，公哥坚赞巴藏卜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玉印狮纽”。明太祖所封之藏族佛教领袖还有元末帝师喃加巴藏卜，1373 年他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并赐玉印；保留帕竹政权的首领释迦坚赞灌顶国师的封号，并赐玉印等等。这对和林国师来讲是极大的诱惑。第三，元在中原的统治崩溃后，蒙古贵族虽然退回北方草原，但起码到昭宗皇帝逝世为止，他们仍据有岭北、甘肃、辽阳、云南四省之地。其中甘肃行省北部瓜、沙等州及哈密一带地区由察合台系诸王出伯（Chübäī）等自元初以来世代据守。元亡后这一家族依然效忠于北元政权。据伯希和、松村润等学者研究，明代哈密王家的始祖兀纳失里（Unashiri）[31]就是元时豳王出伯后裔。[32]他一直跟随北元脱古思帖木儿汗与明军作战，直到 1388 年脱古思帖木儿汗被逆臣也速迭

儿所杀。[33]如此一来，国师出访瓜、沙等州及更远的哈密、别失八里等地不会引起和林方面过多的怀疑，而且这一带又是明、北元及东察合台三国边界，从根本上讲是属于当时的“自由区”。

总之，灌顶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喇嘛很可能于洪武七年以前离开了哈喇和林，在甘肃北部瓜、沙等州及哈密一带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于洪武八年与甘肃平章汪文殊奴等一起进京，朝见了明太祖朱元璋。据宋濂《韩苑续集》卷二，和林国师归顺明廷后，朱元璋授予他“都纲禅师”之职，[34]说明“灌顶国师”、“和林国师”等均为旧朝所授，B163：42号文书应书于“国师入朝”（1374~1375）前的这一段时间。另外，根据文书中所述“灌顶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一起向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因公私事务往来行走”等句，我们进一步推测当时国师可能从东面的瓜、沙等州及哈密一带前往上述畏兀儿地区，文书有可能书于这一带。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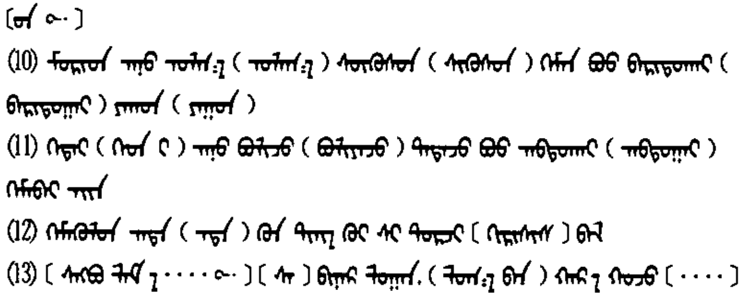
以下为编号B163：42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1) [illegible]
(2) [illegible]
(3) [illegible]
(4) [illegible]
(5) [illegible]
(6) [illegible]
(7) [illegible]
(8) [illegible]
(9) [illegible]
(10) [illegible]
(11) [illegible]
(12) [illegible]
(13) [illegible]

现行蒙文转写

(1) [illegible]
(2) [illegible]
(3) [illegible]
(4) [illegible]
(5) [illegible]
(6) [illegible]
(7) [illegible]
(8) [illegible]
(9) [illegible]



拉丁字母转写

[1] [...]–a/e/g Boladun ǰrlγ-iyar
[2] Ke[d]men-Baγatur üg[e] [manu]
[3] [yabu?]qun ilčin Bül-e [......]
[4] -ta/-te B[...]N-u/ü Tege Toγontemür(?) [......]
[5] olan čerig-te aran-a an-e[35]
[6] gong [t?]ing gui ši Dorǰi-kirešis-bal-sngbu lam-a [...] šabinar-
[7] luγ̄-a Qa[r]-a Qoǰo ǰug Bars Köl-e Biš Balγ-a kiged iren odun
[8] kereg-tegen yabuǰu odqui-tur ireküi-tür irüger-ün
[9] tul-a ked-ber bolǰu buu tüdetügei ačaγ̄an temege[d?]
[10] morid anu ulγ̄-a šügüsün kem(e)n buu barituγai yaγun
[11] kedi anu boliǰu tataǰu buu abtuγai kemebei ayin
[12] kemegülün ede gon ting gui ši Dorǰi-[kirešis]-bal
[13] [-sngbu lam-a...?] [ša]binar-luγ̄an Qar-a Qoǰo [......]

译文

[1]遵依孛剌圣旨
[2]我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
[3]向[行走]的使臣卜勒[……]
[4]向[……]，向[……]的铁哥和脱欢帖木儿（？）[……]

[5]向诸士兵们、百姓们。这

[6]灌顶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一起

[7]向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

[8]因公私事务往来行走时为了祈福

[9]任何人不得使其中途耽搁

[10]不得将其驮东西的骆驼（和）马匹作为铺马、祗应而扣留

[11]不得抢夺其所属一切物品

[12]因了这番话灌顶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

[13][藏卜喇嘛？]与其[徒弟]们一起(往)哈喇火州[……]

词汇表

an̲u (10、11) “他们的”

abtuyai (11) “拿、要、取”（第三人称祈使语气）

ačaγ̄an̲ (9) “驮子、载重、载货”

aran-a (5) “向百姓们”（*-a* 为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

a̱yin (11) “这样”

ilčin (3) “使臣、使者、公使”

iren (7) “来”

irekü̈i (8) “来”

irüger (8) “福、祝福”：*irüger-ün tul-a*

–iyar (1) (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

od̲qui (8) “去、往、赴”

odun̲ (7) “去、往、赴”

olan (5) “多的、众多的、大批的、大量的”

ulγ̄-a (10) “铺马、驿马、差役”

-ün (8) (蒙古语属格附加成分)：*irüger-ün*

üg[e] (2) “令旨、话、言语”：*üg[e] [manu]*

barituyai (10) “抓、捕、捉”（第三人称祈使语气）

Bars Köl-e (7)（地名，*-e* 为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

ber (9)（让步和泛指小品词）

Biš Baly-a (7)（地名，*-a* 为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

Boladun (1)（人名）（属格）

boliǰu (11) “强夺、夺取”

bolǰu (9)（不完全副动词），词根为 *bol-* “变为、变得、成为”

buu (9、10、11) “别、莫、勿”

Bül-e (3)（人名）

Qa[r]-a Qoǰo (7)（地名）、*Qar-a Qoǰo* (13)

kem(e)n (10) “么道、说、当做、叫做”，（情态副动词）

kemebei (11)（动词 *keme* 的过去时形式）

kemegülün (12)(蒙古语引语动词的被动态过去完成时形式)

ked (9) “谁”（*ken* “谁” 的复数形式）：*ked ber bolǰu*

kedi (11)（*ked* 加蒙古语名词指示/宾格附加成分 *-i* 构成）

Ke[d]men-Bayatur (2)（人名）

kereg (8) “事、事情、事务”

kiged (7) “和、与”

gon ting (12) “灌顶”

gong [t?]ing (6) “灌顶”

gui ši (6、12) “国师”

morid (10) “马” (*morin* “马” 加表复数的后缀-*d* 构成)

lam-a (6) “喇嘛”

-*luγ̄-a* (7) (蒙古语名词共同格附加成分古典书面语形式)

-*luγ̄an̲* (13) (-*luγ̄-a* 加领属格附加成分-*ban* 构成)

šabinar (6) “徒弟们”

[ša]bin̲ar (13) “徒弟们”

šügüsün (10) “祇应”

- *ta* /-*te* (4) “向、对”（蒙古语名词与格附加成分）

tataǰu (11) “拖、拽、征收”

-*te* (5) “向、对”（蒙古语名词与格附加成分）：*čerig-te*

-*tegen* (8)（名词与格附加成分-*te* +领属格附加成分-*ben* 构成）

Tege (4) （人名）

temege[d?] (9) “骆驼”

Toγontemür(?) (4)（人名）

tul-a (9) “为、为了”

–*t̲ur*/ -*t̲ür* (8、8)（蒙古语名词与–位格附加成分）：*od̲qui-t̲ur*，*irekü̈i-t̲ür*

tüdetügei (9) “使耽搁”

Dorǰi-kirešis-bal-sngbu (6)（人名）、*Dorǰi-[kirešis]-bal [-sngbu lam-a...?]*(12-13)

čerig (5) “兵、士兵、军人”

ǰrlγ (1) “圣旨、命令”：*ǰrlγ-iyar*

ǰug (7) “向、朝、方向”：*Qa[r]-a Qoǰo ǰug*

[yabu?]qun (3)“行走的、去的”：*[yabu?]qun ilčin*

yabuǰu (8) “行、走”

yaγun (10) “什么、甚么”

注解

第 1 行：[...]–*a/e/g* ***Boladun***：*Boladun*，人名，*Bolad* 加属格附加成分 *-un* 构成，前面有一词残，或为 *engke*？***ǰrlγ***："圣旨、命令"，中古蒙古语形式，其现代形式为 *ǰarliγ*，此词源于突厥语 *yarliγ*。[36] 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多处出现，如 *ǰrlγ-iyar*、*ǰrlγ-un* 等。[37]

第 3 行：***ilčin***：中古语形式，词根为 *ilči*，现代蒙古语作 *elči*、*elčin*。此词在吐鲁番文书中多见，如 *ilči*、*elčin*、*elčin-e*、*elčini* 等。[38] ***Bül-e***：嘎日迪认为地名，松井太博士认为该词本义"力量"，此处作人名。[39]

第 4 行：***Tege***：人名，嘎日迪读作 *-teki* "于"，在本文原稿中笔者亦误作 *-teki*，今根据松井太博士的释读文进行了修改。***Toγontemür***：人名，嘎日迪读作 *Toqtemür*，松井太写作 *Toγtemür*。

第 5 行：***čerig-te***：*-te* 为蒙古语名词的与格附加成分，犹"向、对"，元代白话碑文中一般用方位词"根底"对译。[40] 类似的表达形式多见于元代指令性文件中，表示旨书宣谕的对象，如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最常见的说法是 *čeri•udun noyad-da, čerig harana, balaqadun daruqas-da, noyad-da, yorčiqun yabuqun ėlčine……* 意为"对军官们、军人们、城镇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的使臣们……"[41] *-te* 似还可以释读为蒙古语名词属格附加成分 *-ün*，但不知中古蒙语中有没有 *čerig-ün aran-a* 一说。松井太博士读作 *čerig-ün aran-a*。***aran-a***：其结构与 *čerig-te* 同，意为"向百姓们"。*aran*，亦作 *haran*，中古蒙古文文献中多见，"早在十四世纪时，就已表示'平民们'，即指与 *noyan*（那颜）相对的属于下层阶级的人们"。[42]

第 6 行：***gong*** ***[t?]ing gui ši***："灌顶国师"，"灌顶"（梵语 abhiseka）是佛教密宗礼仪专用名词，元明皇帝所封"灌顶国师"是赐给西藏高僧的崇高尊号。文书第 12 行出现的 *gon ting gui ši* 属同名异写。该词嘎日迪读作 *göng ting güi ši*，并译作"宫廷国师"，似不妥。

Dorǰi-kirešis-bal-sngbu*：**“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藏族人名蒙古文音写。藏语作 Rdo-rje Bkra-shis-dpal-bzang-po，蒙语作 *Dorǰi kerešis-bal-dzangbu*、*Dorǰi Raši(Daši)-bal-sangbuu* 等。此人名嘎日迪读作 *Dorji-kiresüs-bal-seiges*，似误。šabinar*：**“徒弟们”。嘎日迪转写作 *sau qar*，未释义。

第 7 行：***Qa[r]-a Qoǰo ǰug Bars Köl-e Biš Baly-a kiged iren odun*：**意为“向哈喇火州、八儿思阔和别失八里往来行走”。连接词 *kiged* 处于所列名字之后的位置，这在古蒙古语中经常见到。鲍培说：“在古蒙古语中，人们在这个位置上经常见到 *kiged*，甚至采用各种格的后缀。例如：*kiged-ün* 等。*kiged* 这个词是由 *ki-*‘做、制造’而产生的完成式副动形式，最初是个形动词，这是众所皆知的。”[43]在元代八思巴字碑铭文献中的这个位置上经常出现连接词 *ba*。例如：*ǰiŋgis qa·anu ök'ödeė qa·anu sečen qa·anu ölǰeėtu qa·anu külug qa·anu ba ǰarliqdur*“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薛禅汗、完者笃汗和曲律汗的敕令里”。

第 8-9 行：***irüger-ün tul-a*：**在此处应释义为“为了祈福”，嘎日迪训作“应虔诚礼佛祝福”，似不妥。***ked ber bolǰu*：**“任何人、无论谁”。这种表达法在现代蒙语中已经不复存在了，然多见于中古文献中。如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出现 *ked ber bolǰu kuču bu kurgetugeė* “任何人不得使用暴力”、*ked ked ber bolǰu kučudeǰu bu sa·utuqayi*“任何人不得强行住宿”、*ya·ud kedi anu ked ked ber bolǰu tataǰu bu abtuqayi*“任何人不得抢夺[寺院所属]一切物品”、*ya·ud kedi anu ked ked ber bolǰu kuču bu kurgetugeė*“任何人不得强夺[宫观所属]一切物品”、*ked ked ber bolǰu bu qudaldutuqayi*“任何人不得典卖”等等；[44]另见吐鲁番出土回鹘蒙古文文献 TM 93、T II D 224、TM 92：*ked ber bolǰu*。[45]

第 9-10 行：***ačaɣan...buu barituyai*：**“不得将其驮东西的骆驼（和）马匹作为铺马、祗应而扣留”。嘎日迪训义作“不得向他们

摊派驮载的骆驼和承骑的马匹等交通牲畜；不得索要肉食和粮食”，似不妥。*ulγ-a* 意为“铺马”，*šügüsün* 此处指“祗应”，即站赤为过往人员提供的食宿。亦邻真教授关于这两个词的注释中说：*ula·a*“与突厥语 *ulagh* 同源，元人汉译‘铺马’，指征派的驿马，广义地也旁及车辆、舟船等其他交通工具。”*ši·usu*，“原义为‘汤汁’，是供应过往使臣、官员以及献宝商人、过路的特权僧侣的饮食，元人汉译‘只应’，有时也音译‘首思’。”[46]关于站赤祗应过往人员饮食物品，《元史·兵志》“站赤”条载：“世祖中统四年三月，中书省定议乘坐驿马，长行马使臣、从人及下文字曳刺、解子等分例。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从人支粥。宿顿处，正使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冬月一行炭五斤，十月一日为始，正月三十日终住支；从人白米一升，面一斤。长行使臣赍圣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干当官事者，其一二居长人员，支宿顿分例，次人支粥饭，仍支给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为始，至三月三十日终止，白米一升，面一斤，油盐杂用钞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刺、解子，依部拟宿顿处批支”。另参考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中频繁出现的 *ula·a ši·usu bu barituqayi*“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一语[47]。

第 10-11 行：***yayun kedi a͟nu boliǰu tataǰu buu abtuyai***：“不得强夺其所属一切物品”。嘎日迪释义为“不得夺要或纳税其物品”，似不妥。*yayun kedi a͟nu* 意为“把他们的任何物品”。此语亦多见于元代八思巴文寺观石刻文献。例如：*ya·ud kedi anu ked ked ber bolǰu kuču bu kurgetugeė*“任何人不得强夺［宫观所属］一切物品”。[48]鲍培在其《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书中写道：“*ya·u k'e anu*。第一个词的词义是‘什么’，第二个词是代词，原义是‘东西’。列维斯基在引用科特维奇的话时表明，在许多语言中末尾的-*n* 脱落了。但此处并非如是。普颜笃皇帝的旨令（II 19）中的 *ya·ud k'edi a͟nu* 与这个 *ya·u* 是相符合的。《秘史》中多次出现 *ya'uke*（例如第 252

节）。……这个 *k'edi* 乃是 *k'ed* 的宾格，系 *k'e*‘什么’的复数形式。因此，这些词的完整翻译是：‘属于他们的任何东西’。”他还写道：“*buliǰu t'at'aǰu* 这些词的基本意思是，*buliǰu*：拿去（相当于蒙古书面语的 *buliyaǰu*；喀尔喀语的 *bulādž*）；*t'at'aǰu*（相当于蒙古书面语的 *tataǰu*，喀尔喀语的 *tatadž*）拉、拖。显然这是一个词组，最好译成一个词‘抢夺（剥夺、征收 expropriate）’。”[49]

第 13 行：**[ša]bin̲ar luy̅an̲**：“与其徒弟们一起”，嘎日迪误读作 *bidanu unaγan*，并释义作“将我们授予的乘骑”。

注释：

[1] 笔者修改本文时参考了日本弘前大学（Hirosaki University）教授松井太博士研究该残片的两篇论文：《敦煌发现的一件察合台汗国蒙古文指令》（Dai Matsui.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In: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 Ed. Peter Zieme. Silk Road Studies. XVI. Turnhout: Brepols, 2008. 159-178）与《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吐蕃僧人：再考敦煌新近出土一件蒙古文指令》（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仏教徒——敦煌新発現モンゴル语文书の再検討から》，《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3（2008）：25-48）。在此感谢松井太博士给我寄来他论文的单行本。

[2] 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中误读、误释之处颇多。如他将 *gon̲g tin̲g gu̲i ši Dorǰi-kirešis-bal-sngbu lam-a*（“灌顶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喇嘛”）误读作 *gang-ting gūi-ši Dorǰi-kiresüs-bal-seiges lam-a*（“宫廷国师道儿只吉热宋思巴勒薛亦格思喇嘛”）；把 *šabinar luy̅a*（“与其徒弟们一起”）误作 *-da sau qar-loq-a*（“与…一起”）；把 *irüger-ün tul-a*（“为了祈福”）误释作“应虔诚礼佛祝福”；把 *ačay̅an̲ temege[d] morid an̲u uly̅-a šügüsün kemen buu barituyai*（“不得将其驮东西的骆驼和马匹作为铺马、祗应而扣留”）误释作“不得向他们摊派驮载的骆驼和乘骑的马匹等交通牲畜；不得索要肉食和食粮”；把 *yayun kedi anu boliǰu tataǰu buu abtuyai*（“不得抢夺其所属一切物品”）误释作“不得夺要或纳税其物品”等（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载于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397~419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24 页。

[4] 关于此文书，见 E.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I. 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 ADAW. 1959. Nr. 1. Berlin：Akademie Verlag, 1959. 30. Tafel B 4 [E.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I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9 年，第 1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9 年，第 30 页图版 B4]；Herbert Franke. "Ein mong. Freibrief aus dem Jahre 1369." *UAJb* 47（1975）：65-71[傅海波：《关于 1369 年蒙古文特许状》，载《乌拉尔 · 阿尔泰年鉴》，第 47 卷，65~71 页，威斯巴登：1975]；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Text Nr. 68 und Tafel XXIX.[达 · 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 · 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 68 号文书及其图版。]

[5] 松井太博士认为该词应是 *sang*（ < Chin. *ts'ang* 仓）"地税"，而不是 *kereg*。见 Dai Matsui. "Taxation Systems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Turfan：An Overview." In：*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50（2005）：67-82.[松井太：《吐鲁番出土回鹘与蒙古文文献中所见赋税制度概述》，载《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 50 册，67~82 页，2005。] 关于文书中提到的其他赋税名，他谈道："As for *sang* 'land tax' and *tayar* 'military provision,' we may safely identify them with [3B] and Persian [2c]. Mo. *qismad* is a loanword from Arab. *qismat* 'part, portion,' though the meaning remains unclear. Mo. *saliy* would correspond to Uig. *salïy*, a kind of labor service subsumed under *qalan*. Mo. *amasar* has any connection with Uig. *ayïz*（in *borluq ayïz* and *qavlalïq ayïz* in SUK Mi20）, both of which originally meant 'mouth'."["至于 *sang* '地税' 和 *tayar* '军用粮'，我们可以用[3B]（系指蒙汉文合璧碑铭文献）和波斯语[2c]（即指波斯语 *tagār*）来准确辨认。蒙文 *qismad* 一词借自阿拉伯语 *qismat* '一部分、一份'，此处用意不明。蒙语 *saliy* 与回鹘文 *salïy* 相对应，*salïy* 意指一种劳役，可以归入 *qalan*（相当于蒙语中的 *alban* '差发'）一类。蒙语 *amosar* 与回鹘之 *ayïz*（见于《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Mi20 号文书：*borluq oyïz, qavlalïq ayïz*）有某种联系，两者本义均为 '嘴'。"]

[6] 傅海波把 *Singging* 一名译作"圣京"，但完全属于推测。见傅海波：《关

于1369年蒙古文特许状》，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47卷，威斯巴登，1975年，第65~71页。松井太博士于2008年5月24日发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说："The word *Singging* in TM 79 （Berliner Turfantexte XVI, Nr. 68）, which you translated 圣京 *Sheng-jing* after Franke, is to be understood as transcription of 新兴 *Xin-xing*, i. e. today 胜金 *Sengim*, located at ca. 20 km to the north of Qočo. The place name is also attested in Turfan Uigur documents. See my paper'Ui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 Bearing Qutlugh-seals,'in: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13, 1998, pp. 33-34." ["据傅海波，您将TM 79号文书（柏林吐鲁番文书XVI，第68号文书）中的 *Singging* 一词译作'圣京'。其实该词应该理解为'新兴'之音写。新兴为今之胜金，位于火州北约20公里处。此地名在吐鲁番回鹘文书中亦得到证实。" 参见拙文《盖有褔德印章的回鹘文行政命令》，载于《内陆亚洲语言研究》，33~34页，1998（13）。]后来，松井太博士又把他上述论文的单行本寄给了我。他在论文的"注释"中对吐鲁番U 5309 （TII D238b）号文书中出现的 *sing'ging* 一词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认为 *sing'ging* = 新兴。在此笔者根据松井太博士的观点把原稿中的译名改作"新兴"。

[7] György Kara. *Bo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More than Eight Centuries of Writing Mongolian*. Trans. John R. Krueger. Bloomington, I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84. [G. 卡拉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蒙古游牧人的书籍：八个多世纪以来的蒙古书面语》，84页，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内亚研究所，2005。]书中写道："<u>N</u> = *N* with a dot （= <u>n</u>）, in the classical spelling only before a vowel; some preclassical texts do not use the dot at all, some other ones mark *N* with the dot in all position."["<u>N</u>= 带音点的 *N*（=<u>n</u>），按照古典拼写法只能用在元音前面；在有些前古典文献中根本不用音点。不过，还有一些文献中，*N* 不管出现在什么位置上，均带有音点。"]另参考 Д·卡拉著，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35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8] 关于这个游牧帝国的名称，中外学者的观点不尽一致。现有蒙兀儿斯坦（Moghulistan）、蒙兀儿汗国（the Moghul Khanate）、东察合台汗国（the Eastern Chaghatai Khanate）等不同的说法。我国学者皆倡东察合台汗国一说。参见Hodong Kim.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ghul Nomads: the Legacy of the Chaghatai Khanate." In: *The Mongol Empire &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

Preiss & David O. Morga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0. 291-318. [金镐东:《蒙兀儿游牧民的早期历史：察合台汗国的遗产》，载于罗文·阿米台·普雷斯等编《蒙古帝国及其遗产》，291~318 页，莱顿、波士顿：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00。]

[9] 关于也里牙思火者汗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不甚明了，导致学者们的观点至今依然不尽一致。如，(1) 韩国学者金镐东在《蒙兀儿游牧民的早期历史：察合台汗国的遗产》一文中写道："In the year of 1365, a certain Qamar al-Dīn, a chief of Dughlat tribe, revolted and, having killed Ilyās Khwāja Khān who was the successor of Tughluq Temür, proclaimed himself khan."["1365 年都格拉特部首领怯马鲁丁者叛变，杀死了秃黑鲁帖木儿汗的继承人也里牙思火者汗，宣布自己为汗。"]（第 299 页）不知将怯马鲁丁叛变的时间定为 1365 年的依据是什么；(2) 我国学者田卫疆先生也认为也里牙思火者汗在位年代为公元 1362~1364 年（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附录 I）。他还谈道："关于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后，也里牙思火者在位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的历史，海达尔《拉失德史》的记载不仅简略，而且很不可靠，例如，根据海达尔书的记载，秃黑鲁帖木儿逝世的时候，都格拉特部异密怯马鲁丁起兵叛变……然而，根据《帖木儿武功记》等伊斯兰史籍载述，公元 1363 年秃黑鲁帖木儿汗卒后，子也里牙思火者继承汗位，尚又维持了两年，才发生了都格拉特部异密怯马鲁丁的叛乱，……"其注文称："《帖木儿武功记》，转引米儿咱·马黑麻·海达尔《拉失德史》，E. 罗斯英译本第一篇 36 页，中译本 196 页。"（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 51 页。）然而 E.罗斯英译《拉失德史》第一篇 36 页不见类似"尚又维持了两年，才发生了都格拉特部异密怯马鲁丁的叛乱"的内容；(3) 美国学者 L. V. 柯拉克认为也里牙思火者汗在位年代为公元 1363~1369 年 [Larry V. Clark. "On a Mongol Decree of Yisün Temür [1339]." *CAJ* XIX (1975): 194-198 [L. V. 柯拉克：《关于 1339 年也先帖木儿的一道蒙古文圣旨》，载《中亚杂志》，第十九卷，第 3 期，威斯巴登，第 194~198 页，1975]。其实也里牙思火者汗即位的时间《拉失德史》记得较为清楚："It is stated, in the Zafar-Náma, that the khán (Tughluk Timur khan) died in the year 764."["在《帖木儿武功记》中说汗（秃黑鲁帖木儿汗）于 764 年（回历）逝世。"] Haydar Mīrzā. *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An English version edited, with commentary, notes, and map by N. Elias. The translation by E. Denison Ros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3，1970.［E. D. 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注解并附图：《中亚蒙兀人史——朵豁剌惕、迷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纽约，23 页，1970。］］又记："There are no traditions or stories extant among the Moghuls relating to Ilyás Khwája Khán. We learn, however, from the Zafar-Náma, that it was upon him that the khánship devolved after the death of Tughluk Timur Khán."［"蒙兀儿人当中没有流传有关也里牙思火者汗的传说与逸事。然而，我们从《帖木儿武功记》中得知秃黑鲁帖木儿汗逝世后，他继承了汗位。"］（E. D. 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注解并附图：《中亚蒙兀人史——朵豁剌惕、迷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38 页。）回历 764 年为公元 1362~1363 年。至于也里牙思火者汗卒年以及都格拉特部异密怯马鲁丁起兵叛变的时间，海达尔《拉失德史》记得较为模糊。此书第八章题为"也里牙思火者汗"，然而，该章内容却只是几行字："The Moghuls have preserved no traditions concerning this Ilyás Khwája Khán, but I have heard my father mention his name, and the Zafar-Náma makes occasional mention of him,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events. These passages I have transcribed in substance."［"蒙兀儿人没有留下有关也里牙思火者汗的传说。不过，我曾听到我父亲提起过他的名字，《帖木儿武功记》在谈到其他事情时也时而提起他。这些段落我大体上都已经转录了。"］（第 23 页）可见，海达尔的有关也里牙思火者汗的知识是从他父亲以及《帖木儿武功记》那儿得来的。在同书第十六章（题为"也里牙思火者汗最后的日子以及他死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怯马鲁丁的统治"）中说："After Amir Tulik's death, the office of *ulusbegi* was given to Amir Buláji, and when this latter followed his brother to the dwelling of eternity, the office of *ulusbegi* devolved upon his son Amir Khudáidád. But Amir Kamaruddin, going down on his knees before the Khán, said to him：'The office of my brother should first come to me, for his son is only seven years of age and is not fit for the duties attached to the position.'Tughluk Temur would not pay any attention to him, but appointed the then seven-year-old Amir Khudáidád to the office. Kamaruddin was a violent man, and was angry at being superseded by a child of seven; but he could do nothing. When, subsequently, the Khan died he revolted. The Zafar-Náma, on the other hand, says that he raised a rebellion after the death of Ilyás Khwája Khán. However this may be, it appears that on the death of the khan, Kamaruddin gave vent to that rancour which he had so long cherished in his breast,and （according to Moghul traditions） put to death

in one day, eighteen sons of the khan, and assumed the style of khan for himself. The country of Moghulistán fell into a state of disorder."［"异密图列克卒后，兀鲁思别乞这个职位传给了异密播鲁只。后者不久亦殁，此职移交给其子异密忽歹达。但是异密怯马鲁丁跪在汗面前，对他说：'我兄长之位首先应由我担任，因为其子年仅七岁，不适合此职务'秃黑鲁帖木儿没理睬他，任命当时年仅七岁的异密忽歹达担任兀鲁思别乞。怯马鲁丁是个暴徒，因自己被一个七岁的孩子所取代而生气；但当时他无可奈何。最后汗卒他便率兵叛变。另一方面，《帖木儿武功记》说也里牙思火者汗卒后他起兵叛变。然而，这事件发生在汗死的时候，可能是怯马鲁丁毫无顾忌地发泄了在他心中隐藏了很长时间的怨恨，而且（根据蒙兀儿人的传说）他在一天之内杀死了汗的十八个儿子，自僭汗号，于是，蒙兀儿斯坦陷入混乱状态。"］也里牙思汗的死似乎与怯马鲁丁的叛变有关。然叛变的时间在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今人之研究均属推测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吐鲁番 TM79 号蒙文文书的发现，意义重大。经专家研究认为此文书书于公元 1369 年，说明至少到 1369 年秋季为止，也里牙思火者汗还在世。关于也里牙思火者统治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可参见：E. D. 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注解并附图：《中亚蒙兀人史——朵豁剌惕、迷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篇：1985 年；第二篇：1986 年。该中译本是根据罗斯英译本翻译的；Haydar Mīrzā. *Mirza Haydar Dughlat's Tariki-i-Rashidi: a history of the khans of Moghulistan*. English translation & annotation by W.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96.［米儿咱·海答儿·都格拉特著，W. M. 塔克斯顿译注：《拉失德史：东察合台汗王史》，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 年。］另参考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10] 见拙文《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卖身契约残片》（待刊）。据《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载："［至顺元年八月］复立总管府于哈剌火州。"那么，客都门拔阿秃儿会不会是哈喇火州总管府达鲁花赤呢？这是笔者为什么把 B163：42 号文书命名为"台旨"的原因。

[11] Herbert Franke. "Zur Datierung der mongolischen Schreiben aus Turfan." *Oriens* XV （1962）：399~410［傅海波：《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年代考》，载《东方学》，第十五卷，399~410 页，1962］；同作者《关于 1369 年蒙古文特

许状》，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 47 卷，65~71 页，威斯巴登，1975；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170 页，注 68r18。

[12] L. Ligeti. "Un vocabulaire sino-ouigour des Ming. Le *Kao-tch'ang kouan yi-chu*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AOH* 19 （1966）：117-199, 257- 316. [L. 李盖提：《明代汉语—回鹘语词汇：高昌馆译书》，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9 卷，117~199、257~316 页，1966。]

[13] 见纪大椿：《新疆历史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94 页 "巴札儿" 条："维吾尔语。又译 '八杂儿'、'八栅儿' 等。新疆南部城乡集市，为各族群众买卖交换各种物品的重要场所。七日一集，通常是伊斯兰教聚礼日星期五。"

[14] 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 2. （St. Petersburg：Thesa Publishers, 2003）：3- 40.[G·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及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 9 卷，第 2 辑，3~40 页，2003。]

[15] Nicholas Poppe. *The Twelve Deeds of Buddha—A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Lalitavistara：Mongolian Text, Note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67. 15 v13 and 32 v3.[N. 鲍培：《佛陀十二业——普曜经蒙古文本：蒙古文原文、注释及英文翻译》，15 页第二面第 13 行和 32 页第二面第 3 行，威斯巴登，1967。]

[16] 见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献（汉文文书卷）》，6、30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另参考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 页，1991；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5~11 页，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17]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5 页。

[18]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1 页。

[19] L. V. 柯拉克：《关于 1339 年也先帖木儿的一道蒙古文圣旨》，载《中亚杂志》，第十九卷，194~198 页，威斯巴登，1975（3）；Ligeti, Lajos.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1：XIIIe et XIVe siècles.*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 1972. 208-237 [L. 李盖提：《前古典文献（一）：13-14

世纪》,《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二卷,208~237 页,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72];傅海波:《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年代考》,载《东方学》,第十五卷,399~410 页,1962。

[20]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

[21] 鲍培曰:"As Kotwicz rightly noted, the term *jarlig* denoted imperial edict, but writs emanating from persons other than the emperor were called *üge*[sic!, read *üge manu*]. As regards the word *bič'ig*, this designated all documents in general, irrespective of their contents or source."(Nicholas Poppe.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irpt*. Trans. and ed. John R. Krueger. 2nd ed.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7. 79. n. 3a.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威斯巴登,1957 年,第 79 页注 3-a。] 其意为:"这正像科特维奇正确地指出的那样,*jarlig* 这个术语指的是皇上的命令(圣旨)而 *üge* 是皇上以外的其他人颁布的,指公文;至于 *bič'ig*,这个词,它一般指所有的文件,不论其内容和来自何方。"(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第 191 页。)另参阅 Larry Vernon Clark. "Introduction to the Uyg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 13th-14th cc."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5. 248-249. [L. V. 柯拉克:《13-14 世纪西域回鹘文世俗文书导论》,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1975 年 5 月,第 248~249 页。]

[22] L. V. 柯拉克:《13-14 世纪西域回鹘文世俗文书导论》,260~261 页。

[23] 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 Part II. *The So-called Tortars of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0. Rp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Division I. 265-268; Division II. 686, 874-875, 1010, 1022. [亨利·海尔·豪沃思:《蒙古史:9–19 世纪》,第二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所谓的鞑靼人》(伦敦,1880 年),第一分册,265~268 页,台北:成文出版公司重印本,1970;第二分册,686、874~875、1010、1022 页。]

[24] 迪文·戴维希《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及其本土宗教》云:"As noted, although Islam found its initial royal sponsor in the Golden Horde in the Khan Berke (r. 1257-1266), it was not until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t Islam was effectively and definitively established at court. The decisive

Islamization of the Golden Horde is ascribed in native tradition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Jöchid ulus and in Islamic historiography to the reign of Özbek Khan（1313-1341）; the Noghey saying '*din özbekten qaldi*'（'religion has remained since Özbek'）reflects an awareness among the peoples formerly part of the Golden Horde that the firm establishment of Islam among them dates from his reign, and historical sources from the Muslim world are in agreement on Özbek Khan's active support and patronage of Islamic institutions."["就像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虽然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最初于别儿哥汗（1257~1266）统治时期得到汗廷的支持，但到了十四世纪前二十五年时才在汗廷有效而明确地树立起来。金帐汗国决定性的伊斯兰化归因于术赤兀鲁思属民中的本地传统和伊斯兰史学家们对乌孜别克汗（1313~1341）统治史的编纂；诺盖人中有一传说称：'*din özbekten qaldi*'（'自乌孜别克汗以来宗教得到了保留'）。它反映了从前为金帐汗国所属的这些人的一种共识，即伊斯兰教的确立始于乌孜别克汗。穆斯林史料对乌孜别克汗支持并赞助伊斯兰制度方面的记载与之相吻合。"][Devin A. DeWeese. *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Baba Tükles and Conversion to Islam in Historical and Epic Tradi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90.（迪文・戴维希：《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及其本土宗教》，90 页，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

[25] E. D. 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注解并附图：《中亚蒙兀人史——朵豁剌惕、迷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第 48~49 页；Stanley Lane-Poole. *The Mohammadan Dynasties: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Tables with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mpany, 1894. 243.（斯坦利・莱恩普尔：《穆哈默德朝代》，243 页，威斯敏斯特，1894。）

[26] 据伯希和、松村润研究，哈密王家为察合台曾孙出伯后裔。见 P. Pelliot. "Le Hō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oung Pao* 38（Leiden, 1948）: 81-292[伯希和：《明史中的火者与赛义德·侯赛因》，载《通报》，81~292 页，1948（38）]；松村润：《明代哈密王家的起源》，载《东洋学报》，第三十九卷第四号，32~48 页，1956。另见永元寿典：《明初哈密王家研究》，载《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一号，1~38 页，1963。

[27] Oda Juten. "Uighurista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34（Tokyo, 1978）: 22-44. [小田寿典：《畏兀儿斯坦》，载《亚

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公报》，22~44页，1978（34）。]

[28] 扎奇斯钦：《佛教在蒙古》，载《华冈佛学学报》，第五期，145~161页。

[29] 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在其《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一文[载《西藏研究》，40~46页，2004（2）]中也谈道："从《明实录》的有关记录看笔者以为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此时居住于甘肃境内，《明实录》洪武七年二月己酉（1374年3月26日）条记载：'故元甘肃行省平章汪文殊奴及左丞多儿只星吉等起其家属自河州来归。诏长兴侯耿炳文等遣人送京师。遂遣官往赐和林国师及各官来归者夏衣、靴帽，令服以入朝。'似乎说明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不和故元甘肃行省平章汪文殊奴等俱在甘肃境内，同年6月25日他们一起至京师。另外，当时北元残余势力犹存，很难想象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不从和林南下归明。"

[30]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1~19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1] 《明史》作"兀纳失里"，《明实录》作"忽纳失里"，洪武刻本《华夷译语》"纳门驸马书"作"古纳失里"，均属同名异译。

[32] 伯希和：《明史中的火者与赛义德·侯赛因》，载《通报》，81~292页，1948（38）；松村润：《明代哈密王家的起源》，载《东洋学报》，第三十九卷第四号，32~48页，1956。

[33] 永元寿典：《明初哈密王家研究》，载《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一号，1~38页，1963；金镐东：《蒙兀儿游牧民的早期历史：察合台汗国的遗产》，载于罗文·阿米台·普雷斯等编《蒙古帝国及其遗产》，莱顿、波士顿：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91~318页，2000；小田寿典：《畏兀儿斯坦》，载《亚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公报》，22~44页，1978（34）。

[34]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二册，81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35] 根据松井太博士的释读文，笔者对原稿中的个别词语及其译文进行了修改：第3行[yabu?]qun ilčin Bül-e [……]"[过往的]使臣于卜勒（地名？）[……]"改译为"向[行走]的使臣卜勒"；第4行的tan-u [...]u/ü"你们[……]的"改为-ta/-te B[...]N-u/ü"向[……]，向[……]的"；ṭeki"于"改为Tege"铁哥"；第5行的[el-e ?]"[各]（？）"改为ạn-e"这"。

[36] Poppe, N. "Turkic Loan Words in Middle Mongolian." *CAJ* 1（1955）: 36-42.[N. 鲍培：《中古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载《中亚学报》，第1卷，

36~42 页，1955。]

[37]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214 页。

[38]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213 页。

[39] 参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511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bül-e[bul]* "力气、劲儿"。另见[蒙古]Я.策布勒编：《简明蒙古语词典》，309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40]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第 6 页。

[41]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6 页。

[42] 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192 页。

[43] 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216 页。

[44] 以上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23~27、40~42、45~47、50~52、55~59、91~93 页。

[45]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171、175、176、177 页，图版 XXX、XXXI、XXXIII。

[46] 转引自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209 页"郝案"。另见郝苏民译注、解补：《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194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47]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另外，吐鲁番出土编号 TM 92 回鹘蒙古文文献中也出现 *ulγ-a šügüsü* 一语。

[48]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第 45~47 页。

[49]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第 89 页评注 21；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第 210~211 页；郝苏民译注、解补：《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第 194~19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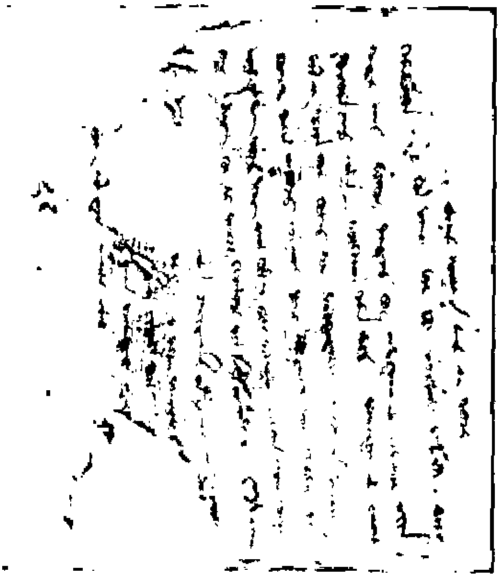


图 4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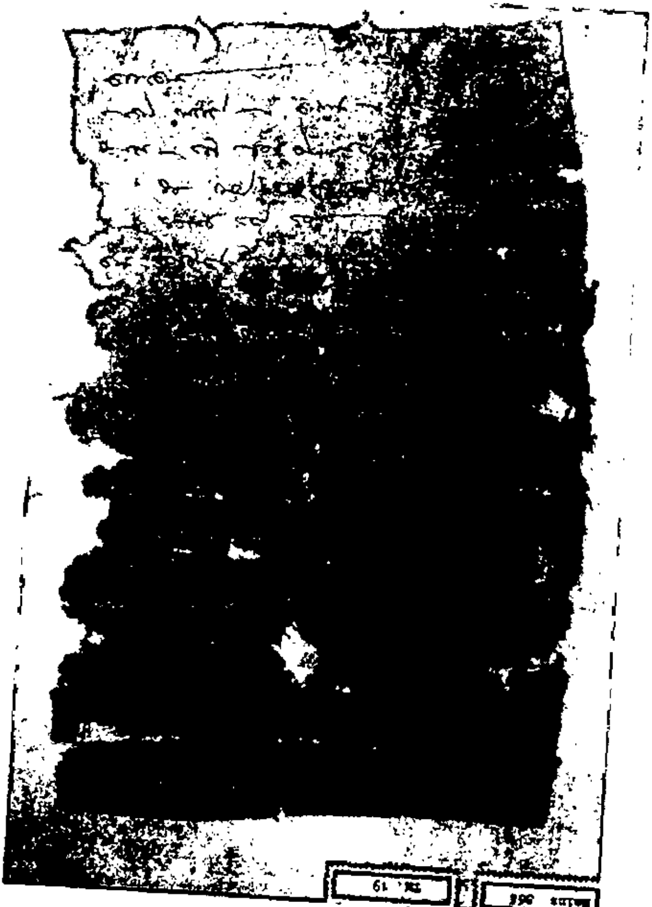


图5 吐鲁番出土编号 TM79 文书

肆　回鹘蒙古文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46，即所谓的“哈剌札失里王令旨”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1]文书残宽 17.8 厘米，残高 31.6 厘米，残存墨书草体文字 14 行，时代为元代（图 6)。《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63：46，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文字为手写体，残存 14 行。这是一道令旨，传达皇帝圣旨的官方文书残片，时代为元代。”[2]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标本 B163：46，17.8×31.6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现存 14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根据皇帝圣旨下达的令旨公文，发文人是哈剌札失里。收执者是招讨司下属的诸地部落官人、长者等。文书的前段下半部分及后半部上截，第十四行之后的部分残缺，元代，确切年代待考。”[3]

元代由皇太子、太子、诸王所颁发的旨书，称为“令旨”，这是元代所特有的一种公文形式。令旨有固定的程式，常包括以下内容：

（一）首称“遵依皇帝圣旨”。有时候还提到现任皇帝的名字，如 *Ilasqoǰa-yin ǰrlγ-iyar*“遵依也里牙思火者圣旨”、*Yisüntemür-ün ǰrlγ-iyar*“遵依也先帖木儿圣旨”等，但不一定真的就是皇帝圣旨，这一点我们从元代白话碑文中看得较为清楚。这些令旨碑中均称引

前代皇帝圣旨，还须称引当今皇帝圣旨，称作“皇帝圣旨”或“今上皇帝圣旨”。[4]这一行通常要高于其余各行，以示对皇帝的尊敬。

（二）次称“（发文人）＋令旨”。蒙古语有××*bičig manu*、××*üge manu*、××*lingǰi manu* 三种说法。*lingǰi* 是汉语“令旨”的借音，*bičig*，本义为“文字、书信”，*üge* 的意思是“话、言语”。*bičig* 与 *üge* 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书面公文的形式颁发，而后者则更强调由口头发布。[5] *manu*，是蒙古语后置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领格形式，意为“我们的（俺的）”。例如，吐鲁番出土编号 TM 79 文书：*Ilasqoǰa-yin ǰrlγ-iyar, Kedme-Bayatur üge manu*“遵依也里牙思火者命令，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令旨”；编号 TM 214 文书：*qan-u ǰarliγ-[iya]r, Bigtemür üge manu*“遵依皇帝圣旨，我别克帖木儿的令旨”；编号 TII D203：*Yisüntemür-ün ǰrlγ-iyar, Temür Satilmiš ạkiten toγačin šügüsüčin üge manu*“遵依也先帖木儿圣旨，以帖木儿·萨提迷失为首的[管理]祇应及其核算之人的令旨”；[6]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63：42 文书：*[...]–a/e/g Boladun ǰrlγ-iyar, Ke[d]men-Bayatur üg[e] [manu]*“遵依孛剌圣旨，我客都门拔阿秃儿令旨”；[7]《云南王藏经碑》铭刻的云南王阿鲁 1340 年颁给筇竹寺令旨：*gung ǰusi-tur lingǰi ögbei*“向筇竹寺颁给令旨”，等等。[8]

（三）次述令旨颁布的对象。如，吐鲁番文书 TM 79（M866）：*Merkid Senggüm ạkiten Singging-ün tušüm[ed-te(?)]*“向蔑儿乞锡桑昆等新兴（所属）诸官吏”；TM 214：*Iduγ-qud čings(a)ng-a, Quba [y]iučing Bai-Qγ-a sočing [ạ]kiten noyadta*“向亦都护丞相、琥珀右丞、白海牙左丞为首的官员们”；TII D203：*ǰaγur-a bükün ǰamudun ö(t)ögüs-e*“向沿途各站赤头儿们”；敦煌文书 B163：42：……*olan čerig-te aran-a*“……向诸士兵们、百姓们”等等。

（四）次令旨的正文内容。

（五）末署令旨写成的时间地点。如 TM 79（M866）：*kemen ništu bičig ögbei, taq̄iγ-a ǰil namur-un eki sar-a-yin arban qaučin-a Basar-a*

büküi-ṯür bičibei“为此发此印文，鸡年秋季第一个月十旧日写于巴扎尔”; TM 214: *kemen n̲ištu belge bičig ögbei, qonin ǰil arban sar-a-yin naiman qaučin Bulad-a büküi-ṯür bičibei*“为此发此印文，羊年十月八旧日写于孛罗”; TII D203: *kemen niša-d̲u bičig ög-bei, bars ǰil namurun ečüs sar-a-yin qoyar qaučin-a Türgen-e büküi-ṯür bičibei*“特颁发此印（押）书（信），虎儿年秋季末月二旧日（133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于吐日根（忒勒哈纳?）”;《云南王藏经碑》: *lingǰi manu ǰi ön ǰiryuyan on lu ǰil qabur-un terigün sara-yin qorin tabun-a Gon yim gau-te büküi-ṯür bičibei*“令旨，至元六年己巳正月二十五日写于观音阁”，等等。

不难发现，敦煌莫高窟出土 B163∶46 号文书是严格按照元代令旨的固定格式所书，看上去层次分明，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除了第一行之外，其余部分均残缺不全，末署时间地点内容更是荡然无存。这给我们释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试从令旨发文人、发文时间、发文对象、正文内容等方面，对该文书进行系统的考察，并基于前人研究，重新对该文书进行释读、转写、翻译与注解。

一、“令旨”发文人与发文时间

文书第二行记 *a/ra[rad/dna]širi-yin lingǰi [manu……]*，似是“阿刺[忒纳]失里令旨”。第一个词前半部分模糊不清，以 A 开头还是以 R 开头目前无法确认。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Qaraǰaširi*，似不妥，原因有二：首先，该词并非以 Q 开头，我们与第一行的 *qayan*（“皇帝”）一词进行比较便知；其次，此名后半部分 *-širi*（通常译写为“失里”，或“师利”、“室利”等，如 Mañjuśrī，旧称文殊师利、满殊尸利、曼殊室利）源自梵文 *Sri*（拉丁转写 *Śrī*），意为“光辉、壮丽、威严、吉祥”等，[9]因此其前半部分作蒙古语或突厥语 *qara-*（“黑”）的可能性极小。在元代，“××失里”的名字颇为流行，

仅就《元史》所记者，十人以上，而且既可以作男子名，也可以作女子名，如武宗速哥失里（Sugaširi）皇后、仁宗阿纳失失里（Anaširi<?Ānandaśrī）皇后、文宗不答失里（Budaširi<Buddhaśrī）皇后、顺帝答纳失里（Današiri<Dhanaśrī）皇后、湘宁王八剌失里（Balaširi）、鲁王阿儿加失里（Argiyaširi<?Arghaśrī）、豫王阿剌忒纳失里（Aratnaširi<Ratnaśrī）、越王阿剌忒纳失里、高丽王阿剌忒纳失里、辽王牙纳失里（Yanaširi<Yanaśrī）、答里马失里（Darmaširi <Dharmaśrī）、撒都失里（Saduširi<Sādhuśrī）、桑加失里（Sangiyaširi）等。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在诸多"失里"中明显与敦煌有关者仅有三人：一者为出自与我们文书同一个洞窟的编号 B163：3 蒙古文残文书中出现的所谓的 *Odoširi dai ong*（"斡朵失里大王"）；二者为《华夷译语》中提到的撒蛮答失里（Samandaširi）。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刘三吾作序出版《华夷译语》时，在原来的词汇表上另加了十二件用汉语译写的蒙古文文书。其中的第六件为"撒蛮答失里等书"，[10]即撒蛮答失里等元朝旧臣从沙州一带写给明太祖朱元璋的信。司律思（Henry Serruys）神甫研究后认为"此蒙古文书信不能晚于 1384 年 11 月"，[11]就是说撒蛮答失里等人奉圣旨于 1384 年 11 月前在沙州落了户；三者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四世孙越王秃剌之子嗣越王阿剌忒纳失里，[12]他于 1324 年出镇沙州。《元史》卷二十九《泰定本纪》载"[泰定元年秋七月]庚子，诸王伯颜帖木儿出镇阔连东部，阿剌忒纳失里出镇沙州，各赐钞三千锭"。"阿剌忒纳失里"，梵音 *Ratnaśrī* = 蒙古语 *Aratnaširi*，意为"宝吉祥"。按中古蒙古语的习惯，该词可能有四种不同的写法，即 *aradnaširi*、*aratnaširi*、*radnaširi* 或 *ratnaširi*。笔者认为上述三人中此"越王阿剌忒纳失里"很可能就是我们文书中出现的发文人 *a/ra[///]širi*。无论根据该词的残存部分进行推测，还是从"令旨"发文人应有的身份地位上考虑，均有可能。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该文书很可能书于 1324 年之后阿剌忒纳失里驻镇沙州期间。

越王阿剌忒纳失里之父亲秃剌（Tura），在大德十一年（1307）的皇位之争中立有大功，武宗海山即位（1307~1311）以后，以疏属诸王得以破例获封原本只有亲王才有资格授予的一字王封号，受赐金印，以绍兴路为食邑分地。然而他却不满足，对武宗出怨望之言，至大二年（1309）春正月，越王秃剌有罪被赐死。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至大三年二月，其子阿刺忒纳失里参与了宁王阔阔出（Kököču，忽必烈第八子）的不轨之谋。[13]事觉后，阔阔出下狱，“窜阿刺[忒]纳失里及其祖母、母、妻于伯铁木儿所。”十五年之后，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Yesün Temür, 1323~1328）和睦宗亲、缓解矛盾政策的“关怀”下才重新得到朝廷的任命，出镇沙州，并于天历二年（1329），以“翊戴有劳”，得以承袭其父越王之封号。

二、“令旨”颁发的对象

文书第 3~7 行内容为“令旨颁发的对象”。其中第 3 行低于第二行，但却高于第 4~7 行。五行文字中能确切辨认者仅有 *čautauš*[*i*]（“招讨司”）、*bükü/ büküi*（“全部/有的”）、*aimaγ*（“部落”）、*ötegüs-e*（“向头儿们”）四个字，然而，第 3 行头一个字为 *čautauš*[*i*]，说明“令旨颁发的对象”与“招讨司”有关。

《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载：“招讨司，秩正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招讨使一员，经历一员。土番，剌马刚等处，天全，脐不思，沿边溪洞，以下各置副使一员，无达鲁花赤。唆尼，诸番，征沔，长河西里管军，檐里管军、脱思麻田地。”[14]土番，即吐蕃。有元一代，吐蕃地区由掌管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宣政院（至元元年置总制院，二十五年更名宣政院）管辖。境内先后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甘青藏族地区及一小部分川康藏族地区。其中毗邻内地汉藏交错居住的地方则设路、州、县，置流官，归陕西行省任免；藏族聚居地区

则设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当地军民事务；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川西州县及旧西康藏区，其下亦设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当地军民事务；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卫、藏、阿里等藏族地区。其中，阿里地区由吐蕃赞普的后裔管辖，在卫藏地区设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管理当地蒙古驻军；另设万户府、千户所若干，管理当地民政。[15]上引《元史》所记剌马刚招讨司、天全招讨司、佅不思招讨司、唆尼招讨司、征沔招讨司等均属吐蕃等处或吐蕃等路宣慰使司。这正是周清澍教授所说的"宣抚司、安抚司设于云南、四川、湖广行省民族地区，元帅府、招讨使司则多设于吐蕃等处或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境内"[16]的情况。由是观之，莫高窟出土 B163：46 号文书很有可能是颁给吐蕃地区某个招讨使司的令旨。如若文书的确出于 1324 年出镇沙州的越王阿剌忒纳失里之手，这种论断显得更为可信。《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载：至顺元年（1330）五月，"诏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镇西番"。据复旦大学历史系郭晓航博士考证，"按此时豫王方率大军由八番道征云南，此处的'豫王'，实为'越王'之误。"[17]说明越王阿剌忒纳失里曾一度出镇西番，即吐蕃。其原因可能与至顺年间云南秃坚之乱以及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Oqruqchi）之孙世袭吐蕃封地的镇西武靖王搠思班（*Čosbal）出征云南[18]有关。

三、"令旨"正文内容

"令旨正文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 8~10 行为一部分，其余为一部分。第一部分中主要叙述了行文之缘由，说："寄给王府[官员？]的加盖印章的书信[已收到？……]写[…]已经[向]行（？）[御？]台官员[呈报？]"。第二部分，即第 11 行后面的内容似是向

受文者提出的具体处理意见，或解决问题之方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此之前招讨司的负责官员就某一事务曾写信请示王府，王府也以书面的方式呈报行御史台审批。该文书很可能就是王府以令旨文件形式下发的对招讨司关于这一事务的请示的答复。但该令旨是抄本还是正本就不得而知了。

第 8 行中出现的 *ongwuu*（“王府”）一词进一步证实了发文人 *a/ra*[*rad/dna*]*širi* 的身份地位，与第 2 行 *a/ra*[*rad/dna*]*širi-yin lingǰi* [*manu?*……]“我阿剌[忒纳]失里令旨”一语正可以相互印证。至于第 9 行 *qing* (?) [*ü* ?] *tai-yin noyad*“行？［御？］台的官员”，嘎日迪先生读作 *ba ong-tai-yin noyad*，并译作“我（复）王台（属）官人（复）”——“我们府诸官员”。似不准确：首先，这里的第一个字不太可能为 *ba*，*ba*（“我们”）甚至与上下文的意思不符；其次，*ong-tai*（“王台”）一语颇为费解，我们在迄今发现的各种元代史料中都未见到“王台”指“王府”的例子。“王台”倒是可以指“诸王”本人，而不是“王府”。这前三个字笔者读作 *qing ü tai*（“行御台”）。

“行”,《广韵》户庚切，平声，庚韵匣母。《蒙古字韵》[19] *ħeiŋ~ħịiŋ*（*hying*），二庚韵部。[20]蒙古对音 *qing*，如，1335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28)*Qonanı qing šing*（“河南行省”）、(28)*qing čungšu šing*（“行中书省”）；[21] 1362 年《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17) *qing čungšu šingun yiučing*（“行中书省右丞”）。[22]

“御”,《广韵》牛倨切，去声，御韵疑母。《蒙古字韵》*'èu(ü)*，五鱼韵部。蒙古对音 *ü*，如《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38) *ü tai-yin gemča üši*（“御台监察御史”）、(39)*üši tai-yin ǰišu*（“御史台治书”）。

“台”,《广韵》土来切，平声，咍韵透母。《蒙古字韵》*t'ay* (*tai*)，六佳韵部。蒙古对音 *tai* 和 *tei*，如《蒙古秘史》：*taiqal*（“台合勒”）、*sübe'etei*（“速别额台”）。

"行御台"为行御史台的简称。行御史台是元代独创的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为元代御史台的分设机构。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云："元中台建于大都，西台建于陕西，南台建于建康。其余各道设廉访司，隶于三台"。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为了加强对江南新征服区域大小官吏的监督和监察，置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于扬州，后几经迁徙，最终定署于建康路（今江苏南京），分监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二十七年，置云南诸道行御史台于中庆（今昆明），大德元年（1297）迁治京兆，改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分监陕西、四川、云南、甘肃四行省。[23]关于行御史台的职能，南开大学历史系李治安教授在其《元代行御史台述论》一文中谈道："作为中台的分设机构，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主要负责本监察区内的'纠察'与'镇遏'"，他还说："元行御史台是以御史台的分设机构出现的大区监察的一次尝试。秦汉以降，大区监察体制得到长足的发展。如西汉的十三部州，唐的十道，两宋的路。但是像元代南台、西台、中台三大监察区体制又是空前绝后的。"[24]如果我们的释读准确，那么文书中的"行御台"指的无疑就是"陕西诸道行御史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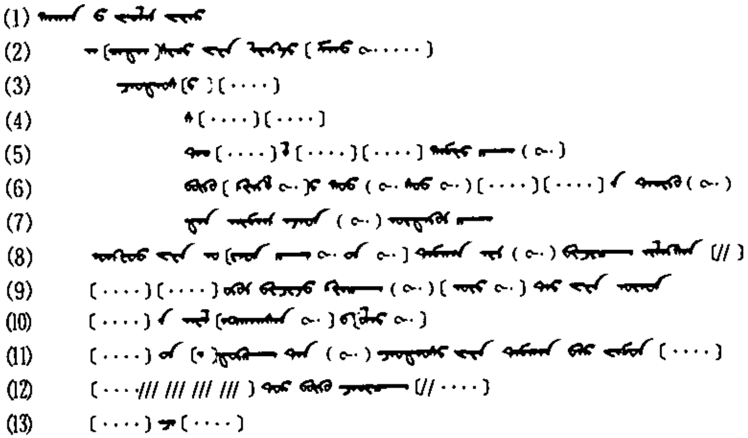
第11-13行严重残缺，所剩文字不多，其中能辨认者仅有[*e*]*düge*"兹、如今、现在"、*čautauši-yin tamγa-bar*"用招讨司的印章"、*yamun*"衙门"、*-tur bükü čerig*"于[…]的军队"等。在元代公文中，*edüge*一词的主要功能通常是引导文件的核心内容，如向受文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或解决问题的方案等，[25]估计我们文书中也不例外。而且据*-tur bükü čerig*一语推测，这道令旨很可能与军事有关。

综上所述，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B163：46蒙古文残文书很可能是1324年出镇沙州的诸王阿剌忒纳失里颁发给吐蕃地区某个招讨使司的令旨。若然，文书可能书于阿剌忒纳失里驻镇沙州期间。基本内容为对招讨司有关军事事务的请示的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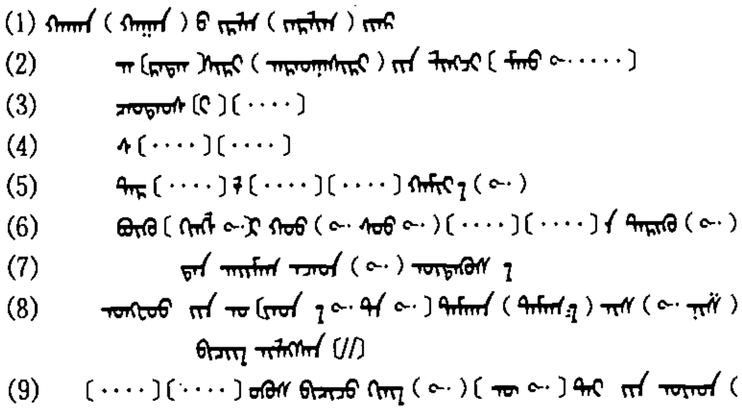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以下为编号 B163：46 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illegible])

(10)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1)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12) [····/// ///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

(13) [····] [illegible] [····]

拉丁字母转写

[1] qaγan-uǰrlγ-iyar

[2] a/ra[rad/dna]širi-yin lingǰi [manu?……]

[3] čautauš[i].[……]

[4] s[…] [……]

[5] tar[...]l[...][……] qamiy-a (?)

[6] bükü [gingl?]i Q/S'WB[…][…]N/A terigü(?)

[7] -ten aimaγ eǰed (?) ötegüs-e

[8] ongwuu-yin [n]o[yad-a /ta](?) tamγa niš (?) bičig ilegsen [//……]

[9] […] […]WKWS bičiǰü qing (?) [ü ?] tai-yin noyad

[10] […]a ayil[adqaγsan?] b[olai ?]

[11] [……]d [e]düge-ten (?) čautauši-yin tamγa-bar yamun [……]

[12] […/// /// /// ///]-tur bükü čerig [//……]

[13] [……] ča[……]

译文

[1]遵依皇帝圣旨

[2][我]阿刺[忒纳]失里令旨[…]

[3]向招讨司[……]

[4][//……]

[5][///……]关系（？）

[6]有的（?）经历（？）[……]为首的（？）

[7]部落主（？）头儿们

[8]寄给王府[官员？]的加盖印章的书信[已收到？……]

[9]写[//…]已经[向]行（？）[御？]台官员

[10][…][呈报？]

[11][…//]如今用招讨司印章衙门[……]

[12][……]于[///……]的军队[//……]

[13][……//……]

词汇表

aimaγ（7）“部落、投下”

ayil[*adqaysan*?] (10) “呈报、呈奏”（过去时形动词形式）

( ) *a*/*ra*[*rad*/*dna*]*širi* (2) （人名）：*a*/*ra*[*rad*/*dna*]*širi-yin lingǰi*

[*e*]*düge* (11) “兹、如今、现在”：[*e*]*düge-ten* (?)

( ) *eǰed* (?) (7) “主、主人”

ilgsen (8) “寄给的、发送的、派遣的”：*bičig ilegsen*

ongwuu (8) “王府”：*ongwuu-yin* [*n*]*o*[*yad-a* /*ta*] (?)

ötegüs-e (7) “向……头儿们”

( ) *niš* (?) (8)“印、花押”（波斯语）：*tamγa niš* (?) *bičig*

noyad (9) “官员们”

[*n*]*o*[*yad-a /ta*] (?) (8) “向……官员们”

bičig (8) “书、信”：*bičig ilegsen*

bičiǰü (9) “写”（并列副动词形式）

b[*olai* ?] (10) “也”（古语句末虚词）

bükü (6、12) “全、全部；有的、所有的”：(6) *qamiy-a* (?) *bükü*, (12) *-tur bükü čerig*

qayan (1) “皇帝”：*qayan-u*

qamiy-a (?) (5) “关系、关联”：*qamiy-a* (?) *bükü*

qing (?) [*ü* ?] *tai* (9) “行御台”：*qing* (?) [*ü* ?] *tai-yin noyad*

[*gingl*?]*i* (6) “经历”

lingǰi (2) “令旨”

tamya (8、11) “印章、图章”：(8) *tamya niš* (?), (11) *čautauši-yin tamya-bar*

terigü(?)*-ten* (6-7) “等、为首的”

čautauši (3、11) “招讨司”：(3) *čautauš*[*i*], (11) *čautauši-yin*

čerig (12) “军队、士兵”

ǰrly (1) “圣旨、命令”：*ǰrly-iyar*

yamun (11) “衙门”

注解

第 1 行：***qayan-u***：“皇帝的”。*-u* 是蒙古语名词的领格附加成分，犹“底（的）”。领格（Genitive），或称“所有格”、“生格”等。主要表示领属或限定，附加成分是*-u/-ü*、*-un/-ün*、*-yin*。[26] ***ǰrly***：“圣旨、命令”，现代书面语形式为*ǰarliy*。元时指皇帝圣旨。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 Ligeti，1902~1987）在其《清朝太宗皇帝的

两枚信牌》一文中对 *ǰarliγ* 一词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可参考。[27]***-iyar***：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依据，犹“根据”、“按照”，元代白话译文常作“里”。工具格（Instrumental），或称“造格”、“助格”等。主要表示动作行为借以实现的工具、手段、方式及处所、原因等，附加成分是*-ar/-gar*、*-bar/-ber*、*-iyar/-iyer*。[28]

第 5 行：***qamiy-a*** **(?)**：“关系、关联”。嘎日迪读作 *dotur-a*。

第 6、12 页：***bükü***：是蒙古语存在动词 *bu-*的形动词现在将来时形式。元代八思巴文碑铭文献中常以“（地名）*-dur bukun*”形式出现，白话译文作“有的”、“住的”、“主持的”等。[29]由此可以推测，我们文书第 12 行*-tur bükü čerig* 前面很可能有个地名。然而，此处几个字严重漫漶，很难辨认。嘎日迪先生读作 *qadaqatan-a aqulas*，并译作“外面（在）山（复-在）—在境外山中”。

第 6 行：**[gingl?]*i***：该词嘎日迪读作 *ayimay-a*，似误。该词词尾为*-i*，而非*-a*。据文意，笔者暂且读作[*gingl?*]*i*（“经历”）。如前所述，该令旨受文者为招讨司所属官吏。元招讨司秩正三品，置达鲁花赤、招讨使、经历各一员，或置招讨使、副使、经历各一员。据《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记：“经历，首领官名，首领官之长。职掌衙门案牍和管辖吏员，处理官府日常公务。金设于都元帅府、枢密院，秩从五品至正七品。元御史台另置蒙古经历一名，职掌蒙古文字案牍。枢密院及行御史台、行枢密院、宣慰司、肃政廉访司、诸路总官府均设经历，秩从五品至七品不等，多由吏员升任。顺帝初年规定，经历必须由蒙古、色目人担任。（韩志远、王敬松）”[30]可见，元代经历“职掌衙门案牍和管辖吏员，处理官府日常公务”，衙门里的公事文书必经他手。由此笔者推测，该词有可能为“经历”一词的蒙古文音写，蒙古对音作 *gingli*，如 *dai sinungsi-yin gingli*（“大司农司经历”）。[31]

第 6-7 页：***terigü(?)-ten***：“等、为首的”。*terigün* 义为“头”、“首先”，*terigüten* 为复数。该词多见于吐鲁番文献，并以“（普通

名词或人名)+*terigüten*"的形式出现，如 7r8, 10v8,14, 11r12, 12r5,15, 13v10, 14r5,9, 16v4, 19v9, 45r4, 80r1, 27r17, 13v2 等。[32]同义词 *ekiten* 却多见于人名之后，如吐鲁番文书 TM 94 D135：*Qabuγ̄-Baliγči ekiten ạlčin* "以 *Qabuγ̄-Baliγči* 为首的使臣"；T II D 203：*Kög-Buq-a ekiten borčin*"以库克不花为首的经营葡萄[生意]的一行人"；罗布藏丹津《黄金史》：*Basa sutu Činggis-qaγan Qasar ekiten degüü-ner-iyen soyün ǰarliγ bolurun* 等。[33]令人费解的是此处为何把词尾-*ten* 单另写在下一行中。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bükü tan*，并释义作"有你（复）"。

第 7 行：***aimaγ***："部落"，元代白话碑文作"投下、枝、枝儿"。如《薛禅皇帝龙年（1280~1292）圣旨》：*basa*(25)*bidan-ača qaqarqayi ǰarliq üge•un bö•etele ayima•ud*(26)-*da ala šiltaǰu sėnšhiŋud-ača ya•u ba quyuǰu bu abtuqayi*"[白话汉译原文]更没俺每的明白圣旨，推称诸投下，先生每根底不拣什么休索要者；[汉译]又，没有我们的公开圣旨，不得用诸投下的名义向先生们索取任何东西"；[34]《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 年）圣旨》：(7-8)*ayimaq ayima•udun ötöguse*"[白话汉译原文]各枝头儿每根底；[汉译]各部头儿们"、(28)*bidan-ača qaqas neres anu oroqsad*(29) *ǰarliq bö•etele ayima•ud-/d/ača ala šiltaǰu sėnšhiŋud-eče ya•ud ba quyuǰu bu abtu-*(30) *qayi*"[白话汉译原文]更咱每的明降圣旨既有呵，推称着各枝儿投下，于先生每根底，不拣什么休索要者；[汉译]任何部落不得以咱们圣旨没有具体列名为借口，向先生们索取任何东西"。[35] ***eǰed*** (?)："主、主人"，*eǰen* 加名词复数附加成分-*d* 构成。吐鲁番文献中出现 *eǰen* 一词，如《入菩萨行论》(TM 45 D 336)：(166v4) *aγui ulus-un naγadaγar yeke eǰen* ("大国第八十位国君")。除此之外，亦见有[*e*]*ǰen-dür*、*ạǰentüriyen* 等形式。按元代公文惯例，有关 *aimaγ* 一词最常见的形式是 *aimaγ-ud*、*aimaγ aimaγ-ud-un ötögüs-e* 等，未见有 *aimaγ eǰed* (?) *ötegüs-e* 这种说法，故 *eǰed* (?)一词的释读尚有问题。该词嘎日迪先

生读作 *noyad*。***ötegüs-e***：*ötögüs*“头儿”加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e*（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犹“向”、“对”）构成，多见于元代公文，亦作 *ötögüs-e*，如吐鲁番出土编号 TID581 文书：*qayalyas qayalyas-un ötegüs*“诸城门头目”；TIID 306: *ǰamudun ötegüs-e*“向各站赤头儿们”；T II D203：*ǰayur-a bükün ǰamudun ö(t)ögüs-e*“向沿途各站赤头儿们”；八思巴字蒙古文《答吉皇太后鸡年（1321）懿旨》碑：[36] *ayimaq ayima·udun ötöguse*“[白话汉译原文]各枝儿头目每根底；[汉译]各部头目们”等。与一位格（Dative-Locative），或称“位格”、“方位格”、“与格”、“方位与格”、“在与格”、“与格·位置格”等。主要表示动作行为涉及的对象、处所、时间或依据等，附加成分是-*dur* (-*dür*) /-*tur* (-*tür*)、-*da* (-*de*)/-*ta* (-*te*)、-*a*/-*e*。[37]

第 8 行：***ongwuu***：“王府”，参考 1335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27)*ong wuu yamun bayiyuluyad noyad-i tüšiküi-dür*“当开王府衙门置僚属时”。[38]京都藤井有邻馆（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藏一件 14 世纪蒙古文信函残片中出现 *sultanš-a si ning ong-un ongwuu-yin noyad-ta*“向速丹沙西宁王王府官员们”一语。对于其中的 *ongwuu* 一词，傅海波解释道：“*ongwuu*: This is the Mongolian rendering of Chin. *wang-fu* 王府, ‘princely household’, that is,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fief. These offices are described in *Yüan-shih* ch. 89. For a translation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see Paul Ratchnevsky, *Un Code des Yuan*, Paris 1937, p. 245-246. They were headed by a ‘princely preceptor’, *wang-fu* 王傅. *Ong wuu* as Mongolian orthography for the Chinese expression *wang-fu* 王府 is attested in the bilingual inscription of 1335 (F. W. Cleaves, *HJAS* 13 [1950], p. 49 note 143; p. 119 note 133; p. 120 note 138). The Chinese text of that inscription has *wang-fu-fu* 王府傅 for Mong. *ong wuu*. In our letter

ong and *wuu* are written together as one word."*ongwuu*：此为汉语'王府'之蒙文译词。'王府'乃封地官署，《元史》卷八十九有说明。其有关段落之翻译，见保罗·拉奇列维斯基《元代法典》（巴黎，1937年，第245-246页）。*Ong wuu* 作为汉语词'王府'的蒙古文拼写在1335年的双语碑铭中得到证实（F. W. 柯立夫，《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49页注143；第119页注133；第120页注138）。此碑铭文献汉文部分中记有'王府傅'，与蒙文中的 *ong wuu* 相对应。我们书信中将 *ong*、*wuu* 二字合写成一个字。"[39]正如傅海波所说，我们文书中的 *ongwuu* 也可以释读作"王傅"，如上引1335年碑：(44) *ene metü ong wuu-yin ner-e-dür kürčü* "如此官至王傅"。然而，据文意，作"王府"的可能性较大。嘎日迪先生亦读作 *ongfuu* "王府"。**[*n*]*o*[*γad-a* /*ta*](?)**：此处文字缺损，不好辨认，嘎日迪先生读作 *noyad tan-a*。***tamγa niš*** **(?)** ***bičig***："印押书信"。*tamγa*，义为"印、印章、图章"，现代书面语形式为 *tamaγ-a*。关于 *niš*，参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 B119：7》。[40] ***ilegsen***：动词 *ile-* "寄、发、送"的过去时形动词形式，现代书面语形式为 *ilegegsen*。参考黑城出土编号G117文书第7行：*ilgsn bičig beleg-eče* "从寄给（我）的信件和礼物中"；[41]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ilebei* 86r15、*ilebesü* 6r10、*ilejü* 21r9。[42]

第9行：**[...]*WKWS***：该词前半部分缺。嘎日迪先生读作 *tegüs*，并译作"全——完全"，然在文义解释上亦存窒碍。

第10行：***ayil*[*adqaγsan*?] *b*[*olai* ?]**：词语原文漫漶。嘎日迪先生读作 *ǰoqaqulbasu*，并译作"适应呵"，似不妥。这一行剩下的部分空白，说明这是句子的结尾部分，不太可能出现假定副动词形式 *-basu*。

第12行：**[... /// /// /// ///]-*tur***：*-tur* 前面可能为地名，然此处文字模糊不清，实在不敢冒揣，只好留此存疑。嘎日迪先生读作 *qadaqatan-a aqulas-tur*，并译作"外面（在）山（复—在）——在境外山中"。

注释:

[1]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24~146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30 页。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397~419 页"附录二"。

[4]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8 页，2000。

[5] 照那斯图、道布、刘兆鹤:《阿难答綦王八思巴字蒙古语马年令旨》，载《民族语文》，1998（3），注释 1。此处转引自祖生利博士论文《元代白话碑文研究》，8 页。

[6]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Text 68, 73, 74 und Tafel XXIX, XXXV, XXXVI.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1993，68、73、74 号文书及图版 XXIX、XXXV、XXXVI。]

[7] 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残片》（待刊）。

[8] G. Kara. "L'inscription mongole dAruγ, Prince de Yun-nan（1340）." *AOH* 17. 2（1964）：145-173[G. 卡拉:《云南王阿鲁蒙古文碑铭》，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7 卷，第 2 辑，145~173 页，1964];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lingji* of Aruγ of 1340." *HJAS* 25 （1964/65）：31-79 [F. W. 柯立夫:《1340 年阿鲁王令旨》，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25 卷，31~79 页，1964~1965];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古文），316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9]如 Mañjuśrī（曼殊室利，即文殊菩萨），意为"妙吉祥"；Sri Lanka（斯里兰卡），意为"辉煌的土地、壮丽的土地"。除此之外，*Sri* 还可以作一种尊称或对圣人的称呼。

[10] 兹转录其全文如下："撒蛮答失里等书[1r] Sutu qahan-na. bo'ol Samandaširi. Muda Darmu Haǰi Sangirča Abači Gendükbal Hara-Tobait Nayira-Buqa Ganaqbal-tan. Bičig-iyar öčimü. De'ere tenggiri-yin ǰaya'an-bar. delegei ertinčü. [1v] sutu Dai Ming （大明） qahan-nu'ai. boluqsan-bar. ba urida

Nasurding-tan-i. sutu qahan-nu. altan čirayi-tur. a'ulǰa'ulun otbasu. ǰarliq bolurun. Edö'e či darui-tur öter qari. tende-yin. ong ba ulus irgen-dür-iyen. kelele. [2r] huǰa'ur-un nuntuq-dur-iyan sa'uǰu. aimay-un aqalaqsand-ača. iretügei ke'en. ǰarliq boluqsan-nu tula. te'über. nidoni. Muda Naira-Buqa Bolot-tan-i. aqtas-iyar. a'ulǰa'ulun ilebesü. sutu qahan. soyurqaǰu. mana ǰorin elčin ǰaru'at. [2v] ǰarliq irerün. Gamsü Šaǰiu （甘肃沙州） ki'et qaǰad-iyar. ebesün usun-nu ǰokimǰi-bar. sa'utuqai ke'eksen-nü tula. ba ber Šaǰiu（沙州）–da. čiqui（指挥）Güčük-luwa qamtu-bar bolun. sutu Dai Ming （大明） eǰen-nü. ǰarliq ǰasag-i qaraǰu. niken ǰorig-i'ar. güčün ögüya. ke'eǰü sa'un amu. yambar-iyar soyurqaqu-yi. [3r] ǰarliq medem" [A. Mostaert and I. de Rachewiltz with A. Schönbaum. *Le matériel mongol du Houa I I lu de Houng-ou （1389）.* Vol. I.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7. 8-9. （田清波、罗意果和顺保木：《洪武本（华夷译语）（1389）中的蒙古文资料》，第一卷，8~9页，布鲁塞尔，1977。）]［"撒蛮答失里等书[1r]向皇帝洪福。奴婢撒蛮答失里、木苔、苔儿木、合只、散吉儿察、阿巴赤、坚都克班、哈喇脱伯惕、乃亦剌不花、加纳黑班等，有文书启奏。奉天命，[1v]天下世界归附大明皇帝洪福，我们在前教纳速儿丁等前去拜见洪福的皇帝金容，[皇上]便下旨曰：'如今你立刻回到[你的大]王、领地和百姓那里去，[2r]在从前的营盘里住着，教部落头目前来。'奉了这道圣旨后，就按圣旨的意思，去年，教木苔、乃剌不花、孛罗惕等骑着马前去拜见[皇上]。皇帝洪福恩赐，特派专使，[2v]前来传旨曰：'在甘肃沙州等地依水草的便利安营'。于是我们在沙州，与指挥古出克一同住下。遵循大明皇帝洪福的圣旨与法度，准备一心[为朝廷]效劳，怎生般恩赐，[3r]请[皇上]颁下圣旨。"]关于《华夷译语》，另见《涵芬楼秘笈》，第四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18；王云五主编：《（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记）、（华夷译语）》，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Marian Lewicki. *La langue mongole d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u xiv^e siècle：Le Houa-yi yi-yu de 1389.* Wroctaw, 1949 [玛莉安·李威奇：《十四世纪汉语译写蒙古文文书：1389年〈华夷译语〉》，弗罗茨瓦夫，1949]；Erich Haenisch. *Sina-mongolische Dokumente vom Ende des 14 . Jahrhunderts* （*Abh. Der Deutschen Ak.*）. Berlin, 1952 [海涅什：《十四世纪末汉蒙双语文献》，《德国科学院会刊》，柏林，1952]；Louis Ligeti. *Monuments en écriture 'phags-pa.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I. 170 pages. Budapest, 1972.[L. 李盖提：《八思巴字文献：汉语译写

公文》,《蒙古语文献汇编》, 第三卷（170 页）, 布达佩斯, 1972。]

[11] Henry Serruys. "Th♦ Dates of the 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Hua-i i-yu." *HJAS* 17. 3/4 （1954）: 419-427 [司律思：《〈华夷译语〉中的蒙古文文书年代考》,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 17 卷, 419~427 页, 1954(3-4)]: "Under the date of November 14, 1384, the *Shih-lu* （*HWSL* 167. 1a, Haneda, p. 158） records an embassy from Sha-chou 沙州. One of the ambassadors is Mo-t'o 抹陀, a duke of the former Yüan. 'Mo-t'o' is none other than Muda of the Mongolian document from Sha-chou. The writers of the Mongolian letter inform the emperor that, according to his orders, they have settled near Sha-chou. As the *Shih-lu* tells us that the embassy of 1384 had already come from Sha-chou, this Mongolian letter can not be later than November 1384. It is most probable that it was this embassy of 1384 that brought the Mongolian letter to the Ming court."["1384 年 11 月 14 日下,《明实录》记有从沙州来的一个使团。其中的一名使者为故元大臣抹陀。此抹陀正是沙州蒙古文文书中提到的木答。写此蒙古文书信者向皇帝奏报，他们按圣上的意思已经在沙州一带安驻。因为《明实录》告诉我们 1384 年的使团是从沙州来，所以此蒙古文书信不会晚于 1384 年 11 月。很可能他们把此信带到明廷的。"]

[12] 笔者在《敦煌学辑刊》2006 年第 3 期上发表的《莫高窟北区出土"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一文中曾提到 1324 年出镇沙州的阿剌忒纳失里为"世袭吐蕃封地的镇西武靖王搠思班之子"。现在看来这是个错误。在此根据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一文[载《社会科学》, 176~183 页, 2007（9）] 对原稿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

[13] 以上见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载《社会科学》, 176~183 页, 2007（9）。

[14] 另参考《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年, 第 283~284 页:"招讨司：辽、金、元统治边境地区的军事行政机构。辽俘降军兵，编入军籍，隶招讨司统领。有招讨使、副使、都监等官职。金置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掌招抚、征讨诸部族及接受贡纳、颁给赏赐等事。有招讨使一员，副使二员，下设判官、堪事官、知事、知法等官。元招讨司秩正三品。置达鲁花赤、招讨使、经历各一员，有吐番、剌马刚、天全、脐不思、沿边溪洞等处招讨司。或置招讨使、副使、经历各一员，有唆尼、诸番、征沔、

长河西里管军、檐里管军、脱思麻田地等招讨司。"

[15] 以上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232~2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6] 周清澍：《元代职官（三）——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地方官制》，载周清澍著：《元蒙史札》，74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17] 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载《社会科学》，176~183页，2007（9）。

[18] 参见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载《社会科学》，176~183页，2007（9）。

[19] "《蒙古字韵》是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一部韵书，成书的确切年代已无可考。可以推知，它是在推行八思巴字的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是供人们研习、使用八思巴字进行译写所应用的一种范本。作者无考，刻本今已无传。现存唯一的旧写本，乃是朱宗文（伯颜 Bayan）于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校订的《蒙古字韵》传世本。此书体制，分韵十五（部），上冠八思巴字字头，下列所译写的汉字，平上去入四声一贯。计收八思巴字字头818个，被译写的汉字9,118个（残阙部分未统计在内）。"（见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蒙古字韵校本》，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20] 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39、151页。另参考罗常培、蔡美彪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10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1] F.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JAS* 13 （1950）：1-131[F. W. 柯立夫：《1335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3卷，1~131页，1950]；另参考道布整理、转写、注解：《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252页。

[22] F.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JAS* 12 （1949）：1-133 [F. W. 柯立夫：《1362年蒙汉文合璧忻都王纪念碑》，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2卷，1~133页，1949]；另参考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393页。

[23] 参见《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160页。

[24] 李治安：《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载萧启庆主编，许守泯协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375~421页，台北：台湾

学生书局印行。

[25] 如吐鲁番 TM79（梅因斯编号 866；海涅什编号 B4；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书中的编号 Nr. 68）号蒙文文书：（前略）[5] *[ạn]-e Tegür-ün S（？）[...]-TWR nigen köl yaǰar*[6] *usun aǰiyu uǰayur Yụs-ạče qudalduǰu* [7] *abču[.（？）] taral[yaṉ（？）] aǰiyu edüge ạne Tegür* [8] *Biš-Balyasun-[ṭur] ̱negüǰü irebesü teṉdeki* [9] *ter-e käl-ün yaǰar usun-ṭur alban ǰasaγ̄* [10] *[kere]g tayar amasar qismad saliy buu* [11] *abtuyai küčü auy-a buu kürgetügei* （后略）（[5]这帖古尔于[…]有一块带池塘的土地[6]原从也速那里买下来[7]自己耕种。如今这帖古尔[8]若搬到别失八里来向那边的[9]那块带池塘的土地官府[10]不得征收客列、塔哈尔、阿木萨尔、克西马、萨里合等税[11]不能强迫征之）。不难发现，第 5~7 行为叙事，第 7 行 *edüge*（"如今"）一词之后为该文书的核心内容，为受文者的具体要求。1276 年忙哥剌敕令碑文（龙门禹王庙安西王令旨碑）：（前略）[6] *ǰiŋ[gis] qanu ba qa·anu ba ǰarliqdur doyid êrk'e·ud sènšhiŋud dašmad* [7] *c'a [ŋ t'amqada] č'a buši aliba alba qubč'iri ülu üǰen* [8] *[dè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ögun at'uqayi ge·ek'degsed aǰu-* [9]*·uė 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10] *ǰarliqun yasu·ar c'aŋ t'amqadač'a buši ali[ba] alba qubč'iri ülu üǰen dè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ögun at'uqayi ge·en ...* （后略）["在成吉思汗和匣汗的旨令中，称佛教、基督教、道教和穆罕默德的教士们，除了土地税和商税之外，不再交纳贡赋或别的任何税，他们应向上天祈祷和表示感谢[祝福]。现在，再声明他们根据以前的法令，除土地税及商税之外，不纳贡或别的任何税，而应向上天祈祷和表示感谢之后···"]（[美]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78~85 页，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同样，*ėdu·e*（"现在"）一词前面为叙事，后面为具体要求。这种例子颇多，此不一一列举。

[26]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37 页。

[27] Louis Ligeti. "Deux tablettes de T'ai-tsong des Ts'ing." *AOH* VIII（1958）：201-239. n. 12：219-221.［L. 李盖提：《清朝太宗皇帝的两枚信牌》，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8 卷，201~239 页，1958。］

[28]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37 页。

[29]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22 页。

[30]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337 页。

[31] F. W.柯立夫：《1362 年蒙汉文合璧纪念忻都王碑》，载《哈佛大学亚

细亚研究学报》，第 12 卷，1949；道布整理、转写、注解：《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398 页。

[32]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224 页。

[33] 关于 *terigüten* 一词，另见 Mostaert, A., und F. W. Cleaves.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es." *HJAS* 15 （1952）：440[A. 田清波、F. W. 柯立夫：《梵蒂冈秘密档案中的三件蒙古文文书》，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5 卷，1952，440 页]；Ligeti, L."Fragments mongols de Berlin."*AOH* 24（1971）：142f. [L.李盖提：《柏林藏蒙古文残文书》，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24 卷，1971，142 页。]

[34]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21~27 页，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罗常培、蔡美彪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32 页"京兆路重阳万寿宫圣旨碑"。

[35]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53~60 页。

[36]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118~122 页。

[37] 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37 页。

[38] F. W. 柯立夫：《1335 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3 卷，1~131 页，1950。

[39]Herbert Franke. "A 14th Century Mongolian Letter Fragment." *Asia Major* 11.2（1965）：120-127. [傅海波：《14 世纪一件蒙古文信函残片》，载《亚洲专刊》，第 11 卷，120~127 页，1965（2）。]

[40]载郑炳林、樊锦诗、杨福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上册，171~191 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41]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 2 （St. Petersburg：Thesa Publishers, 2003）：3-40.[G. 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 9 卷，第 2 辑，3~40 页，2003。]

[42]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213 页。

图 6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46

伍 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残叶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63：3（正）文书为一件八思巴蒙古文木刻版《萨迦格言》残片（图 7）。这是继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之后的第四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版式与前三件不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萨迦格言》，又称《善说宝藏》（藏语：*legs-par-bshad- pa- rin- po-chevi-gter*，蒙语：*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蒙古族民间又俗称《苏布喜地》（*Sobašid*, 梵文音译），是藏族著名学者萨班·贡噶坚赞（*kun-dgav-rgyal-mtshan*, 1182~1251）用藏文撰写的一部格言体哲理诗集。贡噶坚赞的著述颇丰，后人辑为《萨班全集》三函，《萨迦格言》为其中的第二函第二篇。全篇分为九章（品），收录格言诗 457 颂（首）。此格言诗集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广为流传，并从元代开始被反复译成蒙古文。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首先，介绍《萨迦格言》蒙古文译文的传承源流以及后人的研究情况；其次，以此为基础对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进行释读、翻译与注解。

一、回鹘蒙古文《萨迦格言》

据学者的研究，《萨迦格言》最早的蒙古译文出现于 13 世纪后半叶或 14 世纪初，甚至在萨班活着的时候。[1]这些早期译本较完

整地传至现代的只有两件写本文献。

一为布达佩斯本。这是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ouis Ligeti,1902~1987)于1928~1931年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时从卓索图盟喀喇沁公爷府呼毕勒罕伊希丹森（Išidamsan）处购得的，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现收藏于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写本蒙古文文献部，编号为54（Fonts mongol, no.54）。[2] 1948年李盖提于布达佩斯出版了该文书影印本，并在序论中对文书之来源、价值等作了详细的介绍。[3]这是件长条形蒙藏双语文献，宽47厘米，高10厘米，共248页，每页有两行横排藏文和25行竖排回鹘蒙古文（图 8)。李盖提在序论中指出此一卷本《萨迦格言》为蒙古语史上特别珍贵的文物:

> En effet, l'exemplaire manuscrit de Budapest du *Subhāsitaratnanidhi* nous offre toutes les caractéristiques, tant orthographiques que morphologiques et lexicales, d'un texte moyen mongol, comme je l'ai déjà indiqué brièvement dans mon Rapport préliminaire (pp. 58-59), Pourtant, l'exemplaire de Budapest ne paraît pas remonter au XIV^{e} siècle; bien plus vraisemblablement il n'est qu'une copie se placant aux environs d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
> [实际上,《萨迦格言》布达佩斯写本中保留了中古蒙古语的正字法、词法与词汇之一切特征，关于这一点我在当初的题解中做了简单记录（第58~59页)。然而，布达佩斯本并非14世纪遗物，而是17世纪初叶之手抄本。]

李盖提的学生，当代著名蒙古学家、突厥学家G·卡拉教授认为布达佩斯本最早的译文出现的时间较李盖提说得还要早，可能出现于13世纪末或14世纪上半叶。此与鲍森的观点相合。

还需一提的是，布达佩斯手抄本中出现蒙古文译者的名字。文书第一章第一背页（I 1b）记：*mongyolǰin keleber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neretü šastir ❖ *saskiyab bandidta baysi čorǰig degedü lam-a ǰoqiyaǰu*❖ *tarniči toyin sonom gar-a orčiyulbai* ,[4]意为“蒙古形式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neretü šastir*（善说宝藏），萨迦班迪达导师、法王、大喇嘛著，咒文僧 *sonom gar-a* 译”。鲍森认为 *sonom gar-a* 一名前半部分无疑为藏文 *bsod nams*，相当于梵文 *Kuśala*，蒙语常作 *sonom*，然而，后半部分不易解释。[6] G·卡拉教授认为其后半部分可能源于印度语，这种多语混合而成的名字在元代偶有所见。他还谈到此译者 *sonom gar-a* 有可能为忽必烈汗执政时期的人物，他说他从汉文史料中曾见过类似于 *sonom gar-a* 的名字，如果继续挖掘或许能发现更多的证据。

1969 年鲍森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一书。书中以李盖提 1948 年布达佩斯影印本为底本，对蒙藏两种文字的《萨迦格言》进行了拉丁文转写、翻译与注解，并在序论中对布达佩斯手抄本的语言特征进行了分析：

> The language of the old Mongolian translation of Sonom gar-a, on the other hand, is of great interest. It very clearly presents the features that distinguish texts of the pre-classical period of Mongolian literature. The language of this translation is particularly close to the language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done by Chos kyi 'od zer in 1305.[6]
>
> [另一方面，Sonom gar-a 古蒙语译文语言饶有趣味。它清楚地显示了辨别前古典时期蒙文文献的一些特征。该译文语言特别接近 1305 年搠思吉斡节儿翻译的《入菩萨行经》的语言。]

1973 年李盖提著《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一书问世。该书在参考圣彼得堡写本（见下文）的基础上对布达佩斯手抄本进行了系统研究。[7]

另一个手抄本属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编号为 Q561。[8]这是柯瓦列夫斯基（J. E. Kowalewski）从卡尔梅克人中所得。此本似乎从未正式出版过，于是学者们的说法显得有些不一致，鲍森认为：

> Vladimirtsov estimates that this copy is of Oirad origin, determined by some peculiarities in the writing of the Tibetan text — what these could be, I cannot surmise, and Vladimirtsov does not specify — and by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occasional Oirad glosses in the text. [9]
>
> [符拉基米尔佐夫估计该抄本源于卫拉特。他是根据藏文原文的一些书写特征——这些特征会是什么呢，我无法推测，符拉基米尔佐夫也没有具体说明——以及在文书中偶尔出现的卫拉特注解而得出此结论。]

看来，鲍森有关圣彼得堡收藏《萨迦格言》手抄本的信息是从符拉基米尔佐夫处得来的，[10]他本人似乎未曾见过此本，[11]而且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记载也可能朦胧不明。G·卡拉教授认为圣彼得堡本并非源于卫拉特，这是 19 世纪的一个手抄本。他说李盖提写《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一书时曾与圣彼得堡本进行校勘，估计布达佩斯应有一份影印本。

另外，据鲍森介绍，上述两件手抄本文献属于同一译本的不同抄本，所不同的是布达佩斯本有译者的名字，而圣彼得堡本却没有；圣彼得堡本有书尾题署（colophon），而布达佩斯本却没有。[12]

17 世纪林丹汗（Ligdan Khan, 1592~1634）时期的蒙古族大翻译家“大元四库国师”（*Dayigüng dayun sikü guosi*）翻译了仁钦巴桑波（rin-chen-dpal-bzang-po, 1230~1310）用藏文撰写的《萨迦格言》评注，译文中他还引用了苏那木嘎拉译文中的 55 首。鲍森说此 55 首与布达佩斯本没有太大的出入。此评注文的 18 世纪后期的一个手抄本现藏于德国马尔堡，编号为 Hs. or. 266（图 9）。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教授（Walther Heissig, 1913~2005）在德国藏《蒙

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一书中介绍说：

Manuskript, chinesisches Doppelblattbuch, 137 fol., 24: 33. 5 cm, 12zeilig, saubere Kopistenhandschrift des späten18. Jh., Pinsel auf dünnem vergilbtem, chinesischem, handgefertigtem Papier mit blau aufgedruckter Linierung, wohlerhalten bis auf gelegentliche Wasserflecke und das beschädigte fol. 137. …… Kein Titel, keine Datierung. Von D. Schäfer 1935 in Kalgan (Chang-chia-k'ou) erworben. [13]

[手写本，双叶汉式装帧本（册叶装），137 页，高 24 厘米，宽 33.5 厘米，每页 12 行，18 世纪后期的一个较整齐的笔迹。蘸水笔，在中国手工制造的薄而且微黄色纸上用蓝墨印有行间格。保存得较好，但有些地方有水珠印，而且第 137 页残。……没有题目，也未署成书年代。1935 年 D. Schäfer 从张家口所得。]

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还收藏着另外三件《萨迦格言》抄本，这些也是源于前文所提到的那本最早的蒙古文《萨迦格言》，其编号分别为 Tibet No.33、Rudnev No.60 和 I 39。其中第二件由鲁德涅夫（Rudnev）在布里亚特人中发现，第三件由 Jaehrig 于 1782 年所得。[14]

《萨迦格言》较晚期的两种蒙古文译本在蒙古人中流传甚广。其中相对较早些的题目为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subhašida kemegdekü šastir*，由一个叫丹碧扎拉桑（Dambaijamsan）的比丘翻译，18 世纪中叶由乌拉特莫日根葛根（*Urad-in mergen lama-yin gegen*）加以修订。它的一个抄本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戴维·法夸尔(Farquhar, David M)对此专门作过介绍：

(X)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subhašita kemegdekü šastir orašiba*. Sans. *Subhāsitaratnanidhi-nāma-śāstra*. Tib. *Legs par bšad pa rin po čhe gi gter žes bya ba'i bstan bčos*. Folio 12 1/16" × 4 1/4"; margins 9 3/4" × 2 7/8"; 19 lines per

side. Marked 僐语 shan yü. Ff. Iv. and 2 r. printed in red. 78 ff. plus l back f. in red (Div. O. M236 C).[15]

[（木版印刷）*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subhašita kemegdekü šastir orašiba*。梵文：*Subhāsitaratnanidhi-nāma-śāstra*。藏文：*Legs par bšad pa rin po čhe gi gter žes bya ba'i bstan bčos*。页 12 1/16" × 4 1/4"（寸）；页边 9 3/4" × 2 7/8"；每页 19 行。标有"僐语"字样。第 1（正）、2（背）页红墨印。78 页加一红墨印后叶（编号为 Div. O. M236 C）。]

另一个译本叫作 *Sayitur nomlaysan erdeni-yin sang subasidi kemegdekü šastir orosiba*，由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Čaqar dge bshes blo-bzang-tshul-khrims）译注。蒙古国著名学者策·达木丁苏荣（C. Damdinsürüng）认为其翻译时间为 1778~1779 年。詹姆斯·鲍森却认为较这个时间稍晚些。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张家口排版并出版了此译本，是一个 80 页的小册子。1958 年重新出版，一次在乌兰巴托用斯拉夫文字出版，一次在沈阳用回鹘蒙古文出版。两个版本均由策·达木丁苏荣作序。鲍森说，莫日根葛根译本较罗桑楚臣的译本更接近藏文的原文。

二、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残片，共有四件：赫尔辛基一件、柏林两件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敦煌研究院一件。

赫尔辛基的一件是由芬兰国父 C. G. 马内汉将军（C.G Mannerheim,1867~1951）于 1906 在亚洲旅行期间从新疆所得。[16] 1912 年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 ~1950）发表了题为《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的文章，率先刊布了该文书图片（图 10）。[17]后来于 1940 年同篇文章被译成英文后收入马内汉的大作《1906~1908 年由西而东横越亚洲》第二卷中，这篇文章为其中之

第七篇。[18]兰司铁在这篇文章中对此八思巴文残文书作了试译，在译文中他就残缺的词，作了许多创造性的推测，并说明它可能是由佛教徒所作。

1952 年兰司铁的学生和合作伙伴潘提·阿尔托（Pentti Aalto, 1917~1998）教授发表了《阿尔泰研究一：马内汉所获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一文，对赫尔辛基残片进行了考证。[19]他成功地证明了该文书为《萨迦格言》蒙语译本的一部分。在文中他把赫尔辛基残片与布达佩斯本进行了比较。认为这是相当于李盖提影印本第一章第 4（正）~ 4（背）页和第 5（正）页，残存文字 9 行。并根据其语言特征，指出此印本残片的年代要早于布达佩斯手抄本的年代。

此外，1957 年鲍培（N. Poppe）在其《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一书[20]中对赫尔辛基残片作了充分阐述。

柏林的两件均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 ~ 1935）和勒柯克（A.von Le Coq, 1860~1930）率领的德国探险队自 1905 年 12 月到 1907 年 4 月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第三次考察时从吐鲁番发现的。其中一件编号为 TIII D322（图 11），海涅什编号 D2[22]，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在书中（第 8 号文书）作了如下介绍：

> Blockdruck, bräunliches Papier. Oberer Mittelteil eines Blattes (mit oberer doppelter Begrenzungslinie, ca. 5 cm vom oberen Blattrand entfernt); ca. 11, 8×14,7 cm. 6+2 Zeilen Quadratschrift, in 2 doppelt umrahmten Kolumnen strophenweise gedruckt; jede Strophe (4 Verse) = 3 Zeilen, deren erste ca. 1,4 cm herausgerückt ist. Chin. Signatur auf der Mittellinie: 八失 *bashi(= [su]bhāsi[ta°])* *[二]er*, „zwei".— Gehört mit Nr. 9 zusammen. [22]
>
> [木版印刷品残片，棕色纸，一叶纸的上半截中间部分（文书上方有双边框线，大约离纸张的上边缘 5 厘米）；

11.8×14.7 厘米。6+2 行方体字，分节印刷，双边框把文字分为两栏；每诗节（4 个诗句）为三行，其中第一行高于其余各行约 1.4 厘米。在两段中界线下面有汉字"八失"（=*[su]bhāsi[ta°]*)（二）。与第 9 号残片属于同一版本。]

最早对该文书进行研究的是芬兰学者潘提·阿尔托。1955 年他发表了《八思巴字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一文，刊布了该文书图版，并对文书进行了转写、翻译与注解。[23]其后海涅什在 1959 年出版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 II》一书中收录其图版[24]；李盖提于 1964 年对该残片、柏林的另外一件《萨迦格言》残片以及赫尔辛基残片进行了系统研究。[25]除此之外，海西希教授在他的《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一书中也作了简短介绍。

弗朗西斯·卡特（Th. Francis Carter）于 1925 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中刊布了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另一件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的左半截图片，[26]并在图片下方作了简单介绍：

Fragment of a Printed Sūtra in the Mongol Language in Square ('Phags-pa) Script. The page numbers are Chinese. Found in the ruins of the old city wall of Chotscho near Turfan. Dates from about 1300. (14.2 × 20cm)

[方体字（八思巴字）蒙古文佛经印本残片。页码为汉字。从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古城墙遗址中发现。年代大约为 1300 年（14.2 × 20 厘米）。]

根据该图片，潘提·阿尔托撰写了他的《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的第二件残片》一文，[27]他在文章中写道：

From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photograph I have been able to identify also this fragment as belonging to the Mongolian Subhāsitaratnanidhi and probably to the same

edition of it as the Mannerheim fragment. ... The text of the Berlin fragment corresponds to that in fol. II 7a-b in the photographic edition of Ligeti and to sentences 52-55 in the Tibetan text published by Campbell.

[通过对照片进行认真观察后发现此残片亦属于蒙古文《萨迦格言》，而且与马内汉残片同属一个版本。……柏林残片相当于李盖提影印本第二章第7（正、背）页以及坎贝尔出版的藏文本第52–55句。]

1959年海涅什在《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二）：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一书中刊布了柏林的两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的完整图片，编号分别为TIII D322：D1a-b（图12-a，12-b）和TIII D322：D2。[28]同年，潘提·阿尔托在《芬兰—乌戈尔学报》第61期上又发表了题为《柏林吐鲁番残文书TIII D322》的文章，对TIII D322：D1号文书进行了拉丁文转写、翻译与注解。后来，鲍森（1961年）、李盖提（1964年）等学者也对TIII D322：D1号文书进行了研究。[29]该文书两面均有文字，内容相当于李盖提影印本第二章第7上页至第三章第3上页。鲍森写道：

Fragment TIII D322:D1 clearly shows the page numbers 10 and 11 respectively. This fragment shows that each folio contains twenty lines, and with three lines per stanza this allows six and two-thirds stanzas on each side. By comparing the fragments with the MS published by Ligeti one can approximately reconstruct the length of the 'Phags-pa edition. From this one can calculate the length of the entire book to have been approximately seventy folios.

[编号TIII D322：D1残文书清楚地显示了其页码分别为10和11。此文书显示了每页有二十行字，每个诗节为三行，这样一面有六又三分之二诗节。通过把这些残片

与李盖提出版的文书进行比较，我们大概能推算出八思巴文本的长度。由此可以算出整本书的长度大概为七十叶。]

关于柏林的两件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残片的情况，也可以参阅照那斯图的《关于〈善说宝藏〉最早的蒙译及其回鹘式、八思巴两种文字的版本》一文。[30]

三、莫高窟北区出土八思巴文《萨迦格言》残片

编号 B163∶3〈正〉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现收藏于敦煌研究院。文书残宽 25.2 厘米，残高 23.1 厘米，残存文字 13 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所载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31]一文对此残片有较详细的描述："标本 B163∶3〈正〉，23.1×25.2 厘米，墨迹木刻佛经文书，现存 13 行，可释读 11 行，八思巴蒙古文。这是八思巴蒙古文《善说宝藏》（也称《萨迦格言》）第八章《辨识事业》中的一段，即总 313~316 段中的残文，本页前后文残缺。这是继吐鲁番出土柏林收藏八思巴蒙古文《善说宝藏》之后的又一文献，但是版本不同。元代，具体印行年代不详。此佛经是《致斡朵失里大王的文书》的正面文本，出土时形状不规则的三片，经整对后形成。"

正如嘎日迪先生所言，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63∶3（正）文书为木刻版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其版本与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不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不同点在于：

敦煌研究院残片	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
长条形佛经式散页本	汉籍式线装本（？）
上下单线边框	上下双线边框
无分栏	每页分两栏
每个诗节可能为四行	每个诗节为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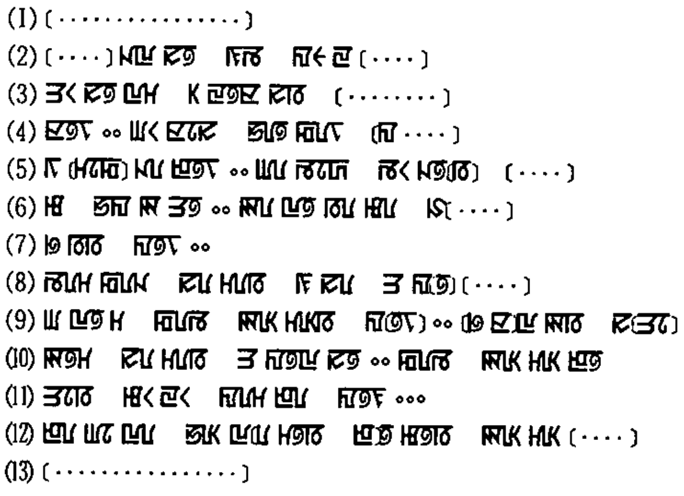
每行高度相同	第二、三行低于第一行约 1.4 厘米
单面印刷	双面印刷（？ ）

至于其语言特别接近赫尔辛基和柏林残片，说明其年代相差不远，或许为同期之物。例如我们文书中出现的一些具有中古蒙古语特征的词语形式可以证明之：[*či*]*da·asu*，柏林 TIII D322∶DI 号文书作 *čadu·asu*，《蒙古秘史》第 193 节作 *čatqu*；*ö·*[*erun*]，赫尔辛基残片作 *ö·erun*，《蒙古秘史》第 26 节亦作 *ö'erün*；*h*[*üle·esu*]，典型的中古蒙古语形式；还有 *te·uneče*、*ǰa·ura*、*yosu·ar*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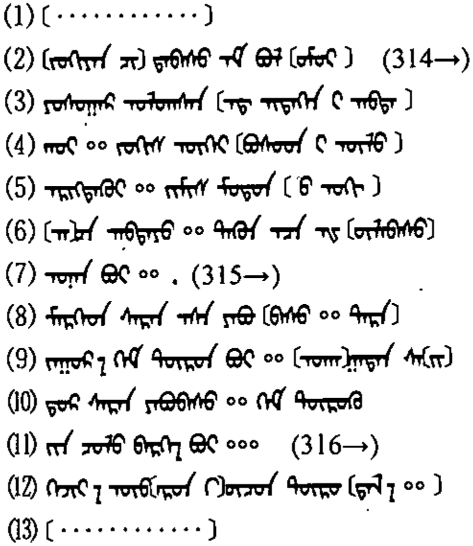
四、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以下为编号 B163∶3（正）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

[2] [ǰoqiyan či]**da·asu ėm bol**[umuė] (314→)

[3] **yosu·ar oluqsan** [ėd ide·eni abta]

[4] **-quė ∘∘ ǰoqis ügeė** [busudi ülu]

[5] **ėrigdekuė ∘∘ ǰemiš modun**[u oqi]

[6] -[·a]**ča abtayu ∘∘ te·uneče h**[üle·esu]

[7] **unan buė ∘∘** (315→)

[8] **merged seren ėse yabu**[·asu ∘∘ tere]

[9] **ǰa·ura gem törön buė ∘∘** [uqa]**·atan sa**[yi]

[10] **-tur seren yabu·asu ∘∘ gem töröku**

[11] **-yin čolo berke buė ∘∘∘** (316→)

[12] **keǰi·e ö·[erun k]učun törö**[tele ⁰⁰]

[13] [................................]

译文

即便是害自己的敌手，（313）
有计谋也会变成朋友；
剧毒虽对身体有害，
懂得调配就称良药。

应得的财务可取，（314）
贪得的欲望要除，
树梢的果子可摘，
超越树梢要摔跤。

学者如不谨慎，（315）
也会发生不幸；
智者特别留心，
很难发生不幸。

其他经典中谈到，（316）
实力尚未充足时，
对敌人还得恭敬，
实力充足随意行。[32]

词汇表

[abta]quė （*[ab-ta]-quė*）（3-4）“被取出、被占领”：*yosu·ar oluqsan [ėd ide·eni abta]quė*

abtayu （*ab-ta-yu*）（6）“被取出、被占领”：*ǰemiš modun[u oqi]-[·a]ča abtayu*

-[·a]ča （*-[·a]-ča*）（6）（蒙古语从格附加成分）：*ǰemiš modun[u oqi]-[·a]ča*

berke （*ber-ke*）（11）“困难的”.

bol[umuė] （*bo-l[u-muė]*）（2）“成为、变为”：*ėm bol[umuė]*

buė （*buė*）（7、9、11）“是”：*te·uneče h[üle·esu] unan buė*；*gem törön buė*；*gem töröku-yin čolo berke buė*

[či]da·asu （*[či]-d·a-su*）（2）“如果……能、会、能够”：*[ǰoqiyan či]da·asu ėm bol[umuė]*

čolo （*čo-lo*）（11）“机会”：*gem töröku-yin čolo berke buė*

ėm (*ėm*)（2）"药"：*ėm bol*[*umuė*]

ėrigdekuė (*ė-rig-de-kuė*)（5）"寻找、追求"：*ǰoqis ügeė* [*busudi ülu*] *ėrigdekuė*

ėse (*ė-se*)（8）"不、否、未"：*seren ėse yabu*[*·asu*]

gem (*gem*)（9、10）"病、疾病、损伤"：*gem törön buė*；*gem töröku-yin čolo berke buė*

h[*üle·esu*] (*h*[*eu-l·e-su*])（6）"超越、超过"：*h*[*üle·esu*] *unan buė*

keǰi·e (*ke-ǰi-·e*)（12）"何时、什么时候"：*keǰi·e ö·*[*erun k*]*učun törö*[*tele*]

[*k*]*učun* ([*k*]*u-čun*)（12）"力量、实力"

ǰa·ura (*ǰa-·u-ra*)（9）"片刻、瞬间"：[*tere*] *ǰa·ura gem törön buė*

ǰemiš (*ǰe-miš*)（5）"水果"：*ǰemiš modun*

ǰoqis (*ǰo-qis*)（4）"合适、适当"：*ǰoqis ügeė* [*busudi ülu*] *ėrigdekuė*

merged (*mer-ged*)（8）"贤者、贤人"：*merged seren ėse yabu*[*·asu*]

modun (*mo-dun*)（5）"树、木"

oluqsan (*o-luq-san*)（3）"得到的"：*yosu·ar oluqsan* [*ėd ide·eni*]

ö·[*erun*] (*aeo-·*[*e-run*])（12）"自己的"：*ö·*[*erun k*]*učun*

sa[*yi*]*tur* (*sa*[*yi*]*-tur*)（9-10）"好好地、好好儿"：[*uqa*]*·atan sa*[*yi*]*tur seren yabu·asu*

seren (*se-ren*)（8、10）"小心、谨慎"：*seren ėse yabu*[*·asu*]; *sa*[*yi*]*tur seren yabu·asu*

te·uneče (*te-·u-ne-če*)（6）"从它、由它"：*te·uneče h*[*üle·esu*]

töröku (*teo-reo-ku*)（10）"出生、产生、发生"：*gem töröku*

törön (*teo-reon*)（9）"出生、产生、发生"

törö[*tele*] (*teo-reo-*[*te-le*])（12）"到……出生/发生/产生为止"：*ö·*[*erun k*]*učun törö*[*tele*]

[*uqa*]*·atan* ([*u-q*]*·a-tan*)（9）"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uqa*]*·atan sa*[*yi*]*tur seren yabu·asu*

unan　(*u-nan*)（7）“落、掉、倒”：*te·uneče h*[*üle·esu*] *unan buė*
ügeė　(*aeu-geė*)（4）“无、没、没有”：*ǰoqis ügeė*
yabu·asu　(*ya-bu·a-su*)（10）; *yabu*[*·asu*]（8）“如果……走/行”：*seren yabu·asu*; *seren ėse yabu*[*·asu*]
-yin　(*-yin*)（11）（蒙古语属格附加成分）：*gem töröku-yin*
yosu·ar　(*yo-su-·ar*)（3）“依理、按理”：*yosu·ar oluqsan* [*ėd ide·eni*]

注解

第 2 行：**[*či*]*da·asu***：“如果……能、会、能够”，柏林 TIII D322：D1 号文书作 *čadu·asu*，《蒙古秘史》第 193 节作 *čatqu*，李盖提本作 *čidabasu*。八思巴文表示条件副动词（Converbum conditionale）形式的主要后缀是-·*asu*/-·*esu*。例如：*quriya·asu*“若收集（聚集）”、*üėledu·esu*“若那样做”、*deledu·esu*“若敲打”、*bušire·esu*“若尊敬（若遵从）”[33]以及我们文书第 8、10 行中出现的 *yabu·asu* 等。在蒙古书面语中，条件副动词后缀为-*yasu*/-*gesü* 或为-*basu*/*besü*。***ėm***：“药”。其中 *ė* 音为较 *e* 闭合的元音，在词首写作 ꡦ 或 ꡦ，在词中（仅在第一音节，我们文书中没有出现此例）和词尾（仅表示非音节的复元音部分）时，用 ꡦ 、ꡦ 来表示。[34]例如：*ėrigdekuė*（5）、*ėse*（8）、[*abta*]*quė*（3-4）、*buė*（7、9、11）、*ügeė*（4）等。

第 3 行：***yosu·ar***：“依理、按理”，蒙古书面语形式为 *yosuyar*，李盖提本作 *yosuyar*。工具格后缀 -·*ar*/-·*er* 在八思巴文中时而出现，例如：*yosu·ar*、 *oro·ar*、*·üge·er* 等。

第 4、5 行：**[*abta*]*quė*; *ėrigdekuė***：未来式名词（Nomen futuri）后缀-*qui*/-*küi*“在前古典书面语中用来构成起名词作用的词语形式（用作各种句子成分），或者，用来构成谓语性词语形式（动词限定形式）。”[35]八思巴文的情况也一样，以-*quė*/-*kuė* 结尾的词在句子中可以充当定语、宾语和谓语等。例如：*du·ulqaquė ǰarliq*“宣谕的圣旨”、*buguėdur*“在逗留期间（有时分）”、*surtaquė*“学习”等等。

我们文书中出现的这两个词在句子中充当谓语。***ǰemiš***："水果"。该词写法值得注意，这无疑是回鹘文影响所致。其蒙古书面语形式为*ǰimis*，李盖提本亦作*ǰimis*。

第 6 行：***abtayu***：词干 *abta-*（*ab-*"拿、要"的被动态）加动词现在和未来时附加成分*-yu* 构成。***h[üle·esu]***："超越、超过"，中古蒙古语形式。原文残损，只存首字母 *h*，此处根据李盖提本进行了拟补。关于以喉擦音 *h* 开头的词，鲍培谈道："13-14 世纪的蒙古语中，在许多词的词首，有着这个语音，现在除某些古蒙古语词里仍然保存这一现象外，其余均变为以元音开始。"他还说："八思巴文以保留词首擦音 *h*（< *φ）为其特征"。[36]

第 9 行：***ǰa·ura***："片刻、瞬间"，李盖提本作*ǰayur-a*。***[uqa]·atan***："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李盖提本作 *uqayatan*。

第 10 行：***yabu·asu***："如果……走/行"，李盖提本作 *yabubasu*。

第 11 行：***čolo***："机会"，李盖提本作 *čọle*，鲍森译作"opportunity"（"机会"）。现代蒙古书面语形式为 *čilüge*。

第 12 行：***keǰi·e***："何时、什么时候"，李盖提本作 *keǰiy-e*。***ö·[erun]***："自己的"，这个词在赫尔辛基残片中也以同样的形式出现；《蒙古秘史》第 26 节亦作 *ö'erün*。李盖提本作 *öberün*。

附录：布达佩斯本相应的蒙古文部分、相应的藏文部分和鲍森的英译文

李盖提布达佩斯本 相应的蒙古文部分：[37]	相应的藏文 部分：[38]
313 [VIII, 4a; naimaduyar dörben]	
qoor kürgegči dayisun ber :	313 gnod par byed pavi dgra bo yang
ary-a medebesü nökör bolun bui :	thabs dang ldan na

			grogsu gyur
	qooro bey-e-ṯür qoor-tu buyu ǰe :		dug chen lus la gnod
			mod kyi
	ǰoqiyan čidabasu em bolumui :		sbyor ba shes nas
			sman tu gyur
314	yosuγar oluγsan ed̲ idegen-i abtaqui :	314	rigs pas rnyed pavi
			za nor blang
	ǰoqis ügei busud-i ülü erigdeküi :		mivos gzhan la
			rlom sems spang
	ǰimis modun-u oqi-ača abtaγu :		shing thog shing
			rtse las blang gi
	tegüneče ülebesü unan bui :		de las thal nas sa la
			lhung
315	[VIII, 4b] merged seren es-e yabubasu :	315	mkhas pas
			sgrims pa mi
			byed pa
	ter-e ǰaγur-a gem törön bui :		de yi bar la nyes
			pa vbyung
	uqaγatan sayitur seren yabubasu :		blo dang ldan pas
			rab sgrims na
	gem törökü-yin čọle [A B čöle] berke bui :		nyes pa vbyung
			bavi go skabs
			dka
316	keǰiy-e öber-ün küčün törötele :	316	ji srid rang stobs
			ma rdzogs na
	teǰiyede dayisun-i kündülegdeküi :		de yi bar du dgra
			rnams bkur
	küčün dügürbesüǰokis-iyar üiledteküi kemen :		nus pa rdzogs

busud šastir-tan ügülen buyu :

nas gang rig pa
bya zhes bstan
bcos gzhan
dag smra

以下为鲍森的英译文：[39]

313 If one has the skill, even a harmful enemy will become one's retainer. Although a great poison is indeed harmful to the body, when one knows how to prepare it, it turns into medicine.

[If one knows the means, even a harmful enemy becomes one's retainer. Poison is indeed harmful to the body, (but) if one is able to organize it, it becomes medicine.]

314 One should accept food and possessions that have been acquired rightfully. One should abandon covetousness for the other unrightful (things). One gathers the fruit from the top of the tree, but when one steps beyond that, one falls to the ground.

[One should accept properly acquired goods and food, (but) one should not seek for the other unrightful (things). One should take fruit from the top of the tree, (but) if one exceeds that, one falls.]

315 Harm arises in that internal when the wise are not applying mindfulness. If the sensible ones exert themselves well, it is difficult for harm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rise.

[If the wise do not act attentively, in that internal harm arises. When the intelligent act attentively, the opportunity for harm to arise is difficult.]

316 As long as one's own power is not complete, in that internal one should respect one's enemies. After your ability is complete, you should do what is proper; thus other śāstras say.

[Until one's own strength is born, for that long one should honor the enemy. When one's power becomes complete, one

should act properly, the adherents of other śāstras say.]

注释：

[1] James E. Bosson. *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of Sa Skya Pandita in Tibetan and Mongolian.* Uralic and Altaic Ser. 9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9. 12.[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 92 卷，12 页，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9。]

[2] L. Ligeti. *Le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 un document du moyen mongol. Ire Partie: Le manuscript tibéto-mongal en reproduction phatotypique avec une introduction.*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VI. Budapest, 1948. Introduction, p.V. [L. 李盖提：《蒙古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见《匈牙利东方学图书馆》第 6 卷，5 页，序论，布达佩斯，1948。]

[3] L. 李盖提：《蒙古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纪蒙古文文献》，V-XIII 序论+1-124 页图版。

[4] 参考鲍森英译文："In Mongolian: Sayin üge-tü erdeni-yin sang neretü šastir. The superior lama, teacher and lord of the Doctrine, Sa skya Pandita composed it and the mantrin and monk Sonom gar-a translated."（见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99 页。）

[5] 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13 页。

[6] 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15 页。

[7] Louis Ligeti. *Trésor des Sentences: Subhāsitaratnanidhi de Sa-skya Pandita, traduction de Sonom Gara.*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V. Budapest : Akadémiai kiadó, 1973. [L. 李盖提：《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蒙古文文献汇集》第 4 卷，布达佩斯，1973 年。]

[8] 见 Vladimirl Uspensky（编辑），井上治（编辑协力），中见立夫（监修）：《圣彼得堡大学收藏蒙古文抄刊本解题目录索引》，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9 年。其中收录了 965 种文献目录。

[9] 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12 页。

[10] B. IA. Vladimirtsov. *Mongol'skii sbornik razskazav iz Pañcatantra.* Petrograd, 1921. ii + 163 pages. [符拉基米尔佐夫：《五卷书中的蒙古故事集》（ii + 163 页），彼得格勒，1921。]

[11] 他在序论中写道："I have not been able to procure a copy of the

Leningrad manuscript and have, therefore, based my text on the published Budapest manuscript." ["我未能找到列宁格勒写本文献的复制件，因此，我的文本基于现已公布的布达佩斯本。"]（见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12 页。）

[12] 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12 页。

[13] Heissig, Walther, and Klaus Sagaster.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I. 494 pages.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1. 31. [瓦尔特·海西希、克劳斯·萨格斯特：《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31 页，威斯巴登，1961。]

[14] 转引自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

[15] Farquhar, David M.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Washington, D. C." *CAJ* 1 （1955）：161-218. [戴维·法夸尔：《华盛顿特区收藏蒙古文写本及木刻本文献记述》，载《中亚学报》第 1 卷，161~218 页，1955。]

[16] 据芬兰科学院 2001 年的报道，此件似乎已丢失。

[17] G. J. Ramstedt. "Ein Fragment mongolischer Quadratschrift." *JSFOu* XXVII（1912）：3：1~4. [兰司铁：《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载《芬兰-乌戈尔学报》，第 3 篇，1912（27），1~4 页。]

[18] G. J. Ramstedt. "A 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In：C. G. Mannerheim. *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 II. Helsinki, 1940. 7：1-5.[兰司铁：《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载马内汉：《1906 ~ 1908 年由西而东横越亚洲》第 2 卷，第 7 篇，1~5 页，赫尔辛基，1940。]

[19] Pentti Aalto. "Altaistica I：The Mannerheim 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Studia Orientalia* XVII （Helsinki, 1952）：7：1~9. [潘提·阿尔托：《阿尔泰研究一：马内汉所获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载《东方学论集》，第 7 篇，1~9 页，赫尔辛基，1952。]

[20] 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XI. 曼涅尔赫姆残叶，134~138 页。

[21] Haenisch, Eri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I：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 ADAW. 1959. Nr. I. Berlin：Akademie Verlag, 1959.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

（I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9年，第1号）》，57页，第D2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9。]

[22]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Text Nr. 8 und Tafel I.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第8号文书及其图版I，1993。]

[23] Petti Aalto. "Fragmente des mongolischen Subhāsitaratnanidhi in Quadratschrift." *MIO* III （1955）：279-290. [潘提·阿尔托：《八思巴字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载《东方学研究所学报》（柏林德国科学院），279~290页，1955。]

[24]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I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第D2号，57页。

[25] L. Ligeti. "Les fragments du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 en écriture 'phags-pa：Mongol préclassique et moyen mongol." *AOH* 17 （1964）：239-292. [L. 李盖提：《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中世纪前古典蒙文文献》，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17卷，239~292页，1964。]

[26] Th. Francis Carter. *The Invention a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25. 109, 269. [弗朗西斯·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纽约，109、269页，1925。]

[27] Pentti Aalto. "The Second Fragment of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in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JSFOu* LVII （Helsinki, 1953 ~ 1954）：5：1-6. [潘提·阿尔托：《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第二件残片》，载《芬兰—乌戈尔学报》，第57卷，赫尔辛基，1953~1954，第5篇：1~6页。]

[28]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I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55~57页。

[29] James E. Bosson. "A Rediscovered Xylograph Fragment from the Mongolian 'Phags-pa Version of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CAJ* VI （1961）：85-102[鲍森：《另一件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木刻版印本残片》，载《中亚学报》，第6卷，1961，85~102页]；L. 李盖提：《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中世纪前古典蒙文文献》，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17卷，1964，239~292页。

[30] 照那斯图：《关于〈善说宝藏〉最早的蒙译及其回鹘式、八思巴两种文字的版本》，载《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1980（1）。

[31]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1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32] 译文引自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载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416~417页。

[33] Poppe, Nicholas. *The Monga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irpt*. Trans. and ed. John R. Krueger. 2nd ed.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57.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威斯巴登，1957。]另参考尼·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

[34]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25页；郝苏民译注、解补：《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3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5]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第40页。原英译文如下："... the suffix *-qui/-küi* in the pre-classical written language makes forms functioning as substantives （used as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entence） or functioning like predicates （finite forms of the verb）"。

[36]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22、31页；郝苏民译注、解补：《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30、47页。

[37] L. 李盍提：《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103~104页。

[38] 转引自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100~101页。

[39] 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第268~2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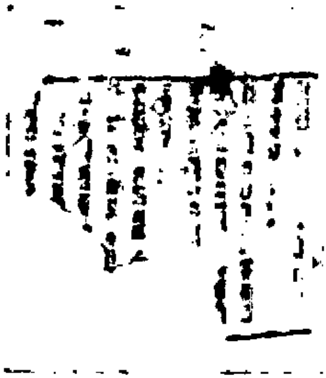


图 7 莫高窟北区出土《萨迦格言》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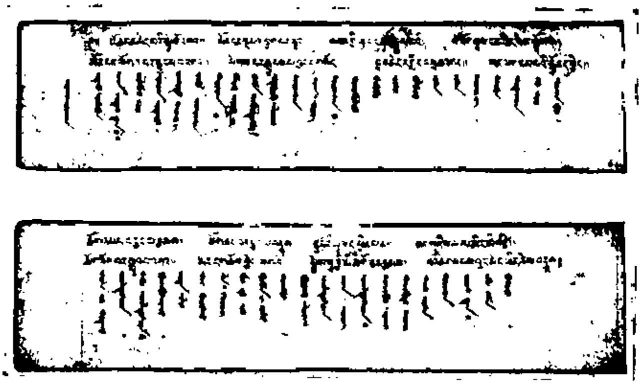


图 8 布达佩斯本 Fonts Mongol. no.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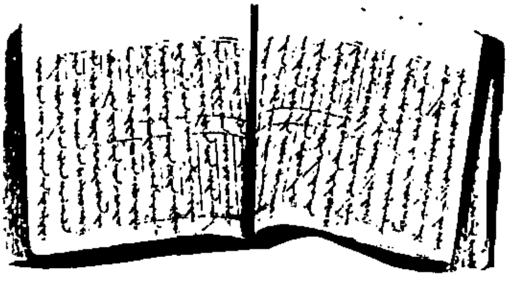


图 9 德国马尔堡手抄本 Hs.Or.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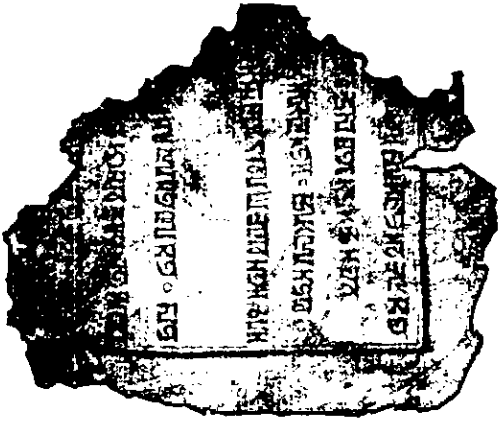


图 10　赫尔辛基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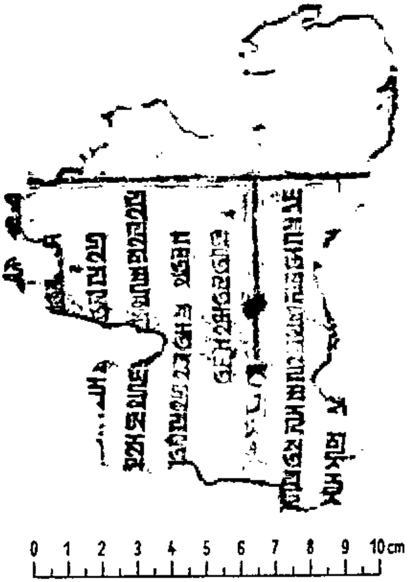


图 11　柏林残片 TIII 0322：D2

图 12-a　柏林残片　TIII D322：D1a

图 12-b　柏林残片　TIII D322：D1b

陆　其他残文献（一）

在这一章里将要对18个编号的17件文书进行讨论。经考证，这些文书的性质基本能够确定。这些文书，按内容可分为官方文书（5件）、习字文书（1件，2个编号）、书信文书（1件）和不详社会文书（10件）四大类。

一、官方文书

官方文书5件（B119∶9、第464∶71、B162∶8、B168∶38、B168∶4），其中回鹘蒙古文4件、八思巴蒙古文1件（B168∶4）。里面有皇帝圣旨（B168∶4）、军事文书（B168∶38）以及其他官方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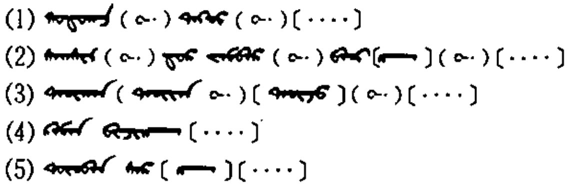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19∶9

编号B119∶9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19窟。文书残宽7.5厘米，残高16.0厘米，残存墨书文字5行（图13）。《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B119∶9，残存一小片，白麻纸，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纸较厚，质软。残存手写体文字5行。是一则文书末段上部残片，可能是官方文书，时代为元代。"[1]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介绍说："不详官方文书残页：标本B119∶9，7.5×16厘米，墨迹手书五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社会文书的末段上截残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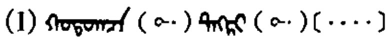
代。只有月份，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是一个官方文书。”[2]

此文书严重残缺，在残存文字中能确切辨认者只有 *kemen*（“么道、说、当做、叫做”）、*bičig*（“书、信”）、*dörben*（“四”）、*sar(-a)*（“月”）等几个字。只凭这几个字无法确定文书的具体内容。然而，按元代公文惯例，在官府下发文件结尾处、文件写成的时间地点前通常出现类似于 *kemen ništu bičig ögbei*（“特发此印文”）一语。如吐鲁番出土编号 TM 79（M866）蒙古文文书：*kemen ništu bičig ögbei taqiy-a ǰil namur-un eki sar-a-yin arban qaučin-a Basar-a büküi-ṯür bičibei*（“特发此印文，鸡年秋季初月十旧日写于巴扎尔”）；TM 92（M653）：*kemen nišatu bičig ög[bei] moγai ǰil ǰunu ạčüs sar-a-yin qoyar q[auči]n-a Olqun-a büküi-ṯür bičibei*（“特发此印文，蛇年夏季末月二旧日写于额里浑”）；TM 93（M 865）：*kemen [al niša]-tu bičig ögbei luu ǰil übülün ạčüs sar-a-yin arban qaučin-a ǰụrüg-te büküi-ṯür bičibei*（“特发此加盖红印的文件，龙年冬季末年十旧日写于竹鲁克”）；T II D 224：*kemen al nišan-tu bičig ögbei quluγan-a ǰil ǰunu ạčüs sar-a-yin doloγan qaučin-a Berg-Čimgen-e büküi-ṯür bičibei*（“特发此加盖红印的文件，鼠年夏季末月七旧日写于别儿克怯木见”）[3]等等。由此推测，我们的文书正如前引文所述有可能为元代公文残片。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2) ᠰᠠᠨᠰᠢᠰ (~) ᠳᠤᠷ ᠶᠠᠮᠪᠠᠷ (~) ᠪᠡᠷᠬ[ᠡ] (~) [····]

(3) ᠲᠠᠷᠢᠶᠠᠨ (ᠲᠠᠷᠢᠶᠠᠨ~) [ᠲᠠᠷᠢᠵᠤ] (~) [····]

(4) ᠬᠡᠮᠡᠨ ᠪᠢᠴᠢᠭ [····]

(5) ᠳᠥᠷᠪᠡᠨ ᠰᠠᠷ[ᠠ] [····]

拉丁字母转写

[1] QWDW''Č' tngri (?) [//] [……]

[2] sansis (?)-dur (?) yambar (?) berk[e](?) [……]

[3] tariyan (~ tariyan ?) [tariǰu] (?) [……]

[4] kemen bičig [……]

[5] dörben sar(-a) [……]

译文

[1]胡图克查（?）天（？）[……]

[2]于（？）善失思（？）有何困难（？）[……]

[3]种田（？）[……]

[4]特[发]此文[……]

[5]四月[……]

词汇表

ᠪᠡᠷᠬ[ᠡ] (~) *berke* (2) “困难”

ᠪᠢᠴᠢᠭ *bičig* (4) “书、信”

ᠬᠡᠮᠡᠨ *kemen* (4) “么道、说、当做、叫做”

ᠬᠤᠲᠤᠭᠴᠠ (~) *qutugča* (1) （词义不明）

ᠰᠠᠨᠰᠢᠰ (~) *sansis* (2) （人名？）

ᠰᠠᠷ[ᠠ] *sar(-a)*(5) “月”

ᠲᠠᠷᠢᠶᠠᠨ (ᠲᠠᠷᠢᠶᠠᠨ~) *tariyan* (~ *tariyan* ?) (3) “农作物、农田”

ᠲᠩᠷᠢ (~) *tngri* (1) “天”

dörben (5) “四”

(∽) *yambar* (2) “怎样、如何”

注解

第 1 行：***QWDW”Č’***：该词词义不明，暂音译作“胡图克查”。也有可能为 *QWRW”Č’*等。嘎日迪读作 *dorunača*，并训义为“东方（从）”。***tngri*** (?)：“天”。中古蒙古文文献中多见。《蒙古秘史》作 *tenggeri*，《华夷译语》作 *tenggiri*，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作 *tngri*。

第 2 行：***sansis***(?)：该词词义不明，暂音译作“善失思”。可能为地名或人名。该词嘎日迪读作 *Saqašis*，并认为“地名无疑”。***-dur***(?)：蒙古语名词与-位格附加成分，也有可能为 *bor*（“葡萄”）。***yambar*** (?)：“怎样、如何”。该词嘎日迪读作 *yabubai*，并译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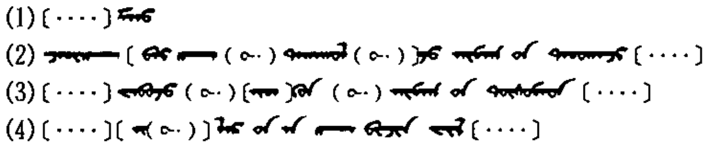
第 3 行：***tariyan*** (?)：“农作物、农田”。该词嘎日迪读作 *toqan*，并训义为“数”。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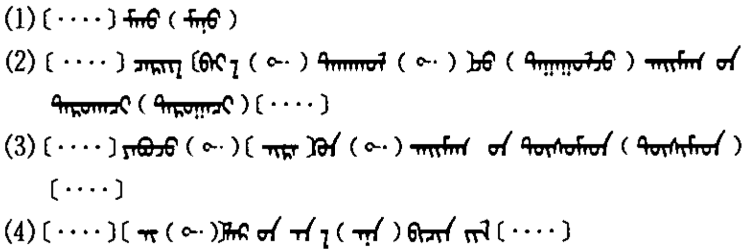
编号第 464：71 文书，即所谓的“致统树昆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文书残宽 9.0 厘米，残高 14.6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4 行（图 14）。笔画纤细，残存文字明显具有前古典文献字形特征。另外，据文书中出现的[......] *manu*（“[……]我们的/俺的”）、*aimaγ-un daruγači*（“部落达鲁花赤”）、*aimaγ-un tüšümed*（“部落官员”）等语推测，该文书为元代官方指令性文件，可能为诸王令旨等。文书书于猴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第 464：71，致统树昆文书。麻纸，纤维交织不匀，有筋头，有横帘纹，有透光，纸薄，质软。已残，存文字 5 行。手书。”[4]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致统树昆文书：标本第 464：71，9×14.6

厘米，墨迹手书 5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军事往来文书，上截残缺，署猴年，具体年代待考，元代。可能是一级军官的旨令，属圣旨、令旨或钧旨的哪一类不详。”[6]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 manu

[2] [……] čerig bey-e (?) [dayayul(?)]ǰu aimay-un daruyači [……]

[3] [……] yabuǰu [ire]kün(?) aimay-un tüšümed [……]

[4] [……] [i]ler-un en-e bičin ǰu il(?) [……]

译文

[1] [……]我们的/俺的

[2] [……]军人/军队[亲自带领（？）]着部落达鲁花赤[……]

[3] [……]来去（？）部落官员[……]

[4][……]派遣/发送（？）这猴年[……]

词汇表

aimaγ（2、3）“部落、投下”：*aimaγ-un daruγači*；*aimaγ-un tüšümed*

en;e（4）“这”

[*i*]*ler-un* (?)（4）“派遣、发送”

[*ire*]*kün* (?)（3）“来、来的”：*yabuǰu* (?) [*ire*]*kün* (?)

bey-e (?)（2）“身体；本人、亲自”

bičin（4）“申、猴”

manu（1）“我们的、俺的”

tüšümd（3） “辅臣、官员”

[*daγaγul* (?)]*ǰu*（2）“带领着、率领着”

daruγači（2）“达鲁花赤”

čerig（2）“兵、士兵、军人、军队”

ǰil（4）“年”

yabuǰu（3）“去、走、行”

注解

第 1 行：[……] ***manu***：按元代公文惯例，在此词前面可能有“(人名）+ *üge*/ *lingǰi*” 等语。参照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书 Nr.68（TM 79; M866）: [1] *Ilasqoǰa-yin ǰrly-iyar* [2] *Kedme-Bayatur üge manu* “[1]依也里牙思火者命令[2]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话”；Nr. 70（TM 93; M 865）：*Tuγluγtemür üge manu* “我秃黑鲁帖木儿的话”；Nr. 71（T II D 224）：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 “[我][秃黑]鲁帖木儿的话”：Nr. 72（TM 94 D 135; M 867）： *Tuγluγtemür üge manu* “我秃黑鲁帖木儿的话”：Nr. 73（TM 214）：[1] *qan-u ǰarliγ-*[*i*][*γa*]*r* [2] *Bigtemür üge manu*“[1]依皇帝圣旨[2]我别克帖木

儿的话"；Nr. 74（T II D 203）：[1] *Yisüntemür-ün ǰrly-iyar* [2] *Temür Satilmiš qkiten* [3] *toyačin šügüsüčin üge* [4] *manu*"[1]依也先帖木儿命令[2]以帖木儿·萨提迷失为首的[3]核算之人、衹应人的话[4]俺的"；Nr. 76（T II D 197）：*Kebeg üge manu*"我怯别的话"。另外，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 B 163：42 号文书：[1] [...]–*a/e/g Boladun ǰrly-iyar* [2] *Ke[d]men-Bayatur üg[e]* [*manu*]"[1]遵依孛剌圣旨[2]我客得门拔阿秃儿令旨"；B163：46 号文书：[1] *qayan-u ǰrly-iyar* [2] *a/ra[rad/dna]širi-yin lingǰi* [*manu?*……]（"[1]遵依皇帝圣旨[2][我]阿剌[忒纳]失里令旨[……]"）。

第 2 行：***bey-e* (?)**："身体；本人、亲自"。该词嘎日迪读作 *bičig-i*，并训义作"文书（指）"。**[*dayayul*(?)]*ǰu***："带领着、率领着"。该词嘎日迪读作 *ileǰü*，并译作"送达"。

第 3 行：***yabuǰu***："去、走、行"。该词嘎日迪读作 *bükü*，并训义作"有"。***tüšümed***："辅臣、官员"。该词在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也以 *tüšimed*、*tüšmed*、*tušümed* 等形式出现。如 Nr. 71：[6] *tüšimed-te*"向官员们"：Nr. 70：[4] *Turmiš-Temür Tükel-Qy-a Kerei qkiten tüšmed-te*"向以秃儿迷失·帖木儿、图克尔·海牙、客类为首的官员们"；Nr. 68：[12-13] *Merkid Senggüm qkiten tušümed*"以蔑儿乞惕、桑昆为首的官员们"。该词嘎日迪当作人名翻译了，似不妥。他还谈道："Tüngsügün（统树昆）在这里看作人名。根据 ayimaγ-un daruqači 这一结构和 tüngsügün 这一词的写法，Tüngsügün 或许是汉语'同知官'或'懂事官'的音写词汇，而'同知官'的可能性较大。确如是，此词就不是人名，而是官职名，标音也应是 tüngsügün，而不是 Tüngsügün 了。"

（三）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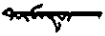
编号 B162：8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2 窟。[6]此窟出土文书仅此一件。文书残宽 16.6 厘米，残高 21.0 厘米，残存墨书文

字 3 行（图 15）。文字精美工整，笔迹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般若心经》残片（第 464：58）中的抄经体十分相似，如又大又尖、并一边开口的 *D*；长且下垂的词尾 *A* 和 *N*；“交叉”形状的词中位 *M* 以及独立的 *A* 具有双尖头等等。另外，据文字内容推测，该文书应该是元代官方文件。内容为文件“收文者”部分。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官方文书残片：标本 B162：8，16.6×21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 3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官方文书收存者一段的下半部，元代，具体年代不详。圣旨、懿旨、令旨、钧旨、法旨之哪一类不详，根据出现的‘万户’等惯用词语考虑，很可能是圣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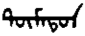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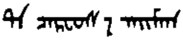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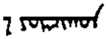
按元代公文结构程式，[8]收文者，即文件颁发的对象，一般紧接着文件起首语，即“首称”部分出现。[9]元代旨书中最常见的说法是：*čerig-üd-ün noyad-da čerig haran-a balaγad-un daruγas-da noyad-da yorčiqun yabuqun elčin-e dayulγaqui ǰarliγ/iǰi/bičig*（元代白话译文：“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懿旨/令旨”）。意为“对军官们、军人们、城镇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懿旨/令旨”。答吉皇太后鸡年（1321）懿旨中又多出 *aimaγ aimaγ-un ötögüs-e*“各部头目们”、*irgen-e*“百姓们”等语。[10]除此之外，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蒙古文文献中也多见类似的说法。如莫高窟北区出土“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B163：46）：... *terigü(?)-ten aimaγ eǰed* (?) *ötegüs-e* “[……]为首的[？]部落主[？]头儿们”；“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残片（B163：42）：*olan čerig-te aran̲-a*“……向诸士兵们、百姓们”。吐鲁番出土 TII D203：*ǰaγur-a bükün ǰamudun ö(t)ögüs-e*“向沿途各站赤头儿们”；TM 79（M866）：*Merkid Senggüm ạkiten Singging-ün tụšüm[ed-te(?)]*“向蔑儿乞惕桑昆等新兴（所属）诸官吏”；TM 214：*Iduγ-qud čings(a)ng-a, Quba [γ]iučing Bai-Qγ-a sočing [ạ]kiten noyad̲t̲a*“向亦都护丞相、琥珀右丞、白海牙左丞为

首的官员们"，等等。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da*/-*de*、-*ta*/-*te*、-*a*/-*e*，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犹"向"、"对"，元代白话译文作"根底"。通过上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编号 B162：8 文书所存文字具有元代旨书的特点。

原文

(1)〔····〕
(2)〔····〕
(3)〔····〕

现行蒙文转写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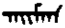
拉丁字母转写

[1] [……] tümedün
[2] [……] -ta/-te čarvus-a (?) aimaγ
[3] [……] -a/-e yorčiqun

译文

[1] [……]万户[长？]
[2] [……]向[…]、察儿夫子（？）、部落
[3] [……]向[…]、过往的[使臣们？]

词汇表

 *aimaγ*（2）"部落、投下"
–*ta*/-*te*（2）"向、对"（蒙古语名词的与格附加成分）

tümedün（1）“万户的”（*tümed*“万户”加名词领格附加成分-*ün* 构成）

čarvus-a(?)（2）“向察儿夫子（？）”

yorčiqun（3）“过往的”

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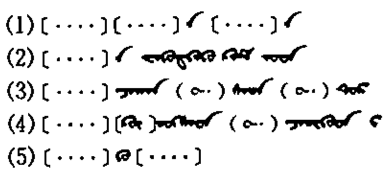
第 2 行：***čarvus-a*** **(?)**：*čarvus* 一词词义不明，暂音译作“察儿夫子”。嘎日迪读作 *Čarfus*，认为部落名。-*a* 为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

第 3 行：***-a/-e***：应为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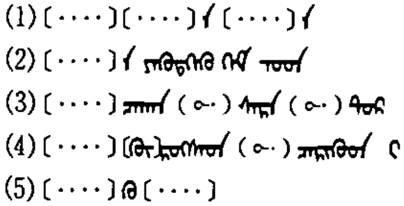
（四）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8：38

编号 B168：38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8 窟。[11]此窟共出土两件回鹘蒙古文文书和两件八思巴蒙古文文书。[12] B168：38 号文书残宽 5.8 厘米，残高 11.3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5 行，有可能为元代“军事文书”（图 16)。《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不详军事文书残片：标本 B168：38，存一小块。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纸质柔软。存手写体文字 3 行。时代为元代。”[13]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军事文书残页：标本 B168：38，墨书。这是一则文书中段下截残片。元代，具体年代不可考。可能是有关军事文书。”[14]

原文



现行蒙古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N […]N

[2][……]N yegüḏkekü gem-ud [= nuγud ~ nügüd?]

[3][……]Č'—N [= čaγan?] sara (?)-ṯur

[4][……][kü]rügsed (?) čerigüd-i

[5][……]KW '[……]

译文

[1] [……]

[2] [……]凡死罪

[3] [……]正月里（？）

[4] [……]把达到[…]的士兵

[5] [……]

词汇表

ud [= *-nuγud* ~ *-nügüd*?]（2）（名词复数附加成分）

（⟜）*[kü]rügsed* (?)（4）“到达者、达到者”

gem（2）“病、疾病、损伤；弊病、毛病、缺点；[旧]犯戒”

（⟜）*sara*（3）“月”

（⟜）čaγan (?)（3）“白的、白色的；纯洁的、善良的；容易的、通俗的、平淡的”

čerigüd（4）“士兵们、军人们”

yegüd̲kekü（2）“崩、薨”

注解

第 2 行：***yegüd̲kekü***：“崩、薨”。该词嘎日迪先生译作“替换”，似不妥。***gem***：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qam*，并训义作“同”，似不妥。-***ud***：该词也可以读作 *od*、*oon* 等。据文义，此处读作-***ud***，笔者以为有可能为-*nuγud*～-*nügüd*（名词复数附加成分）的口语形式。该词嘎日迪读作 *od*，并释义作“去”。

第 3 行：***Č'—N***：该词中间腰线部分拉得很长，可能为 *čaγan*。嘎日迪读作(*do*)*luγan*（“七”）。

第 4 行：**[*kü*] *rügsed***：“到达者、达到者”。如果释读无误，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达到××年龄的士兵”、“达到××标准的士兵”等。该词也有可能是[*o*]*rγuγsad*（“逃亡者、潜逃者”）的笔误。若是这样，这一行应译作“把逃兵[…]”。除此之外，该词也有可能为[*tö*] *rügsed*（“出生者；产生者、发生者、出现者”）等。嘎日迪先生读作[*kü*] *rügsed*，并译作“去了的”。

（五）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8：4

编号 B168：4 文书出自莫高窟北区第 168 窟。文书残宽 7.4 厘米，残高 7.5 厘米，残存墨书八思巴蒙古文 3 行（图 17）。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皇帝圣旨残片：标本 B168：4，7.4×7.5 厘米，墨迹手书公文文书残页，现存 3 行，八思巴蒙古文，字间有朱点。按照元代八思巴公文体例，应该是皇帝圣旨，可能是忽必烈皇帝的圣旨，时间约为 13 世纪中、晚期，具体年代待考。现存的圣旨是文献前半部的中段，大概是 7～9 行的一小部分”。[15]

蒙古语 *ǰarliγ*，即“圣旨”，意为“（皇帝的）命令”，是元代皇

帝颁发的最具权威性的旨书，也是元代最早出现的旨书形式。圣旨有固定的程式。据祖生利先生研究，元代护寺圣旨一般由八个部分组成。现就以“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2）”为例，略述圣旨格式如下：[16]

A．起首语：1. *moŋk'a dėŋriyin k'uč'undur*, 2. *yėke su ǰaliyin ·ihe·endur*, 3. *qa·an ǰarliq manu*:

元代白话译文：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今译：仰仗长生天的力量，大福荫的庇佑，皇帝圣旨：

因为起首语中出现文件的名称（*ǰarliq*“圣旨”），所以这类文件性质不难确定。

B．次述圣旨宣谕的对象：4. *č'eri·udun noyadda*, 5. *č'erig harana balaqadun* 6. *daruqasda*, *noyadda*, *yor-* 7. *č'iqun yabuqun ėlč'ine du·ulqaquė* 8. *ǰarliq*.

元代白话译文：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今译：对军官们、军人们、城镇达鲁花赤们、官员们、过往的使臣们宣谕的圣旨。

这一段最后一个字通常也是*ǰarliq*。

C．次依次称引自成吉思汗至前任皇帝的圣旨：9. *ǰiŋgis qanu*, 10. *ök'ödeė qa·anu*, 11. *sečen qa·anu*, 12. *ölǰeėtu qa·anu*, 13. *k'ülug qa·anu ba ǰarliqdur doyid*, *ėrk'e·ud*, *senšhiŋud aliba alba qubč'iri ülu üǰen*. 14. *dė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ögun at'uqayi ge·e[k'd]egsed aǰu·uė*.

元代白话译文：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著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

今译：成吉思汗、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说道：“和尚们、也里可温们、先生们不承担任何差发，

祷告上天保佑。”

照那斯图先生谈道：“据已发现的资料，八思巴字蒙古语护寺圣旨都要引述前帝圣旨，只有个别除外。多数情况下按即位顺序排列前帝至自己的前任，个别情况下只列一位自己的前帝。因此我们可以按元王朝诸帝即位顺序推定某一圣旨颁发的皇帝是谁。例如，某圣旨引述前帝有成吉思皇帝、窝阔台皇帝、薛禅皇帝，那么该圣旨的颁发人就是在薛禅后即位的完者笃皇帝。”他还说：“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中，引述元以前的蒙古皇帝圣旨，仅提及成吉思和窝阔台皇帝（窝阔台的名字有时省去，只留‘皇帝’或 Ga'an 一词，在白话译文里‘合汗’、‘匣汗’、‘哈汗’等多种音译）。因此，如某圣旨的引述中只有他们两位，该圣旨的颁发者只能是忽必烈皇帝，而不会是他以前的皇帝。因为八思巴字是忽必烈时候才有的。”[17] 照斯那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1 页。

D. 次重申遵依前代皇帝们的圣旨：*ėdu·e ber bö·esu uridanu 15. ǰarliqun yosu·ar aliba alba qubč'iri ülu üǰen. 16. dėŋriyi ǰalbariǰu hiru·er ögun at'uqayi ge·en*

元代白话译文：如今呵，依著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

今译：如今遵依前朝已降圣旨，蠲免（僧道等）一切赋役，（为我们）祷告上天，祈福祝寿。

E. 次明圣旨颁发的对象：*ǰaŋ dhiy ludur buk'u šėn·iŋ ǰü seŋ güŋ dur aqu 17. tidėm bav γuo hen ǰin γuŋ gev tay ši čin tav miŋi ǰaŋ dhiy č'ölgedur buk'un güŋ gonu·udi qa- 18. daqala·ulǰu yabut'uqayi ge·en 19. ǰarliq ögbeė*

元代白话译文：彰德路有的普应储祥宫里住持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彰德路应有的宫观提调著行者么道圣旨与了也。

今译：向在彰德路普应储祥宫的提点葆和显真弘教大师陈道明颁发了委他管理所有彰德路宫观的圣旨。

F. 次晓谕保护承旨者的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ėdenu güŋ gondur geyiddur anu ėlč'in bu ba•ut'uqayi ula•a ši•usu bu barit'uqayi t'amqa 20. bu ög'ugeė güŋ gone ėle qariyat'an qaǰar usun baq t'egirmed dėm k'ebid gey dėn k'u qala•un u- 21. sun ya•ud k'edi anu k'ed k'ed ber bolǰu k'uč'u bu k'urget'ugeė*

元代白话译文：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什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

今译：在他们的宫观、房舍里，使臣不得下榻。向他们不得索取铺马、祗应，不得征税。任何人不得强夺宫观所属土地、河流、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等一切物品。

G. 次申诫承旨者不得恃旨胡为: *ėde basa čin tav miŋ 22. ǰarliqt'u ge•eǰu yosu üge•un üėles bu üėledt'ugeė üėledu•esu ülu•u ayuqu*

元代白话译文：更这陈道明倚著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什么？

今译：他们也不得因陈道明持有圣旨而做无理的事。如做，他们岂不怕？

H. 次结束语: *mun 23. ǰarliq manu*

元代白话译文：圣旨

今译：圣旨

I. 末署圣旨写成的时地: *bars ǰil namurun t'eri•un zarayin qo- 24. rin nayimana č'a- 25. qa•an c'aŋa bu- 26. guėdur bič'ibe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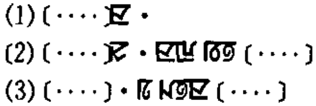
元代白话译文：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仓有时分写来。

今译：虎儿年七月二十八日写于察罕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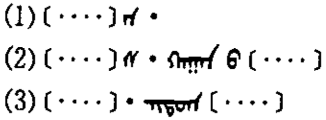
可见，本文所讨论的编号 B168：4 文书明显与上引圣旨 B 至 C 段的内容相对应，而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该文书为圣旨文书；(2) 光凭文书残片本身我们无法确定圣旨引述前帝有几位。据

八思巴文圣旨体例，如果圣旨引述的前帝是三位以上的话，三者应该各占一行。这样一来，该文书中引述的蒙古皇帝很可能只有成吉思汗与窝阔台两位皇帝。也正如嘎日迪先生所说的那样，该文书很可能为忽必烈汗圣旨，文书年代应为 1269 ~ 1294 年间；（3）该文书不是护寺圣旨，其内容应与畏兀儿亦都护有关；（4）八思巴文圣旨碑一般称成吉思汗为 *qan*，我们文书中却称做 *qa·an*。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ǰarli]**q .**

[2] [ǰiŋgi]**s . qa·anu** [ba qa·anu ba ǰarliq-dur……]

[3] [……] **. iduq** [-qud] [……]

译文

[1]圣旨

[2][成吉思]皇帝[、合罕皇帝圣旨里……]

[3][……]亦都[护……]

词汇表

iduq[-*qud*]（3）“亦都护”
qa·anu（2）“皇帝的”
[*ǰarli*]*q*（1）“圣旨”
[*ǰiŋgi*]*s*（2）“成吉思”

注解

嘎日迪先生最后记道：“上面文字标音中的逗号（，）只代表字词间的朱点，不代表文中的停顿；按照元代圣旨的书写惯例，第一行文字标音(*ǰi-li*)*γ* 和语言标音*ǰarliγ*（圣旨）的复原，应该是没问题的；同时第 2 行文字标音(*ǰing-gi*)*s* 和语言标音*ǰinggis*（成吉思）的复原，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 3 行 *Iduγ*-(*qud*) ‘亦都护’ 这一人名的复原，从地域、文字和文义贯通等方面考虑，也不会有问题。”

二、习字

习字文书共 1 件 2 个编号[第 464：63(正)、第 464：63(背)]。一为“德勒格儿不花平章习字”[第 464：63（正）]；一为“总制官（？）、国公、平章习字”[第 464：63（背）]。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63（正）

编号第 464：63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18]文书残宽 13.4 厘米，残高 8.2 厘米，正、背两面均有文字（图 18）。正面文字有汉文历书、天干地支 18 行 36 字及回鹘文和蒙古文译注 6 处，[19]另在汉文下方中部有蒙古文 7 行，内容为“德勒格儿不花平章习字”，“习字时代为元代”。《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第 464：63（正），德勒格儿卜花平章习字文书。这是一件

写于历书上的习字文书，不成句。原历书为汉文，并附有回鹘文译注，详见汉文文书（18）。其下有蒙古文习字 7 行。习字时代为元代。”[20]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德勒格儿卜花平章习字文书：标本第 464：63（正），尺寸 13.4×8.2，墨迹手书 7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写于历书上的习字文书，不成句，未写完，元代。原历书是汉文，并附有回鹘文译注，回鹘蒙古文文书位于上述历书下方，书写时间晚于历书年代。此面是《松赤昆平章习字文书》的正面，参看《松赤昆平章习字文书》。”[21]

《中国历代职官词典》记：“平章，官名。‘平章’原意为商量处理。唐贞观八年（634），左仆射李靖因病辞职，太宗诏病愈后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新唐书·百官志》叙此，按云‘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但时非官名。高宗永淳元年（682），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以‘平章事’入官衔。唐中叶后，凡为宰相，必于本官外加‘同平章事’衔，意谓共议政事。宋除宰相称同平章事外，又有平章军国重事，位宰相之上。金尚书省、元中书省及行中书省在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金、元平章政事简称平章。明初沿置，不久废。”[22]可见，我们文书中出现的“平章”为“平章政事”之简称。由于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所以人们很自然首先会想到甘肃行省平章政事，然《元史》所记甘肃行省平章政事中无人名唤“德勒格儿不花”，[23]甚至《元史》人物中亦不见此人。《元史·百官志》载：“每省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右丞一员，左丞一员，正二品”。如果此“德勒格儿不花”者的确为“平章”，那么，他起码是个从一品官，而且从名字上判断，很可能为蒙古人。

原文

(1) ᠳᠡᠯᠭᠡᠷ ᠪᠤᠬ᠎ᠠ
(2) ᠪᠢᠩᠵᠠᠩ
(3) ᠦᠭᠡ ᠮᠠᠨᠤ
(4) ᠦᠭᠡ ᠮᠠᠨᠤ
(5) ᠲᠩᠷᠢ ᠭᠠᠵᠠᠷ
(6) ᠲᠩᠷᠢ
(7) ᠦᠭᠡ ᠮᠠᠨᠤ

现行蒙文转写

(1) ᠳᠡᠯᠭᠡᠷ ᠪᠤᠬ᠎ᠠ
(2) ᠪᠢᠩᠵᠠᠩ
(3) ᠦᠭᠡ ᠮᠠᠨᠤ（ᠮᠠᠨᠤ）
(4) ᠦᠭᠡ ᠮᠠᠨᠤ
(5) ᠲᠩᠷᠢ ᠭᠠᠵᠠᠷ
(6) ᠲᠩᠷᠢ
(7) ᠦᠭᠡ ᠮᠠᠨᠤ

拉丁字母转写

[1] Delger-buq-a
[2] bingǰang
[3] üge manu
[4] üge manu
[5] tngri γaǰar
[6] tngri
[7] üge manu

译文

[1] 德勒格儿不花
[2] 平章
[3] 钧旨俺的
[4] 钧旨俺的
[5] 天地
[6] 天
[7] 钧旨俺的

词汇表

üge (3、4、7) “钧旨、话、言语”：*üge manu*
bingǰang (2) “平章”
yaǰar (5) “地”
( ) *manu* (3、4、7) “我们的、俺的”
tngri (5、6) “天”：*tngri yaǰar*
Delger-buq-a (1) (人名)

注解

第 1 行：***Delger-buq-a***：此人名后半部分-*buqa* 多见于元代人名，并有“补化”、“不花”、“卜花”等译写形式。

第 2 行：***bingǰang***：“平章”，参照 1335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yung luu daiwu lau yang ding čuu qing ǰungšu [ši]ng bingǰang ǰing ši ǰügui ǰui wung gi gui gung ǰang ying šui*（“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应瑞”）。[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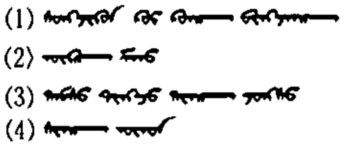
第 3、4、7 行：***üge***：“话、言语”。据文意，此处应训作“钧旨”，[25]嘎日迪先生亦作“钧旨”。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63（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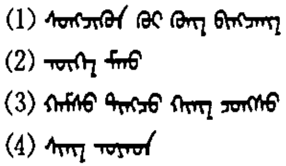
编号第 464：63（背）文书，即所谓的“松赤昆平章习字文书”，“是一件写于回鹘文文书残页行间的习字文书。有 4 行。左侧有五个藏文或八思巴文美术字 om，习字文书的时代为元代。”[26]文书尺寸同编号第 464：63（正）文书（图 19）。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标本第 464：63（背），13.4×8.2 厘米，墨迹手书 4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写于一个回鹘文文书残页行间的习字文书，未写完，元代。左侧有五个藏文或八思巴文美术字 om。om 字和回鹘蒙古文的书写年代应晚于原回鹘文文书。”[27]

经比较，我们认为此处 4 行文字与文书正面的“德勒格儿不花平章”习字文字出于一人之手。两处文字笔法特别相似，尤其词尾 *a* 和 *g*，说明文书背面的文字也是“德勒格儿不花平章”所书。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sungǰigon gui gung bingǰang

[2]üge manu
[3]Γamsu dingčü qing ǰungšu
[4]šing noyad

译文

[1]总制官（？）、国公、平章
[2]言语俺的
[3]甘肃等处行中书
[4]省官员

词汇表

üge (2) "令旨、钧旨、话、言语"
bingǰang (1) "平章"
Γamsu (3) "甘肃"
gui gung (1) "国公"
manu (2) "我们的、俺的"
sungǰigon (1) "总制官（？）"

注解

第 1 行：***sungǰigon***："总制官（？）"。该词嘎日迪先生转写为 *Süngčigün*，认为人名。依笔者看，此为与"国公"、"平章"等平行的官职名，很可能为"总制官"。因为：(1)"总"字在中古蒙语中一般音译作 *sung*，如 1335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先茔碑》（以下简称《张氏先茔碑》）：都总使府——*duu sung ši wuu*、都总管府总管——*duu sunggon wuu-yin sunggon*；[28] 1338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君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竹君神道碑》）：总管府——*sunggon wuu*、都总管府——*duu sunggon wuu*、

副总管——*wu sunggon*；[29] 1362年《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忻都公神道碑》）：亦集乃路总管——*Isin-a čölge-yin sunggon*。[30]（2）元代汉语中的tşi，即现代汉语中的zhi音在中古蒙语中作*ǰi*，如《张氏先茔碑》：奎章阁承制学士——*kui ǰang gau-yin čing ǰi kauši*、翰林承旨——*qan[lim] čing ǰi*、河南行省参知政事——*Qonam qing šing samǰi ǰingši*、昭功万户都总使府同知——*ǰau gung wan quu duu sung ši wuu [(?) gon]inǰe tungǰi*；《竹君神道碑》：至治——*ǰii ǰi*、直省舍人——*ǰišing šešin*、至大——*ǰi dai*、至元——*ǰi ön*；1340年《云南王阿鲁令旨碑》：令旨——*lingǰi*；[31] 1346年《兴元阁碑铭》：至正——*ǰi ǰing*、承旨——*čing ǰi*；[32] 1348年《应理州重修廨用碑铭记》：至正——*ǰi ǰing*、奉直大夫——*wung ǰi dai wu*；[33]《忻都公神道碑》：至正——*ǰi ǰing*、集贤直学士——*siken ǰi kauši*、至顺——*ǰi šün*、汝州同知——*Suu ǰiu-yin tungǰi*、直省舍人——*ǰišing šešin*、御史台治书——*üši tai-yin ǰišu*等。总之，在上引元代碑铭文献中把“制”、“旨”、“知”、“至”、“直”、“治”等均音译作*ǰi*。（3）*gon*应与元代汉语中的*kɔn*，即现代汉语的*guan*音相对应，如《张氏先茔碑》：散官——*sangon*、都总管府总管——*duu sunggon wuu-yin sunggon*、资善大夫中政院使提调中兴武功库随路都总管府——*si šen daiwu ǰung ǰing önši ti dau ǰung qing wuu gung kuu sui luu duu sunggon wuu*、经筵官——*ging-yin gon*；《竹君神道碑》：管领随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等户钱粮都总管府——*gon ling sui luu dabu [y]ing [w]ang ǰuu šai ž-in sang ding qu sen lang duu sunggon wuu*、散官——*sangon*、宫相府副总管——*gung sang wuu-yin wu sunggon*、大都路都总管府散官——*Daidu luu duu sunggon wuu-yin sangon*；《云南王阿鲁令旨碑》：观音阁——*Gon yim gau*：《忻都公神道碑》：亚中大夫散官——*ya ǰung daiwu sangon*；黑城出土编号G110（正）文书：入官——*Yuu gon*。[34]（4）“总制”为宋代官职。《元史》卷八《世祖本纪》载：“乙丑，伯颜督诸将破沙洋堡，

生擒守将串楼王。翌日，次新城，总制黄顺缒城降”；同卷载：“伯颜遣万户帖木儿、译史阿里奏沙洋、新城之捷，且以新城总制黄顺来见，赐顺黄金、锦衣及细甲，授湖北道宣慰使”；同卷又载：“伯颜承制以宋鄂州民兵总制王该知鄂州事”。元代虽没有此官职，但《元史》中所见“总制”一说颇多。如《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载：“命昔撒昔总制鬼国、大理两路”；卷十六：“丙戌，诏：‘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每道仍设官八员，除二使留司以总制一道，余六人分临所部，如民事、钱谷、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岁终，省、台遣官考其功效。’”；卷三十五《文宗本纪》：“壬子，命燕铁木儿总制宫相都总管府事”；“时已命探马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遂命总制境内军事”等。可见，“总制官”一说未尝不可。***gui gung*****：**“国公”，元朝三等爵位。《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载：“国公，正二品。”并称：“右勋爵，若上柱国、郡王、国公，时有除拜者，余则止于封赠用之。”《元史》所记“国公”有三百多个，如瀛国公、冀国公、寿国公、秦国公、容国公、齐国公、楚国公等。至于“国公”一词的蒙古文音写，参见《张氏先茔碑》：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应瑞——*yung luu daiwu Lau yang ding čuu qing ǰungšu [ši]ng bingǰang ǰing ši ǰügui ǰui wung Gi gui gung Jang Ying šui*；《忻都公神道碑》：滕国公——*Ting gui gung*：荣禄大夫、甘州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秦国公——*yunglu daiwu Γamǰu šingun bingǰang ǰingši ǰuu gui ǰui wung Sin gui gung* 等。

第 3-4 行：***Γamsu dingčü qing ǰungšu šing*****：**“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载：“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中统二年（1261），立行省于中兴。至元十年（1273），罢之。十八年复立，二十二年复罢，改立宣慰司。二十三年，徙置中兴省于甘州，立甘肃行省。三十一年，分省按治宁夏，寻并归之。本省治甘州路，统有七路、二州。”

第 4 行：***noyad*****：**“官员们”。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qoyina*，并

译作“以后”。

三、书信

共 1 件[B163∶3（背）]。这是写在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文书背面的一件巴结官吏的信函，年代晚于 126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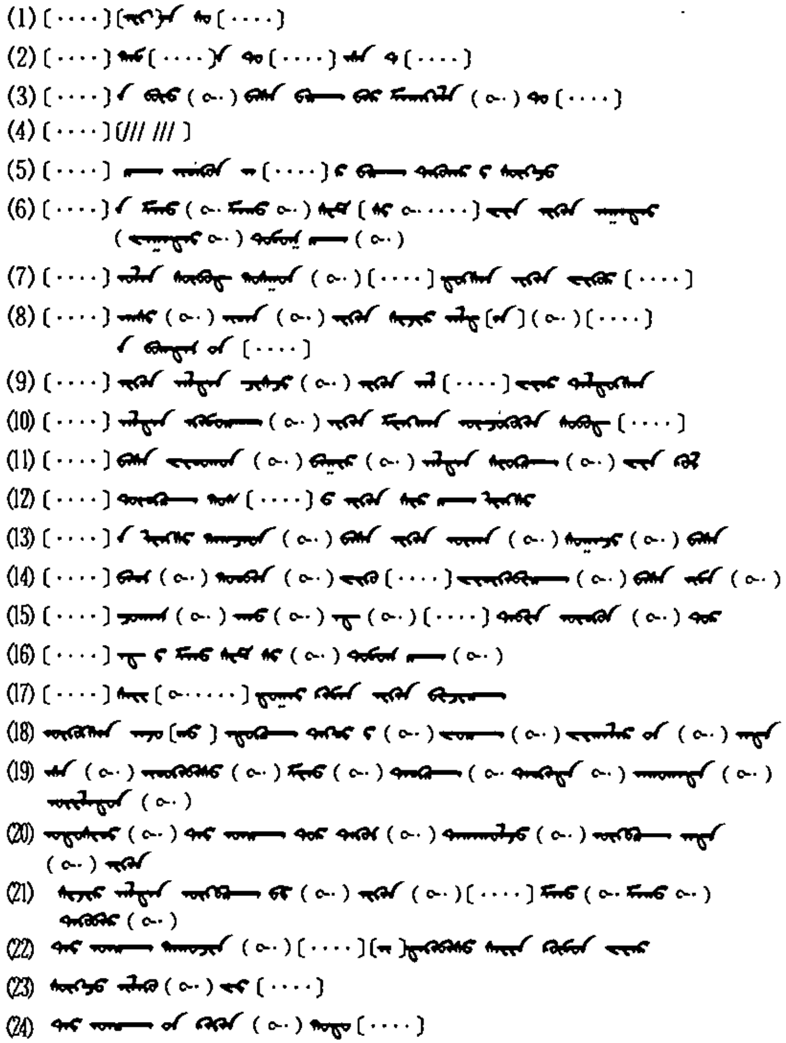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3（背）

编号 B163∶3（背）文书，即所谓的“致斡朵失里大王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35]文书残宽 23.1 厘米，残高 25.2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24 行（图 20）。这是写在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文书背面的一件信函，说明文书年代晚于 1269 年。从内容上看，很可能属于巴结官吏的信函。信中写有 *nigen bičig ögügsen aǰu*[*yu?*]（“给了一个信”）、*Odoširi* (?) *dai ong-tur* ... *ögbe*[“给斡朵失里（?）大王了”]、*dai ong*（“大王”）等语，估计收信人有可能是这位“斡朵失里（?）大王”。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致斡朵失里大王的文书：标本 B163∶3（背），23.1×25.2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 16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写于八思巴蒙古文佛经文书背面的一个公函。前后文残缺，致函人不详，收执者是斡朵失里大王，元代，具体年代待考。出土时有三片残文，经拼对后形成现在的样子。正面的文字是八思巴文《善说宝藏》第八章的残片。这一文书写于八思巴文之后，故应是 13 世纪后半叶或 14 世纪前半叶”。[36]

此文书在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中属篇幅最长的一件，由于文书中多用方言俗语，且汉语、突厥语（？）等其他语言词汇甚多，因此，反不易辨识，不易通读理解。另外，由于正面文字透到背面，使得部分文字难以辨认。总之，该文书中部分词的词形、词义有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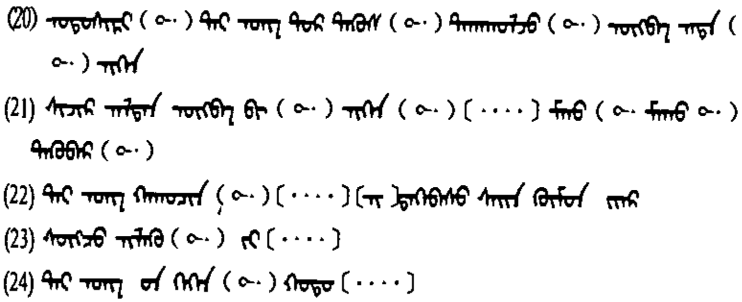
进一步考证，在此笔者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原释文。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2)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3)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4) [····][/// ///]
(5)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6)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7)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8)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9)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10)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11)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12)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3)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14)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15)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16)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17) [illegible] […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8)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19)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illegible] (…)



拉丁字母转写

[1] [……][nige]n SW[…][……]

[2] [……] qam[///]n TW[…] ese t[…][……]

[3] [……]n buyu (?) basa ba ber maqakala (?) t[…] [……]

[4] [……] Eyilinüübü (?)

[5] [……]-a/e irekün a[…]r ba degüner-i Sügčü

[6] [……]n manu(? maγu?) šim [ši ?…]-yin nigen "Q'D'Y(=aγ̄ atai?, ǰaqatai?) tomuγ[-a]

[7] [……]olan sübüd Q'WSQ'WN […]dügsen nigen ǰigür [……]

[8] [……] Anši (?) iren (?) nigen šiǰir alt[an] (?) […]n boγdas-un [……]

[9] [……] nigen altan čisči (?) nigen al[…]-iyar/-iyer (?) deldügsen

[10] [……] altan egemüg (?) nigen mingγan öčügüken subud [……]

[11] [……] basa YYRWQWN [b]aq̄ir altan siuke-yin köl

[12] [……] türge qos […]u nigen šir-a lingši

[13] [……]N/A lingši qaγčad (?) basa nigen ünen (?) SWQ'ČY basa

[14] [……] bars (?) γurban (?)ǰigü[…] ǰirigebig (?) basa ima (?)

[15] [......] čuqaγ (?) anu (?) ed (?) [......] tabin örgön (= örgüge?)-ṯür (?)

[16] [......] ed-i manu šim-ši (?) tomuγ-a

[17] [......] sayi[......]tuγai kemen nigen bičig

[18] ögügsen aǰu[γu] edüge tngri-i (?)ǰüg (?)ǰiγalar-un (?) nada

[19] ese (?) irügebesü (?) minu (?) terge/dergete (?) aγuγada (?) üiledün (?)

[20] Odoširi (?) dai ong-tur tegüs (?) daγulǰu (?) ögbe nada (?) nigen

[21] šiǰir altan ögbe bi (?) nigen [......] manu (? Maγu?) tegüber (?)

[22] dai ong qaγučin (?) [......] [i]tegebesü sayin kümün-iyer

[23] Sügčü ilekü-yi (?) [......]

[24] dai ong-un gegen qutu[......]

译文

[1] [……]一个[……]

[2] [……]未曾（？）[……]

[3] [……]或（？）再[…]我们给摩诃葛剌（？）[……]

[4] […/// ///…]

[5] [……]把[…]来的兄弟们（？）[…]肃州[……]

[6] [……]玛瑙（？我们的？坏的？）[…]新（？）[…]？（带边的？）脱木华

[7] [……]很多珍珠[…]后鞧（？）[…]的一翼/侧[……]

[8] [……]安西（？）[…]来（？）一纯金[…]姑姑冠（？）[……]

[9] [……]一个金柞丝绸（？）一个[…]用[…]制作的[……]

[10] [……]金耳环（？）一千个微小的珍珠[……]

[11] [……]还有六巴卡尔（?）金耳坠儿（？）的腿（？）

[12][……]缎子[…]一个黄色绫子
[13][……]绫子[///]还有一个速阿赤并
[14][……]老虎（？）三个[/// ///]还有他（？）
[15][……]珍贵物品（？）[///]五十个毡房里（？）
[16][……]把我们的货物（？）新丝（？）脱木华
[17][……][/// ///]说着给了一个信
[18][……]如今指向天空（？）给我
[19]不曾祝福（？.）[…]我的车（？在我旁边？）[/// ///]
[20][…]给斡朵失里（?）大王了给了我一个
[21]纯金[…]我一个(？)[…] 玛瑙(？我们的？坏的？)[…]
用那个（？）
[22]大王旧（？）[…]如果相信让一个好人
[23]送往（？）肃州[……]
[24]大王明亮的（？）[……]

词汇表

（~）*Anši* (?)（8）“安西”

（~）*"Q'D'Y* (=*aγatai*?, *ǰaqatai*?)(6)“？（带边的？带领子的？）”

（~）*ayuyada* (?)（19）（词义不明）

alt[*an*] (?)（8）“金”：*altan*（9、10、11、21）

aǰu[*yu*]（18）“啊（表示恍然大悟的口气）”

（~）*egemüg* (?)（10）“耳环”

ese（2、19）“非、否、未、未曾、不、不曾”

ed (?)（15）“物、物资、什物、物品；货、货物；料、材料”；*ed-i*（16）

edüge（18）“现在、现今、如今”

（~）*ima* (?)（14）（人称代词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 *ilekü*（23）“寄、发、送；派、遣送、派遣、派往”

[*i*]*tegebesü*（22）“如果相信”

(○·) *iren* (?)（8）“来”

irekün（5）“来的”

(○·) *irügebesü* (?)（19）“祝福”

(○·) *Odoširi* (?)（20）（人名）

olan（7）“多”

ögügsen（18）“给了的”

ögbe（20、21）“给了”

öčügüken（10）“小的、微小的；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

(○·) *örgön* (?)（15）（= *örgüge* “小蒙古包、住宅”？）

(○·) *üiledün* (?)（19）“做、作、制造”

(○·) *ünen* (?)（13）“真的、真实的、确实的”

nada（18、20）“我”

[*nige*]*n*（1）“一个”；*nigen*（6、7、8、9、9、10、12、13、17、20、21）

ba（3）“我们”

(○·) [*b*]*aqir*（11）“巴卡尔”（货币与重量单位）

basa（3、11、13、13、14）“又、再；也、并；并、并且、而且；还、尚、仍、犹”

(○·) *bi* (?)（21）“我”

boydas（8）“姑姑冠”

(○·) *buyu* (?)（3）“或、或者”

(○·) *bars* (?)（14）“虎、老虎”

bičig（17）“书、信”

(○·) *qayčad* (?)（13）（词义不明）

(○·) *qayučin* (?)（22）“旧的、陈旧的；老的、原来的、

往昔的”

kemen（17）“么道、说、当做、叫做”

(~·) *Q'WSQ'WN*（7）“后鞧（？）”

köl（11）“腿”

kümün（22）“人”

(~·) *gegen*（24）“光明的、光辉的、明亮的：明晰的、明净的”

(~·) *yurban* (?)（14）“三”

(~· (~·) *manu*(? *mayu*?)（6、16、21）“玛瑙（？我们的？坏的？）”

(~·) *maqakala* (?)（3）“摩诃迦罗”

(~·) *minu*（19）“我的”

mingyan（10）“千”

lingši（12、13）“绫子”

sayin（22）“好、善良的”

(~·) *siuke*（11）“耳坠儿（？）”

(~·) *SWQ'ČY*（13）（词义不明）

sübüḏ（7）“珍珠”：*subuḏ*（10）

Sügčü（5、23）“肃州”

šim [*ši* ?]（6）“新丝？”；*šim-ši*（16）

šiǰir（8、21）“纯粹的、十足的、精练的”

šir-a（12）“黄的、黄色的”

(~·) *tegüber* (?)（21）“用那个”

(~·) *tegüs* (?)（20）“圆满的、充分的、彻底的、十足的、完全的”

tngri（18）“天、天空”

(~· (~·) *terge* (? *dergete* ?)（19）“车、车辆（？附近、靠近、跟前？）”

(⊶) *tomuγ[-a]* (6) "脱木华(元代一种首饰)"; *tomuγ-a* (16)

türge (12) "缎子"

dai ong (20、22、24) "大王"

(⊶) *dayulǰu* (?) (20) (词义不明)

degüner (5) "弟弟(复)"

deldügsen (9) "捶打的、捶击的"

(⊶) *čisči* (?) (9) "柞丝绸(？)"

(⊶) *čuqay* (?) (15) "珍贵的、昂贵的；稀少的、稀罕的"

(⊶) *ǰiyalar-un* (?) (18) "指、指示、指点"

ǰigür (7) "翅膀；翼、侧"

(⊶) *ǰirigebig* (?) (14) (词义不明)

(⊶) *YYRWQWN* (11) "六？"

(⊶) *ǰüg* (?) (18) "方向、方面"

注解

第 2 行：**qam[///]n**：该词中间部分漫漶，不好辨认。有可能为 *qam[u]n* ("拢、集、收拢")、*qam[iya]n* ("关系、关联")、*qam[ǰi]n* ("协力、协作") 等。**ese**：也可以读作 *Esen* (人名)。如果是人名的话，按中古蒙古语习惯，也有可能为 *Ạsen*。如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书 T II D224：*Ạsen-i* ("将也先")、*Ạsen-eče* ("向也先") 等。[37]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ese* ("非")。若一个字中间部分漫漶，那么应为 *tu[//]gsan*，如 *tu[sala]gsan* ("帮助的、援助的")、*tu[lu]gsan* ("撑住的、顶住的、到头的") 等。

第 3 行：**buyu (?)**：肯定语气词 *buyu* 一般出现在句末。也有可能为 *bosu* ("非、不、否")。嘎日迪先生读作 *bü…ü* "有"。**maqakala (?)**：<梵文 *Mahākālī* ("大黑天")。藏语作 *Phyag-bźi lha-mo*，蒙古书面语作 *Maqayali, Yeke Qara Ökin, Čayši lhamo* 等。[38]元代萨迦派高僧搠思吉斡节儿著《摩诃葛剌颂》作 *Maq-a-gali*。[39]汉文文献中

通常译写为摩诃葛剌、大黑天等。摩诃葛剌为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之一。元明清时期摩诃葛剌信仰在蒙古民族中特别流行。[40]嘎日迪先生亦读作 *maqakala*。

第 4 行：***Eyilinüübü* (?)**：该词原文图版模糊不清，词形、词义待考。此为嘎日迪先生释文，以为人名。

第 5 行：***irekün***：该词嘎日迪写作 *irekün-e*。***a*[...]*r***：该词嘎日迪读作[*aqana*]*r*（“兄长们”）。

第 6 行：***manu* (? *mayu*?)**：该词在这件文书中出现三次。有三种可能的读法：（1）*manu*，是蒙古语后置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领格形式，意为“我们的（俺的）”；（2）*mayu*，意为“坏的、恶的、劣的”；（3）*manu*，意为“玛瑙”。***šim* [*ši* ?]**：该词在这件文书中出现两次。从该词的语音结构看似非蒙古语词，可能来自汉语，暂译作“新丝”。***’’Q’D’Y***：*aqatai* 或 *aγ̄atai* ?该词词义不明。也有可能为 *ǰaqatai*（“带领子的”）。嘎日迪读作 *Aqadai*，以为人名。***tomuγ*[*-a*]**：该词在这件文书中出现两次。此为元代蒙古人的一种首饰。1338 年蒙汉文合璧《大元敕赐故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君神道碑铭》记：“至大元年武宗赐大珠首饰一副，白金五十两，楮币二千五百缗，玉环一。”与之相对应的蒙古文作 *ǰi dai terigün on-dur Külüg qaγan soyurqaǰu tanatu tomuγ-a . nigen menggü süke . tabun sükes čau . nigen qas aγaγ-a ögügsen aǰuγu .* 可见，“大珠首饰一副”一语译作 *tanatu tomuγ-a*。《永乐大典》“服”部“蒙古冠服”条载：“先带上紫罗脱木华。以大珠穿成九珠方胜或叠胜葵花之类妆饰于上。与耳相连处安一小纽。以大珠环益之以掩其耳在内。自耳至颐下光彩眩人。环多是大塔形葫芦环或是天生葫芦或四珠。或天生茄儿或一珠。”“脱木华”即指 *tomuγ-a*，为一大珠首饰。[41]该词嘎日迪读作 *Tomuq-a*，以为人名，似不妥。

第 7 行：***Q’WSQ’WN***：该词词义不明，或许为突厥语。参照 14 世纪《拉苏勒王六语词典》第 196 页 A 栏（196—col. A）第 27

行中的突厥语词 *qusqun*“后鞘”；205—col. A 20：突厥语 *qušqun*= 蒙古语 *qudurġa*“后鞘”。[42]该突厥语词条亦见于拉德洛夫《突厥诸语言词典》（圣彼得堡，1899 年）第二卷第一分册第 1015、1025、1027 页。该词嘎日迪读作 *Susaqus*，以为人名。

第 8 行：***Anši* (?)**：此为嘎日迪先生释文，姑从之。***boydas***：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为 *boyda*（“姑姑冠”）加名词复数附加成分-*s* 构成；一为 *boyda*（“圣人、圣贤”）加名词复数附加成分-*s* 构成。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一书中写道：“*Boydo*, ‘holy’, is a comparatively late form in Mongolian. The Mongol spelling is *boyda*, plur. *boydas*. In the *Secret History*, we still find *boẖda* (§§ 200, 254), *boẖta* (read *boẖda*, § 254), and only once *boẖdo* (§ 121), ……” “*Boydo*‘神圣的、圣洁的’，在蒙古语中相对比较晚起的一种形式。蒙语作 *boyda*，复数为 *boydas*。《蒙古秘史》中亦见有 *boẖda*（第 200、254 节）、*boẖta*（读作 *boẖda*，第 254 节）等，只有一处写作 *boẖdo*（第 121 节），……”。[43] *boyda*“圣人、圣贤”一词在吐鲁番文献中也多处出现，如 *boyda*: Nr. 31r, Nr. 40r4; *b[oy]da*: Nr. 44r12; *bôydas*: Nr. 9r/b8; *bôydas-un*: Nr. 9r/a8 等。该词嘎日迪先生释义作“圣者”。

第 9 行：***čisči* (?)**：嘎日迪先生写作 *čisči*，并训义作“柞丝”，姑从其说。

第 10 行：***egemüg* (?)**：嘎日迪写作 *ening*，并释义作“耳坠”。笔者认为似应是 *egemüg*（“耳环”）。

第 11 行：***baq̄ir***：该词嘎日迪读作 *baqui*（“手镯”），似不妥。*baq̄ir* 一词来自突厥语 *baqïr*，原意为“铜”，后来变为货币与重量单位。据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eter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合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第二卷）[44]记，*baqïr* 义为“铜钱，钱（最小货币单位，1 *sïtïr* = 10 *baqïr*），重量单位”。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一书中写道：“*baqïr*，该词在不同的

文献中训义有：1．金属钱币；2．货币单位；3．重量单位（约等于4克少一点，…其重相当于'钱'）"。[45]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所见 *baqïr* 一词较多，并以 *baqïr*、*ba'qïr*、*baqar*、*bqïr* 等形式出现，如：*sayu birär yarïm baqïr kümüs asïy*-"各（付给）半个巴卡尔的利息"；[46] *üč stir altï baqïr kümüš*：[47] *kün birip üč baqïr kümüš qopčïr-qa tutz-un* "缴纳三钱银子的课甫奇尔税"等。[48]如果我们文书中出现的 *YYRWQWN* 一词的确为 *ǰiryuyan* "六"的笔误，那么，*ǰiryuyan baq̄ir* 应为"六巴卡尔"，然而不知 *ǰiryuyan baq̄ir* 具体指的是重量还是价钱。***siuke***：该词词义不明。可能是 *süike*（"耳坠子、耳饰"）的笔误。参照《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süike*。[49]

第12行：***türge***："缎子"。[50] ***lingši***：该词在这件文书中出现两次。嘎日迪先生读作 *lingši*，并释义作"绫子"，即 *lingši* 为"绫子"的蒙古文音写。

第13行：***qayčad*** (?)：该词词形、词义待考。此为嘎日迪先生释文。***SWQ'ČY***：该词词义不明，据上下文推测，应为物品名，暂音译作"速阿赤"。

第14行：这一行字模糊不清。除了 *ima* (?)一字外，姑且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原释读文。

第15行：这一行字模糊不清。除了 *örgön* (?) 一字外，姑且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原释读文。

第18行：这一行中间部分模糊不清，*tngri-i* (?)、*ǰüg* (?)、*ǰiyalar-un* (?)等为嘎日迪先生的原释文。***nada***：如同现代蒙语"我"的变格用词干。17世纪初成书的《诸汗源流黄金史纲》中 *nada* 以及中世纪蒙语形式 *nadur* 同时出现，如 *nada*：20b01, 55a30, 66b25, 78b26：*nadur*：30b15, 50b16, 61a21, 65a16：[51]成书于清康熙十六年(1667年)的《阿萨拉克齐史》（别名为《从成吉思汗到乌哈图汗・妥欢贴睦尔的蒙古历史》）中所见 *nada*、*nadur* 二字更多，如 *nada*：30.b.06, 34.a.03, 36.b.26., 39.b.17：*nada* [=*nadur*]：21.a.22.；

nadur：08.b.05., 08.b.29., 11.b.12., 19.a.08., 34.a.18。[52]不知中古蒙古语中有没有 *nada* 这个形式。该词还可以释读为 *ende*（“这里”）。

第 19 行：这一行文字模糊不清。姑且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原释读文。

第 20 行：这一行中间部分模糊，姑且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原释文。

四、不详社会文书

共 10 件[B147：12-1~9（碎片）、第 464：163]。据文书中出现的词语推测，这些均为世俗文书，但内容却不甚清楚。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47：12

编号 B147：12 文书（图 21）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47 窟。[53]此编号下共有九件残文书，均为碎片，所存文字无几。据文书中出现的[*ötö*]*güs*（“头目、头儿”）、*ongvuu*（“王府”）、*daruya*[*či*]（“达鲁花赤”）等语推测，文书书于元代无疑，且应属于社会文书。

（1）B147：12-1 号文书残宽 5.5 厘米，残高 6.7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六行。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以下简称《释读一》）一文中介绍说：“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残片，只存中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2）B147：12-2 号文书残宽 2.5 厘米，残高 3.5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两行。《释读一》介绍说：“标本 B147：12-2, 2.5×3.5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二行，回鹘蒙古文，上有朱印文字，文字似是八思巴文或汉文篆字，何者，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3）B147：12-3 号文书残宽 8.0 厘米，残高 5.5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六行。《释读一》说：“这是一则文书的下半部残片，元代，

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4）B147∶12-4号文书残宽2.8厘米，残高5.0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释读一》：“不详社会文书：标本B147∶12-4，2.8×5厘米，墨迹手书文字二行，回鹘蒙古文。上有朱印文字，文字似是八思巴文或汉文篆字，何者，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一则文书的下半部一小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5）B147∶12-5号文书残宽6.6厘米，残高8.0厘米，残存墨书文字六行。《释读一》：“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6）B147∶12-6号文书残宽3.5厘米，残高3.0厘米，残存墨书文字四行。《释读一》：“不详社会文书，标本B147∶12-6，3.5×3.0厘米，墨迹手书文字四行，回鹘蒙古文，上有朱印文字，文字似是八思巴文或汉文篆字，何者，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残片，只存中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7）B147∶12-7号文书残宽3.2厘米，残高5.7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释读一》：“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残片，只存中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8）B147∶12-8号文书残宽3.1厘米，残高4.0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释读一》：“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残片，只存中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9）B147∶12-9号文书残宽4.5厘米，残高8.0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一行。《释读一》：“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块残宵，只存上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

原文

B147:12-1

(1)〔····〕[illegible](··)〔····〕
(2)〔····〕[illegible]〔····〕
(3)〔····///····〕
(4)〔····///····〕
(5)〔····///····〕
(6)〔····///····〕

B147:12-2

(1)〔····///····〕
(2)〔····///····〕

B147:12-3

(1)〔····〕[illegible]〔····〕
(2)〔····〕[illegible]〔····〕
(3)〔····〕[illegible]〔····〕
(4)〔····〕[illegible]
(5)〔····〕[illegible](··)
(6)〔····〕[illegible]〔····〕

B147:12-4

(1)〔····〕[illegible]〔····〕
(2)〔···///····〕

B147:12-5

(1) [illegible]〔····〕[illegible]〔····〕
(2) [illegible]〔····〕
(3) [illegible]〔····〕
(4) [illegible]〔····〕
(5) [illegible](··)〔····〕
(6)〔···///····〕

B147:12-6

(1)〔···///····〕
(2)〔···///····〕
(3)〔···///····〕
(4)〔···///····〕

B147:12-7

(1)〔···〕[illegible](··)〔···〕
(2)〔····〕[illegible]〔····〕

B147:12-8

(1)〔···///····〕
(2)〔·········〕

B147:12-9

········

现行蒙文转写

B147：12-1

(1)〔····〕[illegible](··)〔····〕
(2)〔····〕[illegible]〔····〕
(3)〔····///····〕
(4)〔····///····〕
(5)〔····///····〕
(6)〔····///····〕

B147：12-2

(1)〔····///····〕
(2)〔····///····〕

B147：12-3

(1)〔····〕[illegible]〔····〕
(2)〔····〕[illegible]〔····〕
(3)〔····〕[illegible]〔····〕
(4)〔····〕[illegible]
(5)〔····〕[illegible](··)
(6)〔····〕[illegible]〔····〕

B147：12-4

(1)〔····〕[illegible]〔····〕

(2)〔····///····〕

B147：12-5

(1) [illegible]〔····〕[illegible]〔····〕

(2)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3) [illegible]〔····〕

(4) [illegible]〔[illegible]〕〔····〕

(5)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6)〔····///····〕

B147：12-6

(1)〔····///····〕

(2)〔····///····〕

(3)〔····///····〕

(4)〔····///····〕

B147：12-7

(1)〔····〕[illegible]（[illegible]）〔····〕

(2)〔····〕[illegible]〔····〕

B147：12-8

(1)〔····///····〕

(2)〔········〕

B147：12-9

········

拉丁字母转写

B147：12-1

[1] [......]N-A/E (?) [......]

[2] [......]WN'Y [......]

[3] [....../// ......]

[4] [....../// ......]

[5] [....../// ......]

[6] [....../// ......]

B147：12-2

[1] [....../// ......]

[2] [....../// ......]

B147：12-3

[1] [......] [ötö]güs [......]

[2] [......]busun-u [......]

[3] [......]ken/kin/gen/gin [......]

[4] [......]r

[5] [......]igebe (emigebe = emiyebe?)

[6] [......] [e]se bögesü [......]

B147：12-4

[1] [......]γad [......]

B147：12-5

[1] YYR[//]N [......]

B147：12-6

[1] [....../// ......]

[2] [....../// ......]

[2] ạber t[......]
[3] ongvuu [......]
[4] daruya[či] [......]
[5] ögb[e ?] [......]
[6] [....../// ......]

[2] [....../// ......]
[3] [....../// ......]
[4] [....../// ......]

B147：12-7
[1] [......]in ökin/üge [......]
[2] [......]WD[......]

B147：12-8
[1] [....../// ......]
[2] [......]

B147：12-9
......

译文

B147：12-3
[1][……]头目
[……]
[2][……]
[3][……]
[4][……]
[5][……]害怕(?)
[6][……]否则
[……]

B147：12-5
[1][……]
[2]角[……]
[3]王府[……]
[4]达鲁花赤[……]
[5]给了(?)[……]
[6][……]

B147：12-7
[1][……]姑娘/言
语[……]
[2][……]

词汇表

B147：12-3

[…]igebe (emigebe = emiyebe?) (5) "怕、害怕、惧怕、畏惧；拘束、羞怯"

[e]se (6) "非、否、未、未曾、不、不曾"

[ötö]güs (1) "头目、头儿"

bögesü (6) "如果、假如"：[e]se bögesü

B147：12-5

（ ）*aber* (2)“（动物）角”

ongvuu (3)“王府”

( ) *ögb*[*e* ?](5)“给了”

daruγa[*či*] (4)“达鲁花赤”

注解

B147：12-1

第 2 行：[……]*WN*：嘎日迪先生读作[……]*ud*，认为名词复数附加成分。'*Y*[……]：嘎日迪先生读作 *il*(*deb*)，并训义作“诸种”。

第 3-6 行：这几行文字图版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嘎日迪先生分别读作[3] … …*ker dabaqu* … [4] …… *uban ǰirquqan* … [5] …(*gü*)*ičebei* … [6] … *daru*(*qači*) …，并译作“……在……等一切……，……怎么越过……，将……六……，追上了，达鲁花赤官人……”。最后他还补充一句说：“这里的拉丁音标复原和汉译都不很肯定。”

B147：12-2

该残片文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嘎日迪先生读作[1]……[2]*daqan* ……(跟着……)

B147：12-3

第 1 行：[*ötö*]*güs*：“头目、头儿”。该词也有可能为[*öte*]*güs*。参照本文第四章“注释”。嘎日迪写作[*öt*]*ügüs*，并训义作“长者”。

第 2 行：[……]*busun-u*：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da*]*busun-u*“盐（属）”。但也有可能为[*nil*]*busun-u*（“眼泪的”）等。

第 3 行：[……]*ken/kin/gen/gin*：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xön*]*ggen*（“轻”）。

第 5 行：[......]*igebe*：[*em*]*igebe* = *emiyebe*?（“害怕？”）。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nö*]*čigebe*，并译作“使过去了”。

第 6 行：[*e*]*se bögesü*：“否则”。嘎日迪先生读作[......]*rsan bügesü*，并训义作“如……（动词）了”。

B147：12-5

第 1 行：*YYR*[//]*N*：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ǰiran*（“六十”）。他认为“*ǰiran*（六十）一词的标音或许为 *yiren*（九十），但前者的可能性大。”

第 2 行：*ạber t*[......]：嘎日迪先生写作 *eber-tü*，并译作“有角的”。他说：“标音 *eber-tü* 中的 *tü*，可能不很准确，或许是一个词的开头音节 *t* 或 *d*，或许是某一后缀的首音。”

第 3 行：*ongvuu*：“王府”。参照本文第四章“注释”。该词嘎日迪先生写作 *ungfuu*（王府）。他认为“*ungfuu*（王府）一词的标音意译不会有问题。”

第 4 行：*daruya*[*či*]：“达鲁花赤”。参照本文第二章。该词嘎日迪先生写作 *daruqa*[*či*]（达鲁花赤）。他认为“*daruqa*[*či*]（达鲁花赤）一词的最后一个语音的复原不会有问题。”

第 5 行：*ögb*[*e* ?]：“给了”（？）。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noyali*[*y*]，并训义作“官职者”。他说：“*noyali*[*y*]（官职者）一词的最后一个语音的复原不会有问题。”

B147：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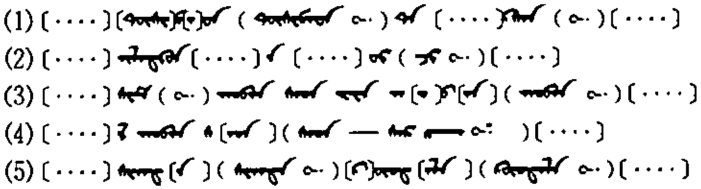
第 1 行：*ökin/üge* (?)：“姑娘/言语”（？）。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ekin*（“初”）。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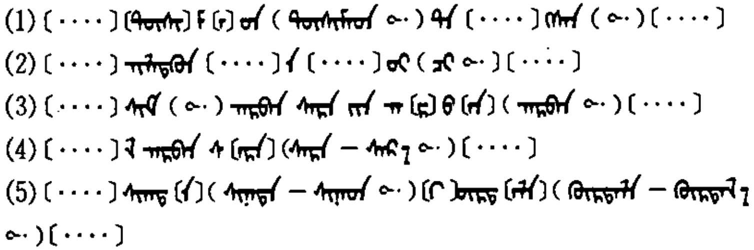
编号第 464：163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文书残宽 5.3

厘米，残高 9.9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5 行（图 22）。残存文字明显具有前古典文献字形特征，如环状 *D 形*；腰线右边近乎水平面的词尾 *A* 和 *N*；*N* 不带音点；*iledkün*（“送去的、派遣的”）*sara*（“月”）、*šined*[*e*]（“月初”）等字的写法有别与现代蒙语形式等。依据所存文字推测，该文书应为元代社会文书。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残页：标本第 464：163，5.3×9.9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 5 行。这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待考。”[54]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tüsi]m[e]d-te […]gsen(?) [……]

[2] [……] iledkün […]n/a […]ui/či(?) [……]

[3] [……] šim (?) arban sara-yin a[r]b[an] [……]
[4] [……]l arban s[ara] (?) [……]
[5] [……] šined[e] [k]ürt[ele] (?) [……]

译文

[1] [……]向官员们[…] [……]
[2] [……]遣去的[……]
[3] [……]壬（？）十月十[……]
[4] [……]十月[……]
[5] [……] [到]（？）[…]初[……]

词汇表

arban（3、3、4）“十”：*arban sara-yin*（3），*a[r]b[an]*（3），*arban s[ara]*（4）

iledkün（2）“寄去的、遣去的、派去的”

（ ~ ）[*k*]*ürt*[*ele*] (?)（5）“到、迄”

[……]*gsen*(?)（1）（形动词完成时附加成分）

sara（3、4）“月”：*arban sara-yin*（3），*arban s*[*ara*]（4）

（ ~ ）*šined*[*e*]（5）“月初”

（ ~ ）*šim* (?)（3）“壬”

–te（1）“向”：[*tüsi*]*m*[*e*]*d-te*

（ ~ ）[*tüsi*]*m*[*e*]*d*（1）“辅臣、官员”

注解

第 1 行，**[*tüsi*]*m*[*e*]*d-te***：此语一般见于元代指令性文件中，意为“向官员们”。如吐鲁番出土 T II D 224 号文书：*tüsimed-te*；TM 93：*tüšmed-te*；TM 79：*tụšümed-te*。其中–*te* 为蒙古语名词的与-位格附加成分，表示动作行为的对象，犹“向”、“对”，元代白话

译作“根底”。该词嘎日迪先生未识出。

第 2 行：*šim* (?)：壬（？）。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yin*，认为这是蒙古语名词属格附加成分。

第 5 行：*šined*[*e*]：“月初”。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šinedes-e*。[*k*]*ürt*[*ele*] (?)：“到、迄”。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degerede*，并释义作“上（从）”。

注释：

[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31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375~386 页。

[3]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Text68, 69, 70r, 71r und Tafel XXIX, XXX, XXXI, XXXIII.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68、69、70 正、71 正号文书及图版 XXIX、XXX、XXXI、XXXIII，1993。]

[4]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97 页。

[5]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397~419 页。

[6]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14~121 页。

[7]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06 页。

[8] 关于元代公文程式，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阿剌忒纳失里令旨”残片》，《敦煌学辑刊》，2006（3）。

[9] 首称格式一般是：（发文人）+（文种名称）+ *manu*（蒙古语后置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领格形式，意为“我们的/俺的”）。如 *Kedme-Bayatur üge manu*（“我客都门拔阿秃儿的令旨”）、*Bigtemür üge manu*（“我别克帖木儿的令旨”）、*qa'an jarliγ manu*（“皇帝圣旨”）等等。

[10] 以上见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年；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东

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 年。

[11]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64~176 页。

[12] B168：3 号文书为八思巴字汉文文书，非蒙古文文书。

[1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69 页。

[14]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12 页。

[15]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17~418 页。

[16] 见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第 5~7 页；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Ⅱ：文献汇集》；Poppe, Nicholas.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irpt*. Trans. and ed. John R. Krueger. 2nd ed.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1957. 51-53. [N. 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51~53 页，威斯巴登，1957。]

[17]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语文献 Ⅱ：文献汇集》，第 1 页。

[18]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53~108 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189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梁尉英：《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80~383 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19]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81~82 页。此处记："回鹘文译注三行"。其实第 15、17 行下面的注文为蒙古文：*mayad ügüi*（"有可能"）、*čeger*（"避讳"），而且第 1 行"甲"字前记有与之相对应的蒙古文音译词 *ga*，第 16 行"己一卯"下记有与"己"字相对应的蒙古文音译词 *gi*。萨囊彻辰著《蒙古源流》中多处见有此纪年法，如 *ga morin ǰile*（"甲午年"）、*ga noqai ǰil*（"甲戌年"）、*ga bečin ǰil-e*（"甲申年"）、*gi üker ǰil*（"己丑年"）、*gi taulai ǰil-e*（"己卯年"）、*gi takiy-a ǰil-e*（"己酉年"）等（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4、6 行下面的注文为回鹘文，分别为 *očuq taqi*（"灶火"）、*yïldïz*（"根子、根源"）。根据内容来看，编号 464：63（正）残文书中的所谓的"汉文历书"部分好像是占卜文书。参照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占卜文书 TIIM 166 502d（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55 号文书）。

[20]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96 页。

[21]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三卷, "附录二", 397~419 页。

[22] 《中国历代职官词典》, 103 页 "平章" 条,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

[23] 据《元史》载, 前后担任甘肃行省平章政事的有合散 (1303)、阔里吉思 (1311)、伯都 (1314); 兀伯都拉 (1320)、钦察台 (1320)、怯来与只儿哈郎 (1329)、朵儿只 (1329)、乃马台 (1322~1330)、月鲁帖木儿 (1331)、亦怜真班 (1346)、帖木哥乞 (1349)、锁南班 (1353)、迭里迷失 (1355)、朵儿只班 (1365) 等。

[24]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HJAS* 13 (1950): 1-131. [F. W. 柯立夫:《1335 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 13 卷, 1~131 页, 1950。]

[25] 元代由中央或地方军政长官颁发的命令, 称 "钧旨", 见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研究》, 10 页。

[26]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三卷, 96 页。

[27]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三卷, "附录二", 397~419 页。

[28] F. W. 柯立夫:《1335 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 13 卷, 1~131 页, 1950;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247、253 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29]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i." *HJAS* 14 (1951): 1-104 [F. W. 柯立夫:《1338 年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纪念碑》,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 14 卷, 1~104 页, 1951];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292、295 页。

[30]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JAS* 12 (1949): 1-133 [F. W. 柯立夫:《1362 年蒙汉文合璧纪念忻都王碑》,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 12 卷, 1949, 1~133 页];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345~413 页。

[31] G. Kara. "L'inscription mongole dAruγ, Prince de Yun-nan (1340)." *AOH* 17. 2 (1964): 145-173 [G. 卡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 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 第 17 卷, 第 2 辑, 1964, 145~173 页];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lingji* of Aruγ of 1340." *HJAS* 25（1964/65）: 31-79 [F. W. 柯立夫：《1340年阿鲁王令旨》,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25卷, 1964~1965, 31~79页];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307~318页。

[32]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319~340页。

[33]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 *HJAS* 27 （1967）: 76-102 [F. W. 柯立夫：《1348年汉蒙双语碑铭》,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27卷, 76~102页, 1967]; 道布：《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 341~344页。

[34] Munkuyev, N. Ts. "Two Mongolian Printed Fragments from Khara-Khoto." In：*Mongolian Studies*. Ed. L. Ligeti. Amsterdam：B. R. Grüner, 1970. 341-357 [N. TS. 孟库耶夫：《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 载李盖提主编《蒙古研究》, 阿姆斯特丹, 1970, 341~357页]; 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 2 （St. Petersburg：Thesa Publishers, 2003）: 3-40.[G·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 载于《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 第9卷, 第2辑, 3~40页, 2003。]

[35] 关于此窟, 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三卷, 124~146页。

[36]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三卷, 406页。

[37]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 176~177页。

[38]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 118页。

[39]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 Nr. 29r9, 13, 17; Nr. 30r1, 5, 9, 17。

[40] 见那木吉拉：《元明清时期蒙古人的摩诃葛剌神崇拜及相关文学作品研究》, 载《中国藏学》, 2001（1、3）, 82~96、100~115页。

[41] F. W. Cleaves. "Tomuγ-a/T'o- Mu-Hua." *HJAS* 17. 3/4 （1954）: 445-452. [F. W. 柯立夫：《tomuγ-a与"脱木华"》, 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第17卷, 1954, 445~452页。]

[42]Golden, P. B., ed. *The King's Dictionary. The Rasûlid Hexaglot: Faurteenth Century Vacabularies in Arabic, Persian, Turkic, Greek, Armenian and Mongal*. Trans. T. Halasi-Kun, P. B. Golden, L. Ligeti, E. Schutz and with an essay by T. Allsen. Leiden：Brill, 2000. 178, 289. [P. B. 格尔登编，T. 哈拉西昆、P. B. 格尔登、L. 李盖提和 E. 休斯译：《也门拉苏里特国王六语词典》，178、289 页，莱顿，Brill 出版公司，2000。]

[43] Paul Pelliot. *Nates on Marco Pala*. I. Paris, 1959. 420. [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第一卷，420 页，巴黎，1959。]

[44]大阪大学出版社，1993。

[45]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200 页注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46] 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eter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合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第二卷，90 页，Lo 07-5、第三卷图版 79。

[47] 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eter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合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第二卷第 158 页 Mi14-5、第三卷图版 138。

[48]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198、201 页。

[49] N. 鲍培：《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I-Ⅱ部，列宁格勒，447 页，1938~1939。

[50] 见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译语词典》（蒙古文），549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51] Ts. Shagdarsuren, ed. *Qad-un ündüsün quriyangyui altan tobči (Textological Study)*. I. Monumenta Mongolica. Ⅱ. Transcription and index by Sh.Choimea. Ulaanbaatar：Centre for Mongo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2002.[Ts. 沙哥德尔苏荣编：《诸汗源流黄金史纲》，乌兰巴托，2002。]

[52] Sh. Choimea, ed. *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yin) teüke (Textalagical Study)*. I. *Monumenta Mangolica*. I. Transcription and index by Ts. Shagdarsüreng & Lee Seong-Gyu. Ulaanbaatar：Centre for Mongo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 State Central Library of Mongolia, 2002. [Sh. 乔玛编：《阿萨拉克齐史》，乌兰巴托，2002。]

[53]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279~298 页。

[54]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0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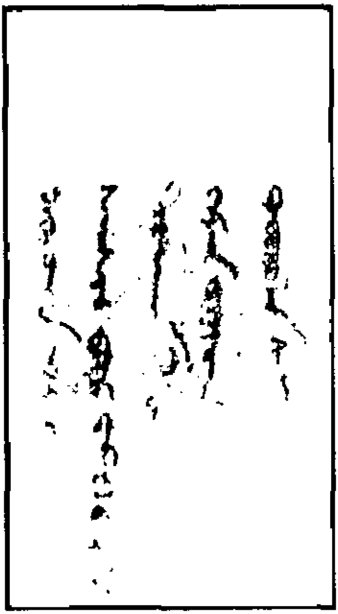


图 13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19：9

图 14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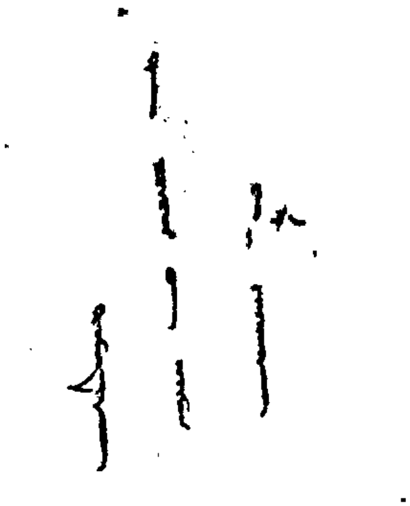


图 15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2：B

图 16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8：3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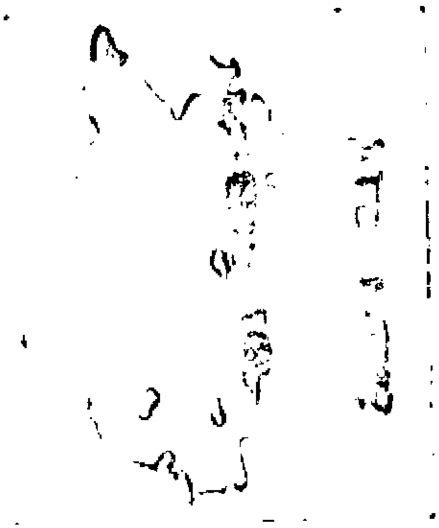


图 17　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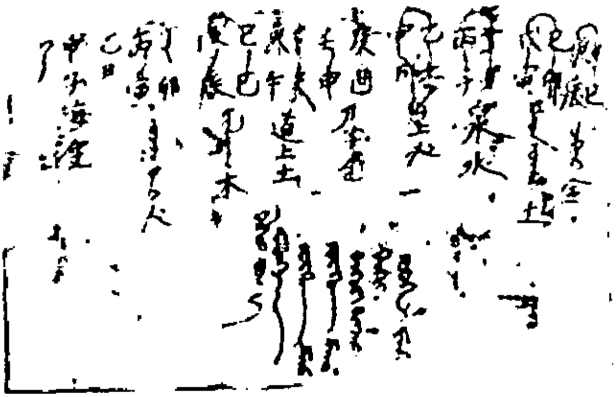


图 18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63（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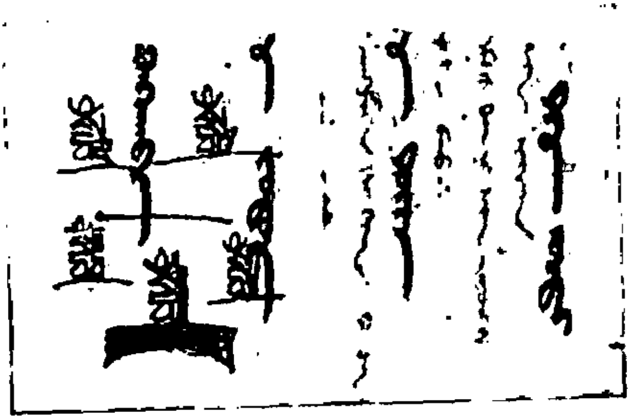


图 19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63（背）

图 20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3（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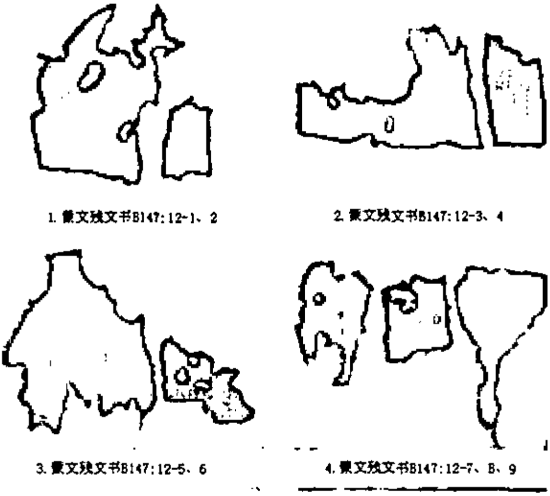


图 21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47：12-1~9

图 22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163

柒　其他残文献（二）

此章将讨论 19 片残文书[第 465：12、B147：42（正、背）、B157：21-1~3、B157：52、第 464：162-1~2、第 464：176、B161：12-1~9、B163：76]。文书均为碎片，性质与年代不明。嘎日迪先生认为这些均属元代社会文书。在此我们就把这 19 个碎片暂且放到“世俗文献”里进行讨论。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465：12

编号 465：12 文书出自莫高窟第 465 窟。[1] 此窟出土仅此一件蒙古文文书。[2]文书残宽 4.3 厘米，残高 4.3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4 行（图 23)。《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第 465：12，麻纸，纤维交织不匀，左横帘纹，有透光，纸薄，纸质软。残存文字 4 行。……这是一篇社会往来文书。时代为元代。”[3]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残片：标本第 465：12，4.3×4.3 厘米，墨迹竹笔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四行。这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下半部，不成文，元代，具体年代不可考。”[4]

该文书严重残缺，目前能确切辨认者只有 *on*（“年”）、*šinede*（“月初”）二字。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社会往来文书”。

原文

(1)〔····〕
(2)〔····///〕ᠠᠪᠠᠨ〔····〕
(3)〔····〕ᠣᠨ ᠰᠠᠶ〔///····〕
(4)〔····〕ᠱᠢᠨᠡᠳᠡ〔····〕

现行蒙文转写

(1)〔····〕
(2)〔····///〕ᠠᠪᠠᠨ〔····〕
(3)〔····〕ᠣᠨ ᠰᠠᠶ〔///····〕
(4)〔····〕ᠱᠢᠨᠡᠳᠡ〔····〕

拉丁字母转写

[1][......]
[2][...... ///]''B'N [......]
[3][......] on S'Y[///][......]
[4][......] šinede [......]

译文

[1][······]
[2][······///······]
[3][······]年[······]
[4][······]月初[······]

词汇表

ᠣᠨ *on* (3) "年"
ᠱᠢᠨᠡᠳᠡ *šinede* (4) "月初"

注解

第 2 行：[...... ///]"B'N：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uban*，并认为残存部分为蒙古语反身后缀。

第 3 行：*on*："年"。该词在吐鲁番出土蒙文文献中以 *on*、*oon*、*od*、*hôn* 等形式出现。如 Nr.81 (TM6)：(r1) [...]*buqar-dayan on sayu*[*n*][...]*TWR ora*[*n*]，(r2)[...][*ene on*][...] *ǰi*[*l*]-*ü*[*n*][...]；(r4)...*tabin od-tu*（"五十年"）；Nr.6 (TID 155a-h，《亚历山大传奇》，蒙语作 *Sulqarnai-yin tuyuǰi*)：(v11-12) ...*yutuyar on-tur mongke-yin usun soyurqaydaǰu*（"第三年被赐予圣水"）；(v11) ......*qoyar od yabuǰu*......（"走了两年"）；Nr.21 (TM45 D336,《入菩萨行论疏》)：(v 10) *Qoong-king terigün oon-tur*（"于皇庆元年"）；Nr. 9 (TIIID 332, 八思巴文《萨迦格言》)：(9v/b4) *tariqačin-u hôn zara ǰobôqsan tariya[n-i]*（"把农民长时间苦心经营的农田"）。[6] *S'Y*[///]：该词嘎日迪先生读作 *šine*（"新"）。

第 4 行：*šinede*："月初"。该词在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中也以 *sinete*、*sine-te*、*šinede*、*šinedeče* 等多种形式出现。如 Nr.75（TIID 306; M 869）：(r 9-10) ...*qonin ǰil ü*[*b*]*ülün dumdadu sarayin yunan sinete*（"羊年冬季中月初三"）；Nr.72 (TM94 D135; M 867)：(r 10-12) ... *moyai ǰ* [*i*]*l qaburun ačüs sar-a-in arban sin-e-te*（"蛇年春季末月初十"）；Nr.20（TM45 D336）：(r 9-10) ... *yahai ǰil namur-un terigün sara-yin nigen šinede*（"猪年秋季初月初一"）；Nr. 21（TM 45 D 336）：(v 4-5) *quluyan-a ǰil ǰunu terigün sara-yin nigen šinedeče*（"从鼠年夏季初月初一"）等。[6]现代书面语形式为 *šined*。嘎日迪先生亦读作 *šinede*。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47：42

编号 B147：42 文书出自莫高窟北区第 147 窟。文书残宽 1.2

厘米，残高 1.2 厘米，正、背面各存半截墨书文字，年代与性质颇难确定（图 24）。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标本 B147：42，1.2×1.2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一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文书的一小块残屑，只存中段局部，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7]

原文

正面： 〔····〕
背面： 〔····〕

现行蒙文转写

正面： 〔····〕
背面： 〔····〕

拉丁字母转写

正面：……ạli
背面：bu……

注释

背面文字或许为 *bu*[*rqan*]（“佛”）。

三、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21

编号 B157：21 文书（图 25）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57 窟。[8]此窟共出土 5 件蒙古文残文书。编号 B157：21 下有三件残文书，均为碎片，所存文字无几，年代与性质颇难确定。（1）B157：21-1 号文书残宽 8.0 厘米，残高 12.1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三行。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

（二）》（以下简称《释读二》）[9]一文中介绍说：“标本 B157∶21-1，8.0×12.1 厘米，墨迹竹笔文书 3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文书的中段上截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伦理方面的叙述文体”；（2）B157∶21-2 号文书残宽 7.8 厘米，残高 2.4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一行。《释读二》介绍说：“标本 B157∶21-2，7.8×2.4 厘米，墨迹竹笔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 1 行。这似乎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局部纸屑，元代，具体年代待考。此文书可能与标本 B157∶21-3 是一个文书的残页，但不能对接”；（3）B157∶21-3 号文书残宽 3.2 厘米，残高 1.4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释读二》介绍说：“标本 B157∶21-3，尺寸 3.2×1.4，墨迹竹笔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 2 行。这似乎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局部纸屑，元代，具体年代待考。此文书可能与标本 B157∶21-2 是一个文书，但不能对接。”

原文

B157：21-1：

(1) 〔////〕 〔····〕

(2) 〔////〕 〔····〕

(3)〔····///····〕 〔····〕

B157：21-2：

〔····〕 〔····〕

B157：21-3：

(1)〔····〕

(2)〔····///····〕

现行蒙文转写

B157∶21-1：

(1) 〔///〕 〔····〕

(2) 〔///〕 〔····〕

(3)〔····///····〕 〔····〕

B157：21-2：

〔····〕 〔····〕

B157：21-3：

(1)〔····〕

(2)〔····///····〕

拉丁字母转写

B157：21-1：

[1] uruγ [...]L[...]

[2] törö maγ-a 'WY[///]L[...]（maγ-a = maγad）

[3] [...///...] kemebesü [......]

B157：21-2：

[...]-a/e anu bui qur[...][......]

B157：21-3：

[1][......]

[2][...///...]

译文

B157：21-1：

[1]家族[……]

[2]法则一定[……]

[3][……]如果说[……]

B157：21-2：

[……]他的在[……]

词汇表

B157：21-1：

uruγ (1) “姻亲、亲戚、家族”

kemebesü (3)（蒙古语引语动词的条件副动词形式）

maγ-a (2) “一定、肯定、确实”

törö (2) “法、法则、法律、准则”

B157：21-2：

anu “他的”

bui “在、有”

注解

B157：21-1：

第 1 行：***uruγ***：“姻亲、亲戚、家族”。该词亦见于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如 Nr.51（T II M 166, 502a, 占卜文书）：（r 17）*uruγ γuyubasu*（“说亲”）；Nr. 70（TM 93; M865，东察合台汗王秃黑鲁帖木儿圣旨）：（r 15）*üruγ aimaγ-tur*（“在亲属中”）；Nr. 20（TM 45 D 336，《入菩萨行论疏》）：（v 12-13）：*qaγan taiqiu qatun-luγ-a uruγ-iyar*（“皇帝、太后、皇后以及所有皇亲国戚”）。[10]该词嘎日迪释作“子女”，似不妥。

第 2 行：***törö***：“法、法则、法律、准则”。如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书 Nr. 25（TM 40, 梵名 *Mañjuśrīnāmasamgīti*，蒙古译名 *qutuγ-tu Manǰuširi-yin yeke ner-e üneger ügülekü*）：（r 19）*…yeke kölgen-ü törö-[t]ür aγsan…*（“留于大乘法则”）；（r 19-20）…yeke [*köl*]*gen-ü törö-yin degedü burqan* [*yeke bairocana*]（“大乘法上尊大毗卢遮那

佛”); Nr. 68(TM 79; M866，客都门拔阿秃儿令旨)：(16)[*yek*]*e*(?) *törö-yin yosuyar ülegü ayiqun ta*（“难道你们不怕帝国之法律乎”）。[11]该词嘎日迪译作“道理”，似不妥。

B157：21-2：

这件文书中的 *anu*、*bui* 二字，嘎日迪分别读作 *ail*、*bui*，并训义作“哪”、“有”。

四、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52

编号 B157：52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57 窟。文书残宽 7.1 厘米，残高 5.3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四行（图 26）。《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57：52，麻纸，纤维交织不匀，有横帘纹，有透光，纸薄，质软，存文字 4 行。可能是一件社会文书。时代为元代。”[12]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标本 B157：52，7.1×5.3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 4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文书的中段局部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13]

该文书严重残缺，目前能确切辨认者只有 *čerig*（“兵、士兵、军人”）、*yambar*（“怎么样、怎样、如何、什么样的”）二字。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可能为元代“社会文书”。

原文

(1)〔····///····〕

(2)〔····///····〕

(3)〔····〕 〔····〕

(4)〔····〕 （ᠣ·） 〔····〕

现行蒙文转写

(1)〔····///····〕
(2)〔····///····〕
(3)〔····〕ᠵᠦᠭᠦᠬᠡᠨ ᠴᠡᠷᠢᠭ〔····〕
(4)〔····〕ᠨᠡᠮᠡᠬᠦ（○·）ᠶᠠᠮᠪᠠᠷ〔····〕

拉丁字母转写

[1] [...///...]
[2] [...///...]
[3] [......] ǰögöken (?) čerig [......]
[4] [......] nemekü (?) yambar [......]

译文

[1] [······///······]
[2] [······///······]
[3] [······]少数（？）士兵[······]
[4] [······]增加（？）什么样的[······]

词汇表

ᠨᠡᠮᠡᠬᠦ（○·）*nemekü* (?)（4）“增、加、添、增加、增添；补、补充、附加”

ᠴᠡᠷᠢᠭ *čerig*（3）“兵、士兵、军人”

ᠵᠦᠭᠦᠬᠡᠨ *ǰögöken* (?)（3）“少些的、少数的、缺少的”（？）

ᠶᠠᠮᠪᠠᠷ *yambar*（4）“怎么样、怎样、如何、什么样的、多么”

注解

第 3 行：***ǰögöken* (?)**：该词也可以读作*ǰügüken* 等。嘎日迪读作*ǰügügen*，并释作“少量”。他说：“*ǰügügen* 一词在以往所知文献

中不曾出现，其汉译‘少量’不知是否准确。”

第 4 行：***nemekü*** **(?)**：该词嘎日迪读作 *amu*，并训义作“有”。

五、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464：162

编号第 464：162 文书（图 27）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第 464：162，麻纸，纤维交织不匀，有筋头，有横帘纹，纸较厚，质较软。残存 2 片，为同一件文书，但不可拼接。”[14]两片均为碎片，所存文字无几，年代与性质颇难确定。（1）第 464：162-1 号文书残宽 3.6 厘米，残高 4.4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以下简称《释读二》）[15]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残片：标本第 464：162-1，3.6×4.4 厘米，墨迹竹笔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 2 行。这似乎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局部纸屑，元代，具体年代待考”；（2）第 464：162-2 号文书残宽 4.0 厘米，残高 2.5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一行。《释读二》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残片：标本第 464：162-2，4.0×2.5 厘米，墨迹竹笔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 1 行。这似乎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局部纸屑，元代，具体年代待考。”

编号第 464：162 文书严重残缺，所存文字模糊不清。根据图版无法辨认这两小块文书究竟是蒙古文还是回鹘文，姑且保留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与译文。

拉丁字母转写

第 464：162-1：

[1] [……][…]n ačinar [……]

[2] [……][…]ekü maqu [……]

第 464：162-2：

[……] alaǰu bü[…][……]

译文

第 464：162-1：

[1][……]孙子们[……]

[2][……]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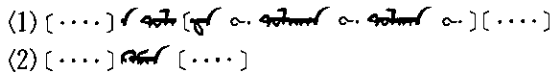
第 464：162-2：

[……]杀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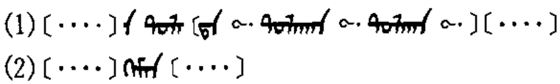
六、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464：176

编号第 464：176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文书残宽 2.5 厘米，残高 3.0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2 行 2 字（图 28）。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社会文书。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残片：标本第 464：176，2.5×3.0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 2 行。这似乎是一则社会往来文书，只存文书中段局部纸屑，纸屑的上方已被烧毁，元代，具体年代和文献内容目前还不能确定。"[16]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n tula[da?/dulaγan?/tulγan?] [……]
[2] [……] kemen [……]

译文

[1] [……] 因为（? 暖和? 顶着? ）[……]
[2] [……] 说 [……]

词汇表

kemen（2）“么道、说、当做、叫做”
tula[*da*?]（1）“为、为了；因为、所以、故”

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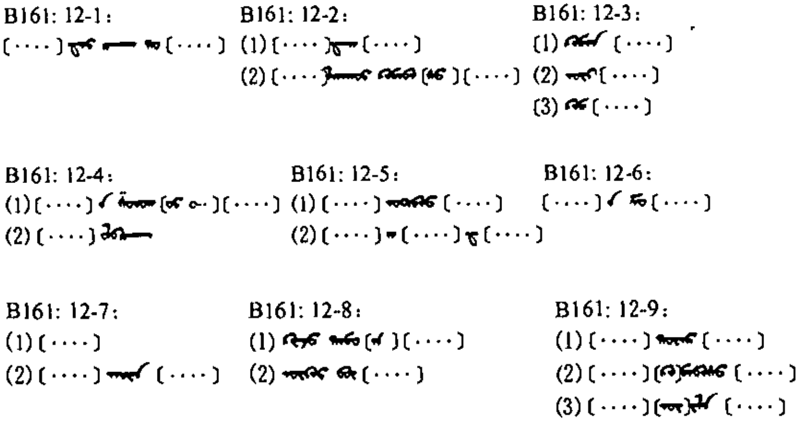
第 1 行：***tula*[*da?*]**：该词也有可能为 *dulaγan*（“暖、温暖的、暖和的”）、*tulγan*（“抵、触、碰；强迫、胁迫、强加；核读、校核”）等。嘎日迪读作 *dulqan*，并释义作“顶着”。

七、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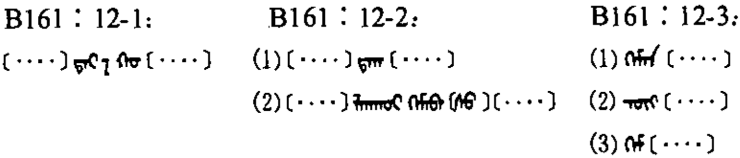
编号 B161：12 文书（图 29）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1 窟。[17] 此窟共出土九件残文书（B161：12-1~9），均为碎片，所存文字无几，年代与性质颇难确定。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标本 B161：12，大小不一的九片墨迹手书文书，回鹘蒙古文。这可能是一则社会文书的不同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其中标本 B161：12-3 和标本 B161：12-8 是相关文献的中段上截，其他为中段或末段残片。”[18]（1）B161：12-1 号文书残宽 2.8 厘米，残高 4.6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一行；（2）B161：12-2 号文书残宽

4.3 厘米，残高 7.8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3）B161∶12-3 号文书残宽 6.5 厘米，残高 4.0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三行；（4）B161∶12-4 号文书残宽 7.2 厘米，残高 5.2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5）B161∶12-5 号文书残宽 2.7 厘米，残高 4.3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6）B161∶12-6 号文书残宽 1.8 厘米，残高 1.2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一行；（7）B161∶12-7 号文书残宽 2.5 厘米，残高 2.3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8）B161∶12-8 号文书残宽 5.5 厘米，残高 5.7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二行；（9）B161∶12-9 号文书残宽 5.1 厘米，残高 4.9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三行。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B161：12-4:

(1) [....]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2) [....] [illegible]

B161：12-5:

(1) [....] [illegible] [....]

(2) [....] [illegible] [....] [illegible] [....]

B161：12-6:

[....] [illegible] [....]

B161：12-7:

(1) [....]

(2) [....] [illegible] ([illegible]) [....]

B161：12-8:

(1)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2) [illegible] [illegible] [....]

B161：12-9:

(1) [....] [illegible] [....]

(2) [....] [illegible] [....]

(3) [....] [illegible] [....]

拉丁字母转写

B161：12-1:

[......]tay-a/tey-e Q'W[...] [......]

B161：12-2:

[1] [......] [...]DQ[...] [......]

[2][......][...]lγaqui kemebe[sü?] [......]

B161：12-3:

[1] kemen [......]

[2] ög[...] [......]

[3] kem[...] [...]

B161：12-4:

[1] [...]N Š̱WRWQ[WY?] [......]

[2] [...]ulba

B161：12-5:

[1] [......] odbau [......]

[2] [......]''[...]D[......]

B161：12-6:

[......]N MW[......]

B161：12-7:

[1] [......]

[2] [......] narin [......]

B161：12-8:

[1] kiǰü qamu[γ] [......]

[2] ügei bü[......]

B161：12-9:

[1] [......] qoyar [......]

[2] [......] [ke]mebesü [......]

[3] [......] [ü]ile [......]

译文

B161：12-2：
[1][……]
[2][……]如果说[……]

B161：12-3：
[1]说[……]
[2]给[……]
[3][……]

B161：12-4：
[1][……]吸[……]
[2][……]了

B161：12-5：
[1][……]去[……]
[2][……]

B161：12-7：
[1][……]
[2][……]细[……]

B161：12-8：
[1]做一切[……]
[2]没有[……]

B161：12-9：
[1][……]二[……]
[2][……]如果说[……]
[3][……]活动[……]

词汇表

odbau（B161：12-5 r1）（动词“去”、“往”、“赴”等的疑问形式）

[*ü*]*ile*（B161：12-9 r3）“行为、活动、举动；事业、事迹”

ügei（B161：12-8 r2）“无、没、没有；不、不是”

（）*narin*（B161：12-7 r2）“细的；窄的；精细的、精致的；详细的、复杂的”

qamu[*y*]（B161：12-8 r1）“皆、全、所有、一切；最”

kemen（B161：12-3 r1）“么道、说、当做、叫做”

kemebe[*sü?*]（B161：12-2 r2）（蒙古语引语动词条件副动词形式）

[*ke*]*mebesü*（B161：12-9 r2）（蒙古语引语动词条件副动词形式）

kiǰü（B161：12-8 r1）“做、搞、制作”

qoyar（B161：12-9 r1）“二、贰、两个”

ŠWRWQ[WY? = soruqui?]（B161：12-4 r1）“吸、吸取、吸引、抽取、吮吸”

注解

B161：12-1 r1：**[...]*tay-a/tey-e***：蒙语形容词后缀，相当于现代蒙语中的*-tai/-tei*。如 *temdegtey-e*、*belgetey-e* 等等。该词嘎日迪读作 *bey-e*，并译作“身体”。

B161：12-2 r1：**[...]*DQ*[...]**：这是一个词的中间部分，首尾缺，不好确定是什么词。嘎日迪读作...*-day(san)*，并释义作“（动词）了的”。

B161：12-2 r2：**[...]*lyaqui***：该词前半部分缺，有可能为[*toni*]*lyaqui*、[*i*]*lyaqui*、[*ari*]*lyaqui* 等等。***kemebe*[*sü?*]**：该词也有可能为 *kemebe*、*kemebe*[*i*]等。

B161：12-4 r1：***ŠWRWQ*[*WY?*]**：*soruqui*（“吸取的、抽取的、吮吸的”）？也有可能为 *ŠWRWQ'*[*Y*] = *šoroya*[*i*]，参照蒙古书面语 *siroyai* > *siroi*（“土”）。

B161：12-4 r2：**[...]*ulba***：动词完成时附加成分，如[*yabuy*]*ulba*。也可以作 *olba*。嘎日迪读作 *olba*，并译作“得到了”。

B161：12-5 r1：***odbau***：该词嘎日迪读作 *odbasu*，并译作“去了呵”。

B161：12-7 r2：***narin***：该词嘎日迪读作 *aris*，未释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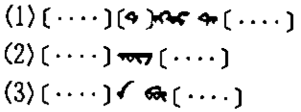
B161：12-8 r1：***kiǰü***：该词嘎日迪读作 *geǰü*，并释义作“说着”。

八、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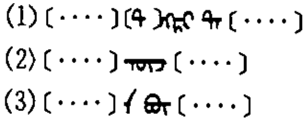
编号 B163：76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19]文书残

宽 6.7 厘米，残高 4.4 厘米，残存墨书文字 3 行，所存文字无一完整（图 30）。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社会文书残片：标本 B163：76，6.7×4.4 厘米，墨迹手书文书 3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文书的中段局部残片，元代，具体年代目前不可考。可能是一个社会往来文书。”[20]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t]ngri(?) T''[……]
[2][……] 'WYC[……]
[3][……]N BWY[……]

译文

[1][……]天（？）[……]
[2][……]
[3][……]

注解

第 1 行：*[t]ngri(?)*：该词嘎日迪读作 *ekü i*，并译作“的……”。

第 2 行：*'WYC[……]*：该词嘎日迪读作 *üje…*，并释义作“看”。

第 3 行：*BWY[……]*：该词嘎日迪读作 *buge…*，并训义作“福……”。

注解：

[1] 关于此窟，见[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83~390 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189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 465 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222~236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编号第 465：8（正）和第 465：13 文书原释读文有误。这两件文书为回鹘文文书，非蒙古文文书。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第 235 页。

[4]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第 375~386 页。

[5] 见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186, 61, 95, 96.[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186、61、95、96 页，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1993。]另参考 Haenisch, Eri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 I：1312 年的佛教作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 年，第 3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24 幅图版]；*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I. 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 ADAW. 1959. Nr. 1.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9[E.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二）：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9 年，第 1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9]；F. W. Cleaves.“An Early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Alexander Romance.”*HJAS* 22 (1959): 1-99 [F. W. 柯立夫：《亚历山大传奇的一种早期蒙古文本》，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

报》，总第 22 期，1959 年，第 1~99 页];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HJAS* 17 (1954): 1-129.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十七卷，第 1~129 页，1954 年。]

[6]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182、179、92、94 页。

[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三”，第 375~386 页。

[8]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13~26 页。

[9]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第 397~419 页。

[10]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151、175、93 页。

[11]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第 106、169 页。

[1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25 页。

[1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第 397~419 页。

[14]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99 页。

[15]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第 397~419 页。

[16]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403 页。

[17]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108~114 页。

[18]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404 页。

[19]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124~146 页。

[20]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408~409 页。

图 23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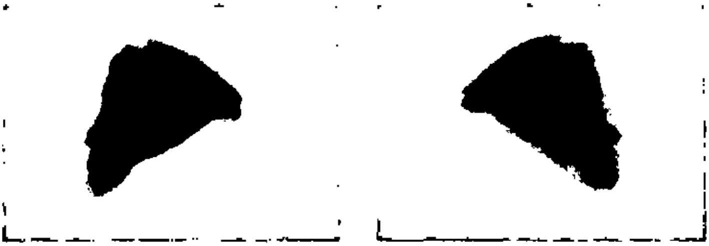


图 24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47：42（正、背）

图 25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21-1~3

图 26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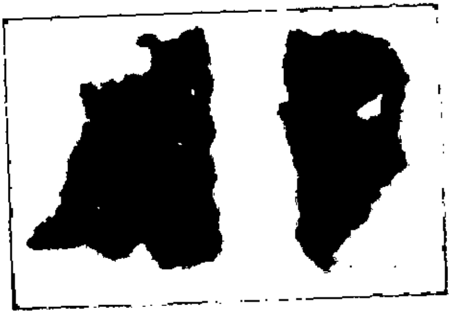


图 27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16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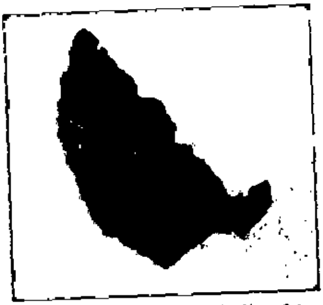


图 28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第 464：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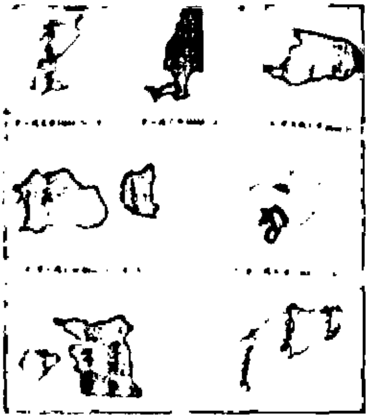


图 29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1：12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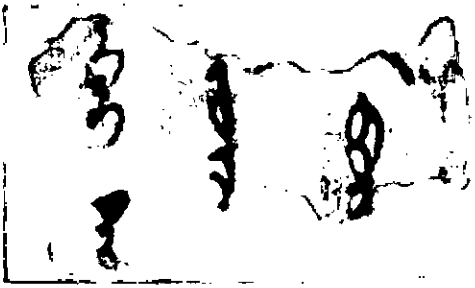


图 30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3：76

宗教文献

捌　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

编号 B121∶40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21 窟。[1]此窟出土仅此一件蒙古文文书。文书残宽 14.1 厘米，残高 24.5 厘米，残存文字 4 行，上、下、右单线边框，一件为回鹘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或称《入菩萨行经》、《入菩提行论》等）残叶（图 31）。《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标本 B121∶40，白麻纸，纤维交织较匀，为两层纸黏合。另一件为回鹘文文书，无法揭取。存印刷体蒙文四行，上、下、右单线边框。右边框内可见'扎里牙（阿）哇答儿 八十六'一行汉字是经文的汉文简称和页次。内容可能是 14 世纪初木刻《入菩提行论》的残片。"[2]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标音释读（一）》一文中写道："不详佛教文书残片：标本 B121∶40，14.1×24.5 厘米，墨迹木版文书四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佛教文书 86 面末段上半截的残页，只残存四行，其中末行是经文的汉文简称和页次，确切时间待考，很可能是元代的 14 世纪初的木刻《入菩提行论》的残片。有一个回鹘文手书文书的纸条贴于此面的背后，又有一回鹘文文书贴固在纸面右边框外，看来原是珍藏的佳品佛经"。[3]可见，嘎日迪先生基本上正确地辨认了此文书为《入菩提行论》残叶，然其释读文中却错误甚多。[4]事实上，虽然此残叶所存文字不多，但其内容可从现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中查对出来。本文的目的就是依据蒙古文《丹珠尔》，对上述莫高窟《入菩萨行论》残叶进行复原，并通过与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各种印本、手抄本文献进行对照考订其年代，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概述《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本及其流

传情况；二、对莫高窟残叶进行释读、复原、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翻译与注解。

一、关于《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本

《入菩萨行论》（梵文 *Bodhicaryāvatāra*，蒙古译名作 *bôdhi satuva-nar-un yabudal-dur oroqui neretü šastir* 或音译作 *Bodistw-a Čaria Awatar*），是七世纪印度论师衔地多瓦（Śāntideva），即寂天论师撰写的一部佛教论典。[5]关于寂天论师，在《布顿佛教史》、《印度佛教史》等藏文史书中均有记载。[6]从史料上看，这位菩萨居无定所，四处游化，一生充满了神奇的故事。据赵朴初（1907~2000）居士言："寂天论师，约西元六至七世纪人，南印苏罗室蹉国德铠王之子，原名寂铠。为不满王族空虚享受奢靡生活，临将接位，出走东印度师子王处。前后服务十二年，勤奋好学，博通内外学说。继至那烂陀寺出家。入胜天之门，改名寂天，成为月称以后中观学派之大家。其所倡导学风：一为广博守约，以简御繁；二为行解相应，不尚虚论，著作不多，悉从实践中来。后由阿提沙传到西藏，宗喀巴大师盛加宣扬。迦当派对入菩萨行论，宗为六论之一，影响深远。"[7]《入菩萨行论》是颂扬菩萨行的名著，全以颂文写成，名为千颂。全篇分为十章(品)，分别为：（一）赞菩提心功德品；（二）忏悔品；（三）受持菩提心品；（四）不放逸品；（五）守护正知品；（六）忍辱品；（七）精进品；（八）禅定品；（九）般若波罗蜜多品；（十）普皆回向品。[8]10 世纪被译为汉文，[9] 11 世纪被译为藏文，[10] 14 世纪初被译为蒙古文。[11]今说蒙古文译文情况。

自从公元 1305 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Čhos-kyi ḥod-zer*，蒙语 *Nom-un gerel*，梵语 *Dharmaraçmi*）[12]将《入菩萨行论》译成蒙古文之后，此论在蒙古族当中广为流传。据现存史料推测，自从 14 世纪初叶开始一直到 19 世纪，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曾多次出

现《入菩萨行论》的不同印本、手抄本甚至重译本。其中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主要有以下数种：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敖伦素木写本残片（OS）；新德里手抄本（L6）；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M480）；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K）；《丹珠尔》本（T）以及 19 世纪布里亚特重译本（B）等。

（一）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图 32）。蒙古文《入菩萨行论》（L6、K、T）跋文记，搠思吉斡节儿将此论“于蛇年译毕”。符拉基米尔佐夫、柯立夫等学者研究后认为此“蛇年”应为 1305 年。[13]该原译本（学术界一般简称为 MO）未传至当代。

1311 年，搠氏奉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汗圣旨，用蒙古文撰写《入菩萨行论疏》（学术界一般简称为 BcaT、BT 等），并于 1312 年在大都白塔寺[14]木刻印刷 1000 本。这 1000 本著作几乎全部失传，后来德国探险家勒柯克（A. von Le Coq）从吐鲁番发现了其中一本的最后 12 叶（24 页），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编号为 TM 45 D 336。该文献叶宽 35.5 厘米，高 29.5 厘米，正背两面印字，每面 14 行，其中不包括标有章次和页码的一小行。每行平均 7 个字。双线边框，外框线粗宽，内框线纤细。内容为《入菩萨行论疏》第 156 叶第一面到第 167 叶第二面，包括《入菩萨行论》第十章（即最后一章）最后三十偈（§§28-58），以及搠氏跋文（第 166 叶第一面第 1 行—第 167 叶第二面第 10 行）。1954 年海涅什（E. Haenisch）教授刊布该文献图版之后，先后有柯立夫（F. W. Cleaves）、威勒（F. Weller）、策·达木丁苏荣（Če. Damdinsürüng）、海西希（W. Heissig）、鲍培（N. Poppe）、李盖提（L. Ligeti）、陶贝（M. Taube）、策仁苏达纳木（D. Cerensodnom）、道布（Dobu）等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15]

除了最后一叶之外，其余各叶背面左边框内侧垂直方向印有蒙古文 *dötüger bölög*（“第四章”）以及叶次，如 *ǰayun tabin ǰirγuγan*（“一百五十六”）、*ǰayun tabin doloγan*（“一百五十七”）等。每叶正面右下角和背面左下角分别印有汉字“月一百×十×上”和“月

一百×十×下"。海涅什认为"月"字指"第四章",取自汉语"天地日月"之说。[16]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立夫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还指出:"由此观之,这似乎很明显,《入菩萨行论疏》被分作四大卷出版,每卷还包含《入菩萨行论》译文中的至少两章。"[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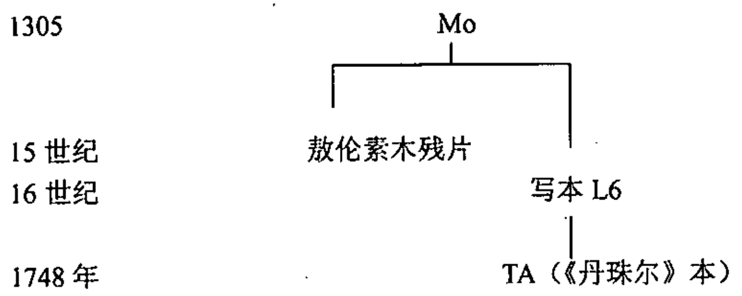
(二)敖伦素木写本残片(OS,图 33)。敖伦素木(蒙古语 *Olon süme*,意为许多庙宇,黄文弼记作"老弄苏木")古城,俗称赵王城,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所在地百灵庙镇东北约三十公里艾布盖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古城呈长方形,城墙用黄土夯筑,现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残壁。敖伦素木古城建于元代,是活动在阴山一带的汪古部主世居之地。这里原有金代的按答堡子城,元初在北堡基础上兴建城池,故称新城。新扩建的敖伦素木城规模宏大,它既是活动在阴山一带的汪古部首领赵王世家的府邸,为汪古部领地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又是元代德宁路所在地,为当时蒙古草原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该城在元末明初毁于战乱。[18]

早在 1927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19]中方团员黄文弼(1893~1966)对敖伦素木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察,并在城中发现了马扎罕之子八都帖木儿(Batu Timur)至大元年(1308 年)碑记,即《王傅德风堂碑记》和一通蒙古文石碑,证实了此城址就是赵王城。[20]1932 年美国人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也到此城考察,获得了景教墓石资料。[21]日本学者江上波夫(Egami Namio, 1906~2002)先后于 1935 年、[22] 1939 年、1941 年三次考察该城。他发现了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所建的一座天主堂遗址,[23]同时也发现了藏有大量蒙古文与藏文残文书的一座古塔。1940 年日本学者服部四郎(Hattori Shirō, 1908~1995)刊布了其中的 13 件蒙古文残文书。[24]后来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鲍培(N. Poppe, 1897~ 1992)辨认出其中一件为搠思吉斡节儿译《入菩萨行论》抄本残片。他指出该残片不同于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但不会早于 14 世纪中叶。[25] 1962 年,日本方面把江上波夫收集品中的 24 件蒙古文残文书寄给了德国波恩大学教授海西希(W. Heissig, 1913 ~ 2005)。海西希教授将此 24 件与

服部四郎刊布的 13 件文书中的 3 件《入菩萨行论》残片一起，1966 年于德国哥廷根出版。[26]同年，日本方面又把剩下的 174 件蒙古文残文书寄给了海西希，并委托他研究出版。这样，十年后于 1976 年海西希教授研究敖伦素木蒙古文文献的力作《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问世。[27]当他谈到敖伦素木蒙古文文献价值时说，这些文书能够反映 16 世纪以及 17 世纪初佛教经卷在蒙古的流传情况。他认为这些文书属于敖伦素木历史的最后 200 年，即从 15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书中作者把敖伦素木出土文献分成八大类，[28]其中一类就是《入菩萨行论》(学术界一般简称为 OS)，共 39 件。海西希教授依据 1748 年《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将这些残片一一复原，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对《入菩萨行论》的各种印本、写本（BT1312, OS, L6, M480, T1748, K）进行了系统的对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入菩萨行论》在蒙古地区的流传情况。他认为敖伦素木 39 件残片均属于 1305 年搠思吉斡节儿所译《入菩萨行论》的 16 世纪修订本。[29]

（三）新德里手抄本（L6，图 34)。新德里手抄本叫做 *Bodisung narun yabudal-dur oroqui neretü šastir*，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完整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现存新德里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编号为 L6。该文书呈长方形，贝叶式，56 叶，111 面。每面平均 40 行，每行平均 5 个字。这是罗克什·钱德拉（Lokesh Chandra）教授于 1957 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逗留期间，从乌兰巴托甘丹寺（the Ganden Monastery of Ulaanbaatar）一位喇嘛手中所得。他认为，此手抄本年代应早于 1748 年《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印本，接近于 15 世纪敖伦素木残文书。[30] 1968 年海西希教授发表了题为《新德里一件罕见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写本》的文章，第一次将新德里写本消息公布于众。[31]文中海西希教授将新德里本跋文及第四章与《丹珠尔》本相应的内容进行了对照，并得出结论说新德里本早于 1748 年《丹珠尔》本。他还在文章的最后他还以图表形式列出蒙古文《入

菩萨行论》“系谱”:



由此可见，新德里本同样也是 1305 年搠思吉斡节儿译《入菩萨行论》的 16 世纪手抄本，然而，却不同于敖伦素木写本文书。[32] 1976 年罗克什·钱德拉教授于新德里出版了该文献影印本，海西希教授为之作序。[33]

（四）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M480）。此本未曾出版。海西希教授在《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一书中把敖伦素木 39 件残叶与 L6、M480、T1748、K 诸本相应的部分进行了对照。[34]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本的大概。另外，在新德里影印本“序言”中海西希教授对 M480 做了简短的介绍，他写道：“搠思吉斡节儿译《入菩萨行论》九章 845 首四行诗近乎完整地被并入《入菩萨行论》蒙古文注疏 *Bodisung cari-a avatar-a yin teyin büged nomlaqui tavilburi. bodi sedkil-i geyi-gülün üiledügči saran-u gerel* 之中。该写本文献由已故丹麦学者格伦贝克（Kaare Gronbech，1901~1957）于 1938~1939 年到内蒙古旅行期间所得，现藏于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编号为 Mong. 480。我们认为该写本重复 1748 年《丹珠尔》印本前的一个文本。”[35]

（五）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K，图 35）。戈娃列夫斯基（V. O. Kovalevskiĭ）从北京购得，1929 年前苏联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B. Ya. Vladimircov, 1884~1931）于列宁格勒铅印出版（学术界一般简称为 K）。[36]这也是现存《入菩萨行论》完整的蒙古译本。

据其跋文，此本亦为 1305 年搠氏译本，后经嵩祝寺大喇嘛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Jing Juse süme-e-yin da blam-a Urad gūši Bilig-ün Dalai*，活跃于 18 世纪前半叶）[37]校勘。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这两种本特别相像，只是在有些词汇读音方面有细微区别。然而，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戈娃列夫斯基本较《丹珠尔》本更为正确、更好。"[38]后来，李盖提、海西希等人研究后认为戈娃列夫斯基本年代早于《丹珠尔》本。[39]

（六）《丹珠尔》本（T，图 36）。正如前文所述，1305 年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把《入菩萨行论》译成蒙古文。这个译文经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校勘，1748 年编入蒙古文木刻版《丹珠尔》经第 114 卷。[40]匈牙利著名东方学家李盖提（L. Ligeti，1902~1987）对此《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学术界一般简称为 T、Ta、T1748 等）进行了拉丁字转写，于 1966 年在布达佩斯出版。[41]由于李盖提拉丁字转写中错误颇多，所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重新对此佛教论典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并附词汇表以及 1748 年原文图版于 1996 年在威斯巴登出版。[42]他在"导论"中写道："众所周知，《丹珠尔》经中的《入菩萨行论》基本上是搠思吉斡节儿的作品，尽管进行了修订——主要是对正词法以及当时已经过时了的语法和词汇成分进行了改动。毕力衮达赖所做的修订与'古典'语言规则是相一致的，但并非总是那么严格、精确。在 17、18 世纪大量的佛教经卷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同时，蒙古古典语言也更趋细密、完善。"[43]除此之外，符拉基米尔左夫（1929）、威勒（1950）、柯立夫（1954）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或多或少都曾谈到此《入行论》。[44]

（七）19 世纪布里亚特重译本（B）。据符拉基米尔佐夫介绍，19 世纪布里亚特阿宁寺希勒图喇嘛席日布宁布（the širetu of the Buriat Anin *dacan*, Çes-rab sñin-po）将《入菩萨行论》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译文语言为新蒙古书面语言，与搠氏译文毫无共同之处。另外，布里亚特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仁钦（Radna Nomtoev; Nomtu-yin

Rinchen, 1821~1907）把《入菩萨行论》第十章翻译成蒙古文，柯立夫在他的《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一文中全文转录了其跋文。[45]

以上为《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文大致情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狄雍（J.W. De Jong）教授曾把这些文献按其年代之早晚进行过排列：BT（1312）—OS（16 世纪）—L（16 世纪末、17 世纪初）—M（同上）—K—T（1748）。[46]那么敦煌莫高窟新近出土的《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应出现在哪个位置上呢？

二、关于莫高窟北区出土《入菩萨行论》残叶

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21：40 佛经残叶中有一行字为该经文的汉文简称——“扎里牙（阿）哇答儿”（*Caryāvatāra*）。[47]这是我们释读辨认该残叶的主要依据。经研究发现该残叶为《入菩萨行论》蒙古译本第八章第 107 偈第 3 行到第 108 偈第 1 行的内容。然而，光凭三行残存文字无法判断其年代和版本，[48]这就促使我们进行一些必要的对比研究。现将该残叶（简称 Dh）与文献 L6 和 T 相应的部分（107,1—108,2）作一对照：

Dh	叶	行	内容
			nayur-tur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l/qari]
			ügei tamu-ṯur ber oroγu:
			amitan̲ oγ̄oγ̄ata tonilbasu [///]

L6	叶	行	内容
	40a	29	*-iyen bisilγabasu: busud-un ǰobalang*
		30	*amurliqui taγalar-un: linqu-a-tu*
		31	*nayur-tur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l*
		32	*ügei tamu-ṯur ber oroγu:*
		33	*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iyar:*

		34	*dalai metü bayasqulang ǰirγalang:* .

T	叶	行	内容
	34b	31	*bisilγabasu: busud-un ǰobalang amurliqu-yi*
	35a	1	*tayalarun: lingqu-a-tu naγur-tur*
		2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r-i ügei tamu-dur*
		3	*ber oroγu* ❖ *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
		4	*-iyar: dalai metü bayasqaγulqui* < : > *ǰirγalang:*

不难发现敦煌残叶中的三行字除了 *tonilbasu* 一字之外，完全与新德里手抄本（L6）第 40 叶正面第 31~33 行相对应，说明新德里手抄本的底本应该是与敦煌残叶同属一个版本，也就是说敦煌印本残叶年代应早于新德里手抄本（L6）年代。新德里手抄本共 56 叶 111 页，每行字数少于丹珠尔本（52 叶 103 页）。这样一来，敦煌本也应该是 56 叶左右。

海西希教授曾对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诸本中的不同词语进行过详细对照。今笔者亦将敦煌残叶中的词语与其他诸本中的不同形式作一对照：

	Dh	L6	M480	K	T
107,4	*daγus[qal]* *ügei*	*daγusqal* *ügei*	*daγusqari* *ügei*	*daγusqari* *ügei*	*daγusqar-i* *ügei*
107,4	*oroγu*	*oroγu*	*oroγu*	*odoγu*	*odoγu*
108,1	*amitan*	*amitan-i*	*amitan-i*	*amitan-i*	*amitan-i*
108,1	*oγ̄oγ̄ata*	*oγoγata*	*oγoγata*	*oγoγata*	*oγoγata*
108,1	*tonilbasu* *///*	*Tonilγaγsan* *-iyar*	*Tonilγaγsan* *-iyar*	*Tonilγaγsan* *-iyar*	*Tonilγaγsan* *-iy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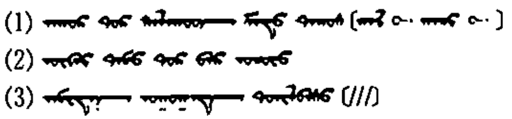
上表所列词语之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第 107 偈第 4 行第 1 个

字，Dh（不过，也有可能为 *dayus[qari]*）、L6 作 *dayus[qal]*，M480 之后的诸本改为 *dayusqari*；第 4 行最后一个字 Dh、L6、M480 作 *oroyu*，K、T 改为 *odoyu*；第 108 偈第 1 行 Dh 作 *amitan oyoyata tonilbasu [///]*（“如若众生完全解脱”），L6 后面的诸本改为 *amitan-i oyoyata tonilyaysan-iyar*（“由于使众生完全解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敦煌残叶年代应早于新德里手抄本年代。另外，敦煌残叶不同于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前文所述有关文字中读到。总之，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21：40 文书为元代高僧搠思吉斡节儿所译《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年代可能早于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只是还需要有力的证据。莫高窟残叶的发现意义重大，它在蒙古族文献、文化史上将会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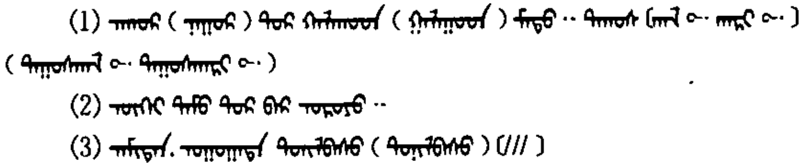
以下为编号 B121：40 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4) 扎里牙（阿）哇答儿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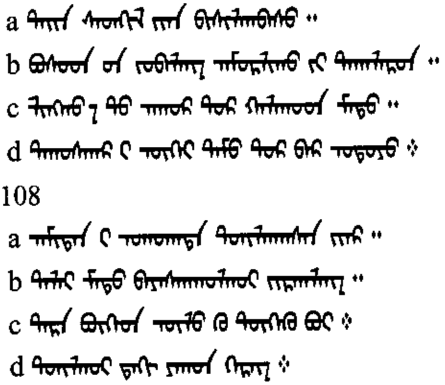
现行蒙文转写



(4) 扎里牙（阿）哇答儿 [···]十[···]

《丹珠尔》本(Ⅷ 107~108):

107



拉丁字母转写

[1] naγur-tur γalaγud metü: daγus[qal/qari]

[2] ügei tamu-tur ber oroγu:

[3] amitan oγoγata tonilbasu [///]

[4] 扎里牙（阿）哇答儿 [···]十[···]

《丹珠尔》本(Ⅷ 107~108):

107

a teyin sedkil-iyen bisilγabasu:

b busud-un ǰobalang amurliqu-yi taγalarun:

c lingqu-a-tu naγur-tur γalaγud metü :

d daγusqar-i ügei tamu-dur ber odoγu ❖

108
a amitan-i oγoγata tonilγaγsan-iyar:
b dalai metü bayasqaγulqui ǰirγalang:
c tere böged ülü-gü tügekü bui:
d tonilqui daki γaγun kereg ❖

译文

[1]犹如[莲]池里的凫雁，
[2]坠入无尽的地狱，
[3]如若众生完全解脱，

隆莲法师汉译文(Ⅷ 107~108)：

若能如是修相续
乐求息灭他人苦
犹如凫雁见莲池
不劳驱遣自趣入

度脱一切诸有情
几许欢喜广大海
于彼若尚未为足
何为欲求解脱乐

词汇表

ᠠᠮᠢᠲᠠᠨ. *amitan* (3) “生灵、众生”
ᠣᠭᠣᠭᠠᠲᠠ *oγoγata* (3) “竟、完全、根本”

ᠣᠷᠣᠭᠤ *oroγu* (2) “入、进、进入”：*tamu-ṯur ber oroγu*

ᠦᠭᠡᠢ *ügei* (2) “无、没、没有”

ᠨᠠᠭᠤᠷ（ᠨᠠᠭᠤᠷ）*naγur* (1) “湖、泊、池”：*naγur-tur*

ᠪᠡᠷ *ber* (2)（蒙古语名词工具格附加成分或作表强调的助词）

ᠭᠠᠯᠠᠭᠤᠳ（ᠭᠠᠯᠠᠭᠤᠳ）*γalaγud* (1) “雁（复）”：*γalaγud metü*

ᠮᠡᠲᠦ *metü* (1) “好像、仿佛、如、似”

ᠲᠠᠮᠤ *tamu* (2) “地狱、痛苦、苦难”：*tamu-ṯur*

ᠲᠣᠨᠢᠯᠪᠠᠰᠤ（ᠲᠣᠨᠢᠯᠪᠠᠰᠤ）*tonilbasu* (3) “解脱、摆脱、自救”

ᠳᠠᠭᠤᠰ〔ᠬᠠᠯ ᠬᠠᠷᠢ〕*daγus[qal/qari]* (1) “终结、结尾、完成、完结”：*daγus[qal/qari] ügei*

注解

第 3 行：***tonilbasu***：“解脱、摆脱、自救”，该词嘎日迪先生亦读作 *tonilbasu*。

第 4 行：**[…]十[…]**：这一数字嘎日迪先生读作“八十六”。对于他的说法，笔者颇表怀疑，认为其“[…]十[…]”三字的释读辨认可能有问题。正如前文所述，如果这是叶次的话，作“八十六”的可能性极小。

附录：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跋文

BcaT（F. W.柯立夫《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第 53~55 页）：

[4-166a]

[1] Bodistw-nar-un yabudal-dur oroqui šastir

[2] -ača ǰorin irügeküi arbadaγar bölög-ün

[3] tayilbur ǰoqiyaǰu daγusbai: ❖

[4] yeke kölgen nom-un gün aγui üǰel

[5] yabudal-i uqaγulqui. Čari-a awatar-a neretü
[6] sastir-un tayilbur-i.
[7] qaγan-u ǰrlγ-iyar. agam yugti nom-ud
[8] -tur sayitur daduγsan. bi Čosgi Odsir ayaγ
[9] -qa tegimlig. γaqai ǰil namur-un terigün
[10] sara-yin nigen šinede ǰoqiyaǰu daγusbai

月一百六十六上

[4-166b]

月一百六十六下

dötüger bölög ǰaγun ǰiran ǰirγuγan

[1] aldar-tu
[2] Činggis qaγan-u ǰirγudaγar üy-e .
[3] arčimal toli metü gegegen bilig-tü .
[4] aγui ulus-un naγadaγar yeke eǰen .
[5] Ayurbarwada qaγan-u ǰrlγ-iyar ❖
[6] qamuγ Mongγolǰin keleten-ü tulada .
[7] γayiγamšiγ Čari-a awatar-un (?) talurai udqas-i .
[8] qamuǰu sudur nom-ud-un ger-e üges-iyer .
[9] qaγarqai-a Čosgi Odsir toyin ǰoγiyabai ❖
[10] qataγuǰin ene nom-i ǰoqiyaγsan-ača .
[11] γaruγsan qabur-un naran metü buyan-iyar .
[12] qaγan
[13] taiγiu qatun-luγ-a uruγ-iyar .
[14] qamuγ-i medegči Burqan boltuγai ❖

[4-167a]

[1] namur-un sara metü naγar-tu buyan-iyar
[2] Načiγai eke nayiran ǰoqiǰu
[3] naγarbai kür ulus naγadun čenggen-iyer
[4] nasu aburi-da nasulan ǰirγatuγai
[5] erketen tngris luus-un qad
[6] eril-iyer kei γur-a čaγ-tur törögülüged
[7] egüsken tariyan idegen-i eǰil bolγaǰu
[8] ebesün tosun elbeg boltuγai
[9] qobor ǰud-i qola ileǰü
[10] qortan dayisud-i qotal-a-yi qoriγulǰu
[11] qoqimai ebečid-i qošiγun dabaγulǰu
[12] qurildun qamuγ qurimlan ǰirγatuγai
[13] bi ber töröl dutum-dur
[14] bilig-tü Manǰuširi-yi ilede üǰeǰü

月一百六十七上

[4-167b]

月一百六十七下

[1] bisilγan nom-i inu tegüs toγtaγad
[2] binwadčin toyed-un manglai boltuγai
[3] qaγan-u ǰrlγ-iyar
[4] quluγan-a ǰil ǰunu terigün sara
[5] -yin nigen šinedeče terigülen
[6] Bodistw-a Čari-a Awatar-un tayilbur-i
[7] Daidu-daki Čaγaγan suburγatu yeke
[8] süme-dür tamγa čoγulγaγulǰu mingγan
[9] tegüs tamγalaγulǰu olan-a tügügülbe

[10] Γoong king terigün oon-dur:

L6（W.海西希《新德里一件罕见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写本》，第 46~47 页；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1. 前正典蒙古文本；2. 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第 111 面）：

ene nom-i Enedkeg-ün Bandida Iya Diba kiged. Töbed-ün yeke kelemüči Bandi Bal Yisis neretü. Gasmir-un γaǰar-tur bükü eke bičig-lüge barilduγulǰu orčiγulbai. tegün-i qoyina enedkeg-ün Bandida Darma Siri Badira kiged. Töbed yeke kelemüči Irinčen Sangbu Sangǰi-a Loroi-un qoyar Dumda-tu γaǰar-a bükü tayilbur-un bičig-tür adali ǰasan orčiγulǰu orosiγulbai. tegün-ü ber qoyina basa Enedkeg-ün Bandi-da Sumadi Kirti kiged Töbed-ün kelemüči saqialiγud-un ayaγa tegimlig Sisrab neretü sayitur ǰasaǰu orosiγulbai.

ene metü orosiγuluγsan. Töbed-ün kelen-eče mongγol-un kelen-ber urida nom ügei-yin tulada. edüi tedüi ayalγu-bar Enedkeg-eče bi Čosgi Odser ayaγqa tegimlig. ene ba nom-i busud-bar sudur sastir nom-un tayilbur-i inu. sayitur dabtan sonosču belgeteye tedüi uqaǰu. uqaγsan-u siltaγan-bar esergü temečeldün asaγuγsan ayul ügei qariγu ügüleküi. bilig oluγsan-dur-iyan dulduidču. moγai ǰil-dür orosiγulǰu tegüsbe.

K（F. W. 柯立夫《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第 23 页；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第 169~170 页）：

Enedkeg-ün Pandida Sarwa Jña-a Diu-a kiged: Töbed-ün üǰegči yeke kelemürči Bandha dBal rČigs nere-tü Qašmir-un eke bičig-lüge

barilduɣulǰu orčiɣulbai ❖ tegün-ü qoyina Enedkeg-ün Ubadini Dharma Srii Bhadr-a kiged Töbed-ün üǰegči yeke kelemürči Banda Rinchin bJangbowa kiged: Saki-a bLowa gRowas qoyar Dumdadu ɣaǰar-a bükü tayilbur-un bičig-tür adali ǰasan orčiɣulǰu orosiɣulbai: tegün-ü qoyina basa Balbo Pandida Sumadi Girti kiged: Töbed-ün kelemürči ayaɣ-ɣ-a tegimlig bLowa lDan Šis Rab nere-tü qamuɣ tayilbur-luɣ-a tokiyalduɣuluɣad sayitur ǰasaǰu orosiɣulbai ❖ : ❖

ene metü orosiɣuluɣsan Töbed-ün kelen-eče Mongɣol-un kelen-dür urida ügei-yin tulada: edüi tedüi nayiraɣulun ǰokiyaǰu bi Čosgi Odser ayaɣ-ɣ-a tegimlig Mongɣol ulus-un ayalɣu-bar busud-tur tusa bolqu-yin tula dabtan dabtan sonosču belge-tei-e: edüi tedüi onoǰu uqaɣsan-u siltaɣ-a-bar: esergü temečeldün asaɣuɣsan-i ayul ügei qariɣu ügüleküi bilig oluɣsan-dur-iyan dulduyidču: moɣai ǰil-dür orosiɣulǰu daɣusba ❖ : ❖

Čari-a Awatar-a nere-tü šastir egüni erten-ü mergen Čosgi Odser masi sayitur mongɣolčilan orčiɣuluɣsan-i inu: edüge kürtele olan-ta salɣaǰu bičiküi-dür üčügüken ülegü dutaɣu boluɣsan-i inu: ǰing ǰuse süm-e-yin da blam-a Urad güüsi Bilig-ün Dalai: qaɣučin ɣurban Mongɣol šastir-i: ɣurban Töbed darumal šastir kiged: ɣurban yeke tayilburi-luɣ-a tokiyalduɣul-un üčügüken ese neyileldügsen-i inu lČang sGia Qutuɣ-tu ekilen olan merged-eče asaɣču ariɣudqan ǰasaɣad arban ɣutuɣar Brbau-a-yin dotor̄an Bibau-a kemeküǰil-ün:

T(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图版 51b-52a)

ene nom-i Enedkeg-ün Pandida Sarwa Jña-a Diu-a kiged: Töbed-ün yeke kelemürči Bandha dBal rČigs ner-tü Qašmir-un (?) ɣaǰar-tur bükü eke bičig-lüge barilduɣulǰu orčiɣulbai [❖] tegün-ü

qoyina Enedkeg-ün bandida Dharma Srii Bhadr-a kiged Töbed-ün yeke kelemürči Rinchin Sangbowa kiged: Saki-a bLowa gRowas qoyar Dumdadu γaǰar-a tayilburun bičig-tür adali ǰasan orčiγulǰu orosiγulbai: tegün-ü qoyina basa Enedkeg-ün Pandida Sumadi Girti kiged Töbed-ün kelemürči saqialiγ-ud-un ayaγ-q-a tegimlig bLowa lDan Šisrab nere-tü qamuγ tayilbur-luγ-a tokiyalduγuluγad sayitur ǰasaǰu orosiγulbai ❖

ene metü orosiγuluγsan ❖ Töbed-ün kelen-eče Mongγol-un keleber urida nom ügei-yin tula edüi tedüi ayalγu-bar Enedkeg-eče bi Čosgi Odser ayaγ-q-a tegimlig ene ba nom-i busud-bar sudur šastir nom-un tayilbur dabtan sonosču belgeteye tedüi uqaǰu uqaγsan-u siltaγ-a-bar esergü temečeldün asaγuγsan ayul ügei qariγu ügülekü bilig oluγsan-dur-iyan dulduidču ❖ moγai ǰil-dür orosiγulba ❖

Radna Nomtoev（F. W. 柯立夫：《1312 年入菩萨行经释》，第 25 页；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第 183~184 页）：

moqodaγ bolki oyo-tu bolbačü:
mongγolčilabasu tusa bolqu aǰiyam kemen:
Mongγol kelen-dür da-a blam-a Radna güüsi-yin:
mondasi ügei olan šastir-ača kemebesü❖

γurban Mongγol qaγučin šastir ba:
γurban Töbed darumal šastir kiged:
γurban yeke tayilburi-luγ-a tokiyalduγulqui-daγan:
γoomai bolǰu ese neyileldügsen-i inu ❖

onča lJang sGia Qutuγ-tu ekilen:
olan merged-eče asaγuǰu:
udq-a-yin yosuγar ariγudqan ǰasaǰu:
orčiγuluγsan-i eke bolγan ❖

ene ǰüg-ün ulus-un kelen-e:
olan neyilekü olan bayiqu tula:
erketü Boγda Darm-a Rinčin-tan-u gegen-ü:
erkilen tayiluγsan tayilburi ba ❖

basa ǰarim nigen toli bičig-üd-eče:
baruγ tölöb-i dabtan dabtan üǰeǰü:
baraγu Mongγol kele-ber orčiγulbai bi:
baram-a Radn-a neretü dangqai nigen ❖

burqan bodisatu-a-nar-un ǰarliγ-ud onoqui-a berke:
budungγui minu oyon šuduluγsan erdem ügei bolbaču:
buyan-tu sanal-iyar orčiγulbai:
buruγu gem-üd-i boγda merged küličeged ǰasa ❖

urbal ügei süsüg-iyer bi:
ungsiγsan irügel-ün küčü-ber:
olan amitan bodi yabudal-dur oroγad:
uγuγata qutuγ γuyuγsan qočorli ügei ür-e-yi olqu boltuγai ❖

buyan-u morin-i sayitur unuǰu:
bučal ügei irügel-ün qaǰaγar-iyar aman-i ǰalaǰu:
bultaril ügei kičiyenggüi-yin tasiγur-iyar türgelen γuyaduǰu:

bodi qutuγ-un dwib-tur odqu boltuγai ❖ : ❖ : ❖

注释：

[1] 据《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记：B121 窟“属于北区崖面第三层石窟，亦属于 D 段崖面第三层石窟。前室南壁南距 C 段的 B120 窟前室北壁约 50 米，其上崖面未开窟，地面上距崖面顶 13.60 米，北部与 B122 窟间是雨水冲沟，前室北壁北距 B122 窟前室南壁约 51.50 米，地面下距 B16 窟地面 3.80 米。中心线方向 83°。石窟所在的崖面直立，塌毁严重。”（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36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42 页。

[3]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附录二”，375~386 页。

[4] 如第 1 行 *γalaγud*（“雁”）误作 *qalaqun*“热”；*daγus*[*qal/qari*]（*~ügei*，“事无尽头的”）误作 *kürküi*“到”；第 2 行 *oroγu*（“人、进”）误作 *orubasu*“进呵”；第 3 行 *aγ̄aγ̄ata*（“竟、完全、根本”）误作 *oquqan*“完全”等。

[5] 据《敦煌学大辞典》“古藏文入菩萨行论”条载：“汉译《菩提行经》记该《论》作者为龙树，藏传佛教认为其作者为寂天（Sāntideva）。藏文《大藏经》（北京版）5272 号、（德格版）3871 号所收本载其作者亦为寂天。S. t. 629、P. t. 794 载其作者为 Aksayamati。”（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482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6] 《布顿佛教史》（1322 年）载：“其次关于‘寂天’菩萨（亦译‘静命’）的史实：一般流传有七种奇异的故事。如颂所说：‘本尊生喜住烂陀，示迹圆满破诤辩，奇异事迹与乞行，为王降伏诸外道。’先是南方‘贤疆’地区，有国王名‘善铠’，生子名‘静铠’。这位王子自幼学识出众，特别是他在‘古苏噜’上师座前，求得《文书锐利智成就法》修行后，得见本尊。他的父王逝世当夜，即是他登上王位举行授权灌顶仪式的头一天晚上，他在梦中，见到明天自己将登基的宝座上，有至尊文殊安住着，并对他说：‘唯一的爱子，这是我的宝座，我是你的善知识，你和我同坐在一个座上，是不适合的。’醒来后，他知道自己不适宜于掌管国政。于是他逃到那烂陀寺，在五百班智达中首屈一指的大德‘胜天’的座前出家，起名‘寂天’。此师的德行内隐，在圣本尊前听受教法，精修禅定，并著作精深的论著；但是在外观上，除了饮

食、睡眠、不行三事外，其余事情全不知道。因此，都称他为‘三想者’（只知食、睡、行三想）。一般人都以他的外表来衡量他，而且认为出家人应作的事情，是修学‘三轮’（即身、语、意三净业），他却不具备任何一种。像这样的人受用信士们所施财物，是不应该的，本应驱逐之，但暂时容许他念诵佛经，让他自行退出吧！于是命他诵经，他说不会念，且在阿阇黎前说明不会。师说：‘你自己单独地念诵吧！’他只好答应了。有一部分人不知其中原因，心中怀疑是‘要考验他吧！’因此在众人聚会时，陈设起高座。他一时未看清这高座的地方，用手一撑也就上了高座。大伙都对他产生怀疑。然而他却问道：‘念过去已普遍传称的呢，还是念没有普遍传称的呢？’众人请求道：‘请你念还没有传称的那一类吧！’他想：诵《集学论》（即《大乘集菩萨学处论》），嫌文章太广；诵《经集论》，又嫌太略；因此想诵文简而义广的。最好是念诵《入菩萨行论》吧！他也就从‘慧度品’中‘何时能通达，实与非实义……’起诵，同时他的身体上升虚空，渐升渐高，最后升至看不见他的身体为止，但仍能听到诵声，直至全文诵完为止。此后获得陀罗尼的人们都很奇怪，怀疑他是怎样记诵摄略七百诵、一千诵、一千余诵的（实际《入菩萨行论》是寂天自己著作的，只是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而且《集学论》也说，应再三细读；或者暂时作总摄，并应阅读《经集论》（二论都是寂天所著）。但是又有谁认识这些经论呢？后来听说他住在南方‘吉祥功德塔’处，于是派了两名比丘去迎请他，他见比丘后，授记说：‘《集学论》和《经集论》在我们自己的住处前面的房隙中，还有一部班智达（我）所写的小楷经函，那即是全部一千颂的《入菩萨行论》’。他即将这些论著的说修论文传授给二比丘。继后他去到东方，在一场大辩论中，运用神变使一切争端和解，而获得安乐。”（布顿著，郭和卿译：《布顿佛教史》，《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 69 卷，台北：华宇出版社，佛历二五三二年二月，216~218 页。）关于寂天论师传记，另参考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索达吉堪布讲述《寂天菩萨传——寂天菩萨七种稀有传记略说》[EB/OL]. Http://www.unc.edu/~zhaoj/buda/master/jitianps.txt, 2005-12-09。

[7] 寂天菩萨造颂，杰操大师广解，隆莲法师汉译：《入菩萨行论广解》“赵朴初序”[EB/OL]，http://www.bfnn.org/bookgb/books2/1838.htm, 2006-03-17。

[8] 十章蒙古译名分别作 *bodhičid sedkil-ün tusa-yi uqayulqui terigün bölög; takil üiledün nigül-nügüd-i ariyaqui nököge bölög; bodhičid sedkil-i bariqui neretü yutayar bölög; serigülküi uqayulqui ner-e-tü dötüger bölög; medeküi bilig-i sakiqui*

dabtayar bölög; küličeküi uqayulqui ner-e-tü ǰiryuduyar bölög; kičiyenggüi uqayulqui ner-e-tü doloduyar bölög; diyan-i uqayulqui naimaduyar bölög; belge bilig-i üǰügülügsen yisüdüger bölög; ǰorin irügeküi arbaduyar bölög （Igor de Rachewiltz. *The Mongolian Tanǰ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Edited and Transcribed, with a Word-Index and a Photo-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1748）*.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29.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1996. XX + 231pp., 52pl. [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见《亚细亚研究丛书》，第 129 卷，威斯巴登，1996 年，共 XX+231 页，52 幅图版。]

[9] 宋朝雍熙二年（985 年）天息灾译师曾译《入菩萨行论》为《菩提行经》，题为龙树菩萨造。据说文字艰涩难懂，又无注解，故历史上似是无人注重。新中国成立初，隆莲法师由藏译汉。

[10] 此论共有三种不同的藏译本。第一译本出现于公元 8 世纪；第二译本出现于 10 世纪末 11 世纪初。此次主要是对前译本进行了修订；最后的修订本出现于 11 世纪，该修订本被认为是权威译本（Nicole Martinez Melis. “The *Bodhicaryāvatāra*: A Buddhist treatise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 In: *Less Translated Languages*. Ed. Albert Branchadell and Lovell Margaret West.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58.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207-224[妮可·马丁内兹·米利斯：《入菩萨行论：曾被译成多种西方语言的一部佛教论典》，载于《较少翻译的语言》，本杰明译丛第 58 卷，207~224 页，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出版公司，2005]）。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跋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11] 在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也有回鹘文《入菩提行疏》（Simone Raschmann, Peter Zieme. “ Ein *Bodhicaryāvatāra*-Kommentar in alt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2. 2 （1985）: 309-318）[拉希曼、茨默：《入菩提行疏古突厥语译本》，载《古代东方研究》，第 12 卷，309~318 页，1985（2）]。

[12] 关于此人，除了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跋文之外，《元史》、《元代画塑记》、《蒙古源流》等史书中均有记载。详见 F. W. Cleaves.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 *HJAS* 17 （1954）：1-129.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另参考 P.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 *Asia Major* II （1925）：284-289[伯希和：《古代蒙古族所用

的文字系统》，载《亚洲专刊》，第2卷，284~289页，1925]；乌兰：《〈蒙古源流〉研究》，258页，注49，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贺希格陶克陶：《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61页，2002（4）。

[13] B. Ya. Vladimircov. *Bodhicaryāvatāra Çāntideva. Mongol'skiĭ perevod Čhos-kyi hod-zer'a. 1. Tekst*. Bibl. Buddhica. XXVIII. Leninggrad, 1929. I-IV [B. Ya. 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佛教文献》，第二十八卷，列宁格勒，1929年，第Ⅰ-Ⅳ页]；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129页，1954。

[14] 关于该寺，见聂鸿音：《妙应寺》，载《中国古籍与文化》，1996（1）。

[15] 图版：Haenisch, Eri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一）：1312年的佛教作品》，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年，第3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年，24幅图版]；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129页，1954，图版I-XXIV。原文、翻译与注解：海涅什：《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一）：1312年的佛教作品》，1~22页；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1~129页；Če. Damdinsürüng. *Mongɣol uran ǰokiyal-un degeǰi ǰaɣun bilig orusibai*. Ulaɣanbaɣatur, 1959. 146-152. [策・达木丁苏荣：《蒙古族古代文学一百篇》，146~152页，乌兰巴托：1959。] 拉丁字转写：L. Ligeti. ed. *Mongol Nyelvemléktár* [*Collection of Mongolian Language Monuments*]. I. Budapest: ELTE Belső-ázsiai Tanszék, 1963. 25-43[L. 李盖提：《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一卷，25~43页，布达佩斯，1963]；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Ⅱ. 1.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2. 115-134.[同作者《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二卷第一分册，115~134页，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1972。]记述：W. Heissig und K. Sagaster.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Wiesbaden, 1961. Nr. 293. [瓦尔特・海西希、克劳斯・萨格斯特：《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威斯巴登，第293号文书，1961。] 论著：F. Weller. *Zum Blockdruckfragmente des mong. Bodhicaryāvatār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1955 [F. 威勒：《关于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残片》，柏林，1955 年]；"Anfragen eines Nichtmonglisten an den Mongolisten." *CAJ* 3 （1957）：23-61[同作者《非蒙古学家对蒙古学家提出的问题》，载《中亚学报》，第 3 卷，23~61 页，1957]；N. Poppe. "Antworten auf Professor Fr. Wellers Fragen." *CAJ* 7 （1962）：42-59 [N. 鲍培：《答 Fr. 威勒教授》，载《中亚学报》，第 7 卷，42~59 页，1962]；L. Ligeti. "Le fragment de 1312 du *Bodhicaryāvatāra* et les versions K et T." *AOH* 23 （1970）：267-282 [李盖提：《1312 年入菩萨行论残叶与 K 和 T 本》，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23 卷，267~282 页，1970]；M. Taube. "Nachlese zum mong. Turfanfragment des *Bodhicaryāvatāra*." In：Ligeti, ed.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2. Budapest, 1984. 327-339 [M. 陶贝：《再审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入菩萨行论》，李盖提编：《西藏与佛教研究》，第 2 卷，327~339 页，布达佩斯，1984]；D. Cerensodnom,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er Turfantexte. XVI.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Nr. 10-21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第 10-21 号文书，1993]; Dobu. *Oyiyorǰin mongyol üsüg-un durasqaltu bičig-ud*. Begeǰing, 1987. 34-78.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58~211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16]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一）：1312 年的佛教作品》，第 5 页："Die Rückseite jedes Blattes trägt links die mongolische Zählung *düdüger bölök jayun tabin jiryuyan* Ⅳ Kapitel, 156 usw. Unten in der linken Ecke jeder Blattseite findet sich der chinesische Leitvermerk für den Blockschneider 月一百五十六上 und 下,Mond'156 oben und unten, wobei das Zeichen 月,Mond' das Kennwort für das IV. Kapitel abgibt, aus der Zahlenkategorie 4 天地日月, Himmel Erde Sonne Mond. Die Rückseite des letzten Blattes 167v enthält nur 10 Zeilen, so daß sich eine Summe von 332 Zeilen ergibt, mit durchschnittlich 7 Wörtem auf der Zeile. Der Schnitt ist scharf und gut leshar, jedenfalls ist es ein früher Abzug. Vielleicht handelt es sich bei dem Heft um ein Stück der ersten Auflage v. J. 1312, die im Kolophon angegeben ist."["每叶背面左下角有蒙文页数，如 *düdüger bölök jayun tabin jiruyan*'第 4 章，156'和汉文章节及页数记号，如'月一百五十六上和下'。'月'字意

指第 4 章，源自‘天地日月’之第 4 数项。最后一页，即 167 叶背面只有 10 行字，所以总行数为 332，每行平均 7 个字，刻工精细，字迹工整，显然是早期刻本。正如书尾题署所记，此卷或许为 1312 年第一版的一部分。”]

[17] F. W. 柯立夫：《捌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28~29 页记：“From this it seems evident that the *Tayilbur* was published in four sections each of which contained part — two or more chapters —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18] 满绰拉：《敖伦素木古城遗址》，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2）。

[19] 在 1927 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由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Sven Hedin）率领的远征队联合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黑河下游沿岸的汉代烽燧城障以及黑城、居盐城等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许多重要的发现，著名的居延汉简就是此次考察发掘所得（沈颂金：《黄文弼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02（1））。

[20] 黄文弼先生在蒙新考察日记中写道：“入城循视一周，残瓦片堆积如山者 10 余座，散瓦石遍地皆是，乃建筑房屋遗址也。余在东堆下见有断石碑数块，审视乃王傅德风堂碑记。碑文不全，字迹模糊，乃叙述元代一王之世系及功业。中有‘自至大元年’等字，尾署‘□□□岁次丁亥十一月’。按元有两丁亥。一为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 1287 年）。二为元顺帝至正七年（公元 1347 年）。至大为元武宗年号，此庙必建于元武宗之后，即顺帝时无疑。此地蒙古人呼为老弄苏木。苏木汉语为庙，疑为古庙”；“拓完后，又抄录大石碑文，知此地为马札罕之子、八都帖木儿领地。德宁、砂井、净州、集宁等路皆属焉。马札罕原为赵王。马死，八都甚少，其弟怀都袭赵王位。及八都年长，乃以德宁四路与之。称王傅者，以为赵王之辅，非正王也。此堂，即八都所建，故曰王傅德风堂。然此堂是否即建于金净州城遗址中，尚待考核耳”；“蒙文碑，长英尺三尺六寸五分，宽二尺二寸三分，厚五寸，青石四正无缺。外有碑头一，上盘龙，无字，必为元代之碑无疑也”；“此地在辽金均属西京路，属丰州，金属净州路，隶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于德宁、净州、太宁、集宁、应昌、全宁、宁昌、砂井七路坝县皆缺考证，颇难知其沿革。今以此碑考之，王傅既领德宁、净州、集宁、砂井等路，而王府又建筑于此，则此七路必当今之喀尔喀右翼及四子王茂明安等旗地”（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15~22页“王傅德风堂碑之发现”)。《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赵王”条载：“……❸元诸王封号，授兽纽金印。汪古部主术忽难驸马由鄃王进封。术安、阿鲁秃、马札罕、怀都、八都帖木儿、汪古图等袭封。”(转引自亦邻真著，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编辑：《亦邻真蒙古学文集》，920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21] O. Lattimore. “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 *Geographical Journal* 84 (1934): 481-497 =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1962. 221-240. [欧文·拉铁摩尔：《内蒙古一座废弃的景教城》，载《地理学报》，第84卷，1934，481~497页。]他在文章中写道：“The Ongut or Onggot tribe, a Nestorian Christian people to the northwest of Peiping, mentioned by both Marco Polo and John of Montecorvino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ffer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nor problems of Central Asian and Mongol history, and of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frontier of China. It may be that new light can be thrown on this problem by the discovery of a ruined city, containing Nestorian relics, a few miles east of the great Mongol lama monastery commonly called Pailingmiao. This temple stands about 100 miles north-west of Kweihwa, in the province of Suiyüan, and is therefore near the northern fringe of the territory that has long been known as the domain of the Ongut tribe. In this territory, and probably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it, near the modern Kweihwa, stood the city which Marco Polo called Tenduc; and from it came the ‘prince George’ whom John of Montecorvino converted from the Nestorian heresy. [“曾在13世纪时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所提到的Ongut或Onggot部，是北平西北边的景教徒部落，在中亚、蒙古以及中国长城边防史上，他们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次级问题。位于俗称百灵庙的蒙古喇嘛寺东边数英里处，藏有大量景教遗物的废城的发现，可能会给这个问题提供新的线索。该喇嘛庙位于绥远省归化西北100英里处，靠近很久以来以汪古部领地知名的那个地区的西北边缘。马可波罗所谓的天德(Tenduc)城大概就坐落在这个地区的南部，离现代归化不远的地方；孟高维诺从景教的异端邪说中改变而来的所谓“乔治王子”，即源于此城。”(第481页。)]

[22] N. Egami. *Ajia bunkashi kenkyū*. ronkō-hen. Tōkyō, 1967. 274 [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蒙古篇，东京，247页，1967]；“Olon-sume et l’église de Jean de Montecorvino.” *JA* (1952), p. 158. [同作者《敖伦素木与孟高维诺

教堂》，载《亚细亚学报》，158 页，1952。]

[23] 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Ⅳ）所派教廷使节方济各修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到中国的第一年（1294 年抵达大都），即劝化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脱离景教，改信天主教，洗名乔治（George）。孟高维诺在他的一封信中曾提到此人："当我行祭时，王必穿圣服襄礼。其余聂思脱里派教徒便控诉他，说他叛教。然而他却率领了他大部人民皈真教，并建造宫殿式华丽教堂一所，以敬礼吾主天主圣三和教宗，并以我的名义，称之为罗马教堂。"（王瑞明：《孟高维诺东来的历史背景》，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3）。）

[24] Hattori Shirō. "Oron Sumu shutsudo no Mōkogo bunsho ni tsuite." *Tōhō gakuhō* Ⅺ（1940）: 257-278. [服部四郎：《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文献》，载《东方学报》，257～278 页，1940。] 文章中刊布了 13 件蒙文文书图片，并对文书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和翻译（日译）。

[25] N. Poppe. "A Fragment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from Olon Süme." *HJAS* 17（1954）: 411-418. [N. 鲍培：《敖伦苏木出土一件（入菩萨行论）残片》，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411～418 页，1954。]

[26] W. Heissig. *Die mongolische Steininschrift und Monuskriptfragmente aus Olon süme in der Inneren Mongolei.* Göttingen, 1966.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碑铭与写本残文书》，哥廷根，1966。]

[27] W. Heissig. *Die monglischen Hondscchriften-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16-17. Jhdt.）*.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46.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威斯巴登，1976。]

[28] 此八大类分别为：Ⅰ Die Bodhicaryāvatāra-Version aus Olon süme（敖伦苏木出土《入菩萨行论》）；Ⅱ Kommentare（注疏）；Ⅲ Kanonische Texte（佛教正典）；Ⅳ Apokryphe Texte（藏外佛典）；Ⅴ Gebete und lrüger（祈祷文与颂文）；Ⅵ Dhāraṇī（陀罗尼）；Ⅶ Divination（占卜文）；Ⅷ Faksimilia nicht bestimmbarer Bruchstücke（未辨认残片图版）.

[29] J. W. De Jong. Rev. of *Die monglischen Handscchriften-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16.–17. Jhdt.）*, by W. Heissig. *IIJ* 20（1978）: 130-134.[狄雍：《评（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载《印度伊朗学报》，第 20 卷，130～134 页，1978。]

[30] L. Chandra, ed. *Bodhicaryāvatāra*. 1. *Pre-canonical Mongolian Text*. 2. *Tibetan Commentary by Blo-bzan-dpal-ldan*. Śata-pitaka Series. 230. New Delhi, 1976. Preface [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 1. 前正典蒙古文本; 2. 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百藏丛书》, 第 230 卷, 新德里, 1976 年, "前言"]: "It is the earliest known complete text of the Mongolian Bodhicaryāvatāra, prior to the Tanjur version of 1748, and very close to the 15th century fragments from Olon Süme."

[31] W. Heissig. "A rare Mongolian Bodhicaryāvatāra-ms. in New Delhi." In: *Studies in South East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1968. 45-51. [海西希:《新德里一件罕见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写本》, 载《东南亚和中亚研究》, 新德里, 45~51 页, 1968。]

[32] 不难发现海西希教授对敖伦素木写本残片所定之年代不够确切。

[33] 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 1. 前正典蒙古文本; 2. 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

[34] 海西希:《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 第 67~129 页。

[35] 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 1. 前正典蒙古文本; 2. 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 "序言": "Nearly all the 845 quatrains of 9 chapters of the Bca-translation by Č'os-kyi-'od-zer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a Mongolian commentary to the Bca, *Bodisung cari-a avatar-a yin teyin büged nomlaqui tavilburi. bodi sedkil-i geyi-gülün üiledügči saran-u gerel*, which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late Danish scholar Kaare Gronbech (1901-1957) during his journey to Inner Mongolia in 1938-1939. This Ms. is kept in the Royal Library Copenhagen under the signature Mong. 480. We consider this Ms. as repeating a text prior to the Tanjur-print of 1748"。

[36] B. Ya. 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 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

[37] W. Heissig. "Bermerkungen zum mongolischen Tandjur." *UAJb* 24 (1951): 122-130. n. 35: "Als Urad-un bilig-ün güüsi bereits 1720 unter den Bearbeitern des mongolischen Kandjur erwähnt (cf. Ligeti, Catalogue etc. 340). 1737 Tangγud-un surγaγuli-yin baγsi Urad-un güüsi Bilig-ün dalai, ist er in vielen Pekinger mongolischen Blockdrucken als Übersetzer oder Bearbeiter genannt.

1748 erscheint er in der Stellung des Da Lama von Sung-chu-szu."["1720 年《丹珠尔》蒙译人员中提到乌拉特毕力衮固师（参照李盖提，目录，第 340 页）。1737 年出现唐古特学校老师乌拉特固师毕力衮达赖，而且在北京的许多木刻版印刷品中此人经常作为译者或编辑出现。1748 年作为嵩祝寺大喇嘛见于史册。"]（海西希：《蒙古文〈丹珠尔〉注》，载《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 24 卷，122~130 页，注 35，1951。）

[38] 转引自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Both variants [are] very close the one to the other and present an inconsiderable number of variant readings. Nevertheless, it may be remarked that the text of the manuscript of O. Kovalevskiĭ, in general, is more correct and better than the text of the Mongolian Dandžur."

[39] 见海西希：《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236 页。

[40] 乾隆三年（1738 年），乾隆帝下令说："如今佛教盛行于蒙古，先前遵照圣祖康熙皇帝之命已将《甘珠尔》译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译全本《丹珠尔》前所未见，章嘉呼图克图宜主此事，将所有疏释佛语之论疏翻译成蒙文。"接到乾隆帝的命令后，在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的组织下，噶尔丹锡勒图胡图克图、打来固什阿格旺单丕勒、唐古特官校总督管布扎布、西黄寺札萨克喇嘛却音丕勒多尔济、隆福寺札萨克喇嘛丹僧却德尔、净住寺达喇嘛比力衮达赖，以及由蒙古各地选派来的 200 余名喇嘛和学者，从 1742 年到 1749 年经过七年的努力，终于将 225 卷《丹珠尔》经，全部译成蒙古文（有一部分前人已有翻译）并刻印。

[41] L. Ligeti, ed. *Šāntideva. A megvilágosodás útja. Bodhicaryāvatāra, Čhos-kyi 'od-zer fordítása.* Mongol Nyelvemléktár. Ⅶ. Budapest, 1966. [李盖提：《搠思吉斡节儿译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见《蒙古语文献汇集》，第七卷，布达佩斯，1966。]

[42] 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另参考 G. Kara. Rev. of *The Mongolian Tanǰ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by Igor de Rachewil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 4 （1997）: 704-706 [G. 卡拉："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载《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学报》，第 117 卷，1997（4），704~706 页]; J. W. De Jong. Rev. of *The Mongolian*

Tanj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by Igor de Rachewiltz. *IIJ* 41 （1998）: 192-195. [狄雍："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载《印度伊朗学报》，第 41 卷，192~195 页，1998。]

[43] 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第 xi 页："As is known, in spite of its revision — mainly affecting the orthography and some, by then, obsolete grammatical and lexical elements — T is basically Čhos-kyi 'od-zer's work. The changes introduced by Bilig-ün Dalai are consistent, but not always strictly so, with the rules of the 'classical' language that were being elaborated *pari passu* with the massiv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from Tibetan into Mongolian carried out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44] B. Ya. 符拉基米尔佐夫：《衙地爹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第 i-vi 页；F. Weller. *Über den Quellenbezug eines mongolischen Tanjurtextes*. Abh. d. Sächs. Ak. d. Wiss. Zu Leipzig. Berlin, 1950. Anhang: Tibetischer Text des Bodhicaryāvatāra, 1~114 [F. 威勒：《关于蒙古文〈丹珠尔〉经中一文的来源》，《莱比锡萨克森科学院会刊》，柏林，1950，附录：藏文《入菩萨行论》，第 1-114 页]；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图版 I-XXIV。

[45] 以上见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导论"（1~31 页）。

[46] 狄雍："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载《印度伊朗学报》，第 41 卷，192~195 页，1998。

[47]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入菩提行疏》残片背面最后一行为"入菩提行疏弟一卷下廿六"[拉希曼、茨默：《入菩提行疏古突厥语译本》，载《古代东方研究》，第 12 卷，309~318 页，1985（2）]。

[48]嘎日迪先生说"内容可能是 14 世纪初木刻《入菩提行论》的残片"，笔者以为缺少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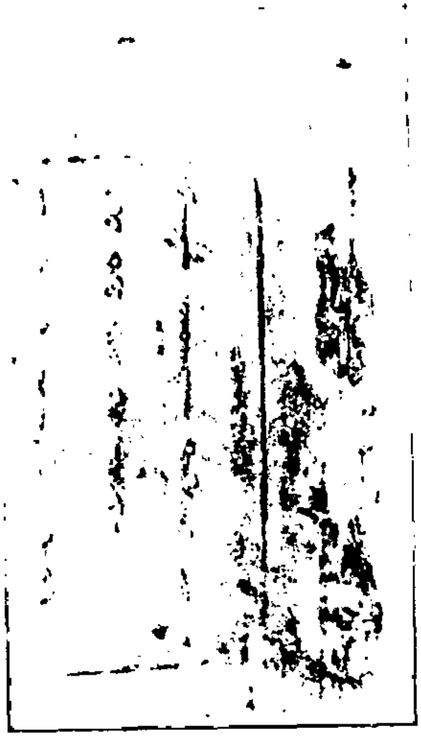


图 31 莫高窟北区出土《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D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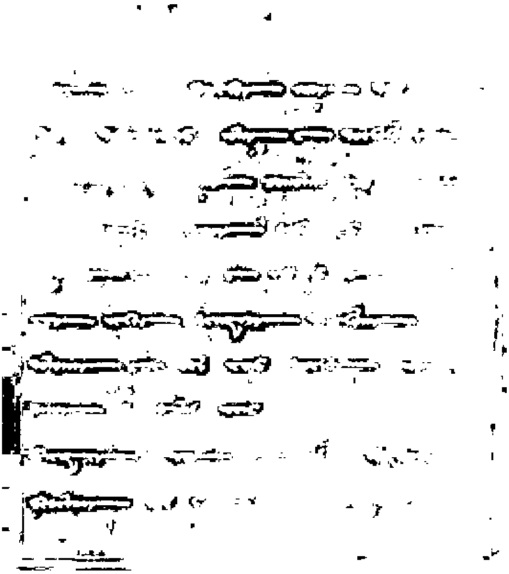


图 32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Bc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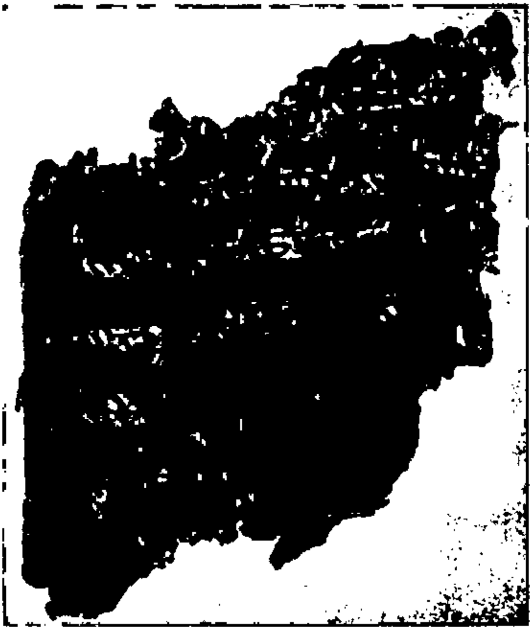


图 33　敖伦素木写本残片（OS）

图 34　新德里手抄本（L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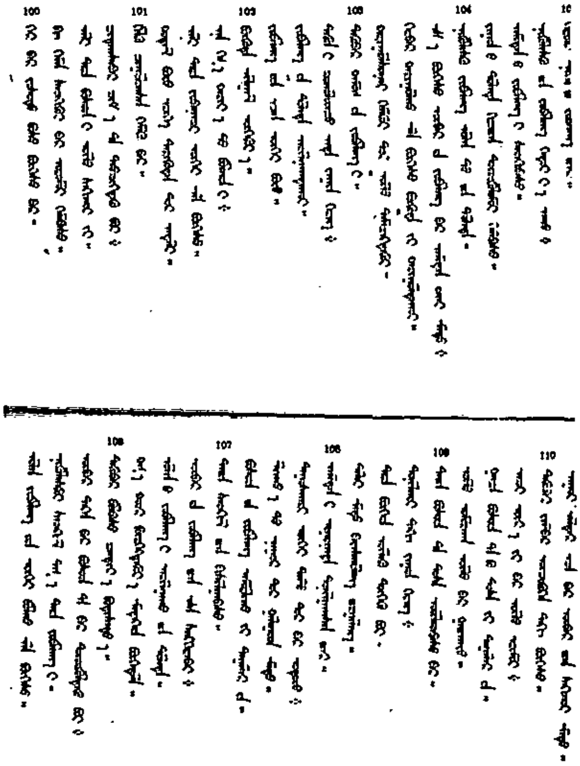


图 35 戈娃列夫斯基所得本（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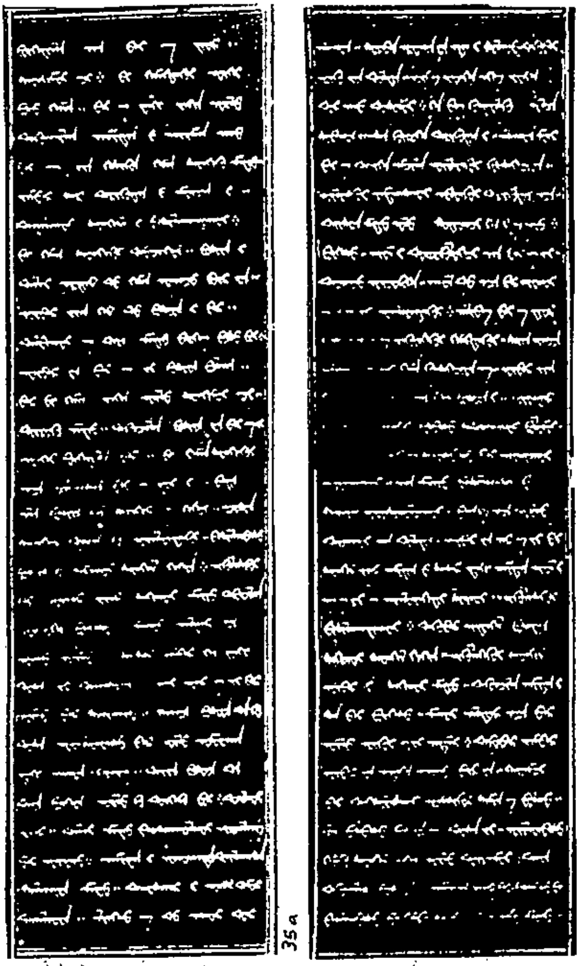


图 36 《丹珠尔》本（T1748）

玖　回鹘蒙古文《般若心经》抄本残片

编号 464：58（背）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1]此窟属于北区崖面有壁画的礼佛窟之一，亦即法国人伯希和编的伯 181 号窟。[2]1988~1995 年的考古发掘从第 464 窟共发现 7 件蒙古文残文书，[3]其中第 464：58(背)号为佛经写本残叶，余皆世俗文书。[4]文书残宽 7.4 厘米，残高 16.8 厘米，残存手书文字 5 行，内容为《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序分”中的“共同背景”部分以及译经人译经前的顶礼（图 37）。书写精美工整，可能为十三至十四世纪正规佛经的写经体。乍一看，笔迹与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印本十分相似，尤其是长且下垂的词尾 A 和 N、弦月形状的词尾 Y、R 和 W 明显带有 14 世纪佛经印本的字形特征。[5]正面为西夏文刻本佛经（存 6 行），内容与背面蒙古文写本佛经无关。[6]《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第 464：58（背），麻纸，纤维交织较匀，有横帘纹。稍残，存文字 5 行，手书。正面为西夏文，内容是佛经《心经》。”[7]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写道：“佛经文书《心经》残页：标本第 464：58（背），7.4×16.8 厘米，墨迹竹笔手书 5 行，回鹘蒙古文佛教经文折子，每面折子 5 行，只存一面。这是一则写于西夏文文书背面的回鹘蒙古文文书《心经》的一个残页，现存残页可能是第二面或第三面折子。此面写于

西夏文文书的背面，书写时间可能晚于西夏文，元代，具体年代不可考。”[8]

一、关于《般若心经》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抄本残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梵名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全一卷，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或《心经》等，[9]是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般若，是梵文的音译，亦译作“波若”、“钵罗若”等，意为“智慧”、“慧”、“明”等。波罗蜜多，也是梵文的音译，略称“波罗蜜”，意为“到彼岸”、“度彼岸”、“度无极”、“度”等，[10]故此经亦有译名作《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等。《佛光大辞典》载：“本经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絜经典。全经举出五蕴、三科、十二因缘、四谛等法以总述诸法皆空之理。”[11]此经在历史上影响甚大，十分重要，曾多次被译出。现存汉译本主要有：（1）姚秦鸠摩罗什法师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2）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3）摩竭提国三藏沙门法月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4）法月重译《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5）罽宾国三藏般若共利言等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6）唐上都大兴善寺三藏沙门智慧轮奉诏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7）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8）敦煌失译人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9）宋施护法师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2]近现代亦曾有多人翻译此经。此外还有各种汉文注梵音本。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有藏文、蒙古文、满文译本存世。[13]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也曾出土了宝塔形《心经》，[14]《心经》各种汉文注疏本，古藏文、于阗文、梵文、[15]西夏文[16]以及蒙古文译本。其中，蒙译本出自吐鲁番，是一件木刻版《般若心经》印本残叶（TM 38，图 38）。长条

形（11.1× 36. 0 厘米），5 个对折页，上下双线边框，共 20 行，内容为《般若心经》“正宗分”中的“观自在之答”部分：[17]

原文转写

［前缺］(1) [bola]i . mungqaγ ügei . (2) mungqaγ baraγdaqu (3) ügeyąče (4) ötölkü üküкü ügei . (5) ötölkü üküкü (6) baraγdaqu ügei-tür (7) kürtele ber ügei (8) bolai . ǰobolang (9) be qamuγ-i (10) törögülügči be (11) törid̲kekü be (12) mör be ügei（心 五）(13) bilge bilig (14) be ügei . olqu (15) ügei . ülü olqu (16) ber ügei bolai : (17) Šaribudiri-a (18) tegüber bodistv-nar (19) olqu ügei-yin (20) t[u]la . bilig［后缺］

相应汉文

[前缺]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般若 [后缺]

此外，一件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残信（P.4521）曾提到由回鹘僧人兼学者安藏（Antsang）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8]，估计此为回鹘文译本。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Takao Moriyasu）说，“《般若心经》在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有册子式的回鹘文译本（未出版）。”[19]

传世的《般若心经》按内容可分为“广本”（即“大本”）和“简本”（即“小本”）两个系统。“广本”指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相当于前言、正文、后记）俱足的流通形态；“简本”指仅有正宗分的流通形态。汉译简本中玄奘译本影响较大，其文字精练，仅二百六十字：[20]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

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寂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玄奘译本在敦煌流传广泛，“敦煌遗书中现存各种《般若心经》注疏所疏释者均为此本。”[21]法月译本、般若共利言译本、智慧轮译本和法成译本为广本。兹将敦煌所出法成译本全文转录于下，以资比较：[22]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苾刍众及诸菩萨摩诃萨俱。

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异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五蕴体性皆悉是空。时具寿舍利子承佛神力，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当云何修学？”作是语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寿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识。无眼无耳，无鼻无舌，五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止般若波罗蜜多，心无障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

三世一切诸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蜜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实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

峨帝峨帝！波啰峨帝！波啰僧峨帝！菩提！莎诃！

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

时薄伽梵说是语已，具寿舍利子，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世间天、人、阿苏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不难发现，本文所讨论的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般若心经》抄本残片属于广本，而且一定译自藏文。

文书第 1~2 行记[*bilig*]*-ün činaṯu qiǰaγar-a kürügsen-e mürgümü bi*，意为“我向[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顶礼”。据说，这是西藏译经僧译经前的顶礼，目的是为了“消除自己在翻译过程当中的一切障碍，另外，为了分别是属于三藏中的那一藏”，即翻译不同的经，作不同的顶礼。“如果翻译的时候，大译师们是向文殊师利菩萨顶礼、智慧到彼岸顶礼或是向薄伽梵母顶礼，这都是属于论藏的。如果向诸佛菩萨顶礼，是属于经藏的。如果顶礼一切智，是属于律藏的。”[23]汉译佛经无此顶礼。黑水城出土一件西夏文《般若心经》抄本（ИНВ. № 768）第一句也是“敬礼圣出有坏母胜慧到彼岸”。据聂鸿音教授研究后认为“它的来源一定是某个藏文本”。[24]由此推测，莫高窟出土蒙古文《般若心经》抄本残片也一定是译自藏文。年代可能为元代。

文书第 3~5 行 *eyin kemen sonosuγsan minu ……Raǰagirq*[*-a*] [*balγasu*]*n-u*，意为“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这是所谓的“序分”中“共同背景”，即“与其他经论

共同的前言”部分，其全文应该是“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苾刍众及诸菩萨摩诃萨俱”，说明了佛陀解说这部经的时间、地点和听闻此经的徒众，藏传佛教称“四圆满”。下面是西藏佛教因明学院第一任院长洛桑嘉措《心经》讲解文中的相关内容：

“如是我闻，一时”，这句话表示时间的圆满。“我”是指阿难，三乘共同认定他是声闻阿罗汉，大乘显教不共认定为普贤菩萨，但在密乘是秘密主金刚手菩萨。阿难向大众讲解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听到佛陀讲这部经。佛陀在世的时候，阿难跟随佛陀听闻所有佛陀讲的经，佛陀圆寂之后，经过阿难的口述结集，留下我们现在能读的经典。一时的“时”，是指佛陀在世的时候，所以是时间的圆满。

“薄伽梵”这一句表示宣说经论者圆满。“薄伽梵”是功德最圆满的导师，佛陀不管讲什么法，都是经过自己现证的。而其他外道的导师，他们并不是自己了解之后自力的宣说，而是要靠以前某些人的讲解，然后再向大众讲说；或者并不是自己现证，而是捏造出来再向大众宣说。我们的导师“薄伽梵”，不管讲那一部经，都是透过自己现证，再向大众宣说。而他宣说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利益他人，为了利益一切有情，所以听到“薄伽梵”这个名字，就表示导师的圆满。

“在王舍城灵鹫山，”是表示宣说这部经的地点圆满。当时王舍城是摩伽陀国的首都，位于印度中部，佛陀住在那里，国王频毗娑罗一直很护持佛陀传法。佛陀在灵鹫山讲这部般若经的时候，当时的灵鹫山，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平凡。同样的，当时的王舍城也有它殊胜的特点，五山环绕，其中之一即灵鹫山，在很多经典里也谈到它不同的特点。而我们现在去朝圣的时候，只看到一座小山上有几块石头，少量树木而已。我在一本论藏里读到的说法，因为众生的福德一直在往下降，共业也一直在往坏的方向转；因为

福报不够，这些地点都会依众生的福德而转变。佛陀在灵鹫山讲般若经的时候，当时的徒众就有十万的菩萨，证得初果、二果、三果、阿罗汉果的也有无数，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灵鹫山，好像很难容纳一百个人，因为众生的福德愈来愈小，这器世间也会随着福报衰退；同样的，灵鹫山附近的王舍城，佛陀在世的时候，它的国王非常有名，王舍城也是很有名的庄严的道场，现在剩下的遗址，只能看到一堆石头堆砌起来的破烂小屋。王舍城在当时来讲，地势很好，只有东西两条路可以通到城里，在南北都有高大石墙围绕，当时的王舍城是一个不可思议、很严密的城市。一块石墙，以现在来看，至少要一百个人才能抬得动，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的威力是多强大，他们是怎样建筑王城的。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神奇点竟如此微小……

西藏学者的研究，为什么那座山称为灵鹫山呢？有种说法是那座山上有很多大石头，样子很像鹫，所以称为灵鹫山。我们现在去朝圣，还可以看到一些像灵鹫的大石头。佛陀大部分的般若经都是在灵鹫山宣说的，它有特别不共的内涵。因为大部分的般若经，佛陀都是在灵鹫山宣说的，所以“在王舍城灵鹫山”可当做地点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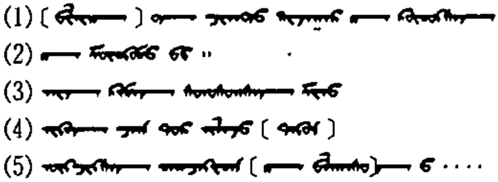
“与大比丘众及大菩萨众俱”是指徒众圆满。“大比丘众”，一般凡夫出家众称为比丘，而见道位以上的圣者比丘称为大比丘。“大菩萨众”，是指见道位以上的圣者菩萨称为大菩萨。不仅仅一位，而是很多位，所以称为众。以大乘经典来讲，见道位以上的圣者菩萨，不管是现什么相，都具备比丘戒。即使现在家相，也不退比丘戒，所以可以称为僧众。在宣说这部经的时候，有二乘的大比丘众、大菩萨众，所以可称为徒众圆满。

一、因为佛陀在世，称为时间圆满。二、在圆满时间内，佛陀说这部经；佛陀是断一切过、圆满一切功德的导师，所以称导师圆满。三、大般若经都在灵鹫山说的，所以称圆满的地点。四、因为佛陀讲这部经时，听众有二乘圣者以及大菩萨，所以称为圆满的徒众。这四圆满是共的前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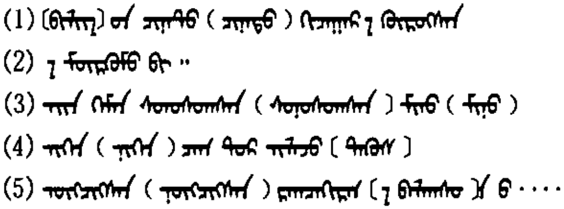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下面依次是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般若心经》残片的录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正文后转录了1720 年翻译、雕刻的北京朱字木刻本《御制蒙古文甘珠尔》经中的《般若心经》全文，并将其转写成拉丁字母，以便读者检阅。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bilig]-ün činatu qiǰaγar-a kürügsen

[2] –e mürgümü bi.

[3] eyin kemen sonosuγsan minu

[4] nigen čaγ-tur ilaǰu [tegüs]

[5] nögčigsen Raǰagirq[-a][balγasu]n-u

译文

我向[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顶礼。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

词汇表

eyin（3）“这样”
ilaǰu（4）“胜、赢、战胜”
nigen（4）“一”：*nigen čay-tur*
nögčigsen（5）“过去、度过；去世”
[*balyasu*]*n*（5）“城镇、城堡”
bi（2）“我”
kemen（3）“么道、说、当做、叫做”
qiǰaγar（1）“境界、边界；限度、极限”
kürügsen（1）“到、到达、致”：*kürügsen-e*
minu（3）“我的”：*sonosuysan minu*
mürgümü（2）“磕头、叩首”
sonosuysan（3）“听到、听见”
čay（4）“时间、时候、时代、时期；时、点”
činatu（1）“那边的、对面的”：*činatu qiǰayar*
Raǰagirq[-*a*]（5）“王舍城”：*Raǰagirq*[-*a*] [*balyasu*]*n-u*

注解

第1行：[**bilig**]**-ün ...kürügsen**：“智慧到彼岸”。该词语在蒙古文佛经中有时候音译作 *bilig baramid*（“般若波罗蜜多”）。《蒙古文甘珠尔》经中的《般若心经》里上述两种形式同时出现，如 *mongyolčilabasu: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ke bilig-ün činadu qiǰayar-a kürügsen ǰirüken buyu*（“蒙古译名作：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ke bilig baramid-tur mürgümü*（“向圣佛母般若

波罗蜜多顶礼”）[见“附录（玖）”]。

第 3、4 行：*ėyin kemen sonosuγsan minu*：“如是我闻”。*nigen čaγ-tur*：“一时”。这些为佛经惯用语。

第 4~5 行：*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指佛陀。汉语有“佛”、“世尊”、“薄伽梵”等多种译写形式与之对应，如法月重译《普通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252）“序分”曰：“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大城灵鹫山中，……”；般若共利言等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253）：“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智慧轮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254）：“如是我闻，一时薄誐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255）：“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

第 5 行：*Raǰagirq[-a][balγasu]n*：“王舍城”。《佛光大辞典》“王舍城”一条载：“王舍城：王舍，梵名 Rājgrha，巴利名 Rājagaha，音译曷罗阇姞利呬、罗阅祇。或译王舍国。中印度摩羯陀国之都城。旧址位于恒河中游巴特那市（Patna）南侧比哈尔（Behar）地方之拉查基尔（Rajgir）。频婆娑罗王时，由于茅宫城（梵 Kuśāgrapura，音译矩奢揭罗补罗，又称旧王舍城、山城）迁至今地，为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韦提希夫人等在位时之都城。此城为佛陀传教中心地之一，附近有著名之释尊说法地：迦兰陀竹园、灵鹫山等。相传佛陀入灭后第一次经典结集在此举行。其后，阿育王将摩羯陀国首都迁至华氏城。另据大唐西域记卷九所载，王舍城附近尚存佛陀伐那山、杖林、二温泉、伏醉象塔、毕钵罗石室、提婆达多入定石室、自杀比丘塔、佛舍利塔、阿难本身舍利塔、阿育王石柱等佛教遗迹多处。”（《佛光大辞典》，第 2 册，1510 页。）

附录（玖）：蒙古文《甘珠尔》中的《般若心经》录文及其拉丁字母转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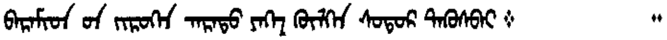
（罗克什·钱德拉编《蒙古文甘珠尔》，第 12 卷，新德里，1974 年，图版 87-90）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秘密经第十二卷上四十四—秘密经第十二卷下四十五

拉丁字母转写

Enedkeg-ün keleber: Bhagavadi brañja-a barmaid hri-d̲a-yang [Bhagavati prajñā pāramitā hrdayam]: Töbed-ün keleber: Byôm ldan ‘das̲ ma šêsrab gyi [Bcom-ldan-‘das-ma shes-rab-kyi] ❖ mongγolčilabasu: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ke bilig-ün činadu qiǰaγar-a kürügsen ǰirüken buyu: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ke bilig baramid-tur mürgümü❖ eyin kemen minu sonosuγsan nigen čaγ-tur: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Ranǰagirq-a balaγasun-u Gandarigud aγulan-dur yekes ayaγ-q-a tegimlig-ün quvaraγ-ud kiged: bôdhi saduva-nar-un yekes quvaraγ-ud-luγ-a qamtu nigen-e saγun bülüge: tere čaγ-tur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gün narin-i üǰeküi nom-un ǰüil kemegdeküi diyan-dur tegsi orolduǰu abai: basa-kü̲ tere čaγ-tur bôdhi saduva ma-ha-a-saduva Ariy-a Avalôgida S̲uvari bilig baramid-un gün narin yabudal-i büged üǰeǰü: tedeger tabun čoγčas-i ber mün činar-iyar qoγosun kemen ünen-iyer büged üǰebei: tendeče burqan-u küčün-iyer: amin γabiy-a-tu Šaribudari bôdhi saduva ma-ha-a-saduva Ariy-a Avalôgida S̲uvari-dur eyin kemen ügülebei: iǰaγur-tan-u köbegüd ba iǰaγur-tan-u ökid ked ber bögesü: bilig baramid-un gün narin yabudal-iyar yabusuγai kemen küsegči tedeger kerkiǰü surun yabuγdayu: teyin kemen ügülebesü bôdhi saduva ma-ha-a-saduva Ariy-a Avalôgida S̲uvari nasun-a tegülder S̲aribudari-da eyin kemen ügülebei: S̲aribudari a iǰaγur-tan-u köbegüd ba iǰaγur-tan-u ökid ked ber bögesü bilig baramid-un gün narin yabudal-iyar yabusuγai kemen küsegčid tere eyin kemen üǰegdeküi tedeger tabun čoγčas-i ber mün

činar-iyar qoγosun kemen ünen-iyer büged daγan üǰegdeküi: öngge bey-e qoγosun bolai: qoγosun büged öngge bey-e bolai: öngge bey-e-eče qoγosun öber-e busu qoγosun-ača ber öngge bey-e öber-e busu buyu: tegünčilen sereküi: sedkiküi: üiledküi: medeküi: bügüde qoγosun bolai. Šaribudari a tere metü-yin tulada qamuγ nom-ud bügüde qoγosun bolai: belge ügei: töröküi ügei: töridküi ügei: kkir ügei: kkir-eče qaγačaqu ügei: baγuraqu ügei: nemekü ügei bolai: Šaribudari a tegüber qoγosun-dur öngge ügei: sereküi ügei: sedkiküi ügei: üiledküi ügei: medeküi ügei: nidün ügei: čikin ügei: qabar ügei: kelen ügei: bey-e ügei: duran ügei: öngge ügei: daγun ügei: ünür ügei: amtan ügei: kürteküi ügei: nom ügei boluγu: nidün-ü iǰaγur ügey-eče sedkil-ün iǰaγur ber ügei sedkil-ün medekü-yin iǰaγur-tur kürtel-e ber ügei boluγu: mungqaγ ügei: mungqaγ baraγdaγsan ügey-eče öteleküi üküküi ügei: öteleküi üküküi baraγdaqui kürtele ber ügei boluγu: tegünčilen ǰobalang ba qamuγ-i törögülügči ba töridkegülügči ba: mör ügei: belge bilig ügei: olqu ügei: ülü olqu ber ügei boluγu: Šaribudari a tegüber bôdhi saduva-nar olqu ügei-yin tulada: bilig baramid-tur šitüǰü ayu: sedkil-dür tüidker ügey-eče ayuqu ügei buyu: buruγu alǰiyas-ača masida nögčiǰü bür-ün nirvan-u ečüs-tür inu kürbei: γurban čaγ-tur saγuγsan qamuγ burqan-ud ber bilig baramid-tur šitüǰü bür-ün: tengsel ügei ünen tegüs tuγuluγsan bôdhi qutuγ-i [ile]te (?) tegüsken burqan bolbai: tere metü-yin tulada: bilig baramid-un tarni: yeke uqaγan-u tarni: tengsel ügei tarni: sača busu-luγa sačaγu tarni: qamuγǰobalang-ud-i masida amurliγuluγči tarni: qudal busu ünen kemen medeǰü bür-ün: bilig baramid-un tarni-yi ügülebei ❖ dady-a-ta-a: ôm gadi gadi: ba-a-ra-gadi: ba-a-ra-sam-gadi: bôdhi süva-ha-a: ❖ Šaribudari a bôdhi saduva ma-ha-a-saduva-nar tere metü gün narin bilig baramid-tur surulčaγdaqu: tendeče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tere diyan-ača bosču: bôdhi saduva ma-ha-a-saduva Ariy-a Avalôgida Šuvari-dur sayin kemen ügčü: sayin sayin iǰaγur-tan-u köbegüd tere tegünčilen buyu: tere tegünčilen-kü bolumui: yambar činu ügülegsen tere metü-ber gün narin bilig baramid-tur yabuγdaqui bolai: tegünčilen iregsen burqan bügüdeger ber bayasun nököčeldüǰü: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teyin kemen ǰarliγ boluγsan-dur: amin γabiy-a-tu Šaribudari kiged: bôdhi saduva ma-ha-a-saduva Ariy-a Avalôgida Šuvari kiged qamuγ bügüde nököd kiged: tngri: kümün: asuri: gandari-luγa yirtinčü-dekin ǰöbšiyen bišireǰü bayasulčabai ❖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u ǰarliγ-i iledde sayišiyan maγtabai: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ke bilig baramid-un ǰirüken neretü yeke külgen sudur tegüsbei.

注释：

[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54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第 464 窟东南和西南两侧室因彼此相通，故堆积相同。窟内堆积分二层，上层为风积浮沙层，厚 0.30 ~ 0.40 米，沙质极细，系风力所为。下层为细沙草末层，厚 0.20 ~ 0.30 米。在此层内发现的遗物有汉文、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蒙文、梵文等文书残页、残片，回鹘文木活字以及木构件，花砖等。"

[2]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53~108 页；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189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梁尉英：《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伯希和图录》，即法国 1920~1924 年出版的六卷本《伯希和考察团档案·敦煌石窟》，关于第 464 窟的部分资料均在第六卷；[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80~383 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梁尉英：《莫高窟第 464 窟善财五十三参变》，载《敦煌研究》，1996（3）。

[3] 有学者认为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部收藏伯希和从第 464 窟所得 363 件回鹘文残片（Pelliot Ouigour Grotte 181:1 ~ 363）中的 13 件为蒙古文文书。1908 年 4 月 27 日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写给法国巴黎亚细亚协会会长塞纳尔（E.

Senart）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千佛洞的北方（即指莫高窟北区——引者注）探索了另外二个洞窟，从那里发现了属于13~14世纪的汉文、蒙古文、婆罗迷文、西夏文写本和印刷本的断片。"［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9），大东出版社，1985；此处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载《敦煌研究》，154~159页，2000（2）。］《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也有类似记录："该洞（即伯181窟、今第464窟——引者注）部分地被废物碎片堵塞，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拍摄它了。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用于印刷蒙文书籍的大量小方木块（实为修补木刻版用的回鹘文木活字——引者注），它们各自能印出一个完整的字来。那里在元代可能于该洞中有一个刊经厂。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迷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在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它们至少属于四部不同的书籍，一本几乎是完整的蒙文小册子，写有从中加入的汉文词组短语。"（伯希和著，耿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83页）。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1978年10月至1980年6月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见，也证明当年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区洞窟内的发掘所获颇丰，仅文献就有三箱，其中从伯181号洞获得文献二箱，箱号分别为No. 924和No. 925。从伯182号洞获得文献一箱，箱号为No. 922。总计有回鹘文文献363件，西夏文文献200余件，此外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婆罗迷文文献等［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载《敦煌研究》，154~159页，2000（2）］。后来，森安孝夫撰写《敦煌出土蒙元时代的回鹘文书》一文，对伯希和从敦煌第181窟取得的回鹘文书进行了全面介绍。其中"第16组"为蒙古文文书。他写道："第16组，包括16、181、183、184等号，这些都不是回鹘语，在第181窟出土的文书中，它们是唯一的蒙古语印刷本断片。好些语句上印着与之相当的汉字，例如'都省'、'奴盗'等，在第184号一页的右下端，栏外印着'贼盗五'几个汉字，这些大概是篇名，这一组文书恐怕是属于元朝颁布的法典类。从文书的性质判断，可以肯定它们并不是在元朝首都而是在其周边印刷的。这样的东西？在敦煌出土，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然而，除了伯希和当时从敦煌第144窟（伯希和编号第6窟）抄录的一处蒙古文题记（Ligeti, Louis.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1: XIII^e et XIV^e siècles.*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2. 33-35[L. 李盖提：《前古典文献（一）：13~14世纪》，《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二卷，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

1972 年，第 33~35 页]）之外，关于他从敦煌第 464 窟所获“带有汉文注解的蒙古文法典类文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掌握更多的信息。至于“第 464 窟回鹘文文献”，牛汝极先生写道：出自第 464 窟的回鹘文文献“约有五百二十余个编号，多为 13~14 世纪元代写本。此窟写本的年代下限最早应是明代初年。这组回鹘文写卷的发现和流失应在 1907 年斯坦因到敦煌时，1908 年伯希和也携走此窟的不少回鹘文文献，继之是瑞典人携走一些文献。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残卷则是购自张大千。此窟所出回鹘文写本现分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约有三百六十余个编号）、英国图书馆、瑞典人种学博物馆（约四十一个编号）、日本藤井有邻馆（有二十七个编号）等处。日本羽田亨私人所藏约有七十五件，现原件下落不明。第 464 窟的回鹘文文献多为佛教内容，……，此外，此窟中相当大一批回鹘文文献尚未整理定名。”（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498 页，“第 464 窟回鹘文文献”条。）

[4]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96 页。据介绍，除了蒙古文文书之外，第 464 窟出土文书中还有汉文文书 18 件；西夏文文书 28 件；回鹘文文书 25 件；藏文文书 11 件；用婆罗迷文书写的梵文 2 件；梵文陀罗尼残片 4 件。

[5] 参阅搠思吉斡节儿译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Erich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 Sammlung I: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 I：1312 年的佛教作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 年，第 3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 年，24 幅图版]; F. W. Cleaves.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 *HJAS* 17 （1954）: 1-129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954 年，第 1~129 页]）以及黑城出土编号 G110（正）印本残叶图版 [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 2 (St. Petersburg: Thesa Publishers, 2003): 3-40 (G · 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于《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 9 卷，第 2 辑，2003，3~40 页)]。

[6] 关于正面西夏文文书，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84 页。

[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98 页。

[8]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附录二"，397~419 页。

[9]《佛光大辞典》，书目文献出版社，第 5 册，4305 页上，台湾佛光山出版社，1989，第五版影印。

[10] 普慧:《〈心经〉——一部微型的大乘空宗般若学》，载《东方论坛》，12~16 页，1997（1）。

[11] 《佛光大辞典》，第 5 册，4305 页上。

[1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卷，第 251~255 号；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685 页。

[13] 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载《民族语文》，22~29 页，2005（2）。

[14] 在敦煌文献中汉文宝塔形《心经》共有 4 个编号：S.5410、S. 4289、P. 2168、P. 2731（王书庆、杨富学:《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104~105 页）。

[15]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685~688、475、500、511 页。

[16] 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载《民族语文》，22~29 页，2005（2）。

[17] Dalantai Cerensodnom,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Nr. 26. 106-108.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第 26 号文书，106~108 页，1993。]

[18]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第 494 页，"回鹘文残信"条。

[19] [日]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载《敦煌研究》，37~48 页，1991（2）。

[20]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卷，№251。转引自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一文。

[21]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第 685 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条。

[2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卷，№255。此处转引自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一文。

[23] 罗桑嘉措讲授，林耿如整理:《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经略释》，1996 年 8 月 14~17 日于美国洛杉矶。

[24] 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载《民族语文》，2005（2），22~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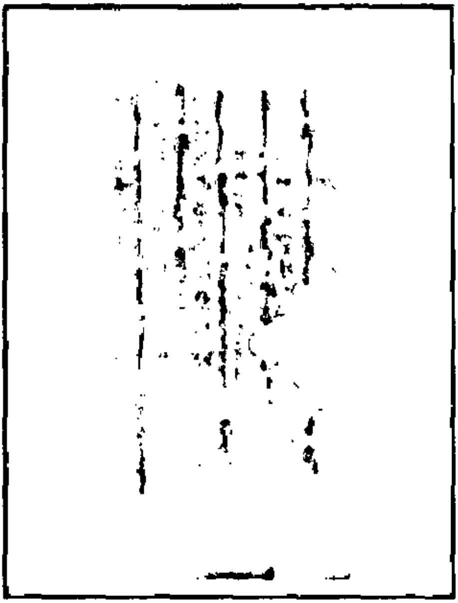


图 37　莫高窟北区出土《般若心经》抄本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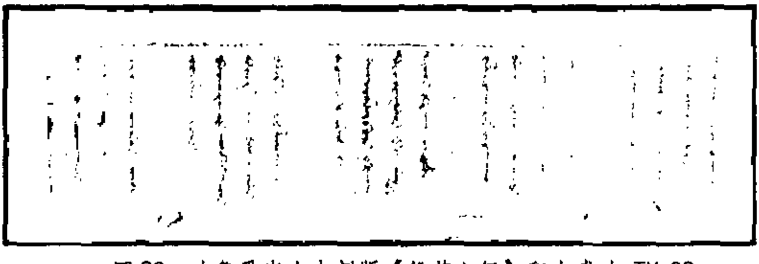


图 38　吐鲁番出土木刻版《般若心经》印本残叶 TM 38

拾　回鹘蒙古文《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叶

编号 B163：40-1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1]此窟出土蒙古文文书共 8 件。回鹘蒙古文《客都门拔阿秃儿台旨》、《阿剌忒纳失里令旨》、《致斡朵失里大王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以及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印本残叶均出于此窟。B163：40-1 号文书只是一小片，残宽 6.8 厘米，残高 10.9 厘米，正、背面各存印刷体蒙古文两行，残存文字无几（见图 39）。正面右边框、背面左边框内所见“尼牙八剌呵沙”一行汉字是经文的音译名，实为《因明入正理论》，时代可能为元代。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谈道：“《尼牙八剌呵沙》佛经残片：标本 B163：40-1，10.9×6.8 厘米，墨迹木刻文书两面，正、背面目前不可考，各存 2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佛经残片，纸较厚，两面印文，只有一两词残留，不能成句。恰好原书汉文书名‘尼牙八剌呵沙’音译简称存留，故称之。这可能是梵语音译。蒙古文名称待考，元代，具体年代不详。”[2]

一、关于《因明入正理论》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印本残叶

分别见于文书正、背两面的“尼牙八剌呵沙”（*Nyāya-praveśa*）

一行汉字是我们辨认该残叶的主要依据。这是《因明入正理论》梵名的音译。

《因明入正理论》（梵文全名 *Nyāya-praveśa-nāma-pramāna-śāstra*，藏文作 *Tshad-ma rigs-par hjug-pahi sgo shes-bya-bahi rab-tu byed-pa*，蒙古文作 *uqayan-dur oruyči silyaday-un šastir kemegdekü*），全一卷，又称《入正理论》，简称《入论》，是印度胜论（Vaiśesika）学派商羯罗主（Śaṅkarasvāmin，450~530）菩萨造。由于陈那（梵文 Dinnāga，藏文 Phyogs-kyi glan-po）所著《因明正理门论》深奥难解，其弟子商羯罗主，简明综括该书之旨意，并加入自创之论点，而成一书，以作后学入因明正理之阶梯。[3]关于商羯罗主，吕澂先生谈道：[4]

商羯罗主是《入论》的作者。商羯罗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人的骨架。印度人相信自在天，说他为了教化众生，从天上降到人间，变现各种形相，人的骨架是他通过苦行而变现的一种形相。所以印度人便把商羯罗作为自在天的别名。此论作者的父母由于没有儿子，祈祷自在天，生了商羯罗主，因而以自在天命名。“主”，是由自在天作主的意思。商羯罗主也简称天主。

商羯罗主的历史，没有什么记载，但可以做一些推想。他父母既相信自在天，他一定是婆罗门种姓。相传他是陈那的学生，陈那活动于南印度，商羯罗主也可能是南印度人。关于商羯罗主的著作，现在只知道有《入论》这一部，是否还有其他的，就不清楚了。陈那关于因明的论述前后有变化，而在《入论》里所见到的陈那观点还是早期的，陈那晚年对因明有发展，但在《入论》里并无反映，据此推测，商羯罗主也许是陈那早年的学生。

唐三藏法师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和二十三年（649），先后译出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印度佛教逻辑由此传入中国。其中，《因明入正理论》收于《大正新修大正藏》第 32 册（No.1630）。

《因明入正理论》内容分述真能立、似能立、真能破、似能破、真现量、似现量、真比量、似比量八门之义。其中，真能立、似能立二门为本论之主要部分，其他六门则略说。真能立一门，专门说明宗（命题）、因（理由）、喻（譬喻）三支，似能立一门则举出三十三过。[6]这些内容吕澂先生在《因明入正理论讲解》一书中解释的颇为详细。书中对此论标题也作了详解：[5]

因明入正理论梵文论题无因明二字，藏本论题《量论入正理论》。

"正理"：正确的道理。古代印度通用此名。"正理"大体相当于逻辑学的论证那一部分，不是全部逻辑学。

"入"：有两种意思。一、了解正理这门学问的门径。二、陈那对因明学有相当大的贡献，他有一本这方面的书，名《正理门论》（玄奘译出《入论》后二年也将此书译出）。《入正理论》也可以说是了解《正理门论》的初步读物。

"因明"：是佛家讲逻辑的一个特定术语，并不是印度一般学者共用的术语。印度一般学者都用"正理"一词。"因"：理由；"明"：学说、学问。佛家要树立自己的学说，这就需要加以论证，论证又必须有理由，理由正确才能服人，这样便有了因明这一专讲理由的学问，这就是因明。从现在发现的梵本看，《入论》的标题就叫《入正理论》，"因明"二字是玄奘翻译时加上去的。玄奘之所以加这两个字，是为了便于表明此书是因明一类的，以简别其他著作。这一类的书从前无人传，中国人对它比较生疏，玄奘给加上"因明"二字，就更为醒目。

本论之注释书有多种，9 世纪以后，印度耆那（Jaina）教徒曾为本论作注释；玄奘汉译后，神泰、靖迈、明觉、文备、文轨、壁公、窥基、慧沼、智周等亦为之作注，其中以玄奘之弟子窥基所作之《因明入正理论疏》（简称《因明大疏》，收于《大正藏》第 44 册）注释最为详细，对中国、日本因明学之研究，影响甚大。[7]

大约在宋代，《因明入正理论》也译成藏文。"西藏学者知道陈

那著有《理门论》，想找到它，但未找到，却发现此书，就认为是《理门论》，于是将此书的作者归之于陈那，并在译本后面附言：此乃藏人一向称为《理门论》者。到了元代初年，西藏学者又找到《入论》的另一个梵本，并重新翻译。这个新发现的本子上仍无作者名字，于是继续误认为是陈那的作品。”[8]这两种译本均收于《西藏大藏经》卷 130《丹珠尔·因明部一》(No.5706 和 No.5707)。[9]

《因明入正理论》还保存梵文原文。现有两种梵文校刊本：一为 1930 年达鲁瓦（A. B. Dhruva）校刊本，收入印度巴罗达东方研究所《盖克瓦特东方丛书》中；二为米洛诺夫（N. D. Mironov）校刊本，发表在 1931 年法国《通报》第 28 卷中。[10]据吕澂先生讲："这两个梵本跟中国译本（汉、藏）是有出入的，究竟哪个本子是定本，至今也没有统一的看法。”[11]

《因明入正理论》蒙译本收入《蒙古文丹珠尔》卷 95《因明部》[4766（95-8）259（下）~265（下）]。其跋文中写道：[12]

uqaγan-dur oroqu silγadaγ-un šastir kemegdekü: yeke baγsi ǰüg-ün ǰaγan (Phyogs-kyi glang-po / Dinnāga) kemeküi ber ǰokiyaγsan tegüsbe ❖ Enedkeg-eče Kitad-un kelemürči Thang-sam-dsang ber orčiγul-un: ǰiči qoyin-a Kitad-un buyan-u sadun Sing-gyang-ju ba: Töbed-ün buyan-u nökür sadun Ston-gshon ber Töbed-ün keleber: orčiγul-un: qoyinaγsi ber qamuγ sitügen-i bui kemen ögülegči-yin aimaγ-tur toyin boluγsan Mahājina-yin tngri-yin toyin Chos-kyi rin-chen ber čoγtu Sa-skya-yin süm-e-dür Kitad-un sudur ba Töbed-ün sudur qoyaγula-yi sayitur tokiyalduγul-un ǰasaǰu ariγudqan orčiγulbai: Kitad-un sudur-tur uqaγan-tur oroqu kemekü bui amui: edüge Töbed-nügüd-e ǰokis uqaγan-u egüden kemen aldarsibai: qamuγ amitan-dur tusa bolqu boltuγai ❖

汉译文：《因明入正理论》，陈那大师著。由译经大师唐三藏从印度文译为汉文。其后再由汉族僧人那刚居（？）与西藏僧人仲逊

（？）译成藏文。嗣后再由摩诃支那（大秦、大中国）僧人却吉仁钦对照汉译文和藏译文在萨迦寺进行重译。在汉语里又称之为《入论》，而在藏文里以《正理门论》著称。

然而，关于《因明入正理论》蒙译本的情况我们却一无所知。如今，莫高窟北区 B163∶40-1 号文书给我们证实了《入论》蒙译本其实早在元朝时候已经出现，而且当时还雕版印刷，说明此论在蒙古信徒中流传广泛。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以下为编号 B163∶40-1 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略）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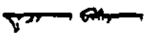
(1)〔········〕

(2)〔····〕 〔····〕

(3)尼牙八剌呵〔···〕

背面：

(1)尼牙八剌呵沙

(2)〔····〕〔····〕

(3)〔····〕 〔····〕

现行蒙文转写

正面：

(1)〔····　····〕

(2)〔····〕ᠯᠦᠭᠡᠪᠡ〔ᠨ〕〔····〕

(3)尼牙八剌呵[···]

背面：

(1)尼牙八剌呵沙

(2)〔····〕ᠳᠠᠴᠠ ᠪᠠᠰᠠ〔····〕

(3)〔····〕ᠬᠠᠨ〔····〕

拉丁字母转写

正面：

[1] [...///...]

[2] [...]lügeben [......]

[3]尼牙八剌呵[···]

背面：

[1]尼牙八剌呵沙

[2] [...]dača basa [......]

[3] [...]qan (?) [......]

译文

正面：

[1][……]

[2][…]把[…]

[3]尼牙八剌呵[…]

背面：

[1]尼牙八剌呵沙

[2][…]从[…]再[…]

[3][…///…]

注解

正面第一行文字在图版上模糊不清，嘎日迪读作[…] *ǰu i*[…]，并译作[…]着[……]。

背面第三行[…]*qan* (?)，嘎日迪释义作“皇帝”。

注释：

[1]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24~146 页，2004。

[2]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397~419 页。

[3] 见《佛光大辞典》，第 3 册，2290 页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4] 吕澂著，张春波整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佛光大辞典》，第 3 册，第 2290 页上。

[6] 吕澂著，张春波整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4 页。

[7] 见《佛光大辞典》，第 3 册，第 2290 页上。参见郑伟宏：《文轨〈因

明人正理论疏〉评介》，载《法音》（月刊），2000年，第10期；同作者《窥基〈因明人正理论疏〉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吕澂先生在《因明人正理论讲解》一书中说："《人论》的注疏虽很多，可是，后世研究《人论》的人大都用窥基的《因明大疏》。事实上，这部疏比其他的是要好一些。《因明大疏》原本不全，在'似喻能立不成'原文以下就没有了，缺六分之一，可能窥基在写作时就未完成。后来慧沼把它续成。慧沼的文字也相当繁，后人把他的疏加以删节，遂成广略两个本子。后来，有人误以为略本是窥基写的，而广本才是慧沼续的。金陵刻经处本即以略本为窥基所作。我们把慧沼的续疏全刻了出来，搞清了广略两个本子都是慧沼续补而成的。"（第3页）

[8] 吕澂著，张春波整理：《因明人正理论讲解》，1页。

[9]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卷130《丹珠尔·因明部一》[（第290筴）Mdo-hgrel XCV（95）（ce）]（第九十五函下一百八十四~上一百八十九）：（1）No. 5706：藏文名：Tshad-ma rigs-par hjug-pahi sgo shes-bya-bahi rab-tu byed-pa；梵名：Nyāya-praveśa-nāma-pramāna-prakarana；汉译名：《因明人正理论》；作者：Phyogs-kyi glan-po（Dinnāga）；74-3-2（180b^2-184b^6）（《西藏大藏经》第130卷第76页第1叶第6行）。（2）No. 5707：藏文名：Tshad-mahi bstan-bcos rigs-pa-la hjug-pa shes-bya-ba（译自汉文）；梵名：Nyāya-praveśā-nāma-pramāna-śāstra；汉译名：《因明人正理论》；作者：Phyogs-kyi glan-po（Dinnāga）；译者：Sin-gyan-ju, Ston-gshon；76-1-6（184b^6-189a^6）。

[10] 关于梵本，吕澂先生在《因明人正理论讲解》中也作了详细的介绍："此论的梵本一向被认为是散失了。一九二一年，印人明庄严的遗著《印度逻辑史》出版。这部书也还是说梵本已散失。就是说，直到一九二一年，一般还认为梵本已佚。其实，《人论》的梵本一直保存在耆那教徒手里。公元十一世纪时，耆那教徒师子觉给《人论》作了注，内容很详细。接着，于十二世纪，胁天、吉祥月又各作了复注（钞）。这些写本早就被搜集梵本的得到。因为这些本子里有复牒（《人论》的原文），所以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本子将《人论》原文整理出来，但此事并未被人们注意。大约在公元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俄国人米洛诺夫发现了它，写了介绍文章，登在印度的杂志上。米洛诺夫还说，他将进行校勘，在《佛教文库》里出版。后来欧战爆发，他离开俄国，梵本未能发表。到一九二〇年，印度对梵本进行整理，计划在印度巴罗达东方研究所的《盖克瓦特东方丛书》（Gos）中出版。但工作进行得很

慢，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出一本西藏的译本（《丛书》的第三十九种）。又过了三年，即一九三〇年，才把梵本（包括师子觉和胁天的注）出版。这期间米洛诺夫在法国，他知道印度的计划，但总未见其实现，于是便自己进行整理。于一九三一年，他整理的梵本在法国《通报》第二十八卷里也登了出来。"（第1~2页）另参考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论〉梵汉对照（上）》，载《南亚研究》，40~48页，1999（2）；同作者《〈因明入正理论〉梵汉对照（下）》，载《南亚研究》，66~70、82页，2000（1）。

[11] 吕澂著，张春波整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第2页。

[12] 另见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编委会编：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上册，751页，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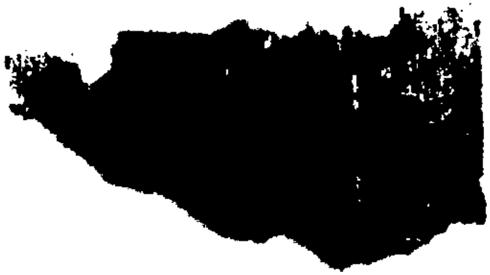


图39 《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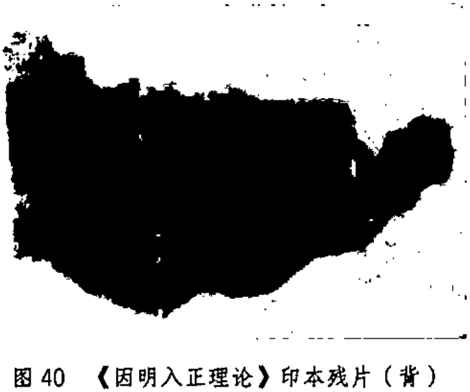


图40 《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片（背）

附录（拾-1）：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因明入正理论》录文及其拉丁字母转写

（卷 95《因明部》[4766（95-8）259（下）~265（下）]）

[259 b] [illegible]

[260 a] [illegible]

[illegible]

[260 b] [illegible]

[261 a] [illegible]

[illegible]

[261 b] [illegible]

[262 a]

[262 b] [illegible]

[263 a] [illegible]

[illegible]

[263 b] [illegible]

[illegible]

[264 a] [illegible]

[264 b] [illegible]

[illegible]

[265 a] [illegible]

[illegible]

[265 b] [illegible]

拉丁字母转写

[259b] uqaγan-dur oroγči kemekü orosiba ❖ Kitad-un keleber: (tobčilaba): Töbed-ün keleber: (tobčilaba): Mongγol-un keleber: uqaγan-dur oroγči silγadaγ-un šastir kemegdekü: Manzušrii-dur mürgümü: bütügen čidaqu ba sökögegen čidaqu: ǰasadaγ selte ber busud-i uqan üiledkü: ilete ba daγan üligči: ǰasadaγ selte ber öber-i uqan üiledkü ❖ ende eyin kemen šastir-nuγud-un udq-a qotala-ača tegügsen mün böged tegün-dür asuru ilγal terigüten-i üge-nügüd-i bütügen üiledkü bülüge: ǰüg ba: nutalal ba: tedeger-nügüd olan-iyar

[260a] ilγabaču qariγuluγči-nuγud asaγuγsan-u udq-a onoγsan busu-yin tula ilete üǰügülkü bolai: ende bütügegdekü-yin belge činar anu bütügeküi nom-tu-da nom-un ilγal-i bütügen üiledkü bülüge: öber-iyen bütügegdeküi-iyer taγalaγsan ene inu bütügegdekü mün bolai: ülegerlebesü daγun-i möngke busu ber bütügegsen metü bolai: nutalal-un belge činar anu γurban yosun büridügsen bolai: γurban

yosun yaγun kemebesü: ǰüg-ün nom-un γabiyalaqu oron-iyar bui ba: ǰokilduqu ǰüg-tür bui ba: ülüǰokilduqu ǰüg-tür ügei bolai: ǰokilduqu ǰüg ülüǰokilduqu ǰüg yaγun kemebesü: bütügegdeküi nom-un yerüǰokilduqu-yi anu ǰokilduqu ǰüg kemen ögülekü bolai: üligerlebesü möngke busu-yi bütügegdeküi-dür qumq-a terigüten-čü möngke busu mün-ü tula ǰokilduqu ǰüg mün bolai: ülüǰokilduqu ǰüg inu bütügegdeküi nom-un yerü ber udq-a ǰokilduqu anu busu bolai: üligerlebesü ali möngke mün tere egüdügsen busu-bar tügekü: oγtarγui metü terigüten bolai ∵ edeger egüdügsen imaγta buγu: kičiyel daruyida boluγsan ba ǰüg-ün nom böged ǰokilduqu ǰüg-tür bui ber maγad mün bolai: ülüǰokilduqu ǰüg-tür ügei mün bülüge: möngke busu-yin nutalal mün bolai: üliger-čü qoyar-a bui bülüge: angqan nom ǰokilduqu-yin üliger ba: qoyaduγar nom ülüǰokilduqu-yin üliger bolai: nom ǰokilduqu-yin üliger anu udq-a alimad tegün-dür nutalal-bar ǰüg ǰokilduqu-dur bui bülüge: üligerlebesü egüdügsen

[260b] tegün-i möngke busu-dur üǰekü bülüge: qumq-a terigüten metü bolai: nom ülüǰokilduqui üliger inu bütügegdeküi-yin udq-a ügei alimad tegün-e nutalal-dur bui busu bülüge: kemen üǰügülügsen bolai ∵ üligerlebesü ali möngke tegün-i egüdügsen busu-dur üǰekü bülüge: oγtarγui terigüten metü bolai: ende nereyidkel-iyer möngke busu-yin daγun inu möngke busu-dur belgedeǰü bolqu mün böged: egüdügsen-ü daγun anu ese egüdügsen busu-dur belgedeǰü bolqu böged: ügei kemeküi daγun-iyar bui busu ber üǰügülügsen bolai ∵ eyin kemeküi-dür: olan-iyar ögülegsen tedeger-i qariγuluγči-nuγud ber uqaqui-dur üǰügülügsen böged bütügen üiledügči kemen ögülekü bolai: üligerlebesü daγun-i möngke busu ber bütügeküi inu aman abuγsan üge mün bolai: egüdügsen-ü tula nutalal mün bolai: ali egüdügsen

tegün-i möngke busu-dur üǰekü bülüge: qumq-a terigüten metü bolai: ǰüg ǰokilduqui-dur ögülekü böged bui-yi dayan odqu mün bolai: ali möngke tegün-i egüdügsen busu-dur üǰekü bülüge: oytaryui metü bolai: ničuqui ber ögülekü-dür örögelsün yurban anu kemen bütügen üiledkü-čü mün bolai: bütügegdeküi kemen tayalabasu ilete terigüten-i arilyaqu-yin tula qoqumai bütügegdeküi bolai: ilete-yi arilyaqu ba: dayan üligči arilyaqu ba: itegemǰileküi-yi arilyaqu ba: aldarsiysan-i arilyaqu ba öber-ün üge-yi arilyaqu ba bütügegdeküi nom bütügsen busu ba: bütügegdeküi nom-tu bütügsen busu ba: qoyayula ese bütügsen ba:

[261a] inaysi činaysi bütügsen bolai ❖ tegün-dür ilete-yi arilyaqu anu üligerlebesü dayun sonostaqun busu kemen ögülekü metü bolai: dayan üligči-yi arilyaqu anu üligerlebesü qumq-a terigüten-i möngke kemen ögülekü metü bolai: itegemǰileküi-yi arilyaqu anu üligerlebesü öbermičeči möngke kemen bütügekü metü bolai: aldarsiysan-i arilyaqu anu üligerlebesü taulai-tu sar-a busu bülüge bui-yin tula kemeküi buyu: busu basa kümün-ü gabala ariyun mün bülüge: amitan-u gesigün mün-ü tula nom-un labai metü kemen ögülegsen metü bolai: öber-ün üge-yi arilyaqu anu üligerlebesü minü eke geküser mün bolai kemen ögülegsen metü bolai: nom bütügsen busu anu üligerlebesü burqan-tu-nuyud toyači-dur dayun ebderekü bui kemen bütügekü metü bolai: nom-tu bütügsen busu anu üligerlebesü toyači ber burqan-tu-ta bi kemekü sedkil-tü mün bolai kemen ögülegsen metü bolai: qoyayula-yin bütügsen inu üligerlebesü öbermičeči ber burqan-tu-ta bi kemekü inu siltayan nöküčel quraǰu sitün barilduqui-dur barilduyul-un üiledügči mün bolai kemen ögülegsen metü bolai: inaysi činaysi bütügsen inu üligerlebesü dayun anu sonostaqun mün bolai kemen

ögülekü metü bolai: eyin kemeküi-dür: olan-iyar ögülegsen-nügüd činar arilγaqui-yin tula ba: bütügeküi kereg-tü busu-yin tula: bütügen čidabasu ür-e ügei mün-ü tula bütügegdekü-yin gem-iyer ǰasadaγ bolai: ǰasadaγ bütügegdekü-yin üǰügülün daγusbai ❖ edüge inu ǰasadaγ nutalal nomlan üiledkü bolai: bütügsen busu ba: maγad busu ba: qarsi

[261b] edeger-nügüd ǰasadaγ nutalal bolai: ese bütügsen-čü dörben bui bülüge: qoyaγula-dur bütügsen busu ba: ali bolqu nigen-dür bütügsen busu ba: damǰiγlaγsan-ača bütügsen busu ba: oron ese bütügsen bolai: qoyaγula-dur ese bütügsen anu üligerlebesü daγun-i möngke busu ber bütügeküi-dür nidün-ü bariγdaqun mün-ü tula kemen ǰokiyaγsan metü bolai: ali bolqu nigen-dür bütügsen busu anu daγun-i ilγan arilγaqui taγalaγči šastir-tur γabiyalaǰu egüdügsen-ü tula kemen ögülekü metü bolai: damǰiγlaγsan-ača bütügsen busu inu damǰiγlaqu aγur terigüten čayibur ed-ün učir üǰekü čaγ-tur yeke maqabud quraγsan γal bui kemen bütügekü metü bolai: oron bütügsen busu anu oγtarγui boda-dur bui bülüge: erdem sitügsen-ü tula kemen ögülebesü: oγtarγui ügei kemen taγalaγči šastir-tur sitüǰü oron bütügsen busu bolai: maγad busu-dur ǰirγuγan bui bülüge: yerü ba: yerü busu ba: ǰokilduqu ǰüg-ün nigen ǰüg-tür ülüǰokilduqui ǰüg-tür tügekü ber oroqu: ülüǰokilduqu ǰüg-ün nigen ǰüg-tür oroqu böged ǰokilduqu ǰüg-tür tügemel-iyer oroqu ba: qoyaγula-yin niǰeged ǰüg-tür oroqu ba: qarsi-dur endegürel ügei bolai ❖ edüge inu yerü busu inu üligerlebesü daγun möngke bülüge: üligdekün mün-ü tula: möngke ba möngke busu-yin ǰüg-nügüd-e yerü ber oroqu-yin tula bülüge: maγad busu-yin nutalal mün bolai: ene metü üligdekün mün-ü tula učir anu qumq-a terigüten metü bolai: daγun möngke busu imaγta

[262a] buyu üligdekün mün-ü učir anu oytaryui terigüten metü dayu-yi möngke imayta ber sesiglegsen-ü tula bolai: yerü busu ber ögülegsen inu üligerlebesü dayun möngke bülüge sonosdaqun mün-ü tula bülüge: kemen ögüleküi čay-tur möngke ba möngke busu-yin ǰüg-nügüd-e möngke ba möngke busu-ača busu bui busu-yin tula nutalal egüber tamǰiylaqu bolai: ǰokilduqu ǰüg-ün nigen ǰüg-tür oroqu böged ülüǰokilduqu ǰüg-tür tügemel-iyer oroqu anu üligerlebesü dayun simdel darui boluysan anu busu bülüge: möngke busu imayta mün-ü tula bülüge: egün-dür čayibur-un nom simdegsen darui bolqu anu busu bülüge: egün-üǰüg ǰokilduqui čakilyan ba oytaryui terigüten mün bülüge: möngke busu'tere inu čakilyan terigüten-e bui böged oytaryui terigüten-dür ügei bolai: simdel darui boluysan busu bütügegdeküi nom tere inu ülüǰokilduqu ǰüg qumq-a terigüten-dür nutalal tügemel bui böged čakilyan ba qumq-a terigüten ǰokilduqu nom üiledbesü mayad ügei bülüge: möngke busu anu qumq-a terigüten metü simdel darui boluysan mün buyu: möngke busu anu gilbelgen terigüten metü simdel darui-da bolqu ba busu kemen sesiglekü bolai: ülüǰokilduqu ǰüg-ün nigen ǰüg-tür oroqu böged: ǰokilduqui ǰüg-tür tügemel oroqu anu üligerlebesü: dayun simdel darui-da boluysan kemen bütügeküi-dür möngke busu-yin tula bülüge: ögüleküi čay-tur bütügegdeküi nom simdel darui-da boluysan ene ǰüg ǰokilduqu

[262b] qumq-a terigüten-dür möngke busu imayta tügemel bui böged gilbelgen ba oytaryui terigüten inu ülüǰokilduqui ǰüg mün bülüge: nigen ǰüg gilbelgen terigüten-e bui böged oytaryui terigüten nigen ǰüg-tü ügei-yin tula tere-čü uridu metü mayad busu mün bolai: qoyayula-yin niǰeged niǰeged ǰüg-tür oroqu inu üligerlebesü dayun möngke bülüge türbel ügei-yin tula bülüge: egün-iyer möngke-yi

bütügebesüǰokilduqui ǰüg oγtarγui ba, narin toγusun terigüten mün bülüge: nutalal türbel ügei oγtarγui terigüten-dür oroqu böged narin toγusun-dur oroqu busu bolai: ülüǰokilduqui ǰüg qumq-a ba amuγulang terigüten mün bülüge: amuγulang terigüten-e bui anu qumq-a terigüten-dür bui busu bolai: tegün-ü tula amuγulang ba oγtarγui-dur üliger ǰokilduγul-un üiledügsen tere-čü maγad busu bolai: qarsi-dur endegürel ügei inu üligerlebesü daγun anu möngke busu bülüge bütügegdeküi inu egüdügsen-ü tula böged üligerlebesü qumq-a terigüten metü daγun-i bütügegči tere möngke bülüge: sonosdaqun mün-ü tula böged: daγun imaγta metü bolai: tere qoyar-a damǰiγlaγsan mün-ü tula maγad busu mün bolai: qarsi-dur dörben bülüge: nom-un öberčilen-lüge qarsi nutalal ba: nom-un ilγal-luγa qarsi nutalal ba: nom-tu öber-ün ničulγ-a-luγa qarsi nutalal ba: nom-tu-yin endegürel-lüge qarsi nutalal bolai: egün-dür nom-un öberčilen- lüge qarsi nutalal anu: üligerlebesü daγun möngke bülüge egüdügsen-ü

[263a] tula ba: esebesü simdel darui boluγsan-u tula kemen ögülebesü ene nutalal ülüǰokilduqu ǰüg-tür bui-yin tula qarsi mün bolai: nom-un ilγal-luγa qarsi nutalal anu üligerlebesü nidün terigüten busud-un tusa üiledkü mün bülüge: quraγd čiγuluγsan-u tula böged nemürge terigüten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nutalal egüber nidün terigüten busud-un tusa üiledkü ber bütügekü buyu: bosučir bögesü bütügegdeküi nom-un ilγal-luγa qarsi-yi bütügen üiledkü bülüge nemürge terigüten-čü quran čiγuluγsan mün böged busud ber edleküi-yin tula: nom-tu-yin öberčilen-lüge qarsi nutalal anu üligerlebesü bui imaγta anu ed ba erdem üile busu bülüge: ed nigen bui-yin tula ba: erdem-lüge üile bui-yin tula öbermiče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ene nutalal ed busu-yi bütügen üiledkü buyu bosučir bögesü bui busu-yi bütügen üiledkü

bülüge: tere qoyar mayad-un tula bolai: nom-tu ene ilyal-luya qarsi nutalal anu üligerlebesü uridu nutalal mün-kü tere bütügegdeküi nom-tu ilyal bui imayta-yi bütügen üiledkü ba: bosučir bögesü egün-lüge qarsi-yi bütügen üiledkü imayta bui busu-yi bütügen üiledkü bülüge: ed terigüten-i töridkekü metü-de qoyayula mayad-un tula bolai ❖ qoqumai nutalal nomlal dayusbai ❖ edüge inu qoqumai üliger ögülekü bülüge: nom ǰokilduqui qoqumai üliger-tür-čü tabun bui bülüge: bütügegči nom bütügsen busu ba: bütügegdeküi nom bütügsen busu ba: qoyayula

[263b] bütügsen busu ba: barilduyuluysan busu ba: čingya buruyu-bar barilduyulqu bolai: nom ülüǰokilduqu-yin ǰasaday üliger tabun bui bülüge: bütügegdeküi ničuqu ügei ba: bütügegči ničuqu ügei ba: qoyayula ničuqu ügei ba: ničuqu-luya ese üǰügülügsen ba: ničuqu-yi čingya buruyu-bar barilduyuluysan bolai: bütügegči nom bütügsen busu anu üligerlebesü dayun möngke bülüge törbel ügei-yin tula: ali törbel ügei tegün-i möngke-dür üǰekü bülüge: masi narin toyosun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yayun-u tula masi narin toyosun-dur bütügegdeküi möngke mün böged: bütügegči nom törbel ügei busu bülüge: masi narin toyosun törbel ügei imayta mün-ü tula bolai: bütügegdeküi nom bütügsen busu anu üligerlebesü serekü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bütügegči nom törbel ügei bui bolbaču bütügegdeküi nom möngke imayta ügei bülüge: serekü bügüde möngke busu mün-ü tula bolai: qoyayula bütügsen busu anu tegün-dür-čü quyayula bui bülüge: bui-luya ügei bolai: kerbe qumq-a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bui-dur qoyayula bütügsen busu bolai: kerbe oytaryui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oytaryui ügei kemen tayalayči šastir-tur sitüǰü ügei-dür qoyayula bütügsen busu bolai: barilduyuluysan busu anu udq-a tegün-dür üliger

barilduγulqu nota ügei-yin tula qumq-a terigüten-dür bütügegči-lüge bütügegdeküi nom qoyar γaγča imaγta-yi üǰügülkü bülüge: üligerlebesü qumq-a-dur egüdügsen imaγtà ba: möngke busu kemen ögülekü

[264a] metü bolai: čingγa buruγu ber barilduγuluγsan anu: ali egüdügsen bügüde möngke busu imaγta mün bülüge: kemen ögülegsen-eče möngke busu bügüde egüdügsen mün kemen ögülekü bolai: tere-nügüd anu ǰasadaγǰokilduqu üliger bolai: nom ülüǰokilduqu ǰasadaγ üliger inu bütügegdeküi ničuqu ügei bülüge: nigen üy-e üligerlebesü möngke busu-nuγud-i anu törbel-tü selte üǰekü busu bülüge: masi narin toγosun metü bolai: masi narin toγosun anu bütügegdeküi nom möngke imaγta-yi ničuγulqu busu bülüge: tere busu masi narin toγosun möngke imaγta mün-ü tula: bütügegči tegün-ü nom anu törbel 'ügei bolai: üligerlebesü busud-un üile metü kemen bütügegdeküi ničuqu ber bütügegči ničuqu busu bülüge: činatus-un üile-nügüd törbel ügei-yin tula qoyaγula ničuqu anu bui šastir-tur sitüǰü oγtarγui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oγtarγui möngke ba: törbel ügei imaγta ničuqu busu bülüge kemen oγtarγui möngke mün-ü tula böged törbel ügei-yin tula bolai: ničuqui-yi üǰügülkü inu üligerlebesü qumq-a metü kemen ögülebesü: möngke busu-yi üǰekü ba törbel selte-dür üǰekü-yin tula: ničuqui-yi čingγa buruγu-bar barilduγuluγsan metü bolai: törbel selte bügüde möngke busu mün bolai kemen ögülekü metü bolai ❖ tere metü bütügegdeküi ba nutalal kiged: üliger ögülegsen-nügüd inu ǰasadaγ mün bülüge: üneker bütügegči inu busu bolai: tegün-eče öber-iyen ilete uqan üiledkü inu: ilete ba daγan

[264b] üligči qoyar silγadaγ imaγta ber uqaγdaqui: egün-dür silγadaγ

ilete anu adqaγ-luγa qaγačaγsan böged endegürel ügei bülüge: dürsü terigüten-ü udq-a-dur nereyidkel terigüten adqaγ-luγa qaγačaγsan-i öber-e öber-e ilete üǰeküi ber silγadaγ ilete kemen ögülekü bolai: daγan üligči silγadaγ inu nutalal-nuγud-a sitüǰü udq-a üǰekü mün bülüge: nutalal anu γurban yosutu kemen uridu üǰügül-ün daγusbai ❖ tedeger nutalal-dur sitüǰü udq-a-nuγud-i ülikü böged üneker maγadlaqui medel-lüge tegülder ba: ügei bui-yi medekü buyu möngke busu-yi medekü terigüten-i inu daγan üligči silγadaγ kemen ögülekü bolai: qoyar silγadaγ tegün-dür üneker medel silγadaγ-un ür-e mün bülüge: öber-ün belge činar onoγsan-u tula bolai: tusa üiledün čidaqu-yi ilete ülikü-yin tula böged silγadaγ-ču mün bolai: adqaγ ber medeküi-čüǰasadaγ ilete bolai: medel-nügüd-iyer qumq-a terigüten-e törögsen adqaγ tere ǰasadaγ ilete mün bülüge: medel tegün-dür udq-a öber-ün belge činar üǰegdekü busu-yin tula bolai: kerbe ǰasadaγ nutalal uridu oduγsan terigüten tegün-ü qoyin-a udq-a metü üǰegdeküi medel törögsen tere ǰasadaγ daγan üligči silγadaγ bülüge urida nomlaγsan metü olan ǰasadaγ nutalal-i učir-a bariǰu udq-a minu üǰegdegsen-i balqaqu-ača törögsen medel tere-nügüd ǰasadaγ daγan üligči silγadaγ bülüge: üneker onoγsan busu-yin tula bolai: tegün-eče kerbe bütügegči-yin gem-nügüd-i üneker ögülen üiledügsen inu

[265a] üneker sökögekü bolai: bütügegči-yin gesigün büridügsen busu ba: bütügegdekü-yin gem-lüge nutalal büridügsen busu ba: maγad busu nutalal ba: qarsi nutalal kiged: üliger-nügüd-ün nutalal todurqai üǰügülügsen bülüge: qariγuluγči ber asaγuγsan-nuγud-i saγitur dotoraban baγtaγan üiledügsen-iyer üneker sökögekü bolai ❖ kerbe bütügegči-yin gem-nügüd-i todurqai ögülegsen busu buyu: gem busu anu ǰasadaγ sökögegči bülüge: bütügegči-yin gesigün büridügsen-dür

bürin busu ber ögülekü ba bütügegči gem ügei-yi gem-tü kemen ögülekü ba nutalal bütügsen-dür üliger bütügsen busu kemen ögülekü ba nutalal mayad-i mayad busu kemen ögülekü ba: qarsi nutalal busu-yi qarsi kemen ögülekü ba: üliger gem-tü busu-yi gem-tü kemen ögülekü ba: ene metü bügüde ǰasaday sökögegči bolai ❖ tedeger busud-un toytaysan tayalal-dur gem-nügüd-i todurqai-bar uǰügül-ün čidaqu busu-yin tula gem busu-yi ögülegsen mün bolai: uaq-a tegün-i nigen keseg-tür talbibai ❖ udq-a üge öčüken nomlaysan ene: angqan-dur bütügeküi-yin ǰüg-ün tedüi mün tedeger yosun ba yosun busu-yi-ču: erekin busud-a medegdeküi: uqayan-dur oroqu silyaday-un šastir kemegdekü: yeke baysi ǰüg-ün ǰayan kemeküi ber ǰokiyaysan tegüsbe ❖ Enedkeg-eče Kitad-un kelemürči Thang-sam-dsang ber orčiyul-un: ǰiči qoyin-a Kitad-un buyan-u sadun Sing-gyang-ju ba: Töbed-ün buyan-u nökür sadun Ston-gshon ber Töbed-ün keleber: orčiyul-un: qoyinaysi ber qamuy sitügen-i bui kemen ögülegči-yin aimay-tur

[265b] toyin boluysan Mahajina-yin tngri-yin toyin Chos-kyi rin-chen ber čoytu Sa-skya-yin süm-e-dür Kitad-un sudur ba Töbed-ün sudur qoyayula-yi sayitur tokiyalduyul-un ǰasaǰu ariyudqan orčiyulbai: Kitad-un sudur-tur uqayan-tur oroqu kemekü bui amui: edüge Töbed-nügüd-e ǰokis uqayan-u egüden kemen aldarsibai: qamuy amitan-dur tusa bolqu boltuyai ❖❖

附录（拾-2）：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因明入正理论》录文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2 册，№ 1630）

商羯罗主菩萨造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能立与能破　　及似唯悟他

现量与比量　　及似唯自悟

如是总摄诸论要义。此中宗等多言多为能立。由宗因喻多言。开示诸有问者未了义故。此中宗者。谓极成有法极成能别差别为性。随自乐为所成立性。是名为宗。如有成立声是无常。

因有三相。何等为三。谓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云何名为同品异品。谓所立法均等义品。说名同品。如立无常瓶等无常。是名同品。异品者。谓于是处无其所立。若有是常见非所作。如虚空等。此中所作性或勤勇无间所发性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是无常等因。

喻有二种。一者同法。二者异法。同法者若于是处显因同品决定有性。谓若所作见彼无常。譬如瓶等。异法者若于是处说所立无。因遍非有。谓若是常见。非所作如虚空等。此中常言表非无常。非所作言表无所作。如有非有说名非有。

已说宗等如是多言。开悟他时。说明能立。如说声无常者是立宗言。所作性故者宗法言。若是所作见彼无常。如瓶等者是随同品言。若是其常见非所作。如虚空者是远离言。唯此三分说名能立

虽乐成立由现量等相违故。名似立宗。谓现量相违。比量相违。自教相违。世间相违。自语相违。能别不极成。所别不极成。俱不极成，相符极成。此中现量相违者。如说声非所闻。比量相违者，如说瓶等是常。自教相违者。如胜论师立声为常。世间相违者。如

说怀兔非月有故。又如说言人顶骨净。众生分故。犹如螺贝。自语相违者。如言我母是其石女。能别不极成者。如佛弟子对数论师立声灭坏。所别不极成者。如数论师对佛弟子说我是思。俱不极成者。如胜论师对佛弟子立我以为和合因缘。相符极成者。如说声是所闻。如是多言。是遣诸法自相门故。不容成故。立无果故。名似立宗过已说似宗。当说似因。不成不定及与相违。是名似因不成有四。一两俱不成。二随一不成。三犹豫不成。四所依不成。如成立声为无常等若言是眼所见性故。两俱不成。所作性故对声显论。随一不成。于雾等性起疑惑时。为成大种和合火有而有所说。犹豫不成。虚空实有。德所依故。对无空论所依不成不定有六。一共。二不共。三同品一分转异品遍转。四异品一分转同品遍转。五俱品一分转。六相违决定。此中共者。如言声常所量性故。常无常品皆共此因。是故不定。为如瓶等所量性故声是无常。为如空等所量性故声是其常。言不共者。如说声常。所闻性故。常无常品皆离此因。常无常外余非有故。是犹豫因。此所闻性其犹何等。同品一分转异品遍转者。如说声非勤勇无间所发无常性故。此中非勤勇无间所发宗。以电空等为其同品。此无常性于电等有。于空等无。非勤勇无间所发宗。以瓶等为异品。于彼遍有。此因以电瓶等为同法故。亦是不定。为如瓶等无常性故。彼是勤勇无间所发。为如电等无常性故。彼非勤勇无间所发。异品一分转同品遍转者。如立宗言声是勤勇无间所发。无常性故。勤勇无间所发宗。以瓶等为同品。其无常性于此遍有。以电空等为异品。于彼一分电等是有。空等是无。是故如前亦为不定。俱品一分转者。如说声常。无质碍故。此中常宗。以虚空极微等为同品。无质碍性于虚空等有。于极微等无。以瓶乐等为异品。于乐等有。于瓶等无。是故此因以乐以空为同法故。亦名不定。相违决定者。如立宗言声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等。有立声常。所闻性故。譬如声性。此二皆是犹豫因。故俱名不定相违有四。谓法自性相违因。法差别相违因。有法自相相违因。有法差别相违因等。此中。法自相相违因者。如说声常。所作性故。或勤勇无间所

发性故。此因唯于异品中有。是故相违。法差别相违因者。如说眼等必为他用。积聚性故。如卧具等。此因如能成立眼等必为他用。如是亦能成立所立法差别相违积聚他用。诸卧具等为积聚他所受用故。有法自相相违因者。如说有性非实非德非业。有一实故。有德业故。如同异性。此因如能成遮实等。如是亦能成遮有性。俱决定故。有法差别相违因者。如即此因即于前宗有法差别作有缘性。亦能成立与此相违作非有缘性。如遮实等。俱决定故。已说似因。当说似喻似同法喻有其五种。一能立法不成。二所立法不成。三俱不成。四无合。五倒合。似异法喻亦有五种。一所立不遣。二能立不遣。三俱不遣。四不离。五倒离。能立法不成者。如说声常。无质碍故。诸无质碍见。彼是常犹如极微。然彼极微所成立法常性是有。能成立法无质碍无。以诸极微质碍性故。所立法不成者。谓说如觉。然一切觉能成立法无质碍有。所成立法常住性无。以一切觉皆无常故。俱不成者。复有二种。有及非有。若言如瓶。有俱不成。若说如空。对无空论。无俱不成。无合者。谓于是处无有配合。但于瓶等。双现能立所立二法。如言于瓶见所作性及无常性。倒合者。谓应说言诸所作者皆是无常。而倒说言诸无常者皆是所作。如是名似同法喻品似异法中。所立不遣者。且如有言诸无常者见彼质碍。譬如极微。由于极微所成立法常性不遣。彼立极微是常性故。能成立法无质碍无。能立不遣者。谓说如业。但遣所立。不遣能立。彼说诸业无质碍故。俱不遣者。对彼有论。说如虚空。由彼虚空不遣常性无质碍性。以说虚空是常性故。无质碍故。不离者。谓说如瓶见无常性。有质碍性。倒离者。谓如说言诸质碍者皆是无常。如是等似宗因喻言。非正能立复次为自开悟。当知唯有现比二量。此中。现量谓无分别。若有正智于色等义离名种等所有分别。现现别转。故名现量。言比量者。谓借众相而观于义。相有三种。如前已说。由彼为因。于所比义有正智生。了知有火或无常等。是名比量。于二量中即智名果。是证相故。如有作用而显现故。亦名为量。

有分别智。于义异转。名似现量。谓诸有智了瓶衣等分别而生。

由彼于义不以自相为境界故。名似现量。若似因智为先所起诸似义智。名似比量。似因多种。如先已说。用彼为因。于似所比诸有智生。不能正解名似比量。

复次若正显示能立过失。说名能破。谓初能立缺减过性。立宗过性。不成立性。不定因性。相违因性及喻过性。显示此言开晓问者。故名能破。若不实显能立过言名似能破。谓于圆满能立显示缺减性言。于无过宗有过宗言。于成就因不成因言。于决定因不定因言。于不相违因相违因言。于无过喻有过喻言。如是言说名似能破。以不能显他宗过失。彼无过故。且止斯事

已宣少句义　　为始立方隅
其间理非理　　妙辩于余处

拾壹　回鹘蒙古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印本残叶

一、关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印本残叶

编号 B163：40-2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1]文书残宽 3.5 厘米，残高 16.5 厘米，正、背面各存回鹘蒙古文印刷体文字 1 行（见图 41）。时代可能为元代。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佛经文书残片：标本 B163：40-2，3.5×16.5 厘米，墨迹木刻佛经文书两面，正、背面目前不可考，各存 2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则佛经残片，纸较厚，两面印文，各有一行两个词残留，不能成句。这一残片很可能与'尼牙八剌呵沙'残片是同一个或同时印行的文书，元代，具体年代不详。"[2]其释读文如下：

正面：	背面：
…… …ǰanubasu nögüge ……	…… …qučin qurban ……
…… …憎恨　另一个……	…… …三十三

残片所存文字明显具有前古典文献字形特征，如词尾 N 垂直状且拉得较长、字母 γ 不带音点等。从纸张质地来看，[3]正如嘎日

迪先生所说的那样，很有可能为“佛经残片”。然而，它并不是“尼牙八剌呵沙”，即《因明入正理论》残片。[4]辨认其内容，我们只能从文书背面的 *yučin yurban*（“三十三”）这个数字中探寻线索。

刻本佛经中出现这个数字不外乎有以下三种可能，即它或为页码、或为章节次第、或为佛经正文内容。综观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出土蒙古文文献，我们不难发现标印本书目、章次和页码的文字一般出现在正文的左、右边缘位置。不管它是汉文还是蒙古文，字体总比正文小。如黑城出土所谓的“入官”文书中把章目、章次和页码均以小字印在文书右下角边框内侧：*Yuu gon nököge debter arban tabun*（“入官，卷二，十五”）；[5]吐鲁番出土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除了最后一页之外，其余各页背面左边框内侧垂直方向印有蒙古文 *dötüger bölög*（“第四章”）以及页次，如 *ǰayun tabin ǰiryuyan*（“一百五十六”）、*ǰayun tabin doloyan*（“一百五十七”）等。每叶正面右下角和背面左下角分别印有汉字“月一百×十×上”和“月一百×十×下”；[6]莫高窟北区出土《入菩萨行论》印本残页右边框内所见“扎里牙（阿）哇答儿[…]十[…]”一行汉字为经文汉文简称和页次；[7]《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片正面右边框内侧以及背面左边框内侧均有“尼牙八剌呵沙”几个字，为经名汉语音写。[8]依据以上情况来判断，我们文书中出现的 *yučin yurban* 看上去不像是章次或页码，[9]其字体以及它在文书中出现的位置足以证明这一点。*yučin yurban* 这两个字出现在靠近上边框的顶端位置。左边有一道竖线，背面文字右侧又有一道竖线，说明行间有乌丝栏。于是笔者认为此处出现的 *yučin yurban*（“三十三”）应该属于佛经正文内容。然而，有关“三十三”的佛教用语有“三十三天”、“三十三身”、“三十三过”和“三十三观音”等多种，[10]而且这些术语亦见于许多经论中，[11]于是我们无法进一步确认残片究竟属于哪一部经。今仅就其中可能性较大者——《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进行讨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名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uṣṇīṣa-*

vijayā-dhāraṇī）是一部密教经典，全一卷。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经等。相传，唐代北印度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向西国取此经来，流传汉土。[12]此经基本内容为：三十三天（忉利天）[13]中有一位善住天子，得知自己将于七日后命终，“命终之后，生赡部洲，受七返畜生身，即受地狱苦。从地狱出，希得人身，生于贫贱，处于母胎即无双目。”因此大惊怖，速疾往诣天帝释所。天帝释听了善住天子的叙述，感到自己无法帮助善住摆脱厄运，“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令其善住得免斯苦。”便下天宫，到誓多林给孤独园，向佛求救。佛告诉天帝释，只要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即可解脱一切厄运。天帝释听受该陀罗尼之后，回天宫向善住传授，使善住得救。善住天子修持“满六日六夜”，不仅诸难得以解脱，并“增寿无量”。[14]所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具有除灾延寿和成佛两种功能，通过对此经的信奉和诵颂，生前则可以解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死后则可以成佛，如经云：“佛言，若人能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应消一切世间广大供养，舍身往生极乐世界。若常诵念得大涅槃，复增寿命受胜快乐。舍此身已即得往生种种微妙诸佛刹土，常于诸佛俱会一处，一切如来恒为演说微妙之义，一切世尊即受其记，身光照曜一切刹土。”[15]佛顶尊胜，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之一。五佛顶中，以释迦如来之佛顶所显现之轮王形佛顶尊为最殊胜，故密教以佛顶尊为本尊，而修持息灾、除病之法，称为尊胜法。”[16]陀罗尼，是梵语 dhārāṇi 的音译，又作咒、总持咒、真言等，“指不能以言语说明的特殊灵力之秘密语。”[17]

此经汉译本甚多，自唐高宗仪凤四年至北宋仁宗至和元年（679~1054），“近四百年中，经中、印两国显、密二教译经大师相继不断的努力，使其译本数目（包括见于记载的已佚本）达到十六种之多，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相上下”。[18]在诸多译本中以唐永淳二年（683）佛陀波利译本最为流行。在《开元录》中，对波利译本有这样的评述：“比诸众译，此最弘布。”因此波利译本不仅历代木刻本《大藏经》均有载录，而且见于北京房山云居寺石

刻《大藏经》。[19]

此经传入中国后，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崇信。到了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曾敕令天下僧尼，每天必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21遍，使此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逐渐从寺院传入民间，成为不仅仅是限于僧人，而是广大百姓的一种信仰。[20]世人认为“禳罪祈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21]广树经幢成为一时风尚。[22]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金石家学叶昌炽（1849~1917）收集的经幢拓本多达五六百件；北京图书馆现藏经幢拓本也有数百件；陕西省文管会 1958 年文物普查中登记的经幢实物达 142 座；洛阳关林古代艺术馆陈列的经幢也有几十座。[23]另外，在全国很多省份都可见此实物。如四川安岳卧佛院和大足北山佛湾石窟中的《尊胜幢》、[24]云南大理地区的梵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碑（梵文经幢的一种简化形式）、[25]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26]等。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我国北方出土辽代佛教文物中，不少都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27]

敦煌地区虽没有发现经幢，但敦煌石窟写本佛经中，见于著录的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百余种。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有霜 13、帝 57、位 65、新 782 等五十余号。英、法等亦藏有 S. 15、P. 2103 等四十余号。[28]莫高窟第 55、454 窟壁画上各存一铺北宋初年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据学者考证，其榜题（分别为 28、37 条）内容均出于佛陀波利译本。[29]此外，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中所见木刻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Alqu ayïy yavïz yol-larïy artuqraq uz arïtdačï ... ušnisa vičai atly darnï*）有 T. Ⅲ M. 185、T. Ⅲ M. 207、T. Ⅲ. M. 207a、T. Ⅲ M. 207a Ⅱ、T. Ⅲ M. 207b、T. Ⅲ M. 238 等七个卷号。[30]可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其信仰曾在敦煌及其周边地区也很流行。

总之，经前文分析，笔者认为莫高窟北区出土编号 B163：40-2 文书极可能为木刻版《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印本残页。

二、原文、原文转写、汉译文、词汇表与注解

以下为编号 B163：40-2 文书释读文、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词汇表以及参考译文。译文后附有简短的注解。

原文

正面：〔····///····〕
背面：ᠭᠤᠴᠢᠨ ᠭᠤᠷᠪᠠᠨ〔····〕

现行蒙文转写

正面：〔····///····〕
背面：ᠭᠤᠴᠢᠨ ᠭᠤᠷᠪᠠᠨ〔····〕

拉丁字母转写

正面：[...///...]
背面：γučin γurban [......]

译文

正面：[······]
背面：三十三[······]

词汇表

ᠭᠤᠴᠢᠨ *yučin* “三十”
ᠭᠤᠷᠪᠠᠨ *yurban* “三”

注解

文书正面文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嘎日地先生读作[...] *ǰanubasu nögüge* [...]。

附录拾壹-1：蒙古文《甘珠尔》中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录文及其拉丁字母转写

（罗克什·钱德拉编《蒙古文甘珠尔》，第14卷，新德里，1974年，图版589-601）

([illegible])

[295a] [illegible]

[295b] [illegible]

[296a]

[illegible]

[296b] [illegible]

[297a] [illegible]

[illegible]

[298a] [illegible]

[illegible]

[298b] [illegible]

[299a] [illegible]

[illegible]

[299b]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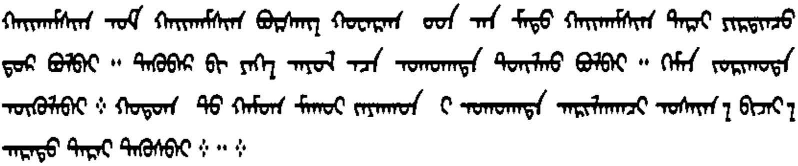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300a] [illegible]

[illegible]

[300b] [illegible]

[301a] [illegible]



秘密经第十四卷上二百九十三至秘密经第十四卷上三百零一

拉丁字母转写：

[295a] Enedkeg-ün keleber: (tobčilaba) ❖ Töbed-ün keleber: (tobčilaba) ❖ Mongγol-un keleber: qutuγ·tu qamuγ maγui ǰaγaγan-i oγoγata arilγaγči usnir-iγar teyin böged ilaγuγči neretü tarni ❖ qamuγ burqan kiged bôdhi saduva-nar-a mürgümü ❖ tendeče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 neretü **γučin γurban** tngri-ner-ün dotur-a Sudaram-a-sal balγasun-dur saγun bülüge ❖ tngri-ner-ün ülisi ügei yeke ordu qarsi-dur tngri-ner-ün yeke ǰirγalang kiged tngri-ner-ün ökid-ün yeke čiγulγan-iγar

[295b] küriyelegülǰü naγadun-iγar čenggeldün baγasulčan yabuǰu tngri-ner-ün ǰirγalang-ud-iγar ǰirγan bülüge: nigen söni daγun sonosdar-un: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 doluγan qonoγ-un edür-tür üküküi čaγ bolbai: tere üküküi čaγ bolbasu ber Čambudvib-tur töröged: tere basa doluγan amitan-u töröl-i üǰekü boluγu: doluγan amitan-i üǰeǰü bür-ün: amitan tamu-dur törökü boluγu: keb keǰiy-e kümün-dür törökü bolbasu: basa tende ügegü boluγad elei balai boluγu: kemen teyin böged sonosdabai ❖ tendeče tngri-yin köbegün teyin böged tere daγun-i sonosču: aγun emiyen sočiγad quyiq-a-ban siriǰü bür-ün: tere γaγaran γaγaran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qamiγ-a bükü tende odču kürüged: tendeče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yin köl-dür mürgüǰü:

yaγaran ügüleged: tere qoqoi qoqoi kemen enel-ün sinal-un ungsiqui metü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dur eyin kemen öčibei: tngri-ner-ün erketü e ayiladun soyurq-a: tngri-ner-ün erketü e namaluγ-a tngri-ner-ün ökid-ün čiγulγan-iyar küriyelegülǰü: tngri-ner-ün ǰirγalang-ud-iyar bayasulčan naγadun ǰirγal-iyar ǰirγaγsan-ača nigen daγun sonosdar-un: tngri-ner-ün köbegün Subradišdid toluγan qonoγ-tur ükükü̈i čaγ bolqui boluγad ❖ Čambudvib-tur törökü boluγu: tendeken-e ber toluγan amitan-u töröl-i üǰeǰü: amitan-u tamu-dur törökü boluγu: keb keǰiy-e kümün-dür törökü bolbasu ber tende tere ügegü dutaγu boluγad balai soqor boluγu kemen sanaγasirabasu ele: tngri-ner-ün erketü tegün-i biber kerkiǰü bütügesügei ❖ tendeče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ber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un

[296a] tere ügen-i sonosču masi γayiqamsiγ kemen sedkikü boluγu: tngri-yin köbegün ene böged alimad toluγan amitan-u töröl üǰekü bolqu kemen sedkiged γaγuba ülü ögülen aqui-dur: toluγan amitan-u töröl kemebesü γaqai-yin töröl oron ba: noqai kiged ünege ba bečin kiged qoor-tu moγai ba: tas sibaγun kiged turuγun buyu: tedeger toluγan amitan-u töröl masi burtaγ idegen-i idekü̈i boluγsan-i üǰebei: tendeče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ber tedeger toluγan amitan-u töröl-i üǰeǰü bür-ün: eyin kemen ay-a tngri-yin köbegün ene daγusqar-i ügei yeke ǰobalang kürtekü bolbasu ele: tegünčilen iregsen dayini daruγsan üneker tuγuluγsan burqan-ača bosu tegün-i aburaqui ba: sitügen ba ür-e sadun boluγči ken boi: kemen sedkibei: tendeče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tere söni küǰi ba: eldeb čečeg kiged küǰi ba: eldeb qobčasun-luγ-a čimeg terigüten-i abču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qamiγ-a bükü tende od̲ču kürüged: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ü köl-dür terigüber-iyen mürgüǰü toluγan-ta toγoriγad: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ü ide-dür aǰu bür-ün: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un toluγan töröl-nügüd-i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dür narin-a öčibei ❖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ber tedeger töröl-i öčiged sača: tendeče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ü usnir-ača eldeb gerel γaruγad: tegün-iyer arban ǰüg-ün yirtinčüs-ün oron bügüde-yi qamuγ-ača geyigülüged ǰiči ireǰü: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ü niγur-un qaγalγ-a-dur singgebei ❖ tendeče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n müsiyeǰü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dur eyin kemen ǰarliγ bolbai:

[296b] tngri-ner-ün erketü e Ušniṣ-a-bijay-a neretü toγtaγal tegünčilen iregsed-ün oroi-ača abiṣig öggügči: qamuγ maγui ǰayaγad-i oγoγata arilγaγči: töyidügči ǰobalang-dur törököi bügüde-yi ebden üiledügči: amitan-u tamu kiged aduγusun-u töröl oron ba: erlig-ün yirtinčü bügüde-yi oγoγata arilγaγči: amuγulang-a odqui-yin mür-tür oruγuluγči buyu: tngri-ner-ün erketü tere metü-yin tulada Ušnis-a-bijay-a neretü tarni qamuγ maγui ǰayaγad-i oγoγata arilγaγči-yi sonosuγad sača: eldeb masi olan törököi boluγsan ǰobalang-un mün činar-i ebden üileddüyü: oγoγata ariγun töröl-ün ündüsün-i olqu boluyu: qamuγ töröl dutum-dur basa töröl-iyen duradqu boluyu: burqan-u ulus-ača burqan-u ulus-dur o̲dqu boluyu: tngri-ner-ün yirtinčü-eče tngri-ner-ün yirtinčü-dür o̲dqu bolǰu: γučin qoyar tngri-ner-ün oron-dur kürtele o̲dqu boluyu: tngri-ner-ün erketü de teyin ögülegülüged sača nasun baraγsan ǰiči nasun urtudqui üiles-i olqu boluyu: bey-e kelen sedkil-ün üiles-i oγoγata ariγun-a quriyaγsan-iyar amuγulang kürteküi-dür orusiqu-yin tula orusiqu boluyu: qamuγ tegünčilen iregsed ber tegün-i üǰemüi: tedeger tegün-i nasuda tasural ügei sakiqui ba: ibegeküi kiged niγun üiledkü boluyu: qamuγ bôdhi saduva-nar ber tegün-i sedkikü boluyu: ögülegsen-ü tedüiken-iyer amitan-u tamu kiged aduγusun-u töröl oron ba erlig-ün yirtinčü kiged: birid-ün oron bügüde-yi qokiraγulqu boluyu:

teyin böged arilqu boluyu: teyin böged arilγaqu boluyu: qoγosun bolγayu: tere yosuγar tegün-dür qamuγ burqad-un

[297a] ulus kiged: qamuγ tngri-ner-ün oron ba: qamuγ bôdhi saduva-nar-un oron-u qaγalγas-nuγud-i negekü boluyu: tere ali küsegsen tegün-e orulduqu boluyu: tendeče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e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ber eyin öčibei: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 tere tarni-yi nomlan suyurq-a: qamuγ amitan-u amin-a tusa kürgekü-yi nomlan suyurq-a: tendeče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yin öčin ǰalbariγsan-i uqaǰu bür-ün: edeger tarni-yi ǰarliγ bolbai ❖ (tobčilaba) ❖ tngri-ner-ün erketü e Ušniṣ-a bijay-a neretü tarni qamuγ maγui ǰayaγad-i oγoγata arilγaγči: nigül kiged üiles ba: qamuγ tüidker-i teyin böged arilγaγči: amuγulang-a o̱dqui: mür-i qamuγ-a yabuγulqui ba: qamuγ maγui ǰayaγad-i teyin böged ebden üiledügči kemebesü

[298a] tüg tümen költei toγatan nayan nayiman Gangga müren-ü qumaki-yin toγatan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burqad ber nomlaγsad adistid-i d̲aγan bayasulčaγsan buyu: qamuγ tegünčilen iregsed-ün belge bilig-ün motur-iyar belgedegsen buyu: qamuγ amitan-u amuγulang-un mür-tür yabuγul-un üiledküi ba: maγui ǰayaγan-dur unaγsad-i qariγulqui ba: amitan-u tamu ba: aduγusun-u töröl oron ba: erlig-ün yirtinčü terigüten-ü qamuγǰobalang-un oron-dur daγusqar-i ügei ǰobqui boluγsan ba ǰobalang-un dalai-dur unaγsad amitan-nuγud-i teyin böged getülgekü-yin tulada nomlaγsan bolai: tegünčilen kü amitan nasun oqor boluγad qobi öčüken boluγsan ba sedkil ebdereküi kiged: amitan mür-eče ebderegsed-ün tulada ene tarni-yi Čambudvib-tur aγulbai: tngri-ner-ün erketü e či ber ene tarni-yi toγtaγaγad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tur sonosqatuγai: sonosqabasu ber ungsiqui ba: amabar urin üiledküi kiged sedkiküi ba: bisilγaqui kiged duradun üiledküi ba: takiqui kiged toγtaγaqui ba: qotala-yi doturaban oroγul-un üileddüged tegün-lüge barilduγul-un üiledkegülküi tere metü qamuγ tngri-ner-ün oron-dur aγči tngri-yin köbegün kiged Čambudvib-un amitan-nuγud-un tusa γabiy-a kiged ǰirγaγulqu-yin tulada tamis-un motur ba : edeger niγuča tarni-yi čimadur ügbei: tegün-ü tola tngri-ner-ün erketü e či ber toγtaγaγdaqui: tngri-ner-ün erketü e ene tarni-yi sonosuγad sača ǰaγun mingγan galab-tur quriyaγsan üiles-ün tüidker oγoγata arilqu boluγu: eldeb ǰüil törökü̈i töröl amitan-u tamu ba: aduγusun-u töröl oron ba: erlig-ün yirtinčü ba: birid-ün

[298b] oron ba: asuri-yin iǰaγur ba: ene metü yags-a ragṣas kiged: bhuti ba: bišaji kiged: butani ba katabutani ba: noqai kiged yasutu menekei ba: moγai kiged doγsin ariyatang ba: sibaγun kiged simuγul ba: singsiγul kiged tiler ǰögei ba siraγulǰin qar-a qoruqai terigüten amitan-u iǰaγur-tur quyin-a ülü törökü-yi medegdeküi bolai: busud-tur ber tegünčilen iregsed-lüge nigen-e učiraqui ba: bôdhi saduva-nar-un iǰaγur-tur töröküi anu anggida bolai: tere yeke iǰaγur ene metü buyu: yeke sala modun metü biraman iǰaγur ba: yeke sala modun metü qan iǰaγur-tu ba: yeke sala modun metü sartavaki-yin iǰaγur-tur töröküi kemen bi nomlabai ❖ tngri-ner-ün erketü e tere yosuγar ene tarni-yin küčün-iyer bôdhi ǰirüken-ü ečüs-tür kürtele: oγoγata ariγun yeke töröl-i oluγu: tngri-ner-ün erketü e ene tarni kemebesü tere metü yeke küčütü b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ene tarni-yin yosuγar yeke küčütü yeke ači tusatu yeke auγ-a küčütü ölǰei-tü qutuγ-tu b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amitan-nuγud-un tusa-yin tula Ušniṣ-a bijay-a neretü tarni qamuγ maγui ǰaγaγad-i oγoγata arilγaγči egün-i aqulbai ❖ eyin uqaγdaqui adalidqabasu mani erdeni naran-u ǰirüken masi kkir ügei oγtarγui metü oγoγata ariluγsan

gegen gerel inu gerelten gegen-iyer badaran bayiɣsan bolai tngri-ner-ün erketü e tegünčilen amitan tegün-i basa qaldaqu ügei kemen medegdeküi: eyin uqaɣdaqui: adalidqabasu: Čambu müren-ü altan kemebesü kkir ügei masi oɣoɣata ariluɣsan asuru ǰögelen asuru üǰesgüleng-tü bolai: tngri-ner-ün erketü e

[299a] tegünčilen kü tere amitan ber masi oɣoɣata ariluɣsan kemen uqaɣdaqui buyu: bosu ber töröl dutum-dur tegünčilen kü törökü bol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ene tarni-yi qab qamiɣ-a bögesü sayitur üǰügülküi ba: öbermiče üsüg-tür bičigülküi ba: toɣtaɣaqui ba: ungsiqui ba: uriqui ba: amabar urin üiledküi ba: takiqui ba qotala doturaban baɣtaɣan üiledküi ba: sonosqui ba: bariqui boluɣsan tedeger amitan bügüde oɣoɣata arilqu boluyu: qamuɣ amitan-u tamu-yin ǰalqal-i tasulqu bol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ene tarni-yi üsüg-tür bičiǰü tuɣ-un üǰügür-e aquluɣdaqui: öndür aɣulan-dur ba: öndür bayis̱ing-d̲ur soburɣan-u ɣool modun-u deger-e aquluɣdaqui: tngri-ner-ün erketü e toyin ba: simaɣča ba: ubasi ba: ubasanǰa ba: tegün-eče bosu iǰaɣur-tan-u köbegüd ba iǰaɣur-tan-u ökid alimad tuɣ-un üǰügür-e aquluɣsan-i üǰügür ba: tegün-lüge tegün-ü oyir-a bayiɣsan bögesü: yadabasu tegün-ü següder dusuɣsan ba: tegün-ü toɣosun kei ber keyisün dusbasu ele: basa tngri-ner-ün erketü e tede amitan-u qamuɣ nigül kiged: maɣui ǰayaɣan-a od̲qui-dur qamuɣ-a aɣul ülü boluyu: amitan-u tamu kiged aduɣusun-u töröl oron ba: erlig-ün yirtinčü kiged birid ba: asuri-nar-un iǰaɣur bügüde-dür ülü töröküi bol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tere amitan kemebesu qamuɣ tegünčilen iregsed ber vivanggirid öggüged: tengsel ügei üneker tuɣuluɣsan bôdhi qutuɣ-ača qarin ülü ničuqu-yi uqaɣdaqui bolai: tngri-ner-ün erketü e takiqui kiged tabiɣlan üileddüged

[299b] čečeg ba: oduqui kiged küǰi ba: čečeg erike kiged sürčiküi ba: sigür kiged dhuvaja ba: badan kiged bükü čimeg-üd-iyer čuγ üiledküi ba: dörbelǰin tergigür-ün aγulǰir-a soburγ-a bosquǰu: ene tarni-yi talbiγad alaγaban qamtudqaqui ba: mürgüküi ba: toγorin üiledügči-yi daki yaγun ögületele: tngri-ner-ün erketü e tere amitan kemebesü yeke amitan kemen uqaγdaqui: tegünčilen iregsed-ün köbegün kemen uqaγdaqui: nom-un oron kemen uqaγdaqui: tegünčilen iregsed-ün soburγan kemen uqaγdaqui bolai: tendeče nom-un erlig basa tere söni ürčaγiγsan-u qoyin-a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qamiγ-a bükü tende odču: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dür tngri-ner-ün čečeg ba debel kiged čimeg terigüten-iyer takiqui ba: ergün kündülen üiledčü bür-ün: tendeče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e toluγan-ta toγorin üileddüged: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ü köl-dür kürgeǰü eyin kemen öčibei: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 ene tarni kemebesü yeke küčütü boluγad yeke endeči tusatu buγu: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 biber nasuda tasural ügeküy-e tede amitan-u yosuγar daγaγad qamuγ-a sakiqui ba: oγoγata ibegen aburaqu-yin tulada asuγai: amitan-u tamu bügüde-eče qariγulsuγai: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 bi böged üiledügsen ači-yi qariγuluγad: üiledügsen ači bosu-yi ülü qariγulumui: tendeče dörben maqaranja ber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 eyin kemen öčibei: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e ene tarni-yin narin ǰang üiles kiged: üiledkü-yin ǰang üile-yin törü yosun-i telgerenggüi-e nomlan suyurq-a: tendeče

[300a] ilaǰu tegüs nögčigsen dörben maqaranja-nuγud-tur eyin kemen ǰarliγ bolbai: sonosudqun ene tarni-yin üiledkü-yin törü yosun-i nomlasuγai ✣ oqor nasutan amitan-u tusa-yin tulada iǰaγur-tan-u köbegüd ba: iǰaγur-tan-u ökid ked ber sin-e-yin arban tabun-u tergel

saran-dur ukiyan üiledčü mingγan naiman-ta urin ögülen üiledbesü: tere amitan bügüde nasun baraγsad ber tegün-ü nasun anu ǰiči unduriyu: qamuγ ebedčin-eče anggiǰiraqu boluγu: amitan tamu terigüten qamuγ maγui ǰayaγad-ača oγoγata tonilqu boluγu: yadabasu aduγusun-u töröl oron-dur oduγsan amitan sibaγun-u čikin-dür ene tarni-yin daγun-i daγurisqan üiledčü: teyin böged tegün-i maγui töröl-ün ečüs kemen uqaγdaqui: alimad yeke ebedčin-iyer kürteǰü otačin ber öbermiče ilγaqui tegüber tere ebedčin-eče oγoγata tonilqu boluγu: tere maγui töröl-dür törögsen bügüde-yin ǰalγal-i tasulqu boluγu: ükün yegüdkebesü ber Sukavadi-yin ulus-tur töröküi boluγu: terekü tereber umai-yin oron-u ečüs kemen uqaγdaqui: qab qamiγ-a töröbesü tere tende imaγta lingqu-a-yin ǰirüken-eče qobilǰu töröküi boluγu: qamuγ töröl dutum-dur ber töröl-iyen duradqu boluγu: amitan nigül kilinče üiledügsen alimad ükükü čaγ boluγsan tedeger-ün tulada tarni-yi čaγan kiči-nügüd-tür qorin nigen-te sayitur ögüleǰü: tedeger-ün yasud-un deger-e sačubasu tedeger tamu ba: aduγusun-u töröl oron ba: erlig-ün yirtinčü ba: birid ba: tegün-eče busu maγui ǰayaγan-dur töröküi bolbasu ber ülü boltaqu: tedeger ene tarni-yin küčün-iyer tedeger maγui töröl-eče tonilqu boluγu: tedeger-eče

[300b] tonibasu ber tngri-dür töröküi boluγu: ken ber egün-i nigen edür qorin nigen-te yosuγar sayitur ögülegsen tede olan yirtinčü-dür takiγdaqu yosutu boluγu: nasun urtu boluγu: amuγulang-iyar ǰirγaqu boluγu: nasuta taγalal-luγa tegüsüged γasiγun ǰobalang-ača nögčigsen-i yeke-te olqu boluγu ükün yegüdkebesü ber Sukavadi yirtinčü-yin ulus-tur töröküi boluγu: tendeče ber burqan-u ulus eldeb öber-e öber-e oron-dur sayitur odqu boluγu: tende ber qamuγ tegünčilen iregsed-lüge učiraqu boluγu: qamuγ tegünčilen iregsed ber amuγulqu boluγu:

qamuγ tegünčilen iregsed ber esi üǰügülkü boluyu: qamuγ burqan-u ulus-tur ber yirtinčüs-i geyigül-ün üiledküi bol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ene arγ-a kemebesü qamuγ amitan ber amitan-u tamu terigüten-ü töröl bügüde-eče sayitur tonilqu boluyu: tedeger qamuγ amitan ber sayitur ariluγad urtu nasulaqu ber boluyu: tngri-ner-ün erketü e či oduγad tngri-yin köbegün uyutu Subradišdid-tur ene tarni-yi d̲aγan üǰügülüged: sonosqaγtun: tngri-ner-ün erketü e tere böged toluγan qonoγ-tur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un qamuγ maγui töröl sayitur ariluγad urtu nasulaqu boluyu: yeke küčütü boluyu: tendeče tngri-ner-ün erketü qurmusta ber tegünčilen iregsed-eče d̲aγan nomlaγsan egün-i abču: tegün-ü oron-dur odču kürüged tngri-yin köbegün Subradišdid-tur ene tarni-yi ögbei: tendeče tngri-yin köbegün tere öged toluγan edür-tür kürtele ǰirγuγan edür ǰirγuγan söni ene tarni-yi kičiyen üiledügsen-dür tegün-ü sedkigsen bügüde qotala tegüsüged: ene metü maγui ǰaγaγan-ača oγoγata tonilǰu: ǰirγalang-un mür-tür

[301a] üneker aǰu amin nasun urtu ber boluγad: ay-a γayiqamsiγ burqan γayiqamsiγ nom γayiqamsiγ bursang quvaraγ-ud ene metü γayiqamsiγ tarni yirtinčü-dür bolbai: tegüber bi yeke ayul-ača oγoγata tonilqu bolbai: kemen ǰoriγuda ögülebei: qutuγ-tu qamuγ maγui ǰaγaγad-i oγoγata arilγaγči Ušniṣ-a bijay-a neretü tarni tegüsbei ❖:❖

附录拾壹-2：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录文

（《大正藏》，第 19 册，第 349 下页~352 上页）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又与诸大菩萨僧万二千人俱。尔时，三十

三天於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与诸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大天受胜尊贵，与诸天女前后围绕，欢喜游戏，种种音乐，共相娱乐，受诸快乐。尔时，善住天子即于夜分，闻有声言："善住天子却后七日命将欲尽，命终之后，生赡部洲，受七返畜生身，即受地狱苦，从地狱出，希得人身，生于贫贱，处於母胎即无两目"。

尔时，善住天子闻此声已，即大惊怖，身毛皆竖，愁忧不乐，速疾往诣天帝释所，悲啼号哭，惶怖无计。顶礼帝释二足尊已，白帝释言："听我所说，我与诸天女，共相围绕受诸快乐，闻有声言：'善住天子却后七日命将欲尽，命终之后，生赡部洲，七返受畜生身，受七身已，即堕诸地狱，从地狱出，希得人身，生贫贱家而无两目。'天帝，云何令我得免斯苦。"

尔时，帝释闻善住天子语已，甚大惊愕，即自思惟：此善住天子受何七返恶道之身？尔时，帝释须臾静住入定谛观，即见善住当受七返恶道之身，所谓猪、狗、野牛、猕猴、蟒蛇、秃鹫等身，食诸秽恶不净之物。尔时，帝释观见善住天子当堕七返恶道之身，极助苦恼，痛割於心，谛思无计，何所归依？唯有如来应正等觉，令其善住得免斯苦。

尔时，帝释即於此日初夜分时，以种种花鬘涂香末香，以妙天衣庄严执持，往诣誓多林园，於世尊所到已，顶礼佛足，右绕七匝，即於佛前广大供养，佛前胡跪而白佛言："世尊，善住天子云何当受七返畜生恶道之身？（具如上说）"

尔时，如来顶上放种种光，遍满十方一切世界矣，其光还来绕佛三匝，从佛口入，佛便微笑告帝释言："天帝，有陀罗尼名为如来佛顶尊胜，能净一切恶道，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又能净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狱，能迴向善道。天帝，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当得清净之身，随所生处忆持不忘，从一佛刹至一佛刹，从一天界至一天界，遍历三十三天，所生之处忆持不忘。天帝，若人命欲将终，须臾忆念此陀罗尼，还得增寿，得身口意净，身无苦痛。

随其福利，随处安隐，一切如来之所观视，一切天神恒常侍卫，为人所敬，恶障消灭，一切菩萨同心覆护。天帝，若人能须臾读诵此陀罗尼者，此人所有一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之苦，破坏消灭无有遗余，诸佛刹土及诸天宫，一切菩萨所住之门，无有障碍，随意趣入。”

尔时，帝释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众生说增益寿命之法。”

尔时，世尊知帝释意心之所念，乐闻佛说是陀罗尼法，即说咒曰：

（咒文从略）

佛告帝释言：“此咒名净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能除一切罪业等障，能破一切秽恶道苦。天帝，此大陀罗尼，八十八克(歹部)伽沙俱胝百千诸佛同共宣说，随喜受持，大日如来智印印之，为破一切众生秽恶道苦故，为一切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众生得解脱故，临急苦难，堕生死海中众生得解脱故，短命薄福无救护众生，乐造杂染恶业众生得饶益故，又此陀罗尼於赡部洲住持力故，能令地狱恶道众生，种种流转生死薄福众生，不信善恶业失正道众生等，得解脱义故。”

佛告天帝：“我说此陀罗尼付嘱於汝，汝当授与善住天子。复当受持、读诵、思惟、爱乐、忆念、供养，于赡部洲与一切众生广为宣说此陀罗尼，印亦为一切诸天子故，说此陀罗尼印，付嘱于汝。天帝，汝当善持守护，勿令忘失。天帝，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千劫已来积造恶业重障，应受种种流转生死，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夜叉、罗刹、鬼神、布单那羯吒、布单那阿波娑摩罗，蚊、虻、龟、狗、蟒蛇一切诸鸟及诸猛兽，一切蠢动含灵，乃至蚁子之身，更不重受，即得转生诸佛如来一生补处菩萨同会处生，或得大姓婆罗门家生，或得大刹利种家生，或得豪贵最胜家生。天帝，此人得如上贵处生者，皆由闻此陀罗尼故，转所生处皆得清净。天帝，乃至得到菩提道场最胜之处，皆由赞美此陀罗尼功德。如是，天帝，此陀罗尼名为吉祥能净一切恶道。此佛顶尊胜

陀罗尼，犹如日藏摩尼之宝，净无瑕秽净等虚空，光焰照彻无不周遍。若诸众生，持此陀罗尼，亦复如是。亦如阎浮檀金，明净柔软，令人喜见，不为秽恶之所染著。天帝，若有众生，持此陀罗尼，亦复如是。乘斯善净，得生善道。天帝，此陀罗尼所在之处，若能书写流通，受持读诵，听闻供养，能如是者一切恶道皆得清净，一切地狱苦悉皆消灭。”

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苾刍、苾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天帝，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皆得不退转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疑为“天”，作者）帝，何况更以多诸供具华鬘，涂香末香，幢幡盖等衣服璎珞，作诸庄严，于四衢道，造窣堵波，安置陀罗尼，合掌恭敬，旋绕行道，归依礼拜。天帝，彼人能如是供养者，名摩诃萨埵，真是佛子，持法栋梁，又是如来全身舍利窣堵波塔。”

尔时，阎摩罗法王于时夜分来诣佛所，到已以种种天衣妙华涂香庄严，供养佛已，绕佛七匝，顶礼佛足而作是言：“我闻如来演说赞持大力陀罗尼，故来修学。若有受持读诵是陀罗尼者，我常随逐守护，不令持者堕于地狱，以彼随顺如来言教而护念之。”

尔时，护世四天大王，绕佛三匝，白佛言：“世尊，唯愿如来为我广说持陀罗尼法。”尔时，佛告四天王：“汝今谛听我当为汝宣说受持此陀罗尼法，亦为短命诸众生说，当先洗浴，著新净衣，白月圆满十五日时，持斋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令短命众生还得增寿，永离病苦一切业障，悉皆消灭，一切地狱诸苦亦得解脱，诸飞鸟畜生含灵之类，闻此陀罗尼一经於耳，尽此一身，更不复受。”

佛言：“若人遇大恶病，闻此陀罗尼即得永离，一切诸病亦得消灭，应堕恶道亦得除断，即得往生寂静世界。从此身已后更不受

胞胎之身，所生之处莲华化生，一切生处忆持不忘，常识宿命。”

佛言：“若人先造一切极重罪业，遂即命终，乘斯恶业，应堕地狱，或堕畜生阎罗王界，或堕饿鬼乃至堕大阿鼻地狱，或生水中，或生禽兽异类之身，取其亡者随身分骨，以土一把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生天。”

佛言：“若人能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应消一切世间广大供养，舍身往生极乐世界。若常诵念，得大涅槃，复增寿命，受胜快乐，舍此身已，即得往生种种微妙诸佛刹土，常与诸佛俱会一处，一切如来恒为演说微妙之义，一切世尊即受其记，身光照曜一切刹土。”佛言：“若诵此陀罗尼法，于其佛前，先取净土作坛，随其大小，方四角作，以种种草华散于坛上，烧众名香，右膝著地胡跪，心常念佛，作慕陀罗尼印，屈其头指，以大拇指压，合掌当其心上，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讫，于其坛中如云王雨华，能遍供养八十八俱胝克(歹部)伽沙那庾多百千诸佛。彼佛世尊，咸共赞言：‘善哉！希有！真是佛子！’即得无障碍智三昧，得大菩提心庄严三昧。持此陀罗尼法应如是。”佛告天帝：“我以此方便，一切众生应堕地狱道令得解脱，一切恶道亦得清净。复令持者增益寿命。天帝，汝去将我此陀罗尼授与善住天子，满其七日，汝与善住俱来见我。”

尔时，天帝于世尊所受此陀罗尼法，奉持还于本天，授与善住天子。尔时，善住天子受此陀罗尼已，满六日六夜，依法受持，一切愿满，应受一切恶道等苦，即得解脱，住菩提道，增寿无量，甚大欢喜，高声叹言：“希有如来！希有妙法！希有明验！甚为难得，令我解脱。”尔时，帝释至第七日，与善住天子将诸天众严持华鬘，涂香末香，宝幢幡盖，天衣璎珞，微妙庄严，往诣佛所，设大供养，以妙天衣及诸璎珞供养世尊，绕百千匝，於佛前立，踊跃欢喜，坐而听法。

尔时，世尊舒金色臂，摩善住天子顶而为说法，授菩提记。佛言：“此经名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胜陀罗尼，汝当受持。”

尔时，大众闻法欢喜，信受奉行。

注释：

[1]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24~146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嘎日迪：《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397~419 页。

[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第 129 页："标本 B163：40 …… 白麻纸，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敦煌出土蒙古文佛经残叶均为这种纸。纸张质地较好。

[4] 参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叶》，载《蒙古学问题与争论》（*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东京，2008（4）：79~87 页。

[5] N.TS. Munkuyev. "Two Mongolian Printed Fragments from Khara-Khoto." In：*Mongolian Studies*. Ed. L. Ligeti. Amsterdam：B. R. Grüner, 1970. 341-357 [N. TS. 孟库耶夫：《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见李盖提主编《蒙古研究》，阿姆斯特丹，1970，341~357 页]；György Kara.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 2 （St. Petersburg：Thesa Publishers, 2003）：3-40.[G · 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载于《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 9 卷，第 2 辑，3~40 页，2003。]

[6] E.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 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 I：1312 年的佛教作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 年，第 3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 年，24 幅图版]；F. W. Cleaves. "The *Bo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HJAS* 17 （1954）：1-129. [F. W. 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 1312 年入菩萨行论疏》，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129 页，1954。]另参考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印本残叶》（待刊）。

[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142、375~386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参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入

菩萨行论）印本残页》（待刊）。

[8]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29、409~410页；参见拙文《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蒙古文〈因明入正理论〉印本残页》，载《蒙古学问题与争论》（*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东京，2008（4）：79~87。

[9] 嘎日迪先生认为文书“背面的数字‘三十三’可能是这一佛经文书的页次”，似不妥。

[10] 《佛光大辞典》，第1册，512~51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1] 以“三十三天”为例，出现于《长阿含经》、《佛地经论》、《大智度论》、《俱舍论》等。《长阿含经》卷十八载：“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大正藏》，第1册，115上页）；《佛地经论》卷五载：“三十三天，谓此山顶四面各有八大天王，帝释居中，故有此数”（《大正藏》，第26册，316页）；《大智度论》卷九：“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上有三十三天城”（《大正藏》，第25册，123页）；《阿毘达磨俱舍论》卷十一：“三十三天住在何处……三十三天住迷卢顶”（《大正藏》，第29册，59页）。

[12]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大正藏》，第19册，349页。佛陀波利的生平事迹见《宋高僧传》卷二。

[13] 三十三天，“梵名 Trāyastriṁśat-deva。六欲天之一。又作忉利天。于佛教之宇宙观中，此天位居欲界第二天之须弥山顶上，四面各为八万由旬，山顶之四隅各有一峰，高五百由旬，由金刚手药叉神守护此天。中央之宫殿（善见城）为帝释天所住，城外周围有四苑，是诸天众游乐之处。城之东北有圆生树，花开妙香熏远，城之西南有善法堂，诸天众群聚于此，评论法理。四方各有八城，加中央一城，合为三十三天城。据正法念经卷二十五载，佛母摩耶夫人命终后登入此天，佛乃至忉利天为母说法三个月。三十三天及焰摩天之信仰，早于印度吠陀时代即已盛行。”（《佛光大辞典》，第1册，512页。）

[14] 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见《大正藏》，第19册，349~352页。另参考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载《敦煌研究》，1991（1）；李玉昆：《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及其史料价值》，载《佛学研究》，2000。

[15] 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另参考谢道辛：《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16] 《佛光大辞典》，第5册，4934页。

[17] 《佛光大辞典》，第 4 册，3113 页。

[18] 何梅：《五台山高僧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考略》，载《五台山研究》，7~10 页，1997（3）。

[19] 何梅：《五台山高僧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考略》，载《五台山研究》，7~10 页，1997（3）。

[20] 谢道辛：《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1]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己酉"条，见《大正藏》，第 49 册，No.2036，631 页。

[22]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简称"尊胜幢"，是指刻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石柱，其形状多为八面形。关于雕造《尊胜幢》的原因，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有记载："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恶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

[23] 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载《敦煌研究》，1991（1）。

[24] 卧佛院最具规模和价值的，当数南北岩壁上开凿的 55 个藏经洞内的大批石刻佛经。其中就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重庆大足北山佛湾第 250、260、269、271、281 龛等七个龛内有五代《尊胜幢》雕刻。

[25] 据 1987 年的统计，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遗存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碑有数千通之多，参见谢道辛：《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1）。

[26] 泉州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十余座，参见李玉昆：《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及其史料价值》，载《佛学研究》，2000。

[27] 任昉：《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丛考》，北京文博·北京市文物局网站[EB/OL]http://www.bjww.gov.cn/2005/8-22/161654.shtml，2005-09-01。

[28]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697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条。

[29] 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载《敦煌研究》，1991（1）。

[30] F. W. K. Müller. "Uigurica Ⅱ." I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 Text-Edditionen und Interpretationen von Albert August von Le Coq,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Willi Bang, Annemarie von

Gabain, Gabdul Rašid Rachmati, Wilhelm Thomsen. Gesammelte Berliner Akademieschriften 1908-1938. Mit Vorwort von Georg Hazai. Band I. Mit 24 Tafeln. Leipzig, 1972. 85-108. [缪勒：《回鹘文献Ⅱ》，见勒柯克、缪勒、威利·邦格、冯加班、阿拉特和汤姆逊注录：《德国吐鲁番研究中的语言研究成果》，《柏林科学院文集》，第一卷，85~108 页，莱比锡，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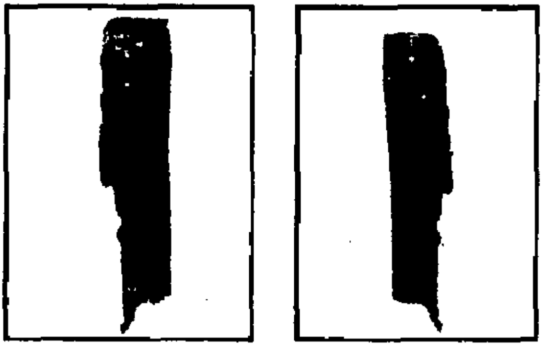


图 41　回鹘蒙古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印本残叶

拾贰　其他残文献（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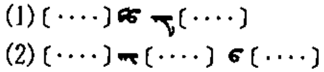
这一章将要对 6 件残文书进行讨论。4 件回鹘蒙古文文书（B157∶53、B168∶37、B172∶9、B172∶11），2 件八思巴蒙古文文书（B163∶77、B168∶5）。这 6 件文书并无明显特征以推定其性质与年代。由于除了 B172∶9 之外，均为印本残叶，嘎日迪先生认为这些文书属佛教文书。在此我们就把这 6 件文书暂且放到“宗教文献”里进行讨论。

一、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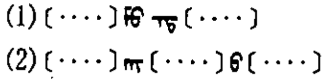
编号 B157∶53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57 窟。[1]文书残宽 3.6 厘米，残高 2.6 厘米，残存印刷体文字 2 行（图 42）。残存文字无一完整，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佛教文书”。《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57∶53，麻纸，纤维交织较匀，纸薄，质软。存木刻文字 2 行。时代为元代。”[2]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标本 B157∶53，3.6×2.6 厘米，墨迹木刻文书 2 行，回鹘蒙古文。这是一个佛教文书某面的前段一、二行中部局部残片，由两片纸屑整对而成，元代，具体年代和文献出处目前不可考。”[3]

文书图版上的拼接次序与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有出入，此从嘎日迪先生的释文与译文。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拉丁字母转写

[1] [……] […]mu ede[…][……]
[2] [……] […]ai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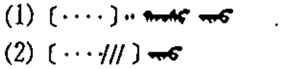
译文

[1][……]吧 这些[……]
[2][……]

二、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8∶37

编号 B168∶37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8 窟。[4]文书残宽 4.1 厘米，残高 10.4 厘米，残存印刷体文字 2 行（图 43）。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佛经残片”。《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佛经残片：标本 B168∶37，残存一小片。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纸较厚，质软。存印刷体文字 2 行，下双线边框。”[5]这件文书嘎日迪先生没有进行释读。

原文



现行蒙文转写

(1)〔····〕: ᠬᠠᠷᠰᠢ ᠢᠨᠦ

(2)〔···///〕ᠢᠨᠦ

拉丁字母转写

[1][……]: qarsi inu

[2][…///] inu

译文

[1][……]:殿（？阻碍？忌？）为

[2][……///]为

词汇表

ᠬᠠᠷᠰᠢ *qarsi*（1）“殿；阻碍；相对、抵触；忌”

ᠢᠨᠦ *inu*（1、2）“为、是”（物主小词第三人称）

三、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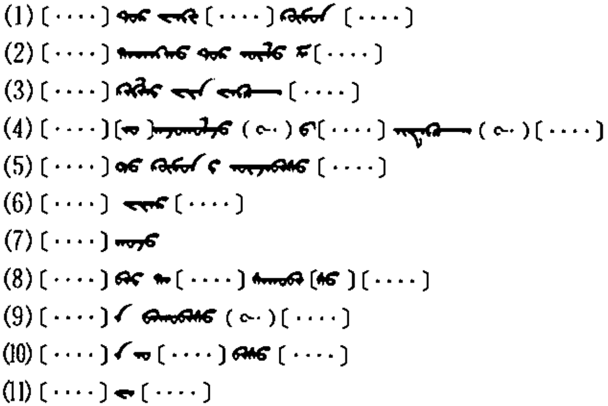
编号 B172：9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72 窟。[6]此窟共出土两件蒙古文残文书。B172：9 号文书残宽 12.5 厘米，残高 5.3 厘米。正、背面均有文字：正面残存墨书文字 11 行（图 44）；背面 6 行（图 45）。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佛教文书残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72：9，残存一小片。白麻纸，烟熏变黑。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正面残存手写体文字 11 行。背面残存手写体文字 6 行，可能是一则佛经文书，时代为元代。”[7]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佛教文书残页：标本 B172：9，12.5×5.3 厘米，墨迹手书回鹘蒙古文书残片 11 行，

由两个横形长条残片对接而成，正、背面有文字。这可能是一则佛经文书，元代，具体年代和文献出处目前难以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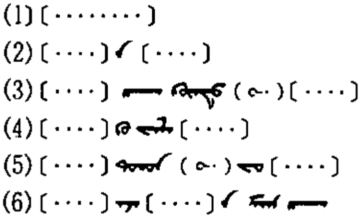
该文书图版文字模糊不清，不易辨认。在此笔者基本保留了嘎日迪先生的原释文。

原文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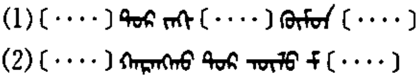


背面：



现行蒙文转写

正面：



(3)〔····〕[illegible]〔····〕

(4)〔····〕[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5)〔····〕[illegible]〔····〕

(6)〔····〕[illegible]〔····〕

(7)〔····〕[illegible]

(8)〔····〕[illegible]〔····〕[illegible]〔····〕

(9)〔····〕[illegible]（?）〔····〕

(10)〔····〕[illegible]〔····〕[illegible]〔····〕

(11)〔····〕[illegible]〔····〕

背面：

(1)〔········〕

(2)〔····〕[illegible]〔····〕

(3)〔····〕[illegible]（?）〔····〕

(4)〔····〕[illegible]〔····〕

(5)〔····〕[illegible]（?）[illegible]〔····〕

(6)〔····〕[illegible]〔····〕[illegible]

拉丁字母转写

正面：

[1] [......]-tur/-tür ǰaki[...][...] kümün [......]

[2] [......] qarangγu-t̲ur ülü m[...] [......]

[3] [......] kegeli-yin yeke[...] [......]

[4] [......] [u]γǰuγulǰu (?) b[...] idege (?) [......]

[5] [......] [...]tu kümün-i üǰebesü [......]

[6] [......] [...]iyer [.../ //...]

[7] [......] [...]quǰu

[8] [......] [...]bai qa[...] saγuba[su] [......]
[9] [......] [...]n baγubasu (?) [......]
[10] [......] [...]n u[...]basu [......]
[11] [......] ya[...] [......]

背面:
[1] [......]
[2] [......] [...]n [......]
[3] [......] [...]a/e kündü (?) [......]
[4] [......] [...]kü ǰala[...] [......]
[5] [......] turun (?)ǰo[...] [......]
[6] [......] eǰe[...] [...]n maγ-a

译文

正面:
[1][……]在[…][///]人[……]
[2][……]在黑暗中不[……]
[3][……]腹（？）大[……]
[4][……]被喂奶[…]食物[……]
[5][……]看到[…]人[……]
[6][……]用[……]
[7][……]
[8][……]了如果[…]坐（？）[……]
[9][……]如果[…]住宿（？）[……]
[10][……]如果[…///…]
[11][……]

背面：

[1][……]

[2][……]

[3][……]重[……]

[4][……]

[5][……]变瘦（？）[……]

[6][……]肯定[……]

词汇表

(⊶) *idege* (?)（r 4）“食物、食品”

(⊶) [*u*]*γǰuγulǰu* (?)（r 4）“被喂奶”

ülü（r 2）“非、不、勿”

üǰebesü（r 5）“看”（条件副动词形式）

(⊶) *bayubasu* (?)（r 9）“降、下降、下来；下榻、留宿”（条件副动词形式）

qarangyu（r 2）“淡黑的、浅黑的；黑暗的、幽暗的”

kegeli（r 3）“孕、胚胎；（牲畜）腹”（？“贿赂”？）

(⊶) *kündü* (?)（v 3）“重的、沉重的；迟缓的、迟钝的；严重的、困难的”

kümün（r1、5）“人”

may-a（v 6）“一定、肯定、确定”

[ ]*sayuba*[*su*]（r 8）“坐；居、居住、生活”（条件副动词形式）

(⊶) *turun* (?)（v 5）“变瘦、消瘦”（?）

yeke（r 3）“大的、巨大的”

注解

正面：

第 1 行：*ǰaki*[...]：该词嘎日迪释义作“嘱咐”。

第 3 行：*kegeli*：该词嘎日迪译作“肚子”。

第 4 行：[*u*]*γǰuγulǰu* (?)：该词嘎日迪读作 *aǰuγulǰu*，未释义。

第 5、8、9、10 行：*üǰebesü*、*saγuba*[*su*]、*baγubasu* 、*u*[...]*basu*：从这几个词来看，该文书具有诗歌的韵律。前三个字嘎日迪分别译作“看呵”、“坐呵”、“住呵”。

背面：

第 5 行：*turun* (?)：该词嘎日迪释义作“变瘦”，姑从其说。

四、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11

编号 B172：11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72 窟。文书残宽 3.0 厘米，残高 3.6 厘米。残存印刷体蒙古文 2 行，行间又有一行横排藏文（图 46）。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佛教文书残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72：11，残存一小片。白麻纸，烟熏变黑。纤维交织不匀。纸薄质软。木刻蒙藏合璧文书。上下段各存蒙文 2 行、藏文 1 行在中间。”[8]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佛教文书残页：标本 B172：11，3.0×3.6 厘米，墨迹木刻蒙、藏合璧文书残片，回鹘蒙古文上下段各 2 行，藏文 1 行在中间，其他文字残损。按照惯例蒙古文在上，藏文在下。这是一则佛经文书，回鹘蒙古文文书，字体较古老，元代或更早期文献，具体年代和文献出处目前难以确定，大概是横式经文体印行。这一残页与 B59 窟不详佛教文书残页比较相近，是否一个文献或

一类文献有待研究确定。”[9]

该文书图版模糊不清，文字不易辨认。姑且保留嘎日迪先生的原释读文与译文。

原文

下段：

(1) [illegible]〔····〕

(2) [illegible]〔····〕

现行蒙文转写

下段：

(1) [illegible]〔····〕

(2) [illegible]〔····〕

拉丁字母转写

上段：

[1] [......]

[2] [......]

中间藏文：

......o da......

下段：

[1] ür[...] [......]

[2] dalai [......]

译文

下段：

[1] [······]拂晓[······]

[2][……]海[……]

五、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3：77

编号 B163：77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3 窟。文书残宽 4.3 厘米，残高 6.4 厘米。残存印刷体八思巴蒙古文 3 行（图 47）。第 1、3 行文字不易辨认，第 2 行残存 1 字。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佛教文书残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63：77，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存 3 行刻版印刷文字，行间夹有墨书蒙古文文字。内容可能是一则佛经。时代为元代。”[10]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佛教文书残页：标本 B163：77，4.3×6.4 厘米，墨迹木刻版文书残页，现存 3 行，八思巴蒙古文。这可能是一则佛经残片，是某一篇幅中段局部残页，其中第一、二行中间有回鹘蒙古文文字，可能与八思巴文文书没有关系。元代，具体年代不详，具体文书待考。”[11]

原文

(1)〔…·///·…〕
(2)〔…·〕 〔…·〕
(3)〔…·///·…〕

现行蒙文转写

(1)〔…·///·…〕
(2)〔…·〕 〔…·〕
(3)〔…·///·…〕

拉丁字母转写

[1][…///…]

[2] [……] ·irgeni [……]
[3] [...///...]

译文

[1] [……]
[2] [……]将百姓[……]
[3] [……]

词汇表

·irgeni　(*·ir-ge-ni*) (2)　“将百姓”

注解

第一行文字嘎日迪读作[...] düng-ü(n) [...]，并释义作“结果（属）”。

六、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8：5

编号 B168：5 文书出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第 168 窟。文书残宽 4.9 厘米，残高 9.9 厘米。残存印刷体八思巴蒙古文 3 行（图 48）。文书性质与年代不明，有可能为元代“佛教文书残页”。《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记：“标本 B163：5，残存一小片。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木刻本，上单线边框。是一则佛经残片，存两行，不能成句。时代为元代，具体年代不详。”[12]嘎日迪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文献标音释读（二）》一文中介绍说：“不详佛教文书残页：标本 B168：5，4.9×9.9 厘米，墨迹木刻版佛教文书残页，现存 2 行，八思巴蒙古文。这是一则佛经残片，纸较薄，一面印文，有两行残留，不能成句。元代，具体年代不详，具体文书目前不可考。”[13]

原文

(1)〔····〕ᠳᠣᠮᠣᠭ〔····〕
(2)〔····〕ᠠ〔····〕

现行蒙文转写

(1)〔····〕ᠳᠣᠮᠣᠭ〔····〕
(2)〔····〕ᠠ〔····〕

拉丁字母转写

[1] [……] domoq [……]
[2] [……] a/ė/ü/ö[……]

译文

[1][……]传说[……]
[2][……]

词汇表

domoq (*do-moq*) (1) “传说”

注解

第 1 行：***domoq***：很可能指佛教十二分教中的阿波陀那（avadāna），即佛教譬喻文学，或叫佛教传说。所谓十二分教，乃指佛陀所说法，依其叙述形式与内容分成十二种类。又作十二部经。譬喻（avadāna），音译阿波陀那，以譬喻宣说法义。avadāna，与十二分教中的其他集录，具有不同的文学形式，在佛教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突厥语作 avdan[14]。

注释：

[1]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3~2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25页。

[3] 转引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399页。

[4]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64~176页。

[5]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69~170页。

[6] 关于此窟，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81~190页。

[7]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88页。

[8]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89页。

[9]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13页。

[10]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35页。

[11]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17页。

[12]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170页。

[13]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418页。

[14] Annemarie von Gabain. *Türkische Turfan Texte* 10.1958.葛玛丽：《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第10卷，1958。

图42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57：53

图 43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6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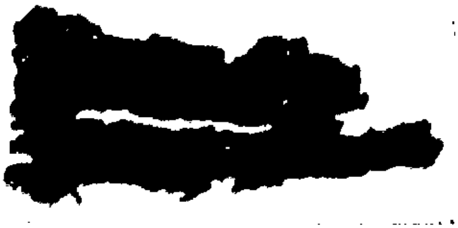


图 44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9(正)

图 45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9(背)

图 46　回鹘蒙古文残文书 B17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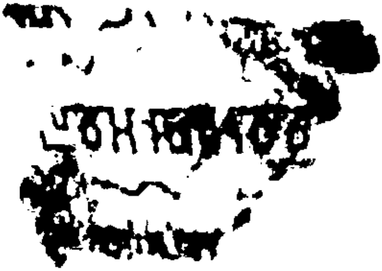


图 47　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3：77

图 4B　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 B16B：5

结 论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51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下面就按学术研究惯例，对本次研究作一个简短的总结，是为结论。

一、总结

本次研究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首先，笔者从历史学、文献学和蒙古古文字学的角度探讨了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的性质、年代以及历史背景等问题，提出了笔者的一些看法，尤其对特征比较鲜明的9件文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基本搞清了这些文书的一些相关细节；其次，以嘎日迪先生的释读文为基础，增补、订正其疏漏与错误，并重新对51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释读、拉丁字转写、翻译与注录。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均为残页碎片，与吐鲁番、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相比，其残损程度更为严重。

（二）这些残文书绝大多数为写本，印本文书只有9件。

（三）根据文字的不同，可将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分为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蒙古文文书两种。其中回鹘蒙古文文书占多数，八思巴蒙古文文书只有4件。说明有元一代，虽然尊八思巴字为"国字"，但实际应用中远不如回鹘蒙古文普遍。

（四）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书以世俗文书居多。其内容包

括官方文书、契约文书、格言诗、书信、习字等。这些从莫高窟出土的文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敦煌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密切联系。

（五）佛教文书有《入菩萨行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这些经文均篇幅不长，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可见，元代蒙译、刻版印刷的佛经都是此类经书。

（六）文书时代，有早有晚。时代早者属于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时代晚者为北元初期。时间跨度近百年。

总之，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敦煌一带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从而为研究蒙元时期的敦煌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虽然佛教文献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些文书中，有不少是属于前所未知的发现，如《因明入正理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在吐鲁番和黑城出土蒙古文文书中亦所未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本书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取得的。”本文也不例外。本文即是在嘎日迪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了一点前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之：

（一）增补、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疏漏与错误。譬如，B168：37 号文书嘎日迪教授没有释读；把 8 件回鹘文文书误作蒙古文文书；除此之外，误读、误释词语颇多。其中比较典型的，譬如 *nišan*（“印章、花押”）误读成 *nigen*（“一个”）；*nišan -tu bičig*（“加盖印章的书信”）读作 *eyesen-tü bičig*，并翻译成“商量的文书”；*Aradnaširi*（“阿剌忒纳失里”），误作 *Qarağaširi*（“哈剌札失里”）；*gong ting gui ši*（“灌顶国师”）误作“宫廷国师”；*Dorǰi-kirešis-bal-sngbu lam-a*（“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喇嘛”）误读为 *Dorǰi-kiresüs-bal-seiges lam-a*（“道儿只吉热肃思巴勒薛亦格

思喇嘛”)。类似这样的错误比较多,这就影响了对文书的正确理解。通过此次研究,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并重新对 51 件蒙古文残文书进行了释读、拉丁字转写、翻译和注解。

（二）对《般若心经》和《入菩萨行论》残片进行了复原。就《入菩萨行论》残片来讲，嘎日迪先生对此文书为《入菩提行论》残页不是很确定，而且他的释读文中也有很多错误。我们在本书中依据蒙古文《丹珠尔》，对该残片进行了复原，并通过与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各种印本、手抄本文献进行对照，考证确认了该文书的大概年代。

（三）嘎日迪教授对两件佛经残片没有进行辨识。我们依据原残片中残存的文字对它们进行了确认,认为是两件佛经残片,即《因明入正理论》和《佛项尊胜陀罗尼经》。

（四）在研究体例方面，嘎日迪教授说，“对每一文书的介绍按名称、出土石窟、尺寸、简要说明、标音及直译、汉译等次序。”他的这种做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环节，就是：(1) 对文书外观特征以及性质的简单介绍；(2) 拉丁字转写；(3) 汉译文；(4) 注释。我们在本书中进一步展开这种体例，首先，尽可能地对每件文书的性质、年代、历史背景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考释：其次，分原文、原文转写（现行蒙文与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词汇表和注释五项内容，对文书进行了具体的介绍。西方学者们一般分拉丁字母转写、译文、词汇表和注释四项内容。这里我们在参照这种组织形式的同时，又增补了“原文”一项，是为了方便懂蒙语的读者阅读。

（五）引用参考文献广泛。本文在资料利用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在文中较多地利用了西方学者有关蒙古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六）长期以来，在文献研究领域，东、西方学者各有特长和优势。西方学者的特长是，能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善于对文献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的优势在于：对丰富的汉文资料以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比较熟悉，善于对文献进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如果我们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把西方学者的长处也吸纳进

来，岂不更加完美？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积极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在本书中尽可能地运用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方法。

三、本书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一）此次研究基本上是以实证性论述和微观考证为主。相对而言，宏观探讨和理论上的提升明显少了些。

（二）对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其他语言文字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不深。

（三）世俗文献中的部分文书，如第六章的部分文书还可以展开讨论，但由于时间的缘故，对这部分文书的阐述不够充分。

主要参考文献

Aalto, Pentti. "Altaistica I: The Mannerheim 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Studia Orientalia* XVII (Helsinki, 1952): 7: 1-9.[潘提·阿尔托 阿尔泰研究一：马内汉所获八思巴蒙古文残文书.东方学论集.赫尔辛基.第 7 篇，1952.1~9]

"A Second Fragment of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in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JSFOu* LVII (Helsinki, 1953~1954): 5: 1-6.[潘提·阿尔托.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第二件残片.芬兰—乌戈尔学报.第 57 卷.赫尔辛基.第 5 篇，1953~1954.1~6]

"Fragmente des mongolischen Subhāsitaratnanidhi in Quadratschrift." *MIO* III (1955):279-290.[潘提·阿尔托.八思巴字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东方学研究所学报.柏林德国科学院，1955.279~290]

ADAW: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

AOH: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 (Budapest).（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

Baohai, Dang. "The Paizi of the Mongol Empire." *ZAS* 31(2001): 31-62; 32 (2003): 7-10.[党宝海.蒙古帝国之牌子.中亚研究，2001(31)：31~62；2003(32)：7~10]

Bayar 巴雅尔复原、标音.蒙古秘史.上、中、下.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Bosson, James E. "A Rediscovered Xylograph Fragment from the Mongolian 'Phags-pa Version of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CAJ* VI (1961): 85-102.

[鲍森.另一件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木刻版印本残片.中亚学报.第 6 卷，1961.85~102]

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 The Subhāsitaratnanidhi of Sa Skya Pandita in Tibeton and Mongolian. Uralic and Altaic Ser. 9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9. [鲍森.格言宝藏：蒙藏双语萨迦格言.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 92 卷.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9]

Bu ston 布顿著，郭和卿译.布顿佛教史.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第 69 卷.台北：华宇出版社.佛历二五三二年二月

CA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for the Languages, Literatur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entral Asia (Leiden-Wiesbaden).（中亚学报.中亚语言、文学、历史、考古学领域的国际期刊. 莱顿-威斯巴登）

Carter, Th. Francis. *The Invention a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25. [弗朗西斯・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纽约，1925]

Cėvėl, Ja. *Mongol chėlnij tovč tajlbar tol.* Ulaanbaatar, 1966. [策布勒.简明蒙古语词典.乌兰巴托，1966]

[蒙古]Я.策布勒.简明蒙古语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Cerensodnom, Dalantai,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1993. [达・策仁苏德纳木、曼弗雷德・陶贝.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献.柏林：科学院出版有限公司，1993]

Chen Gaohua 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Chen Yuexin 陈悦新.书评—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载上海龙华古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编.华林，第一卷，2001.373~375

Choimea, Sh., ed. *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yin) teüke (Textological Study).* I. *Monumenta Mongolica.* I. Transcription and index by Ts. Shagdarsüreng & Lee Seong-Gyu. Ulaanbaatar: Centre for Mongo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 State Central Library of Mongolia, 2002.[Sh.乔玛编，沙格德尔苏荣、李圣揆转写. 占巴氏阿萨拉克齐史. 蒙古文. 蒙古文文献丛书. 第一卷. 乌兰巴托，2002]

Clark, Larry Vernon. "On a Mongol Decree of Yisün Temür (1339)." CAJ XIX (1975): 194-198.[L.V.柯拉克.关于1339年也先帖木儿的一道蒙古文圣旨.中亚杂志.第十九卷.威斯巴登，1975(3)：194~198]

"Introduction to the Uygur Civil Documents of East Turkestan 13th-14th cc."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75.[L. V. 柯拉克.13-14世纪西域回鹘文世俗文书导论.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1975]

"Turkic Loanwords in Mongol, I: The Treatment of Non-Initial s, z, š, č." *CAJ* XXIV (1980): 36-59.[L. V. 柯拉克.蒙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中亚学报.第24卷，1980.36~59]

Cleaves, F. W.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JAS* 12 (1949): 1-133. [F. W.柯立夫.1362年蒙汉双语纪念忻都王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2卷，1949.1~133]

"The Mongolian Names and 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 *HJAS* 12 (1949):400- 443.[F. W.柯立夫.格里高利·阿堪茨著引弓民族史中的蒙古人名与术语.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2卷，1949.400~443]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ory of Chang Ying-jui." *HJAS* 13 (1950): 1-131. [F. W.柯立夫.1335年蒙汉文合璧张应瑞纪念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3卷，1950.1~131]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üntei." *HJAS* 14 (1951): 1-104. [F. W.柯立夫.1338年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纪念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4卷，1951.1~104]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 *HJAS* 15 (1952):1-123.[F. W.柯立夫.1346年汉蒙合璧碑铭.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5卷，1952.1~123]

"The *Badistw-a Cari-a Awatar-un Tayilbur* of 1312 by Čosgi Odsir."*HJAS* 17 (1954): 1-129.[F. W.柯立夫.搠思吉斡节儿著1312年入菩萨行论疏.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1~129]

"Tomuγ-a/T'o- Mu-Hua." *HJAS* 17. 3/4 (1954): 445-452. [F. W.柯立夫.tomuγ-a与“脱木华”.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7卷，1954.445~452]

"An Early Mongolian Loan Contract from Qara Qoto." *HJAS* 18 (1955): 1-53.[柯立夫.黑城出土一件早期蒙古文借贷文契.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18卷，1955.1~53]

"An Early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Alexander Romance." *HJAS* 22 (1959): 1-99. [F.W.柯立夫.亚历山大传奇的一种早期蒙古文本.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1959(22)：1~99]

"The *lingji* of Aruγ of 1340." *HJAS* 25 (1964/65): 31-79. [F. W. 柯立夫.1340年阿鲁王令旨.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25卷，1964~65.31~79]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 *HJAS* 27 (1967): 76-102. [F. W. 柯立夫.1348 年汉蒙双语碑铭.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27 卷，1967.76~102]

tr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F. W.柯立夫译.蒙古秘史.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Darijab 达力扎布.明清蒙古史论稿.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Damdinsürüng, Če. *Mongγol uran ǰokiyal-un degeǰi ǰaγun bilig orusibai*. Ulaγanbaγatur, 1959.[策·达木丁苏荣.蒙古族古代文学一百篇.乌兰巴托，1959]

Danjur 北京朱字木刻本.蒙古文丹珠尔.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DeWeese, Devin A. *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Baba Tükles and Canversion to Islam in Historical and Epic Tradi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迪文·戴维希.金帐汗国的伊斯兰化及其本土宗教.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

DHXJK: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敦煌学辑刊.季刊

DHYJ:敦煌研究院主办.敦煌研究.双月刊

DHYJY: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DHYJY: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Dobu 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Durkin-Meisterernst, Desmond,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Jens Wilkens, Marianne Yaldiz, and Peter Zieme, eds. *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d, 2004. [德斯曼杜·杜尔肯·迈斯特尔恩斯特等编.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柏林，2004]

DZZ:高楠顺次郎等编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一切经刊印会，1924~1934

Egami, N. "Olon-sume et l'église de Jean de Montecorvino." *JA* (1952).[江上

波夫.敖伦苏木与孟高维诺教堂.亚细亚学报，1952]

Ajia bunkashi kenkyū. ronkō-hen. Tōkyō, 1967.[江上波夫.亚洲文化史研究.蒙古篇.东京，1967]

Farquhar, David M. "A Description of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Washington, D.C."*CAJ* 1 (1955):161-218.[戴维·法夸尔.华盛顿特区收藏蒙古文写本及木刻本文献记述.中亚学报.第1卷，1955.161~218]

Feng Jiasheng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

Foguang 佛光大辞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台湾佛光山出版社1989年6月第五版影印，1~8册

Franke, Herbert. "Zur Datierung der mongolischen Schreiben aus Turfan." *Oriens* XV (1962): 399 – 410.[傅海波.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文献年代考.东方学.第十五卷，1962.399-410]

"Ein mong. Freibrief aus dem Jahre 1369". *UAJb* 47 (1975):65-71. [傅海波.关于1369年蒙古文特许状.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47卷.威斯巴登，1975.65~71]

"A 14th Century Mongolian Letter Fragment." *Asia Major* 11. 2 (1965): 120-127.[傅海波.14世纪一件蒙古文信函残片.亚洲专刊，第11卷，1965(2): 120~127]

Gao Wende 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Gardi 嘎日迪.近十几年来敦煌石窟区考古发现中的蒙古文文献.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兰州，2005.14~16

Golden, P. B., ed. *The King's Dictionary. The Rasûlid Hexaglot: Fourteenth Century Vocabularies in Arabic, Persian, Turkic, Greek, Armenian and Mongol*. Trans. T. Halasi-Kun, P. B. Golden, L. Ligeti, E. Schutz and with an essay by T. Allsen. Leiden: Brill, 2000. [P. B.格尔登编，T. 哈拉西昆、P. B. 格尔登、L. 李盖提和E. 休斯译.也门拉苏里特国王六语词典.莱顿：Brill出版公司，2000]

Grousset, René. *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 Naomi Walford.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0.[雷纳·格鲁塞著，沃尔福德译.草原帝国：中亚史.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0]

[法]雷纳·格鲁塞著，龚钺译.蒙古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Guo Liangjun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论》梵汉对照(上).南亚研究，1999(2): 40~48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论》梵汉对照（下）.南亚研究，2000(1)：66~70、82

Guo Xiaohang 郭晓航.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考述.社会科学，2007(9)：176~183

Haenisch, Eri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 Ein buddhistisches Druckfragment vom Jahre 1312*. ADAW. 1953, Nr. 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4. 24 Tafeln. [E.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 I：1312 年的佛教作品.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3 年，第 3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4.24 幅图版]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I: Mongolische 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 ADAW. 1959. Nr. 1.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59. [E.海涅什.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文文献（II）：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文献图版.柏林德国科学院语言、文学、艺术研究所学报（1959 年，第 1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9]

Sino-mongolische Dokumente vom Ende des 14. Jahrhunderts. Abh. Der Deutschen Ak. 1950, Nr. 4.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2. [海涅什.十四世纪末汉蒙双语文献.德国科学院会刊（1950 年，第 4 号）.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52]

Han Rulin 韩儒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Hao Chunwen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

Hao Sumin 郝苏民译注、解补.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Hattori Shirō. "Oron Sumu shutsudo no Mōkogo bunsho ni tsuite." *Tōhō gakuhō* XI (1940): 257-278.[服部四郎.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文献.东方学报，1940.257~278]

He Mei 何梅.五台山高僧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考略.五台山研究，1997(3)。

Heissig, W. "Bermerkungen zum mongolischen Tandjur." *UAJb* 24 (1951): 122-130.[海西希.蒙古文《丹珠尔》注.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 24 卷，1951.122~130]

Klaus Sagaster. *Mongolische Handschriften, Blockdrucke, Landkarten*.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1.494 pages.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61. [瓦尔特・海西希、克劳斯・萨格斯特.蒙古文抄本、木刻版和地图目录.威斯巴登，1961]

Die mongolische Steininschrift und Manuskriptfragmente aus Olon süme in der Inneren Mongolei. Göttingen, 1966.[海西希.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碑铭与写本残文书.哥廷根，1966]

"A rare Mongolian Bodhicaryāvatāra-ms. in New Delhi." In: *Studies in South East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1968. 45-51.[海西希.新德里一件罕见的蒙古文《入菩萨行论》写本.东南亚和中亚研究.新德里，1968.45~51]

Die monglischen Handscchriften-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16–17 Jhdt.).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and 46.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6.[海西希.内蒙古敖伦苏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威斯巴登，1976]

HJA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

Hodong, Kim.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ghul Nomads: the Legacy of the Chaghatai Khanate." In: *The Mongol Empire &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Preiss & David O. Morga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0. 291- 318.[金镐东.蒙兀儿游牧民的早期历史：察合台汗国的遗产.载于罗文・阿米台・普雷斯等编.蒙古帝国及其遗产.莱顿、波士顿：布里尔学术出版社，2000.291~318]

Howorth, Henry H. *History of the Mongals: from the 9th ta the 19th Century*. Part II. *The So-called Tartars af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0. Rp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0.[亨利・海尔・霍沃思.蒙古史：9~19 世纪.第二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所谓的鞑靼人.伦敦，1880 年.台北：成文出版公司重印本，1970]

Huang Wenbi 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Huang Yongwu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1986

IIJ:Indo-Iranian Journal.（印度伊朗学报）

Irinchen 亦邻真复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

齐木德道尔吉、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编辑.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JA:Journal Asiatique (Paris)（亚细亚学报）

Jagchid, Sechen 扎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扎奇斯钦.佛教在蒙古.华冈佛学学报.第五期.145~161

Paul Hyer. *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 Boulder and Folkestone, 1979. [扎奇斯钦、海尔保罗.蒙古文化与社会，1979]

Ji Dachun 纪大椿.新疆历史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Ji Xianlin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Jong, J. W. De. Rev. of *Die monglischen Handscchriften-Reste aus Olon süme, Innere Mongolei (16. – 17. Jhdt.)*, by W. Heissig. *IIJ* 20 (1978): 130-134. [狄雍.评〈内蒙古敖伦素木出土蒙古文写本文献研究（16-17 世纪）〉.印度伊朗学报.第 20 卷，1978.130~134]

·Rev.of *The Mongolian Tanj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by Igor de Rachewiltz. *IIJ* 41 (1998): 192-195. [狄雍.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印度伊朗学报.第 41 卷，1998. 192~195]

JSFOu: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Helsinki).（芬兰一乌戈尔学报）

Junast 照那斯图.关于〈普说宝藏〉最早的蒙译及其回鹘式、八思巴两种文字的版本.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1980(1)

照那斯图、杨耐思编著.蒙古字韵校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I：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

照那斯图、道布、刘兆鹤.阿难答秦王八思巴字蒙古语马年令旨.民族语文，1998(3)。

Juvaini, 'Ata-Malik.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2 vols. Trans. John Andrew Boyl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志费尼著，波义耳译.世界征服者史.二卷.曼切斯特大学出版社，1958]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Kanjur & Danjur.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编委会编.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上、下.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

Kara, György. *Bo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More than Eight Centuries of Writing Mongolian*. Trans. John R. Krueger. Bloomington, IN: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5. [G・卡拉.蒙古游牧人的书籍：八个多世纪以来的蒙古书面语.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内亚研究所，2005]

Д・卡拉著，范丽君译.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L'inscription mongole d'Aruγ, Prince de Yun-nan (1340)." *AOH* 17. 2 (1964): 145-173.[G・卡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7 卷.第 2 辑，1964.145~173]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Manuscripta Oriental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far Oriental Manuscript Research* 9. 2 (St. Petersburg: Thesa Publishers, 2003): 3-40. [G・卡拉.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东方学文献研究.圣彼得堡.第 9 卷.第 2 辑，2003.3~40]

G・卡拉著，敖特根译.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哈喇浩特和西域出土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The Mongol and Manchu Manuscripts and Blockprints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47.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2000.[G・卡拉. 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蒙古与满文写本及印本文献. 匈牙利东方学研究丛书. 第 47 卷. 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2000]

Rev.of *The Mongolian Tanǰ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by Igor de Rachewiltz.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7.4 (1997):704-706. [G 卡拉.评罗意果著.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学报.第 117 卷，1997(4)：704~706]

Peter Zieme. *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 des Guruyogas,, Tiefer Weg"von Sa-skya Pandita und der Mañjuśrīnāmasamgīti*.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7. [G・卡拉、P.茨默.萨迦班智达〈师事瑜伽〉和〈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回鹘文译本.柏林：科学院出版社，1977]

Kesigtoγtoγ 贺希格陶克陶.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59~61

Kozlov, P. K. P. K. 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Lane-Poole,Stanley. *The Mohammadan Dynasties: Chronological and Genealogical Tables with 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Westminster: Archibald Constable and Company, 1894.［斯坦利·莱恩普尔. 穆哈默德朝代. 威斯敏斯特, 1894］

Lattimore, Owen. "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 *Geographical Journal* 84(1934): 481-497 =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London, 1962. 221-240.［欧文·拉铁摩尔.内蒙古一座废弃的景教城.地理学报.第 84 卷，1934.481~497］

LDZG.中国历代职官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Lessing, Ferdinand D , ed.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3rd reprinting. Bloomington, 1995.［莱辛主编. 蒙英词典. 布卢明顿，1995］

Lewicki, Marian. *La langue mongole d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u xiv^e^ siècle: Le Houa-yi yi-yu de 1389*. Wroctaw, 1949.［玛莉安·李威奇.十四世纪汉语译写蒙古文文书：1389 年〈华夷译语〉. 弗罗茨瓦夫，1949］

Li Jingwei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Li Yiyou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Li Yukun 李玉昆.泉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及其史料价值.佛学研究，2000

Li Zhi'an 李治安.元代行御史台述论.载萧启庆主编，许宋泯协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印行.375~421

Li Zhichang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Liang Weiying 梁尉英.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

梁尉英.莫高窟第 464 窟善财五十三参变.敦煌研究，1996(3)

Ligeti, Lajos, ed. *Mongol Nyelvemléktár* [*Collection of Mongolian Language Monuments*]. Vol. I. Budapest: ELTE Belső-ázsiai Tanszék, 1963.［L.李盖提.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一卷.布达佩斯，1963］

Ligeti, Louis. *Monuments préclassiques 1: XIII^e^ et XIV^e^ siècles*.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2.［L.李盖提.前古典文献（一）：13-14 世纪.蒙古文文献汇集.第二卷.布达佩斯：科学院出版社，

1972]

ed. *Šāntideva. A megvilágosodás útja. Bodhicaryāvatāra, Čhos-kyi 'od-zer fordítása*. Mongol Nyelvemléktár. VII. Budapest, 1966.[李盖提.搠思吉斡节儿译衔地爹瓦（入菩萨行论）.蒙古语文献汇集.第七卷.布达佩斯，1966]

Le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 un document du moyen mongol. Ire Partie: Le manuscript tibéto-mongol en reproduction phototypique avec une introduction. Bibliotheca Orientalis Hungarica. VI. Budapest, 1948.[李盖提.蒙古文（萨迦格言）：一件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匈牙利东方学图书馆.第6卷.布达佩斯，1948]

"Deux tablettes de T'ai-tsong des Ts'ing." *AOH* VIII (1958): 201-239.[李盖提.清朝太宗皇帝两枚信牌.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8卷，1958.201~239]

"Les fragments du *Subhāsitaratnanidhi* mongol en écriture'phags- pa:Mongol préclassique et moyen mongol." *AOH* 17 (1964):239-292.[李盖提.八思巴蒙古文（萨迦格言）残片：中世纪前古典蒙文文献.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7 卷，1964.239~292]

"Un vocabulaire sino-ouigour des Ming.Le *Kao-tch'ang kouan yi-chu*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 *AOH* 19 (1966): 117-199,257-316. [李盖提.明代汉语-回鹘语词汇：高昌馆译书.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9 卷，1966.117~199、257~316]

"Le fragment de 1312 du *Bodhicaryāvatāra* et les versions K et T." *AOH* 23 (1970): 267-282.[李盖提.1312年入菩萨行论残叶与K和T本.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23卷，1970.267~282]

"Fragments Mongols de Berlin." *AOH* XXIV.2(1971):139-164. [L.李盖提.柏林藏蒙古文残片.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24卷.第2辑，1971.139~164]

Manuments en écriture 'phogs-pa.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II . 170 pages. Budapest,1972.[李盖提.八思巴字文献：汉语译写公文.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卷（170页）.布达佩斯，1972]

Trésor des Sentences: Subhāsitaratnanidhi de Sa-skya Pandita, traduction de Sonom Gara. 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 IV.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 1973.[李盖提.文句宝藏：苏那木嘎拉译萨迦格言.蒙古文文献汇集.第4卷.布达佩斯，1973]

Liu Ge 刘戈.回鹘文买卖文书的格式套语与断代问题.西北史地，1999(1)

Liu Wei 刘蔚.元朝的海青驿路.集邮博览，2005

Lokesh Chandra, ed. *Mongolian Kanjur*. Vol.12. New Delhi, 1974. [罗克什·钱德拉编.蒙古文甘珠尔.新德里，1974]

ed.*Mongolian Kanjur*.Vol.14.Śata-pitaka Series 114.New Delhi, 1974.[罗克什·钱德拉编.蒙古文甘珠尔.百藏丛书.第114卷.新德里，1974]

ed.*Bodhicaryāvatāra*.1.*Pre-canonical Mangolian Text*.2.*Tibetan Commentary by Blo-bzan-dpal-ldan*. Śata-pitaka Series.230.New Delhi, 1976.[罗克什·钱德拉编.入菩萨行论：1．前正典蒙古文本；2．罗布桑巴拉丹撰藏文注疏.百藏丛书.第230卷.新德里，1976]

LSDCD: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Lü Cheng 吕澂著，张春波整理.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

Luo Changpei 罗常培、蔡美彪合编.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Luo Yuexia 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Man chuo la 满绰拉.敖论苏木古城遗址.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4(2)

Manduqu 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译语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Marco Polo 马可波罗著，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马可波罗著，William Marsden 译.马可波罗游记.英文.北京：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e Venetian,Concerning the·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Trans. and eds. Henry Yule, Henri Cordier, and Amy Frances Yule. Vol. 1. Amsterdam: Philo Press, 1975. [马可波罗著，亨利·玉尔等译注.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阿姆斯特丹，1975]

Matsui,Dai."Unific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by the Mongol Empire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In:*Turfan Revisited –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Eds.Desmond Durkin-Meisterernst,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Jens Wilkens,Marianne Yaldiz, and Peter Zieme.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d, 2004.197-202.[松井太.回鹘及蒙古文文献中所见蒙古帝国时期度量衡的统一.载德斯曼杜·杜尔肯·迈斯特尔恩斯特等编.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百年.柏林，2004.197~202]

"A Mongolian Decree from the Chaghataid Khanate Discovered at Dunhuang." In: *Aspects of Research into Central Asian Buddhism in Memoriam Kōgi Kudara.* Ed.Peter Zieme. Silk Road Studies. XVI. Turnhout: Brepols, 2008. 159-178.[松井太.敦煌发现的一件察合台汗国蒙古文指令.载茨默编.中亚佛教研究面面观.丝绸之路研究.第14卷，2008. 159~178]

松井太.東西チャガタイ系諸王家とウイグル人チベット仏教徒——敦煌新発現モンゴル语文书の再検討から.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3 (2008):25-48.[松井太.察合台系诸王家与回鹘-吐蕃僧人：再考敦煌新近出土一件蒙古文指令.内陆亚洲史研究.第23卷，2008. 25~48]

"Taxation Systems as Seen in the Uigur and Mongol Documents from Turfan: An Overview."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50 (2005):67-82.[松井太.吐鲁番出土回鹘与蒙古文文献中所见赋税制度概述.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50册，2005. 67~82]

"Uigur Administrative Orders Bearing '*Qutluγ*-seals."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13 (1998):33-34.[松井太.盖上福德印章的回鹘文行政命令.内陆亚洲语言研究，1998(13)：33~34]

Matsumura, Jun 松村润.明代哈密王家的起源.东洋学报.第三十九卷第四号，1956

Melis, Nicole Martinez."The *Bodhicaryāvatāra*:A Buddhist treatise translated into western languages." In: *Less Translated Languages.* Ed. Albert Branchadell and Lovell Margaret West.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58.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207-224. [妮可·马丁内兹·米利斯.入菩萨行论：曾被译成多种西方语言的一部佛教论典.较少翻译的语言.本杰明译丛第58卷.阿姆斯特丹、费城：本杰明出版公司，2005.207~224]

Meng Siming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0

MHCD: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编.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

Min Chunfang 敏春芳.敦煌契约文书中的"证人""保人"流变考释.敦煌学辑刊，2004(2)

MIO: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东方学研究所学报.柏林德国科学院]

Mīrzā,Haydar.A History of the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át. An English version edited, with commentary, notes,and map by N. Elias. The translation by E. Denison Ros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罗斯翻译，伊莱亚斯编辑、注解、并附图.中亚蒙兀人史——朵豁剌惕、迷儿咱·马黑麻·海答儿的拉失德史.纽约，1970]

Mirza Haydar Dughlat's Tariki-i-Rashidi: A History of the Khans of Moghulistan. English translation & annotation by W.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1996.[米儿咱·海答儿·都格拉特著，W. M.塔克斯顿译注.拉失德史：东察合台汗王史.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

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第一篇，1985；第二篇，1986

MKT: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Moriyasu, Takao森安孝夫.回鹘语文献.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9.大东出版社，1985

森安孝夫著，杨富学、黄建华译.敦煌出土元代回鹘文佛教徒书简.敦煌研究，1991(2)：37~48

Mostaert, Antoine, und F. W. Cleaves. "Trois documents Mongols des Archives Secrètes Vaticanes."*HJAS* 15 (1952): 420-506.[A.田清波、F. W.柯立夫.梵蒂冈秘密档案中的三件蒙古文文书.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5 卷，1952.440]

Mostaert, Antoine and I. de Rachewiltz with A. Schönbaum. *Le matériel mongol du Houa I I Iu de Houng-ou (1389)*. Vol. I.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77.[田清波、罗意果和顺保木.洪武本〈华夷译语〉（1389）中的蒙古文资料.第一卷.布鲁塞尔，1977]

MS:（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

MSL.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Müller, F.W.K. "Uigurica II." In: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Forschung*. Text-Edditionen und Interpretationen von Albert August von Le Coq,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Willi Bang,Annemarie von

Gabain,Gabdul Rašid Rachmati,Wilhelm Thomsen. Gesammelte Berliner Akademieschriften 1908-1938.Mit Vorwort von Georg Hazai. Band I. Mit 24 Tafeln. Leipzig, 1972. 85-108.[缪勒.回鹘文献 II.载勒柯克、缪勒、威利·邦格、冯加班、阿拉特和汤姆逊注录.德国吐鲁番研究中的语言研究成果.柏林科学院文集.第一卷.莱比锡，1972.85~108]

Munkuyev, N. Ts. "Two Mongolian Printed Fragments from Khara- Khoto." In: *Mongolian Studies*. Ed.L.Ligeti. Amsterdam:B. R. Grüner,1970. 341-357.[N.TS.孟库耶夫.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载李盖提主编.蒙古研究.阿姆斯特丹，1970.341~357]

N.TS.孟库耶夫著，敖特根译.黑城出土两件蒙古文印刷品残片.西北民族研究，2007(3)：56~67

Nagamoto, Juten 永元寿典.明初哈密王家研究.东洋史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一号，1963

Namjil 那木吉拉.元明清时期蒙古人的摩诃葛剌神崇拜及相关文学作品研究.中国藏学，2001(1、3)：82~96、100~115

Namjilma 那木吉拉玛整理.二十八卷本辞典.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Nie Hongyin 聂鸿音.妙应寺.中国古籍与文化，1996(1)

聂鸿音.西夏文藏传《般若心经》研究.民族语文，2005(2)：22~29

Niu Ruji 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Oda Juten. "Uighurista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34 (Tokyo, 1978): 22-44.[小田寿典.畏兀儿斯坦.亚洲学报：东洋文化研究所公报.1978(34)：22~44]

Otgon 敖特根. 莫高窟北区出土 B119：13 文书系回鹘文书.敦煌学辑刊，2005(1)：16~21

敖特根.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残文书 B119：7.载郑炳林、樊锦诗、杨福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171~191

Pelliot, Paul.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 *Asia Major* II (1925): 284-289.[伯希和.古代蒙古族所用的文字系统.亚洲专刊.第 2 卷，1925.284~289]

"Le Hō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 *TP* 38 (Leiden, 1948): 81-292.[伯希和.明史中的火者与赛义德·侯赛因.通报，1948(38)：81~292]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1959.[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第一卷.巴黎，1959]

[法]伯希和著，耿昇、唐建宾译.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Peng Jinzhang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鹘文木活字综述.敦煌研究，2000(2)：154~159

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石窟.第二、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Poppe, Nicholas. *Mongol'skij slovar' Mukaddimat al-Adab*. 1-3. Moskva-Leningrad, 1938 (Nachdruck Westmead, 1971).[N.鲍培.穆卡迪玛特·阿勒·阿达布词典.I-III 部.莫斯科-列宁格勒，1938-39]

"A Fragment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from Olon Süme."*HJAS* 17 (1954):411-418.[N.鲍培.敖伦素木出土一件〈入菩萨行论〉残片.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954.411~418]

"Turkic Loan Words in Middle Mongolian." *CAJ* 1(1955):36-42. [鲍培.中古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中亚学报.第 1 卷，1955.36~ 42]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irpt. Trans. and ed. John R.Krueger. 2nd ed.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57.[N.鲍培著，约翰·克鲁格尔英译.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威斯巴登，1957]

"Antworten auf Professor Fr. Wellers Fragen."*CAJ* 7(1962):42- 59.[N.鲍培.答 Fr.威勒教授.中亚学报.第 7 卷，1962.42~59]

The Twelve Deeds of Buddha — A Mongolian Version of the Lalitavistara:Mongolian Text, Note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P.鲍培.佛陀十二业——普曜经蒙古文本：蒙古文原文、注释及英文翻译.威斯巴登，1967]

[美]鲍培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

Pu Hui 普慧.《心经》：一部微型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东方论坛，1997(1)：12~16

Rachewiltz, Igor de. *The Mongolian Tanjur Version of the Bodhicaryāvatāra. Edited and Transcribed , with a Word-Index and a Photo-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1748). Asiatische Forschungen. 129.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1996. XX+231 pp, 52pl.[罗意果.蒙古文〈丹珠尔〉中的〈入菩萨行论〉.亚细亚研究丛书.第 129 卷.威斯巴登，1996.共 XX+231 页.52 幅图版]

Ramstedt, G. J. "Ein Fragment mongolischer Quadratschrift."*JSFOu* XXVII (1912): 3: 1-4.[兰司铁.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芬兰-乌戈尔学报.第 3 篇，1912(27)：1~4]

"A Fragment of Mongolian Quadratic Script." In: C. G. Mannerheim. *Across Asia, from West to East in 1906-1908*. II. Helsinki, 1940. 7: 1-5. [兰司铁.一件方体字蒙古文残文书.载马内汉.1906~1908 年由西而东横越亚洲.第 2 卷.赫尔辛基，第 7 篇，1940.1~5]

Raschmann, Simone, Peter Zieme. "Ein *Bodhicaryāvatāra*-Kommentar in alttürkischer Überlieferung."*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2. 2 (1985): 309-318. [拉希曼、茨默.入菩提行疏古突厥语译本.古代东方研究.第 12 卷，1985(2)：309~318]

Rashid-ad-Din [波斯]拉施德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1~3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Rashiduddin Fazlullah's *Jami'u' 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3vols., ed. and trans. by W.M.Thackst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1999.[W.M.塔克斯顿编辑、翻译.拉施德史集.三卷.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1999]

Róna-Tas, András. "Some Notes on the Terminology of Mongolian Writing." *AOH* XVIII (1965): 119-147.[罗纳·塔斯.蒙古文献学术语例释.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第 18 卷，1965.119~147]

Rong Xinjiang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Serruys, Henry. "The Dates of the 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Hua-i i-yu."*HJAS* 17.3/4 (1954):419-427.[司律思.〈华夷译语〉中的蒙古文文书年代考.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学报.第 17 卷，1954(3-4)：419~427]

Shagdarsuren,Ts.,ed.*Qad-un ündüsün quriyangγui altan tobči (Textological Study)*. I. Monumenta Mongolica. II. Transcription and index by Sh.Choimea.Ulaanbaatar:Centre for Mongo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ongolia, 2002.[Ts.沙哥德尔苏荣编.诸汗源流黄金史纲.乌兰巴托，2002]

Shen Songjin 沈颂金.黄文弼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1)

Shi Pingting 施萍亭. 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 敦煌研究，1989(2)

Shi Yikui 施一揆. 元代地契. 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 元史论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 255~263

SS:（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Su Bai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Tao Guangfeng 陶广峰主编. 文明的脚步——丝绸之路繁荣与法律文化研究.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Tao Zongyi（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

Taube, M. "Nachlese zum mong. Turfanfragment des *Bodhicaryāvatāra*." In: Ligeti, ed.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2. Budapest, 1984. 327-339.[M.陶贝.再审吐鲁番出土蒙古文入菩萨行论.载李盖提编.西藏与佛教研究.第 2 卷.布达佩斯，1984.327~339]

Tian Weijiang 田卫疆.丝绸之路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Tshe-ring 才让.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4(2)：40~46

TP: T'oung Pao. Archiv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langues, la gé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 (Leiden)（通报）

Tu Ji（清）屠寄.蒙兀儿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元史二种·蒙兀儿史记.无出版日期

UAJb: 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 (Wiesbaden).（乌拉尔·阿尔泰年鉴）

UA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Bloomington).（乌拉尔与阿尔泰丛书）

Ulaan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

Uspensky, Vladimir L., and O.Inoue. *Catalogue of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the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ed. and foreword by T. Nakami. Tokyo, 1999.[Vladimirl Uspensky 编辑.井上治.编辑协力.中见立夫.监修.圣彼得堡大学收藏蒙古文抄刊本解题目录索引.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9]

Vladimirtsov, B. IA. *Mongol'skii sbornik razskazov iz Pañcatantra*. Petrograd, 1921. ii+163pages.[符拉基米尔佐夫. 五卷书中的蒙古故事集. ii+163 页. 彼得格勒，1921]

Bodhicaryāvatāra Çāntideva.Mongol'skiĭ perevod Čhos-kyi hod- zer'a.l. Tekst. Bibl. Buddhica. XXVIII. Leninggrad, 1929.[B.Ya.符拉基米尔佐夫.衔地多瓦〈入菩萨行论〉：搠思吉斡节儿蒙译本.佛教文献.第二十八卷.列宁格勒，1929]

Wang Huimin 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敦煌研究，1991(1)

Wang Ruiming 王瑞明.孟高维诺东来的历史背景.世界宗教研究，1994(3)

Wang Shuqing 王书庆、杨富学.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104~105，2006

Wang Yunwu 王云五主编.〈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记〉、〈华夷译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Wangsen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Weiers, Michael. "Mongolische Reisebegleitschreiben aus Čaγatai." *ZAS* 1 (1967):7-54.[威尔斯·米卡伊勒.察合台汗国蒙古文旅行许可证.中亚研究，1967(1)：7~54]

Weller, Friedrich. *Über den Quellenbezug eines mongolischen Tanjurtextes*. Abh. d. Sächs. Ak. d. Wiss. Zu Leipzig. Berlin,1950. Anhang: Tibetischer Text des Bodhicaryāvatāra, 1-114.[F.威勒.关于蒙古文〈丹珠尔〉经中一文的来源.莱比锡萨克森科学院会刊.柏林，1950.附录：藏文.入菩萨行论.1~114]

Zum Blockdruckfragmente des mong. Bodhicaryāvatār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1955. [F.威勒.关于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蒙古文木刻版〈入菩萨行论〉残片.柏林，1955]

"Anfragen eines Nichtmonglisten an den Mongolisten." *CAJ* 3 (1957): 23-61. [F.威勒.非蒙古学家对蒙古学家提出的问题.中亚学报.第3卷，23~61，1957]

Wu Guangcheng（清）吴广成.西夏书事.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线装本

Xie Daoxin 谢道辛.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Xie Jisheng 谢继胜.关于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2000(3、4)

XYS:（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XZDZJ: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经.卷130.丹珠尔·因明部（一）

XZZTJ:（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57

Yamada, Nobuo 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eter 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

合编.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第二卷.大阪：大阪大学出版社，1993

Yanai Watari 箭内亘著，陈捷、陈清泉译.元朝制度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1963

Yang Caiming 杨才铭编著.汉蒙翻译基础.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Yang Fuxue 杨福学.宋元时代维吾尔族农奴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创刊号）94~106.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Yang Huiling 杨惠玲.敦煌契约文书中的保人、见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敦煌研究，2002(6)

Yang Jiping杨际平.元代买卖奴婢手续—从敦煌研究院藏元延祐三年永昌税使司文书谈起.敦煌研究，1990(4)

Yang Xiong 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Yang Zhijiu 杨志玖审定，李治安、王晓欣编著.元史学概说.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YDZ.沈刻元典章—附陈氏校补校例.甘肃省图书馆藏线装本

Ye Ziqi（明）叶子奇.草木子.北京：中华书局，1958

YS:（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Yu Dajun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ZAS: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 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ät Bonn (Wiesbaden).（中亚研究）

Zheng Weihong 郑伟宏.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评介.法音.月刊，2000(10)

Zheng Weihong 郑伟宏.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Zhou Qingshu 周清澍.元代官制—蒙古官制.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726~732

周清澍.元代职官——以行省分治天下的地方官制.元蒙史札.743~750.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Zieme, Peter and G. Kara. *Ein 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 8212 (109)*. Wiesbaden, 1979.［茨默与卡拉合著.回鹘文死亡之书研究—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

Or.8212-109 号四种藏文文献的回鹘文译本中的那饶巴教法.威斯巴登，1979]
Zu Shengli 祖生利. 元代白话碑文研究. 博士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后 记

值此本书完成之际，首先向我的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和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研究员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两位导师在我论文选题方面给予了方向性的建议。同时我还要感谢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当代著名的蒙古学家、突厥学家G·卡拉（György Kara）教授对我论文的悉心指导。敦煌研究院施娉婷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齐陈骏教授也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要感谢在美国期间给过我经济资助的我的澳大利亚朋友提穆（Tim Hannaford）一家。前后几次赴美他们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经济上的资助，让我得以在美国衣食无忧地度过了我最为艰苦的论文写作阶段。

感谢我的师弟、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后沙武田先生给予我的帮助。感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各种帮助的蒙古国科学院院士达·策仁苏德纳木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彭清深教授、杨才铭教授、唐吉思教授，内蒙古大学布仁巴图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嘎日迪教授、额尔敦仓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萨仁格日乐教授、娜日苏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史伯嶺（Elliot Sperling）教授、阿特伍德（Christopher P. Atwood）教授、苏西（Susie Drost）女士及沈安筑（Andrew E. Shimunek）博士。

最后我要向养育我的母亲以及在美国期间照顾我妻子和儿子生活的岳父母致以敬意，对一直全力支持我的妻子表示由衷的感

谢，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儿子，近几年我与他一起学习，共同成长，使我艰苦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快乐。

感谢曾给过我教诲的所有师长和同事。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敖特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蒙古文文献研究/敖特根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

(敦煌学博士文库)

ISBN 978-7-105-10641-7

Ⅰ.敦… Ⅱ.敖… Ⅲ.敦煌石窟—蒙古语—文献—研究 Ⅳ.K870.6 H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3633号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450千字
印　　张:12.00
定　　价:32.00元
ISBN　978-7-105-10641-7/K·1903(汉14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